



摇花放鹰传

中

武侠小说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摇花放鹰传

(中)

(台湾) 卧龙生 著

目 录

第二十一回	各凭因缘	(513)
第二十二回	五岳庙中	(539)
第二十三回	木像示意	(565)
第二十四回	唇枪舌剑	(590)
第二十五回	茶中下毒	(615)
第二十六回	倾囊相授	(639)
第二十七回	南宫世家	(662)
第二十八回	心狠手辣	(687)
第二十九回	武林三魔	(711)
第三十回	引恨雪仇	(739)
第三十一回	两败俱伤	(764)
第三十二回	及时之助	(787)
第三十三回	少女情怀	(809)
第三十四回	青衣老人	(833)
第三十五回	班门弄斧	(859)
第三十六回	南宫玉真	(885)
第三十七回	顶天立地	(911)
第三十八回	血本无归	(938)
第三十九回	登峰造极	(966)
第四十回	古堡之秘	(994)

第二十一回 各凭因缘

东方雁道：“咱们连伤了对方的追踪和暗桩，只怕早已引起了对方的怀疑，除非南宫姑娘有什么特殊的布置，我相信一两天内，定然会有人找到此地。”

东方雁道：“兄弟也是这么一个想法，不过，南宫表姐，既然说了已经有了准备，似乎是不会骗咱们了。”

秋飞花道：“所以，咱们也准备一下，得到警讯，立刻赶往援手，不过，一动上手，就要尽快施下辣手，把对方杀死，或是制服，千万不可让他们漏网而去。”

东方雁道：“如若能留下一两个活口，逼问出一些内情，那岂不是更好。”

秋飞花道：“恐怕逼问不出他们的实话。”

东方雁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秋兄，我忽然担心起来……”

秋飞花道：“担心什么？”

东方雁道：“担心舍妹的安全。”

秋飞花一皱眉，道：“东方兄，你不是早已有万全的准备了。”

东方雁道：“准备是有……不过，舍妹不会武功，行动之间，不够灵活，何况，她又很少在江湖走动。”

秋飞花道：“令妹不是有两个丫头随行护送吗？”

东方雁道：“是啊！两个丫头武功虽然都过得去，但她们的江湖阅历太差，只怕无法应付下来。”

秋飞花道：“东方兄的意思呢？”

东方雁道：“在下的意思嘛，是希望秋兄帮个忙了。”

秋飞花道：“我能帮什么忙？”

东方雁低声道：“如若舍妹乘追驹来，我想三天之内，就可以到达，秋兄和兄弟一同出去接她。”

秋飞花道：“这个，只怕是不太好吧？”

东方雁道：“秋兄，反正这座茅舍中已经有不少南宫世家的高手，再加上令师等人，咱们留在这里，也不算什么很重要的人。”

秋飞花沉吟不语。

东方雁接道：“如若舍妹有了什么不测之变，我这一生就无法安心，只怕秋兄，也无法安心了。”

秋飞花道：“咱们就要离去，也该告知南宫姑娘一声才是。”

东方雁道：“我看不用了，玉真表姐已经说过了，这几日不会和咱们见面，就算是告诉她，她也是无法知晓。”

秋飞花道：“东方兄，这件事，咱们要慎重处理，如是引起南宫姑娘的怀疑，那岂不是很大的麻烦吗？”

东方雁道：“什么麻烦？”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似乎是早已经告诉咱们了，如若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最好是不要轻易离开。”

东方雁道：“秋兄，这一点，阁下放心，如是表姐有什么责怪的地方，叫我出面承担，和你秋兄无关就是。”

秋飞花叹息一声，道：“如若东方兄一定勉强兄弟同往，至

少，咱们也该通知摘星一声。”

东方雁打开房门，沉说道：“有人吗？”

一个十八九岁的村女，应声奔了过来，一躬身，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去通报南宫姑娘一声，就说我和秋兄同去迎接舍妹去了。”

年轻村女低声说道：“两位请稍候片刻，小婢去去就来，立刻就可以给两位回话。”

也不待两人答话，转身疾奔而去。

那少女去的很快，回来的更快，片刻工夫，人已去而复返。

东方雁道：“你见到了南宫姑娘。”

年轻村女摇摇头，道：“没有见到，不过，我见过了摘星姑娘。”

东方雁道：“她怎么说？”

年轻村女道：“她吩咐小婢说，姑娘正在闭关参禅，她是一个丫头，无法作主，希望两位等姑娘出关再说。”

东方雁道：“不错吧！秋兄，我晓得见不到玉真表姐，别的人就无法作主……”

目光转到那年轻的这村女身上，接着道：“你再去告诉摘星一声，就说事关舍妹的生死，我不能等姑娘出关了。”

年轻村女一脸愁苦之色，道：“表少爷，你们准备什么时间走？”

东方雁道：“立刻就走。”

年轻村女呆了一呆，道：“这么快？”

东方雁道：“不错，我们出去还要勘查一下，免得临敌措手

不及。”

伸手一招秋飞花，道：“秋兄，咱们走吧！”

秋飞花被他一把拖住，无可奈何，只好放步向前行去。

且说东方雁和秋飞花转出了两座庭院，暗影闪出了两个大脚村妇，拦住了去路。

东方雁停下脚步望去，只见两人都穿着土布紧身的短衫长裤，足上的布鞋，也用两条带子绑着，背上各插一把宽面短刀。

两个村女，并肩而立，拦住了去路。

右面村妇道：“姑娘有过吩咐，没有她的令谕，任何人不得离开一步。”

东方雁道：“我们不是南宫世家的人！”

右面村妇为难的说道：“姑娘的令谕很森严，我们实在不敢轻易反抗，这一点，希望你表少爷多多包涵了。”

东方雁脸色一变，道：“你们姑娘怪罪下来，由我担当，快给我闪开去路。”

右面村妇吁一口气道：“表少爷，你别生气，我们是令谕难违，只要追风、摘星两位姑娘招呼一声，婢子们决不敢拦阻。”

东方雁道：“我已要人去告诉摘星了。”

举步向前行去。

两个村妇伸手一拦，一横身又拦在东方雁的身前。

东方雁伸手一拨，一个村妇拨摆开三步。

这虽是一拨之势，但东方雁用的手法却十分奇异，也用了六成力量。

只把那村妇拨退了三步，东方雁也不禁暗暗吃惊……村妇道：“这些看来毫不起色的大脚村妇，武功竟似不弱。”

那村妇被一掌拨退，心中大急，刷的一声，抽出了宽面短刀。

东方雁也未料到这大脚村妇，在了解自己的身份之后，仍然伸手动刀，不禁一皱眉头，暗道：这妇人如此剽悍，看来，非要动手不可了，如是伤了她们如何对表姐交代。”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一声大喝道：“胆大泼妇，竟对表少爷无礼！”

那拔刀村妇还刀入鞘，屈下一膝，道：“见过摘星姑娘。”

摘星冷哼一声，道：“你要造反，表少爷是什么身份，你竟敢拔刀冒犯，还不行大礼请罪。”

那大脚村妇满脸委屈之色，却不敢巧言争辩，只好对着东方雁跪了下去，道：“少爷恕罪。”

东方雁挥挥手，道：“罢了，罢了，你请起来吧！”

大脚村妇应声而起，站在一侧。

秋飞花暗暗点头道：“这南宫世家，规令森严，组织严密，层层节制，无怪能在全无男人主持大局的境况之下，还能保住盛名不坠。”

摘星笑一笑，道：“表少爷，你大人不见小人怪，她们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不懂礼法，开罪之处，请责罚小婢就是。”

东方雁笑一笑，道：“想不到这里防守是如此的森严。”

摘星道：“强敌环伺，不得不森严戒备。”

东方雁道：“摘星，我是和秋兄出去一下，安排迎接舍妹的事，表姐闭关坐禅未醒，不便惊扰，要你姑娘作个主了。”

摘星道：“表少爷，姑娘也很担心东方姑娘的安危，坐关之前，特别交代小婢，策划安排迎接东方小姐的事，姑娘坐关，只有三天时间，等她出关之后，还来得及。”

东方雁道：“我想过了这件事，舍妹如若赶得急，三天内就可能到，为了舍妹安全，我们不能等南宫表姐出关了。”

摘星沉吟了一阵，道：“表少爷，你这么一说，小婢也真是有些茫然了，事情这么重大，小婢实也不敢耽误！”

东方雁道：“这么办吧，南宫表姐出关之后，如若责问起来，你推到我的身上就是。”

摘星道：“也只有如此了，事实上，表少爷如是硬要闯出去，咱们也是无法拦阻。”

东方雁道：“那就多谢姑娘了。”

摘星目光一掠两个大脚村妇，道：“传谕下去，任表少爷和秋爷离去。”

两个大脚村妇，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摘星一躬身，道：“秋爷，表少爷，恕小婢不送了。”

秋飞花道：“不敢有劳。”

这一次，两人通行无阻，很顺利出了这一座竹篱环绕的茅舍庄院。

东方雁有过一次离庄的经验，行动很小心。

这是五更时分，天色正暗，浓重的夜色，掩护了两人的行动。

秋飞花被勉强拖来，很少开口，一切事，都由东方雁作主。

东方雁带着秋飞花一口气奔出了五六里路，才停了下来。

这是一片荒凉的草地，目光所及处，不见房舍。

东方天际，已然泛现出鱼肚白色，夜色渐淡，景物已隐隐可见。

只听一声娇脆的轻笑传入耳，大树上，突然飘落下一位紫衣姑娘。

秋飞花转头望去，竟是那神秘组合中的紫旗堂主。

只见她笑一笑，道：“两位早啊！”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阴魂不散。”

紫衣女摇摇头，道：“东方世家中，极受武林同道的敬重，想不到，阁下竟是出口伤人，不觉着有失东方世家的声誉吗？”

东方雁道：“讲道理，要看对方是什么人了？”

秋飞花一拱手，道：“姑娘在此等候很久了吧？”

紫衣女道：“不太久，只是我运气好，一出来，就遇上了两位……”

脸色突然一整，接道：“我手下有两个人，失踪不见，昨夜中发现了一具尸体，另一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秋飞花笑一笑，道：“姑娘的意思，可是认定咱们是凶手了。”

紫衣女道：“秋兄，言重了，小妹并没有认定两位是凶手之意，小妹只是据实说明来意罢了。”

秋飞花道：“机缘巧遇，千载难逢，两日内两度碰头，这似乎是太巧合了。”

紫衣少女笑一笑，道：“三马渡河，各凭因缘，小妹的运气一向好。”

秋飞花拱拱手，道：“是否请教姑娘的姓名？”

紫衣少女道：“名字很难听，两位不要见笑……”

语音一顿，接道：“小妹姓连名吟雪。”

秋飞花道：“很雅致的名字，真是名如其人。”

连吟雪笑一笑，道：“得秋兄这么夸奖，好叫小妹高兴。”

秋飞花道：“贵组合和金牛宫的事，是否已商妥良策。”

连吟雪道：“目前还没有，不过，金牛宫不致于和我们冲突。”

秋飞花道：“那真是恭喜姑娘了。”

连吟雪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姑娘如取得全部飞鹰图，必会受贵组合中的敬重、爱戴。”

连吟雪道：“秋兄，别把金牛宫看得完全无用。”

秋飞花道：“听姑娘的意思，可是说金牛宫中那位向飞是一位很难应付的人物了。”

连吟雪道：“敢卷入这场漩涡的人，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向飞武功不错，智慧也很高，自然不会轻易把飞鹰图交出来了，不过，这不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小妹相信，我们真要他交出来时，金牛宫中人，决无法保存那些飞鹰图。”

秋飞花道：“听姑娘的口气，似乎已经能够掌握那金牛宫了？”

连吟雪道：“掌握还谈不上，在小妹眼中，金牛宫并非是一位强敌。”

秋飞花道：“那就是姑娘心中，另有强敌了。”

连吟雪道：“不错，就目下的情势而言，小妹认为南宫姑娘和秋兄等，是我们第一号强敌。”

秋飞花哈哈一笑，道：“荣幸荣幸，想不到姑娘竟然是如此看重咱们。”

连吟雪点点头，道：“你们那个组合虽然人手不多，但却无一不是当今江湖中的精华人物，尤其是那位南宫姑娘……”

东方雁接道：“她怎么样？”

连吟雪道：“小妹对她的才慧，十分敬佩。”

东方雁道：“在下倒觉不出，她在什么地方，现出了锋芒。”

连吟雪道：“她能在我们重重的包围之下，把我们的人，收为己用，单是这一点才慧，就非常人能及了。”

东方雁道：“哦！”

连吟雪道：“所以，小妹很希望能见见南宫姑娘，不知两位是否愿为小妹引见。”

东方雁似是也体会到事态严重，所以，未再接口。

秋飞花却淡淡一笑，道：“连旗主，这一点咱们很抱歉，无法答允你连姑娘的请求了。”

连吟雪道：“可是南宫姑娘不愿和小妹相见吗？”

秋飞花道：“不是南宫姑娘不愿和姑娘相见，而是咱们无法把姑娘的话，转告给南宫姑娘。”

连吟雪道：“如是小妹推断不错，南宫姑娘和诸位就在这附近藏身。”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随便你连姑娘怎么猜吧！不过，在下有一件事，要奉告姑娘？”

连吟雪道：“好！小妹洗耳恭听。”

秋飞花道：“咱们已交出飞鹰图，和贵组合，已然全无利害冲突……”

连吟雪接道：“小妹听不出秋兄的话意何在，秋兄可否说得明白一些。”

秋飞花道：“以连姑娘的聪慧，岂有不明白的道理。”

连吟雪道：“秋兄吩咐，小妹……自当从命，不过，复杂的事，此地非小妹一旗下的人手，他们未必肯听小妹之命。”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咱们是很难不造成敌对之势了？”

连吟雪道：“不论是怎样一个结果，小妹所属的紫旗坛下，

决不会和你秋兄冲突，至于其他的，小妹就不敢保证了。”

秋飞花道：“咱们不希望再造成流血误会，但姑娘既无能约束贵组合中人，那就只好各凭运气、手段了。”

连吟雪笑一笑道：“不会有那样严重，小妹尽力就是……”

语声一顿，接道：“两位意欲何往？”

东方雁淡淡一笑道：“姑娘，可是一定想知道吗？”

连吟雪道：“如是两位肯见告，小妹自然是万分高兴。”

东方雁道：“说了只怕你也不肯信。”

连吟雪道：“说说看吧！信不信是我的事了。”

东方雁道：“我们来接秋兄一位朋友。”

连吟雪目光一掠秋飞花，笑道：“秋兄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东方雁道：“是女的，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

连吟雪眨动了一下眼睛，笑道：“秋兄的红粉知己，自然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了。”

东方雁笑一笑，道：“听连姑娘的口气，似是有些怀疑了？”

连吟雪道：“不敢，不敢，但不知那位国色天香的美人，几时能够到来。”

东方雁道：“这就难说了，咱们也许要等上十天半月，也许要等个三天五日。”

连吟雪淡淡一笑，道：“两位真的好耐心啊！”

东方雁笑一笑，道：“连姑娘，咱们应该奉告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但不知，连姑娘还想知道些什么？”

连吟雪道：“东方兄，是在下逐客令了。”

东方雁道：“不敢，不敢，这地方，既非姑娘所用，也非咱

们所有，谈不上逐客，如是姑娘想在此地多坐一会，咱们只好换个地方了。”

连吟雪脸色一变，但只一瞬间，重又恢复了镇静，淡淡一笑道：“好吧！东方兄弟既然不希望和小妹谈谈，小妹这就告别了。”

东方雁道：“不送，不送……”

连吟雪转身缓步而去。

望着连吟雪的背影消失之后，东方雁微微一笑，道：“秋兄，那位连姑娘，似乎是心中很不痛快。”

秋飞花道：“这地方，本是她先到了一步，咱们喧宾夺主，把她撵走，她心中自然是不痛快了……”

语音微微一顿，接着道：“这位连姑娘，不是一位简单人物，能屈能伸，咱们对她，得小心一些才是。”

东方雁忽然长叹一口气，道：“秋兄，兄弟是不是讲错了话。”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那女人有些莫测高深，她既然到了此地，只怕带来了不少的人，如是她和咱们交上了手，留在了这里，对舍妹安全只怕是很大的威胁。”

秋飞花道：“东方兄，令妹几时能到？”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我无法确定几时舍妹才能接到讯息，但她接讯息后，三日内，定可赶到。”

秋飞花道：“就目下情形而言，不但令妹的安全有所顾及，就是咱们两人，也无法回到那座竹篱宅院中去了。”

东方雁道：“秋兄的意思是……”

秋飞花接着道：“看适才形势，那位紫旗坛主连吟雪，似是到此不久，大概还没有找到咱们的隐身之处，如是咱们回去，那正

好替她带路了。”

东方雁道：“咱们总不能在这荒野之中，停留两天吧？”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正在禅座闭关，咱们不能把敌人引上门去，至于如何在这荒野之中，停上两三天，靠咱们自己想办法了……”

东方雁接道：“有什么办法好想，如是不能回去，只有找一处小庙、荒祠，凑合着过几天了。”

秋飞花道：“在江湖上走动，餐风露宿，算不得什么大事，不过，那紫旗坛主，既然到了此地，想这四周，都已经布下了那些组合中的人手，此后，咱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了。”

东方雁道：“秋兄的意思是……”

秋飞花肃容接道：“令妹的安危。东方兄，不应该告诉连吟雪，令妹到此的事。”

东方雁微微一笑，道：“我瞧那位连姑娘，对秋兄有些自作多情，媚眼横飞，兄弟气不过，故意说的。”

秋飞花道：“连吟雪可能很认真，她虽然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但她可能在附近布下了伏桩眼线，东方兄是一时之快，说出了令妹的事，万一因此出了很多无谓的麻烦，那岂不是害了令妹。”

东方雁一皱眉，道：“秋兄说的不错……小弟说出来的是一位女子，就看出了她脸上不快之色，这丫头如是当了真，那可真是一场大麻烦，不过，以那姓连丫头的精明，应该不会相信我的话才是。”

秋飞花道：“东方兄，别忘了，你来自东方世家中人，怎会

随口说出谎言。”

东方雁怔了一怔，道：“这个，小弟尚未想到。”脸色泛现出一片焦急之色，接着道：“秋兄，现在咱们得想个法子才成，舍妹确然不会武功，就算有人保护她来，但那两个丫头，也都是全无江湖经验的人。”

秋飞花心中极为不满东方雁轻率，但他是一位修养极好的人，表面上仍然保持着适当的平静，缓缓说道：“目下之策，咱们只有一路迎接过去，如是能劝她重返东方世家，那是上上之策……”

东方雁接着道：“不可能，她如若听到了南宫表姐在此消息，决不会回去！”

秋飞花哦了一声，道：“为什么？”

东方雁道：“因为，她心念南宫表姐很久，何况，她又是一个极端好强的人。”

秋飞花道：“东方兄，这情形，你早已了解，就不该要令妹来。”

东方雁略一沉吟，笑道：“表姐若不取下她的面具，我决不会叫舍妹来，因为，舍妹太美，那会使南宫表姐心生愤怒，南宫表姐取下了面具之后，小弟见到她绝世容色，才动了招请舍妹到此之心。”

秋飞花暗道：这东方雁再三强调她妹妹的姿容，难道真和南宫玉真比美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微笑说道：“东方兄，小弟心中一直不明白东方兄坚欲把令妹邀请到此地的原因，何况，东方兄明知此地凶险重重，令妹既然不会武功，为什么要她冒这个险？”

东方雁笑道：“有一次，我们兄妹在一起谈笑，谈到了她心目中的形象，舍妹为人洒脱，和我这作哥哥的无话不谈，她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说，我这一辈子，只怕是嫁不出去了。”

秋飞花道：“令妹如若真有东方兄所说的才慧面貌，世上自然是少有男人，能够和她匹配了？”

东方雁淡淡一笑，道：“我也曾问过她，要嫁给什么样的男人？她替我描绘了一番，当时，我也感觉到十分困难，以后吗……”

秋飞花道：“以后怎样？”

东方雁道：“以后，我见到了秋兄，才觉着这世间，果然有舍妹描述的那样男人。”

秋飞花心中早已有了底子，所以，对东方雁的话，并未感觉到太大的惊奇，笑一笑，道：“东方兄，不觉着太过夸兄弟吗？”

东方雁道：“不是夸奖，而且，我夸奖也没有用，所以，我必须把舍妹请来。”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东方兄，你可能是一番好意，但此等事，听天由命，也就是所谓缘分，但东方兄，把令妹冒险招来此地，那就有些大大的不划算了。”

东方雁道：“秋兄，你见过舍妹之后，你就不会这样责备兄弟了。”

秋飞花一皱眉，道：“东方兄，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对此事脸皆厚一些，也就算了，你难道不觉着太过唐突令妹吗？”

东方雁神情庄严地说道：“秋兄，好剑、好马人人见爱，何况是人，我自幼和舍妹一起长大，我对她了解得很深，我是长兄，应该爱护她，对秋兄，也是一见如故，两颗明珠，一对璧人，我

这作兄长的也应该为她尽点心力，对吗？”

说话时神情庄重，有如对神祈求一般的虔诚。

秋飞花突然间感觉到心中的一股憋扭之气，完全消失，反而被东方雁激起了一股好奇之心。

希望能见见那位东方姑娘，微微一笑，道：“东方兄，不论你招请令妹来此的用心何在？但目下最重要的事，是咱们要设法保护令妹的安全。”

东方雁道：“不错，现在，兄弟也担心得很。”

秋飞花道：“所以，咱们也得想办法找出令妹来的路线。”

东方雁道：“咱们迎上去？”

秋飞花道：“不错，最好咱们能走得远离此一些，脱出他们可能防卫的圈子，找到她必经之路，然后，咱们守在那里等她。”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倒是有这么一处地方。不过，距此远了一些。”

秋飞花道：“有多远？”

东方雁道：“大概有百里左右。”

秋飞花道：“咱们赶紧一些，午时就可以到了。”

东方雁道：“那岂不是太过辛苦秋兄？”

秋飞花道：“东方兄这么热心为友，兄弟走几步路，又算什么？”

东方雁霍然站起来，道：“秋兄，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走如何？”

秋飞花道：“好！兄弟也觉着愈快愈好。”

东方雁道：“兄弟带路！”

转身向前奔去。

秋飞花紧随身后，一面留神着四周的形势，看看是否有人在暗中盯梢。

这一段是荒凉的小径，东方雁心中焦急，顾不得大白天，就施出了轻功身法。

秋飞花紧追身后。两人一阵奔行，足足有二十里路。

到了座杂林之前，才放缓了脚步，道：“秋兄，有人追咱们吗？”

秋飞花道：“到目前为止，还未见有暗桩、埋伏。”

秋飞花笑一笑，道：“此地距离东方兄所说的令妹必经要道，还要多少路程？”

东方雁道：“大约还有六七十里吧！不过，倒用不着秋兄那样急赶，照小弟的看法，舍妹动作如何快速，也要两天才能赶到。”

秋飞花道：“咱们如有这样充裕时间，办起事来，自然是方便了不少。”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小弟虽然生长于武林世家，但在江湖上走动的时间不多，所以，要秋兄多费一点心血安排了。”

秋飞花道：“兄弟之意，咱们先把明的行动，转入隐暗之中。”

东方雁道：“如何一个转法？”

秋飞花道：“易容改装，这是江湖中人，常用的最普通法，但也是很有效的办法。”

东方雁道：“好吧！就依秋兄安排……”

语声一顿，接道：“小弟离开那座茅舍之前，原本只想和秋兄在附近勘查一下地理形势，准备二日之后，再来接她，未想到，这一出来，竟然不能回去了，这就使小弟觉着惭愧，有些对不起

南宫表姐了。”

秋飞花道：“咱们不回去，就是怕为南宫姑娘找上麻烦，至于连吟雪刚才几句话，也是肺腑之言，她够聪明，应该瞧得出，咱们交出飞鹰图，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她心中虽然已动，但她却无法证明……她来此的唯一目的，只是想求证一下，咱们怎么会轻易交出飞鹰图。”

东方雁道：“她很失望。”

秋飞花笑道：“但她也不会就此甘心，她也自己估量过，凭她紫旗堂下的那点威力，对咱们构不成什么很严重的威胁，也不肯拿她所有的实力，和咱们硬拼一场，就算他们发觉了南宫姑娘的住处，也不敢轻易侵犯，她心中明白，一旦动手搏杀，将使她紫旗堂下，精锐尽折。”

东方雁长长吁一口气，道：“听秋兄这一解说，倒使小弟放心了不少。……”

两人坐息了一阵之后，开始易容改装，扮成了农人、村夫模样。

就在两人刚刚改扮完成，一阵得得蹄声，驰近了杂林。

蹄声在林外停下，两匹健马上，跳下来两个黑色劲装疾服的大汉。

那两人一样的服色，年纪都在三十上下，佩着一式的雁翎刀，薄底高腰牛皮靴子。

只听左首那黑色人道：“邵兄，连旗主似乎是对咱们黑旗堂下的人有些成见。”

左首那姓邵的，叹了一口气，道：“老弟，你真的不知呢？还是明知故问？”

左首黑衣人道：“邵兄，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原因不成？”

姓邵的笑道：“咱们堂主，对那连旗主一往情深，但那位连旗主，对咱们堂主却是不假辞色，这一次，为了争取飞鹰图，七位旗主出动了五位，而且，还动员了大合堂中不少人手，偏巧我们旗主，和连旗主这一次，都被派了出来，而且，两人又刚好分成一路，这一次，咱们奉命送信，能够不挨骂，已经是十分侥幸了。”

左首黑衣人笑一笑，道：“邵兄，说真的，紫旗堂下，男女混在一起，日子过起来轻松多了，兄弟很想借此机会，转到紫旗堂下听差，但那位连旗主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吓得我连口也不敢开了。”

姓邵的笑一笑，道：“幸好你没有开口，如是开了口，那就有得好戏可瞧了，准叫你吃不完，兜着走了。”

左首黑衣人道：“怎么？难道她还能把我杀了不成？”

姓邵的道：“杀了倒是不会，可叫你很难看，说不定还要挂点彩。”

左首黑衣人道：“小弟听说，咱们七位旗主中，以连旗主最为仁慈。”

姓邵的道：“不错！对别人，甚至敌人在内，连旗主是最仁慈的一个，但对咱们黑旗堂下的人，却是一向严厉。”

秋飞花隐在暗处，把两人的谈话，听得清清楚楚，同时，也对那神奇的大组合，有了一点初步的认识，七旗堂下的人，都穿旗色一样的衣服。

两个黑衣人休息片刻，上马而去。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低声对东方雁道：“东方兄，情势有

些不对，那大组合中，出动了五位旗主和他们的精锐属下，再加上大合堂中的人只怕方圆百里内，都是他们耳目、暗桩，咱们得小心从事。”

东方雁道：“如此庞大的布置，真是骇人听闻的事，无怪他们能消息灵通、无所不知了。”

秋飞花道：“现在，咱们尽快的向前赶吧！希望在那一处要道上，还没有布置下他们的人手。”

东方雁突然变得谨慎起来，和秋飞花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向前行去。

两人前后呼应，保持了正常的速度，一面走，一面留心着四周的形势。

秋飞花精密的观察，终于发觉到了一些可疑之处。

那是道旁偶尔出现的一两家农舍，常常发现一些村农和村姑，在牛棚、猪舍外喂食，他们都是有意的监视着这冷僻小径上的行人。

发现这桩隐秘之后，秋飞花并未立刻通知东方雁，心中却是感慨万端。

武林中三大世家，他已会见了两大世家中人，东方世家几近神奇的传讯之法，南宫世家隐秘的人手布置，如非自己亲身的身经目睹，就算别人说起来，也叫人很难相信。

一路行去，并无阻碍，太阳下山时分，到了一座土山之上。

山顶上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庙宇，庙前面，搭着一座茶棚，兼营着简单的酒饭生意。这虽然是简陋的茶棚，但因地处要隘，生意还不错，十几张桌子上，一半都坐的有人。

东方雁早到了一步，坐在紧靠道旁的一张木桌上一直向来

路上回顾。

直待看到了秋飞花缓步行来，才转过头去。

这是两人约好的，要装出一副互不相识的样子。

秋飞花看了茶棚一眼，却行到正北面最后一个空桌子坐了下来。

东方雁和秋飞花之间，相隔了四张方桌。

招呼客人的，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

那女人的穿着一身蓝布裤褂，梳着一条大辫子，一双天足，蓝布鞋子，打扮得很朴素，年纪大约有十七八岁。

男的穿着一件灰衣对襟短衫，黑布裤子，还沾了不少的油污。

秋飞花打量过两个招呼客人的伙计之后，心中突然一动，暗道：“这两个衣着虽然穿着很像，但气质却有些不对……”

还未来得及打量那座位上的客人，那女的已莲步姗姗地行了过来，道：“这位客官，可要点什么？”

秋飞花伸手从衣袋中摸出了二枚制钱，丢在桌子上，道：“给我来一碗两个铜子的面。”

蓝衣少女笑一笑，捡起了两枚制钱，道：“要不要烫点酒，切一盘刚出锅的猪头肉。”

秋飞花摇摇头，道：“就是一碗面，我……我……”

轻轻咳了一声，住口不言。

蓝衣少女笑一笑，未再多问，转身而去。

这时，东方雁已打出了手势，示意秋飞花，就在这一处地方。

秋飞花一皱眉头，心中暗道：“要如何想个法子，才能在此地留下来，而不被人生疑？”

只听一个粗旷嗓门的声音叫道：“伙计们，天不早了，咱们赶一阵，初更之前，就可以到家了。”

茶棚中的客人，站起了一大半向外行去。

秋飞花暗中数计一下，一共有七个人，每人挑起一担东西，呼喝而去。

这时，茶棚中了除了自己和东方雁还余下两个人。

一个是年约六旬的老者，一身洗得发白的长衫，留着花白髯须，木桌边，靠着一把雨伞。

大约是为了进食方便，两只袖管，卷得很高。

瘦小个子未见带兵刃，但那一件宽的衣袖中，可以躲一个人不露破绽。

那老者面前放着一杯茶，已然喝得茶色发白，这杯茶，至少已泡过二十次以上的水。

那瘦小个子面前倒是很丰富，四盘菜、一壶酒，喝得津津有味，两撇小胡子翘起老高，也证明了他个子虽小，但年纪却不小。

这时，那位梳辫子的姑娘，端着一碗面行了过来。

秋飞花虽然经过了易容改扮，但易容之药，无法掩住他秀俊的轮廓，看上去，黑一些，一身乡下农夫的衣着，使他带一股纯朴之气，很健壮。

蓝衣大姑娘手里捧着面，脸上带着笑，道：“这位大哥，一碗面吃得饱吗？”

秋飞花笑一笑，道：“吃不饱也就是这一碗面，我已经没有钱啦！”

蓝衣大姑娘低声道：“吃不饱可以告诉我，我送你两个夹扣肉的馒头。”

秋飞花道：“这个不行啊！我娘说过，不能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蓝衣姑娘听了怔了一怔，突然格格一笑，道：“你娘给你的钱那样少，不让你吃人家的东西，岂不要把你饿坏了？”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我实在很饿，这一碗面决吃不饱，姑娘如是一定要我吃两个馒头，那也可以，但我要替你做工！”

蓝衣少女道：“你能做什么工？”

秋飞花道：“我可以担水烧火，做些粗工。”

蓝衣姑娘沉吟了一阵，道：“好吧！我去跟爹说了一声，他要是答应了，咱们就留你做几天活，你也可赚几个盘缠钱。”

秋飞花笑一笑，低头吃起面来。

他装一个乡下朴实的农村汉子，当真是维妙维肖。

蓝衣姑娘静静地站在一侧，看着秋飞花吃下了大半碗面，才回头而去。

东方雁虽然也扮成一个乡下汉子，但他却无法有秋飞花这等唱做俱佳的味道，叫了两道菜，四两酒，自斟自饮。

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茶棚挑起了两盏防风的灯火。

这时，那灰衫黑裤的年轻伙计，缓步走到那老者身前，道：“老爷子，你还要坐坐吧？”

长衫老者嗯了一声，道：“怎么，要关门啦？”

灰衫店伙计笑一笑，道：“你老人家，喝了大半天的茶，难道还没有喝够吗？”

长衫老者道：“老夫没有钱吃面喝酒，只好泡一杯茶喝了。”

灰衣年轻伙计，笑一笑，道：“老爷子，咱们人手不多，忙了一天，要早些关门休息。”

长衫老者哼了一声，提起雨伞，缓步而去。

灰衣伙计又行到那瘦小个子的身前，缓缓说道：“客爷，你这半斤白干，喝了有六个时辰了，还未喝完？”

瘦小个子又从酒壶里，倒满了一杯酒，道：“酒还有小半壶，我一直在不停的喝着，在下个子小，酒量不大，总不能酒还没有喝完，就要把我撵出去吧？”

灰衣伙计道：“客爷，你老人家说的也有理，但你也该替我们想想，我们里里外外四个人，忙了一整天，再不休息，只怕整个人就撑不下去了。”

瘦小个子似是泡定了，笑一笑，道：“小哥儿，话是不错，有道是家千日好，出门万事难，与人方便，一大善事，我已经有些不胜酒力，天黑地暗的，离开了这座茶棚，准会被野狼吃掉，希望你大哥儿帮个忙，让我在这茶棚里睡它一夜。”

灰衣店伙计怔了一怔，道：“睡一夜，这个不行吧？”

瘦小个儿笑一笑，道：“小哥儿，其实，你也做不了主，去问你老掌柜一声，看看他的意思如何？”

灰衣店伙计笑一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作不了主？”

黑袍小个儿道：“你如能作得了主，我这样求你，你自己早就答应了。”

这时，那大辫子蓝衣姑娘，莲步姗姗的行了过来，道：“诸位客爷，你心里害怕，不敢走夜路，就该蹲在家里享福，跑出来做什么……”

黑袍人接道：“大姑娘啊！小老儿单身一个，父母死得早，也没有兄弟姐妹，讨媳妇，那就不用提了，永无恒产，膝下缺子，不出来走动走动，岂不要活活饿死。”

大辫姑娘一皱眉头，道：“茶棚后面，就是五岳庙，有大殿，也有庙房，像你这个小个头的男人，住上三五十个，还挤得下。”

黑衣矮个道：“好啊！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望望桌上的酒菜，接道：“大姑娘，我想把这半壶酒，几盘菜，带过去。”

蓝衣少女道：“带去吧！遇上你这样客人，咱们只好认了。”

黑衣矮子笑一笑，一手提着酒，一手端着菜，一摇三晃的向外行去。

他穿着长袍既宽又大，拖在地上行起来十分不便，远远看上去，像一头肥大的鸭子一样。

直待那矮小个儿行出了茶棚，灰衣店伙计，才行到东方雁的桌子前面，抱抱拳，道：“这位大哥……”

店伙计收起了桌上铜钱，数了一下，笑道：“这一位倒利落，反而多给了五个铜钱。”

转身又行向秋飞花。

未容他行近身，秋飞花已起来了。

蓝衣姑娘娇声说道：“你也要走？”

秋飞花道：“今晚上没有月亮，夜路难走，我也到后面五岳庙去找个容身之处。”

蓝衣少女摇摇头，道：“去不得……”

秋飞花停下脚步，回过头说道：“为什么去不得。”

蓝衣少女道：“不能去，就是不能去，这茶棚中大地方，难道还挤不下你一个人吗？”

秋飞花好奇之心大增，口中却说道：“要我睡哪里？”

蓝衣少女指指茶棚一角，道：“瞧瞧，那地上有一块木板，可

以防潮，你将就着，睡一夜吧！”

秋飞花心中暗道：五岳庙不能去，必有原因，这丫头不知在耍什么花招。

蓝衣少女快步行了过来，低声道：“你先去坐着，等一会，我会替你送一床棉被来。”

秋飞花运气脸上逼出一片红晕，道：“多谢姑娘。”

蓝衣少女笑一笑，转身而去。

秋飞花装出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静静的坐在那片木板上，暗中却凝神静听。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姑娘要多想想，咱们宁可错杀一万，也不能放走一个。”

那蓝衣姑娘的声音说道：“我瞧得出来，他不像武林中人，出了事，有我负责。”

秋飞花暗暗一笑，闭上双目。

片刻之后，那蓝衣少女果然送来一床棉被。

秋飞花又谢了一声，蒙头大睡。

突然间，一阵轻响的步履声，传了过来，正对卧榻行来。

秋飞花微闭双目，只见那行近身侧的，竟然是那蓝衣少女。

蓝衣少女行到了秋飞花的身前，缓缓伸出手来，按向秋飞花的口鼻之上。

秋飞花艺高胆大，那蓝衣少女光滑的玉手，已触及鼻尖，秋飞花仍然不动声色，只保持均匀的鼾声。

茶棚外传来了脚步声，似又停了下来，但蓝衣少女的玉掌，却已按在那秋飞花的鼻子下面，但却并未下手。

秋飞花表面上虽然不动声色，但暗中却已运气戒备，只要那

蓝衣少女内劲发出，秋飞花暗集的内劲，立即将展开抗拒。

但闻那蓝衣少女轻轻吁了一口气，低声道：“喂！你醒一醒？”

秋飞花伸了一个懒腰，装出自梦中初醒一般，道：“什么人？”

蓝衣少女道：“快些起床，躲起来。”

秋飞花道：“可是有了小偷？”

蓝衣少女道：“来的人不是小偷都是练过武功的高手，举手就要杀人，你几把蛮气力，有什么用？还小去躲起来！”

第二十二回 五岳庙中

秋飞花凝神倾听，感觉又一阵轻微的步履声，接近了茶棚。心中暗道：这一女一男两个伙计，分明不是平常人物，不知是什么身份？这些逼近茶棚的，又不知是什么人？凭借着敏锐的听觉，秋飞花已觉出茶棚外，至少有三个人以上。

大约，那蓝衣少女也听到了茶棚外面的声音，低声道：“你如不会武功，那就请躲在一角，用被子盖起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出声。”

秋飞花既然想装迷糊，只好装到底了，皱皱眉头，道：“我……”

蓝衣少女轻轻掩住了秋飞花的嘴巴！

附耳低语道：“我不该留下你的，早把你送走，也许能保住你一条命，现在，一切都太晚了，你能不能保住性命，那要看你的运气，等一会，如是我们不幸失手，死于人家之手，你偷偷的拨开墙壁爬出去，好在这些棚壁，都是稻草作成，你只要小心，不难在他分神时，溜出去。”

秋飞花心中暗道：她对我如此关心，这件事倒是不能不管了。

但闻那蓝衣少女低声接道：“你如能侥幸逃出去，那就以最快的速度，跑入五岳庙中，绕过大殿，在大殿后，有一座小平房，躲入平房中去。”

秋飞花道：“那里面，是什么人？”

蓝衣少女道：“不用管什么人了，躲进去之后，就跪在地上别起来……”

秋飞花接道：“这个……”

蓝衣少女道：“你如想保命，就吃一点小苦头，别那么倔强，不论那室中之人，怎样骂你，还是打你，你只管跪着别起来就是。”

站起身子，突然向后退去。

秋飞花心中泛起很多的疑问：

第一：这些人是谁？

第二：那大厅后面小平房里又住的什么人？

第三：什么人要攻击这座茶棚？秋飞花心中虽然在不停地打转，但却依照那蓝衣少女的吩咐，把身体移向茶棚一角。

这一瞬间，他作了一个决定。如若这茶棚中人，不是那大组合中人，他决定出手助他们一臂之力。如若他们是那无名大组合中人，那蓝衣少女纵然对自己有一份关顾之情，秋飞花也决定撒手不管。

然后，照那蓝衣少女的吩咐，进入五岳庙大殿后小平房中，看看那是什么人？

忖思之间，突然砰然一声，那闭上的大门，忽然大开。

一条人影，疾如流星般，闪了进来。

忽然间，火光一闪，亮起了一只火烛。

茶棚中突然间明亮起来。

只见茶棚中一张木桌后面，并排坐着四人。

一个五旬以上的老者，一个四十上下的中年妇人，还有那位

蓝衣少女，加上那灰衣店伙计。

四个人，身前各放着一把刀。

灯光下，秋飞花也看清楚了那行来的人。

竟然是那执着雨伞的老者。

秋飞花呆了一呆，暗道：“这位持伞老者，竟然是先行冲入茶棚的人。”

但见那蓝衣少女，缓缓站了起来，道：“原来是你？”

持伞老者道：“是老夫，四位想不到吧！”

蓝衣少女道：“不错，我们想不到你这把年纪了，竟然是第一个沉不住气的人？”

这时，那位坐在左首的五旬老者，缓缓站起身子，一抱拳，道：“万兄，兄弟沦落到这等境地，难道，兄还不肯放弟一马吗？”

持伞老人冷冷道：“老夫找了二十年，好不容易才把你找到……”

蓝衣少女呆了一呆，接道：“爹，你们早认识了？”

五旬老者道：“不错，这一位是你的万伯父，快去见礼。”

蓝衣少女皱皱眉儿，但仍然盈盈一礼，道：“侄儿黄玉卿，给万伯伯见礼。”

持伞老者一挥手，道：“不用了。”

蓝衣少女轻轻吁一口气，道：“爹，你和万伯伯有仇吗？”

五旬老人苦笑一下，道：“玉卿，上一代的恩怨，和你没有关系，你不用多问了。”

黄玉卿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五旬老者叹息一声，道：“老大到此时，小弟就见到了，本想出来相见，但当时茶棚的客人很多，小弟厨下又忙，所以，没

有出来相见……”

持伞老人冷冷接道：“但看你们这副架式，似乎是准备动手了？”

五旬老者道：“目下这五岳庙前，突然间变得十分热闹，每月都有很多武林高手，混在这茶棚中来，也曾有人和小弟商量过，希望我们能和他们合作……”

持伞老人怕他越扯越远，接口说道：“黄老四，先告诉我，你准备对我们有个什么样的交代？”

黄老四道：“大哥的意思呢？”

持伞老人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自己做的事，心里明白，该怎么？似也用不着我多说了。”

黄老四道：“老大，给我三天时间如何？”

持伞老人冷冷说道：“不行，三天时间，太长了，我找了二十年，不能再让你溜了。”

黄老四整容说道：“老大，我算过了，非得三天时间不可，我们夫妻、父子们要话别，我要他们别卷入这场漩涡之中，我还要安排一下后事，但重要的是摆脱肩上的事务。”

持伞老人道：“你现在是……”

黄老四接道：“不敢欺瞒大哥，小弟在这五岳庙前，开这一座茶棚，是奉命而来，唉！如非小弟奉命主持这座茶棚，大哥又如何能找得到我呢？”

青衣老者哦了一声，道：“老四，你是说你背后，有着很大的靠山了。”

黄老四道：“是的！就算目下小弟愿意束手就缚，任凭大哥处置，他们也不会答应的。”

青衣老者道：“这么说来，你那靠山很硬了？”

黄老四道：“是！就算是我答应了，他们也未必会答应让我死去。”

持伞老人道：“这样严重吗？”

黄老四道：“不错，大哥，咱们当年相处一堂，大家都是诚心相交，所以，我不希望再发生什么惨事。”

持伞老者长长吁一口气，道：“看近日江湖人物往来此道，你说的也许不是谎言。”

黄老四道：“大哥，我不会骗你，你先请吧！三日后，子午夜，你到五岳庙后面菊花井旁，小弟一定到，老大哥要什么，尽管取走，兄弟决不会还手。”

持伞老者还未答话，一个肃冷的声音，已然抢先接道：“不行，进入了本门之后，生命已非你所有，岂可轻易言死。”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黑色棉布裤褂的人，由那持伞老人撞开的地方，缓步行了进来。

黄老四目光一掠那黑衣人，道：“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笑一笑，人却直对黄老四行了过去，同时伸张了握拳的右手。

黄老四目光在那黑衣伸开的手掌上掠过，脸色一变，道：“在下实有负这位义兄，我已经躲了二十年，也受了二十年愧恨交集的痛苦，你们维护我的情意，黄某个人虽然感激，但我活得并不愉快……”

黑衣人笑一笑，接道：“黄兄，事情已过了二十年，往事如梦，早已成过眼云烟，你身体健壮，至少还有二十年好活，就算你不为自己打算，也该想想，你已成人的儿子，再过上三五年，

子娶媳妇，女出阁，你们一对老夫妇悠游林泉，享受天伦之乐，这日子是何等叫人向往，怎能轻易言死？”

黄老四黯然一叹，道：“话是不错，但在下不是那种能够忘恩负义、斩情灭性的人，我拒绝了锦衣玉食的奉养，带着妻儿，经营这一座路旁茶棚，挥汗厨下，妻女当忙的日子，用心就在苟存着自我，我不能让舒适安宜的日子，消磨我的血性，我要生活在辛苦中，我早该死了，但我现在还活着，我要活得很忙碌，役厨自贱，才能减轻我一些心中的痛苦，现应该死了，了此一生了。”

黑衣人脸色微变，似想发作，但却又突然忍下去，道：“黄兄，就算你说的是字字金玉，掷地有声，但你也该为兄弟想一想啊！”

黄老四道：“为你想什么？”

黑衣人道：“兄弟奉命，率领着四位高手，保护你的安全，你如是被人杀了，是你自愿求死，那是罢了，但兄弟却也要白白赔了一条命，连带所及，那四位也是死路一条，咱们五条命，都握在你黄兄手中，想想看，你还忍心去死吗？”

这人口齿伶俐，确也有一番动人说词。

一侧的秋飞花，却是好奇之心大动，只觉这中间牵扯着一件极为重大的事，但却又无法想出一点头绪出来。

黄老四皱皱眉头，道：“你们几时奉命保护我，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黑衣人道：“这些年来，奉命暗中保护黄兄的人，何止十批，我们轮流换班，有时一年，有时半载，总以隐秘为主，不让你黄兄知晓。”

黄老四道：“哦！”

黑衣人道：“就凭此点，黄兄也该明白了，会主对你是何等的敬重，何等的容忍，你放弃巨厦、丰衣、仆婢如云的生活，过这等亲自掌厨、道旁卖酒的生活，会主也极力的顺从于你，害得我们也跟着你到这等穷小土岗上，过这等清苦的日子，黄兄，你总不能再把我们五个送入枉死城中吧！”

黄老四沉吟了一阵，道：“你虽也有些道理，但，……”

黑衣人打蛇顺棍上，急急地接道：“行，黄兄既然觉着有些道理，你就别管了，来人由在下对付。”

黄老四道：“难啊！难啊！含愧偷生苦，感恩死不易，想不到我黄某人，竟然一错再错，这造成生死两难的处境。”

秋飞花心中暗道：“这位老兄似是位胸罗玄机的高人，但却偏又固执得可以，全然不知通权达变。”

但见那黄老四又摇摇头，道：“不行，不行，你们不能伤害他，我已经伤害了一位，怎能伤到大哥。”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黄兄，但请放心，兄弟如是没有两下子，会主也不肯付予兄弟如此的重责大任，……黄兄先请坐下，看兄弟处置此事，绝不让你黄兄为难。”

黄老四没有坐下，却凝目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

黑衣人不再理会黄老四，目光却转到那持伞老者身上，一抱拳，道：“阁下定是大河五义之首的铁伞君子王道同了？”

持伞人点点头，道：“正是王某！阁下怎么称呼。”

黑衣人笑一笑，道：“名不上金榜，号不登大雅，有污君子之耳，不说也罢。”

王道同冷哼一声，道：“我们君子五义的事，不用阁下插手。”

黑衣人道：“王兄，你知道这不可能，君子的生死，也牵扯到兄弟和四位朋友的死活，连着五条命，不能够管弟兄吗？”

铁伞君子王道同，冷笑一声道：“你要阻止我报仇？”

黑衣人道：“情非得已，还得请王兄网开一面，饶过你义弟。”

王道同道：“我和老三、老五，都在老二的灵前立过誓言，非要用他人头祭灵，岂能轻易罢手？”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话是不错，不过报仇的事，总得有点方法才行，但不知你们三君子，准备用什么方法？”

王道同道：“咱们先要责以道义，要他自绝而死。”

黑衣人笑一笑，道：“这一点，似乎是已经行不通了，他受人之恩，早已经没有死去的自由，这一点只怕行不通了。”

王道同道：“如是他不肯自绝而亡，咱们只有动手取他性命了。”

黑衣人缓缓说道：“王兄的意思，可是说要动手一搏了。”

王道同道：“不错，如是我们无法说得服他，只有动手一途了。”

黑衣人道：“如是动手搏战，那就容易办了。”

王道同道：“阁下的意思是……”

黑衣人笑一笑，接道：“你们三君划出道子来，咱们接着就是，不过，为了书术君子，在下不希望闹出流血惨剧。”

王道同道：“你的意思是，你要替他出头。”

黑衣人道：“咱们奉命保护黄兄的安危，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希望阁下原谅。”

这人对原则十分坚持，但口气却是柔和婉转，极尽客气。

王道同道：“咱们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动手搏杀？”

黑衣人道：“阁下果然是君子人物，在下已然说的很清楚了，诸位只要不侵犯黄兄，咱们这场架，自然也不用打了。”

王道同道：“不行，我们找了他二十年，好不容易找到了她，如何能轻易放过他？”

黑衣人淡淡一笑，道：“王兄，你想杀死令弟，只有一个办法！”

王道同道：“什么办法？”

王道同摇摇头，道：“我不会杀你们。”

黑衣人道：“问题是，我们也不会坐着要诸位杀。”

这时，那黄老四仍然在凝目沉思，不知在想些什么，对两人交谈之似是也未听到。黄老四呆呆地坐着，睁着一对大眼睛。

黑衣人长长吁一口气，回过身子，道：“王兄，黄兄似乎是对你这等不问青红皂白、全无兄弟之情的做法，有些不满，所以，他不想理会你了。”

秋飞花冷眼旁观，看得甚是清楚，那黑衣人借机搞鬼，分明暗中点了那黄老四的穴道。

但那王道同似乎是没有看出来。

黑衣人暗中动了手脚之后，似乎是完全放下了心事，脸上泛起了愉快的微笑，接道：“王兄，你早已该明白了，咱们决不是怕死，而是不愿伤到了黄兄之心，如今黄兄似是已不愿再过问此事，阁下也应该知难而退了。”

王道同冷冷说道：“不行，他不问不理，也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举步向前行去。

黑衣人一横身，拦住了王道同的去路，一笑，道：“王兄，识

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可以走了。”

王道同道：“我为什么要走？”

一面高声说道：“黄老四，你装死也没有用，我们既然找到你了，不论是死的、活的，都要你有个交代。”

黑衣人右手一伸，拦住了王道同，冷冷说道：“王兄，别得寸进尺，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很难看了。”

王道同双眉一扬，接道：“黄元奇谋杀义兄，罪证明确，不仁不义，理当受诛，你们这样袒护他，不觉着有失公道吗？”

黑衣人冷冷说道：“公道的看法不同……在下已经再三奉劝，如是阁下执意不听，那就只有各凭手段一决胜负了。”

王道同脸色胀红，双目中神光如电，右手一探，疾向黄元奇抓了过去。

黑衣人冷哼一声，切出一掌，劈向王道同的关节要害，同时飞起一脚，踢向王道同的小腹。

形势逼迫，王道同只好一吸气，向后退开了五尺，逃过一掌一脚，左手一挥，还击一拳。

黑衣人身形移动，避过拳势，放手抢攻。

他拳脚齐施，一口气，连攻六拳三脚。

铁伞君子王道同被迫得连连后退，但他始终只用一只右手拒敌，左手提着铁伞，不肯应用。

秋飞花冷眼旁观，看两人掌势拳路，那黑衣人的招数诡异，攻势十分凌厉，但他心中似是有什么顾忌，攻袭之处，虽是身躯关节大穴，但却似有意的避开了致命的要害。

但铁伞君子王道同的功力，虽然是更为深厚，他只有一手迎敌，已然被迫得连连倒退，但却始终不肯施用左手。

秋飞花只看得暗暗感叹，忖道：君子之名，误人不浅，他左手提有铁伞兵刃，为人避免先动兵刃之嫌，又不能把铁伞弃置地上，就只好连左手也不用了。

如若他肯用左手，足可挡住这黑衣人的攻势。

黑衣人着着逼进，连攻了四五十招，把王道同迫到了茶棚口，突然收住了拳势，道：“阁下，可以走了。”

王道同摇摇头道：“我不能走！要我走只有一个办法！”

黑衣人皱皱眉头，道：“什么办法？”

王道同道：“把黄元奇交给我带走！”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阁下没有胜区区一招半式，这些话，如何能说得出口？”

王道同道：“我没有胜，但我也没有败。”

黑衣人道：“王道同，你们大河五义那点实力，决无法和本会为敌，如是豁开了干，只怕你们，很快会在江湖上云消风散。”

王道同道：“大河五义只剩下了三个，早已名存实亡，当年我们五义结拜，生死同路，老二死于老四的手中，大河五义早已星散，我们活着的只有一个目的，把老四押到老二的灵前，要他述说一遍，杀害老二的经过，最好他能自绝灵前……”

黑衣人接道：“以后呢？你们还要不要在江湖上混？”

王道同道：“咱们三兄弟办完后事，也都要自绝而死。”

黑衣人道：“好死不如赖活，你王老大有以身相殉的义气，只怕别人却未必有。”

王道同道：“我相信他们都会和我一样，苦追老四二十年，也不是我王某一入……”

黑衣人心中一动，接道：“这么说来，大河五义中的老三、老

五，也都来到此地了？”

王道同道：“不错，他们都守在这茶棚外面，直到最后。”

秋飞花听得暗暗点头，忖道：这些人虽然固执得有些迂腐，但却是义薄云天，江湖少有义气之人物。

那黑衣人大约听到了大河五义中，另几位也在此地，真要拼起命来，胜算不大，立刻改了方法，接道：“王兄，看来，名不虚传，大河五义，果然是君子人物，义气豪杰，不过，黄元奇胸罗玄机，才高八斗，要是逼他死去，岂不是太可惜了？”

王道同正容说道：“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他虽有满腹经纶，精绝手艺，但他没有起死回生的灵丹，他没有法子，救活老二了，那只好由他抵命。”

黑衣人道：“这就没有法子了，兄弟和几位同伴，不会让你们带人走，也不会让你们杀了他，王兄坚持下去，只怕黄四不会受到伤害，咱们先要溅血五步，分个生死了。”

王道同道：“王某话已经说很清楚了，阁下一定要阻止我，大家只好放手一拼，你就亮兵刃吧！”

原来，这王道同坚持君子的身份，对方不亮兵刃，他就不动兵刃。

那黑衣人似是看透了王道同的缺点，微微一笑，道：“咱们无怨无仇……如若动用兵刃，岂不要闹出流血惨剧，我瞧咱们还是赤手空拳的打几招吧！”

王道同脸色一变，道：“不行，在下没有很多时间，和你拖下去，我要尽快和你分出胜负。”

黑衣人道：“你以大河五义之首的身份，我瞧你如何能够先出兵刃？”

言罢，肃立不动。

秋飞花暗道：这人很会撒赖。

只听王道同高声说道：“亮兵刃，不论有什么后果，在下也不愿等待下去了。”

缓缓举起了手中的铁伞。

黑衣人脸色大变，一提真气，右手不自觉的握在了刀柄之上。

王道同微微一笑，呼的一伞，点了过去。

黑衣人右手一招，一闪寒芒，当的一声，封开了铁伞。

王道同铁伞连续收缩，攻出了三招。

这一阵攻势，甚具威力，将黑衣人被迫得向后连退了三步。

王道同铁伞疾前一探，锋利的伞尖，已然逼在了那黑衣人的前胸之上，道：“你输了，还是要点你穴道，自愿退出呢？”

黑衣人叹口气道：“王大侠，还是点了我的穴道，你如带走黄元奇，在下就非死不可……”

突闻金风破空，两道寒芒，分由左右，攻袭而至。

王道同铁伞疾起，封开了右面的一刀，身子随着铁伞疾快的一转，避开了左面一刀。

他竟然是君子的胸怀，伞尖放开那黑衣人前胸，竟然毫发未伤那黑衣人。

两个攻击王道同的，也是两个穿黑衣的中年大汉，也用刀。

王道同向后退了两步，冷冷说道：“还有两位，怎不一齐现身出来？”

但见人影闪动，又有两个执刀大汉，行了进来。

王道同冷冷说道：“五位一齐上吧！”

右手一招，铁伞忽然张开。

五个黑衣人互相望了一眼，一齐举刀攻上。

王道同铁伞展开，有如一片乌云般，把五人五刀，全都卷在一片伞影之中。

张开一面大伞，用作兵刃，已非易事，把一把铁伞运用的如此之妙，实是武林中罕见的事。

只听王道同高声叫道：“老三、老五，你们进来，把老四带走，找的只是老四一个，可不许伤害到别的人。”

但闻砰砰两声，两个身着青衣的人，快步冲了进来。

王道同手中铁伞，更见凌厉，五个黑衣人，完全被困入了一片伞影之中。

两个青衣人，一人个子高大，一人矮小，但步履却极为快速，直向黄元奇扑了过去。

这时那蓝衣少女和灰衣少年，伸手抓起了前面的兵刃，奔向两个青衣人，高声说道：“别伤害我爹。”

那高大的青衣人冷冷说道：“我是你的三伯，你爹爹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我们一定要把他带走，奠祭于你二伯父的灵堂之前，上一代的恩怨，和你们作晚辈的没有牵缠，你们别管这些事。”

那矮子却对坐在木椅上未动的中年妇人抱拳一揖，道：“这一位是黄四嫂吧！”

中年妇人点点头，道：“不错，你是老五。”

矮小青衣人点点头，道：“五弟李文。”

中年妇人叹息一声，道：“元奇和我谈过，你们兄弟之间，情同骨肉。”

李文道：“是的！我们五人，义结金兰，生死同命，但却未料到，四哥竟然会害了二哥。”

中年妇人道：“他为这件事，痛苦了很多年，曾经和我谈过，准备自行投到大哥那里，任凭处置，那时间，因为儿女还小，我也曾极力反对，如今儿女都已经长大了，你们带他去吧！也可偿了他的心愿。”

李文抱拳一个长揖，道：“嫂夫人深明事理，小弟佩服得很。”

中年妇人一闭双目，道：“元奇已经等了二十年，你们带他去吧！”

那蓝衣少女、和灰衣少年，都被高大汉子点了穴道，手不能动，口不能言，只有瞪着双目，望着那高大的汉子，脸上是一片哀求之色。

那高大汉子右手一伸，抓向黄元奇。

黄元奇早已被黑衣人点了穴道，一直静坐不动。

秋飞花看至此处，突然飞身而起，一跃到那高大汉子的身后，冷冷说道：“放下。”

高大青衣人霍然转身，目光一掠秋飞花，道：“你是什么人？”

秋飞花淡淡一笑，答非所问的道：“你是大河五义中的老三？”

高大青衣人道：“是！铁拳君子纪平。”

秋飞花道：“你们兄弟的事，我们这局外人，本来可以不管，不过，此刻情势不同。”

纪平道：“在下瞧不出，此刻和平常有什么不同之处？”

秋飞花道：“茶棚外面集聚的高人很多，就算黄元奇肯随你们同往，你们也无法带他离此？”

纪平道：“有这等事，在下倒是有些不信了。”

秋飞花道：“就拿区区说吧！阁下要想过我这一关，只怕就不太容易。”

铁拳君子纪平仰天打个哈哈，道：“阁下如此口气，定然是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了？”

秋飞花道：“不敢当，区区吗？只不过一个江湖浪子罢了。”

纪平道：“阁下和他们五人是一伙的了？”

秋飞花道：“在下不敢高攀。”

李文一侧身，拦住了秋飞花，道：“三哥，夜长梦多，你带四哥走，这小子有我对付。”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在下是一片好意，你们兄弟一场，应该彼此相知很深才对，在下看法，黄元奇不像是下手谋杀义兄的人，诸位平心静气地谈谈。”

李文道：“我们有物为证，这件事我们已查了很多年，用不着再查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如是在下不许诸位带走黄元奇呢？”

李文道：“那就要凭借你的真实武功了。”

秋飞花道：“那很好，只要用武功就能够决定，阁下就请出手吧！”

李文右手一探，抓向秋飞花右腕，口中说道：“这件事本和阁下无关……”

秋飞花心中早已打定主意，最好速战速决，先把对方制服，避免闹流血惨剧。

李文冷哼一声，暗道：好小子，想和我硬拼掌力。反抓一掌，拍了过去。

两人的掌力将要触接之时，秋飞花右手突然一翻，五指疾如星火，扣住了李文的右腕脉穴。

李文未料到一招交接，就被人扣住了脉穴。

其实，秋飞花这一招，变化并未十分奇奥，只是拿捏的分寸、时机，恰到好处，李文在出乎意料之下，竟然受制。

铁拳君子纪平放下了黄元奇，大喝一声，疾向秋飞花冲了过来。

秋飞花五指一点，李文劲力顿失，微微用力一带，把李文拦在自己身前，冷冷说道：“阁下如是想要这老兄之命，那就只管出手。”

纪平呆了一呆，果然不敢出手，瞪着一对大眼睛，望着秋飞花，脸上是一片激忿之色。

秋飞花气聚丹田，大声喝道：“住手。”

听得秋飞花大喝之声，铁伞君子收起了铁伞。

五个黑衣人已然累得满头大汗，滚滚而下。

秋飞花轻轻咳了一声，道：“搏战杀戮，解决不了纠纷，诸位何不坐下来谈谈？”

铁伞君子王道同，望了秋飞花一眼，道：“阁下原来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秋飞花道：“不敢当，在下只不过运气好一些罢了。”

铁拳君子纪平吼道：“老大，这小子横里插进手来，分明是未把咱们兄弟放在心上，大河五义从不找事，但也不能如此啊！”

王道同道：“老五现在他的手中，咱们能不管他的生死吗？”

纪平长长吁一口气，道：“大哥，难道咱们要听他的诈诡不成。”

王道同不再理会纪平，目光却转到秋飞花的脸上，道：“这位兄弟，你有什么条件，提出来，大家商量一下。”

秋飞花道：“在下希望你们四兄弟，能够坐下来，好好的谈谈，书术君子黄元奇，不像逆伦杀兄的人，这中间也许有什么原因。”

王道同微微一怔，道：“这倒也是没有与老四谈过。”

秋飞花道：“这就是了，你既然未和他谈过详情，怎可断言黄元奇，就是杀兄的凶手？”

王道同道：“他畏罪逃走，我们追寻了二十年，才找到他，如何有机会和他详谈。”

秋飞花道：“你们义结金兰，以你这作老大的看法，黄元奇是不是杀兄弟逆伦的人？”

王道同道：“照他平日的为人而言，实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他杀了老二，那是不会错了。”

秋飞花道：“你未听黄元奇的解说，怎有如此武断？”

王道同道：“第一，老二心脏要害上有他的雕刀；第二，他如不是凶手，如何会心虚逃走。”

纪平道：“我们看到了证据，我们很快的赶到了现场，难道还不如你清楚吗？”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有很多不太用心的人，就算他亲自看到的事，也一样搞不明白。”

纪平怒道：“你……你敢藐视我？”

王道同轻轻咳了一声，道：“老三，你静静，我觉这位小兄弟说的话很有道理，咱们一直没有给四弟一个辩说的机会，咱们应该先听听他的说法才对……”

目光转到秋飞花的身上，接道：“请教小兄弟的大名上姓？”

秋飞花望了五个黑衣人一眼，道：“兄弟姓秋，小名江湖人知晓不多，不提也罢。”

王道同道：“原来是秋少兄……”

目光一掠黄元奇，道：“老四，你说说那一天的经过，为什么杀了老二？”

黄元奇端坐不言。

秋飞花道：“他被人点了穴道。”

王道同道：“老三，解开他的穴道。”

纪平一脸激忿之色，但却又不敢不听王道同的话，依言行了过去，伸手拍活了黄元奇的穴道。

黄元奇轻轻吁一口气，站起身子，对着纪平恭恭敬敬行了一礼，道：“见过三哥。”

纪平冷哼一声，未理会他。

王道同道：“老四，你仔细说说那次经过，你为什么在你二哥的前胸上刺了一刀？”

黄元奇苦笑一下，道：“我吃醉了酒，为了一件事，和二哥引起了争执……”

突然发觉了李文脸上痛苦之色，转身对秋飞花行了一礼，道：“这位兄弟，请放了我五弟，我们兄弟的事，不敢有劳别人插手。”

秋飞花哦了一声，放开了李文。

李文舒展一下双臂，冷冷的望了秋飞花一眼，退到了一侧。

黄元奇黯然接道：“当时，也不知为了什么，我只觉一股怒气，由胸中泛了起来，拔出刀子，在二哥前胸刺了一刀。”

王道同道：“武功以修身为止，咱们都不如老二，你一刀如何能杀死他？”

黄元奇道：“事实不是杀死了？也许我那时出刀太快，也许二哥也有醉意，被我一刀刺中了要害，当场死亡。”

王道同道：“孽债，孽债，老二如是没有醉意，你就是刺他十刀八刀，也一样刺不中他。”

秋飞花目中神光一闪，接道：“大河二义的酒量如何？”

王道同道：“有豪饮千杯之量。”

秋飞花道：“书术君子黄元奇酒量如何？”

王道同道：“老四号称书术，满肚子学问之外，还善于雕塑、书画、烹饪、金石，无所不精，更妙的是他善于口酒，但却并不善饮。”

秋飞花道：“那是黄元奇酒量，不如二哥甚多了？”

王道同道：“单以酒量而论，老四输于老二甚多。”

秋飞花道：“他们兄弟之间，酒量差距极大，如若对坐而饮，黄兄酒醉，那二义，怎的也会酒醉呢？”

王道同怔了一怔，道：“这个，倒是未曾想过。”

黄元奇霍然站了起来，但他很快又坐了下去，长叹一声，垂首不语。

纪平道：“是啊！老四醉了，二哥怎的会醉，咱们兄弟之间，只有我还可和老夫勉强一拼酒量。”

秋飞花道：“纪兄，如是你那二哥未醉，黄元奇能不能刺中他一刀？”

王道同道：“但这是事实，已经刺中了。”

秋飞花道：“事实的中间，是否还有隐情呢？”

王道同道：“这个吗？只有老四能够解释了。”

秋飞花目光转注黄元奇的身上，道：“黄兄，这件事，不但关系着你的清白，而且，还关系二义士的沉冤，希望你能把当时的经过，据实说出来？”

黄元奇道：“我出力一击杀死二哥，不但罪证明确，而且，我记得清清楚楚。”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黄兄你只要据实把经过说出来就是，咱们不要你编织什么谎言。”

黄元奇道：“事情简单得很，我们饮酒时起了争执，而且十分激烈，我在忿怒之下，拔刀刺出，想不到竟然会一刺中他的前胸要害。”

秋飞花道：“想想看，你那位二哥还手没有？”

黄元奇沉吟一阵，道：“他好像伸手封挡了一下，只不过没有封住。”

秋飞花道：“二义士的武功，强你很多，怎么封不住你的一刀。”

黄元奇道：“这个吗？确有些奇怪，就二哥的武功而论，只要他一伸手，就可以把我制住……”

秋飞花道：“问题在你怎能杀得了他？”

黄元奇怔了一怔，道：“这个倒是有些可疑了，照说，我就是用一把剑，也杀不死二哥，怎么一把雕刀，就伤了他的命。”

秋飞花凝目沉思了良久，缓缓说道：“毛病会不会出在酒中？”

王道同道：“对！出在酒中！很可能出在酒中。”

秋飞花道：“如若有人在酒中下了一种使人失去控制的药

物，很可能是造成一件惨事的原因。”

王道同道：“唉！这话倒也有理，四弟一向是位腹有诗书的谦和之人，怎会一下动刀？”

纪平道：“老四，你那柄雕刀，一向放在雕塑房中，那一天，怎会带在身上？”

黄元奇道：“这个、这个……连我也不清楚了，我心中忿怒，一伸手，就抓住了常用的雕刀刺去。”

秋飞花道：“你们在什么地方喝酒？”

黄元奇道：“我们大厅之中。”

秋飞花道：“平常日子里，你那雕刀，可能放在大厅之中吗？”

黄元奇摇摇头，道：“绝不可能！”

秋飞花道：“但事实上，你是在大厅之中，抓起一把雕刀，杀了你的二哥？”

黄元奇道：“哦！”

凝目沉思不语。

秋飞花道：“你们饮酒之处，是什么人的家庭？”

黄元奇道：“是二哥家的，也是我的寄宿之处。”

王道同道：“老四沉醉雕塑之中，还没有成家，老二就在宅院之中，摆出了一座幽静跨院，作为老四的起居之处，唉！我们兄弟，道义当先，老二为老四，化了不少的心血，不但替他布置了舒适的起居之室，和藏书万卷的书房，而且，还替他建了一座专以雕塑用的房屋，里面应用之物，一应俱全。”

秋飞花道：“问题出在什么人的安排？什么人会在酒中下毒？”

纪平道：“问题就在此地，二哥的宅院中，没有外人，而且

二哥待人宽厚，上下人等，也对他恭敬无比。”

秋飞花道：“这就是最大困难了，事隔二十年，早已物是人非，就算留下一点痕迹，也已经早毁去了。”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不过，这件事不妨向他们最亲近的人想想，什么人能在酒中下毒，不为人知。”

纪平突然失声叫道：“二嫂……”

黄元奇呆了一呆，道：“二嫂，这怎么可能呢？”

纪平冷冷说道：“有什么不可能……”

黄元奇接道：“二嫂人贤淑，怎会在酒中下毒呢？”

纪平接道：“贤淑？你住在他的家中，二哥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件事情罢了。”

黄元奇道：“这个，小弟竟然全不知晓。”

铁伞君子道：“老三，不可信口开河，你二嫂已经是未亡人的身份，你怎能这样对她无礼？”

纪平一躬身道：“老大，不是小弟信口开河，实在是因为二哥曾经和小弟谈论过此事。”

铁伞君子王道同哦了一声，道：“有这奇事，你二哥和你谈些什么？”

纪平道：“有一次二哥一个人在喝闷酒，刚好小弟到他那里，和二哥对饮起来，我们两个人，一口气，喝了十斤老酒，二哥有了五成醉意，小弟也有了六分醉意，二哥忽然一掌击在木桌上，只震得杯盘横飞……”

黄元奇接道：“二哥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

纪平道：“二哥说，男子汉，大丈夫，受制于妇人之手，真是生而无欢。”

王道同道：“他怎么没有和我谈过？”

纪平道：“也许他不好意思吧！如若那一次，他没有几分酒意，只怕他也不会告诉小弟了。”

王道同道：“说下去，你二哥英雄，怎会受制于妇人之手？”

纪平道：“这一点，二哥没有告诉我，只告诉我二嫂是一位外面柔和、内心奸险的人，只怕将来，会伤害到咱们兄弟的情义。”

王道同道：“老三，你说清楚一些，把老二的每一句话，都仔细的说出来。”

纪平沉吟了一阵，道：“二哥告诉我说，二嫂对老四住在家里这一件事，非常的不满意。”

王道同道：“老四终日的读书、雕塑，不问别的事情，你二哥家财千万，难道还在乎老四吃点吗？”

纪平道：“不知为什么？二嫂对老四非常的不满，二哥为了这件事，曾和二嫂吵了一阵，彼此之间，闹得极不愉快。”

王道同沉声说道：“老四，你和二嫂之间，可有什么冲突？说实话。”

黄元奇长长叹一口气，道：“没有，就表面上看，二嫂对我很好，二哥也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唉！如是小弟是知道了，可以搬到大哥的家里去。”

王道同点点头，道：“说的也是，我和老三、老五，都希望你搬去，但却被你二哥强行留住，因此，我作大哥的，也不便开口了。”

秋飞花突然张口说道：“黄兄，你那位二嫂对你很好吗？”

黄元奇道：“对我不错……”

秋飞花接道：“黄前辈，在下想知道，你那位二嫂对你好，好到什么程度？”

黄元奇道：“这个，怎么说呢？”

秋飞花道：“真真实实的说，在下希望黄老前辈，能够说得很仔细。”

黄元奇沉吟了一阵，道：“唉！二嫂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那时，在下只觉着她是一个长嫂对小弟的爱护，现在想来，似乎是有些过分了。”

秋飞花道：“这不是有些蛛丝马迹可寻了。”

纪平一皱眉间，低声对王道同道：“老大，这是……”

王道同轻轻咳了一声，道：“这位小兄弟，咱们只是想找出来老二的死因，其他的事，不用追查了。”

秋飞花两道目光，转注到王道同的脸上，道：“你是君子，最怕的家丑外扬，不过，顾虑太多的人，很难查出真相，但你们很奇怪，报仇的观念很深刻，却又不肯查明真象，找出十分真凶。”

王道同一皱眉头，道：“这个……老二已经死了，咱们不希望把老二家中之丑，张扬出来。”

秋飞花道：“那么？你也不应该找老四报仇，对吗？”

王道同道：“人怕倒算，如是你站在兄弟的立场，你应该如何？”

秋飞花道：“如果在下是大河义的老大，我就要追一个水落石出，既然是家丑外扬，也是在所不惜。”

王道同道：“唉！听起来，小兄弟说的倒也有理。”

秋飞花道：“事无因不起，浪无风不生，如若，你们觉着，二义的夫人可疑，就应该先查一个明白。”

王道同道：“好吧！老四，你据实说出来，你二嫂对你如何？”

秋飞花道：“黄前辈，这些事，关系很大，我希望你能据实而言。说的越清楚越好。”

黄元奇道：“我记得，那是个明月子夜，二嫂突然到了我雕塑书室，那时，我正在雕塑一座圣女像……”

秋飞花接道：“那是一座什么样的圣女像？”

黄元奇道：“一座手执杨柳枝、普施甘露的圣女神像。”

第二十三回 木像示意

秋飞花道：“这座圣女像，已经雕塑得很完美了？”

黄元奇道：“那是很用心的一次塑造，雕刻得完美异常。”

秋飞花道：“可是你那位二嫂要你替她塑造的吗？”

黄元奇怔了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秋飞花道：“当然知道。”

黄元奇道：“不错，那是二嫂指定我雕塑的神像，连形体和姿态，都是二嫂替我描述的……唉！其实，那座圣女像，根本就不是从考据上得来，那完全出于二嫂的构想，但从艺术上而言，她构想得十分完美。”

秋飞花道：“借圣女之像，暗传情意，黄前辈，难道就没有感觉吗？”

黄元奇道：“当时没有，现在才想起来，可能她是别有用心，因为，那是一座几乎全裸的圣女像。”

秋飞花道：“你想塑这座圣女像之前，那位二夫人，已经和你谈过很多次了。”

黄元奇点点头，道：“不错，我们谈过了很多次，为这件事，她到我雕塑室中很多次。”

秋飞花道：“那一座圣女像雕塑好了没有？”

黄元奇道：“完成了十之七八，我才发觉了一个隐秘，当时本想把它毁去，但又怕太伤害到二嫂的心，所以，就把那一座未

完成的塑像停止了。”

王道同呆了一呆，道：“为什么不把它完成，却又要把它停止？”

黄元奇道：“大哥，那座圣女像，不是圣女，而是二嫂……”

纪平接道：“什么？是二嫂？”

黄元奇道：“是！有一天，天气很热，我坐在庭前的一株榕树下面乘凉，二嫂穿着一身薄薄绫衣，行了过来，唉！在二哥家中住得久了，甚不拘礼，也忽略了这些小节，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穿着一件薄纱，直到摆出了那圣女像一样的姿势，小弟才恍然大悟，原来，二嫂对小弟描述那座圣女像，竟然是她本人，不但面貌一样，连身材也是一样！”

纪平道：“原来如此。”

黄元奇道：“小弟发觉之后，一时大为失常，大叫一声，奔回到雕塑室中，正想毁去那座像时，二嫂已及时而至，喝令小弟住手，当时，小弟发觉二嫂的脸色不对，只好把那座塑像，交给了二嫂，不过，我告诉她，我的手艺，只能雕塑到这样一个境界为止，从那次之后，小弟就尽量逃避，不再和二嫂见面，有一次，她敲打我雕塑的室门，足足过了顿饭工夫之久，小弟由窗缝中偷看，仍是二嫂，我一直未作理会，直到她含忿离去。”

秋飞花道：“以后呢？”

黄元奇道：“以后，我一直避着她。”

王道同道：“老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大哥。”

黄元奇道：“两位兄长和五弟一直没有给我解说的机会。”

纪平回顾了王道同一眼，道：“大哥，老四说的也是，咱们

一直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

黄元奇苦笑一下，道：“三哥，别怨大哥，这些年来，小弟就从没有想通这件事，就算三位给我解释的机会，小弟也不知从何处开口，你一直还会认为是我杀了二哥……”目光一掠秋飞花，接道：“一直到这位小兄弟，再三提示之后，小弟才想到了这些往事。”

王道同道：“这么说来，凶手是你们那位二嫂了？”

纪平道：“不会错了，大哥。”

黄元奇道：“不！三哥，咱们没有正确证据之前，不能轻易诬赖二嫂。”

王道同道：“老四，这些事！你可敢和你二嫂对质吗？”

黄元奇点点头道：“自然可以。”

王道同道：“好！咱们现在走吧！”

黄元奇道：“大哥、三哥，再给小弟三天的时间好吗？”

王道同道：“你如不是凶手，咱们谈过之后，你就可以回来了，如若你是真凶，自然由你抵命。”

黄元奇沉吟了一阵，道：“大哥，不是小弟推拖，这样走！我们不可能平平安安的离去，他们不会放过小弟，更不会放过两位兄长和五弟。”

纪平回顾了五个黑衣人一眼，道：“就凭他们这五个人吗？”

黄元奇道：“他们的人手杂多，对小弟监视重重，咱们走不出十里路。”

王道同道：“三天后，他们仍不肯放走你呢？”

黄元奇道：“我替他们赶制一件东西，再有三日内就可以完成了，那时，小弟要求他们放我离去。”

王道同接道：“他们为什么对你保护得如此周到！”

黄元奇道：“因为，他们要我替他们完成两件事物！”

秋飞花道：“什么事物？”

黄元奇道：“一个是翠玉雕品？另一件是修补绢画？”

这似是搔到了黄元奇的痛处，只见精神一振，道：“严格点说，那一个翠玉的雕品，也不是一般的雕刻名家所能下刀，至于修补的那幅绢画，那就更难着手了。”

秋飞花道：“为什么？”

黄元奇道：“先说那一件翠玉雕品，那不是一件普通的饰物，而是一件需要经过估算的东西，所以，下刀之前，必先有一番计较。”

秋飞花道：“哦！听起来，深博精奥，叫人莫测高深。”

黄元奇道：“再说，修补那一幅绢画吧，更非一般的画师，能够着手！”

秋飞花道：“为什么？”

黄元奇道：“那不但要有精密的推敲、思考，而且，还要有渊博的学识，这几样，缺一不可。”

秋飞花道：“那是一幅什么样的画。”

黄元奇道：“十八人像图，其实，除了那些人像之外，有山有水，当年那画这幅画的人，确也用了不少的工夫。”

秋飞花道：“黄兄，那些人物像，都是画的什么人物？”

黄元奇道：“很多种不同身份的人，有僧有道，有肥有瘦，还有两个女人。”

秋飞花道：“女人，什么样的女人？”

黄元奇道：“一个六十以上的老娘，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女。”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那一件翠玉雕品，又是什么呢？”

黄元奇道：“是一座宝塔，一座十三层的宝塔。”

秋飞花心中暗道：“这人一肚子学问，一手好技术，但却毫无心机。”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只是一座翠玉塔，那就没有什么可奇之处了？”

黄元奇道：“这你就知道了，那翠玉宝塔，每一层中，都有人物、山水。整个的玉塔，高不过半尺，雕刻并非太难，但那每一层中的人物山水，雕起来，就有些困难了……”脸上泛现出一片神往欢愉的神色，接道：“但那也并非太难，困难的是那每一个人物，都有一定的距离，每一层中，要雕出那么多的东西，如是计算不好，不是那距离算错，就是少雕刻一事物。”

秋飞花只听得心中大感奇怪，缓缓说道：“每一层雕刻的人物图画，都是一样吗？”

黄元奇摇摇头，道：“不一样。”

秋飞花道：“有什么不同之处？”

黄元奇道：“由一层到十二层，都是山水人物，但十三层上，却是雕刻出十三双飞鹰。”

秋飞花道：“飞鹰图？”

黄元奇道：“是！飞鹰图，十三只鹰，十三个不同的姿势，都是展翼飞翔。”

秋飞花道：“那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

黄元奇道：“不容易，不过，难不住我，我已经把它完成了。”

秋飞花心中微微震动，飞鹰图已落南宫玉真之手，……而且，已被她解开隐秘，取出了图中藏有的武功，此刻，正枯坐禅

关，苦练那飞鹰图的武功，目下寒玉珮用处，还未完全明显，这位书术君子，却又雕刻了一座玉塔飞鹰图，补一张十八人像图，这又代表了什么？”

一个统率着无数高手的庞大武林组合，又怎会把时间，耗费在这样一座玉塔和图画之上。而且，下了这大的工夫，耗去光阴十几年呢？

心中念转，口中缓缓说道：“黄前辈，那座玉塔，可已经交给那组合了？”

黄元奇道：“没有，我收存的很机密，任何人，也无法找到。”

秋飞花道：“那一幅十八人物图画是否已经补画完成了呢？”

黄元奇道：“还没有，不过，我想再有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

秋飞花道：“那是说，那一幅人物图，就在附近了。”

黄元奇点点头，道：“是！”

秋飞花好奇之心大动，道：“那是一幅古画？”

黄元奇道：“我已经修补了十之八九，再有一天的工夫，大概就差不多了。”

秋飞花道：“黄前辈，在下希望看看那人物图，不知阁下的意思如何？”

黄元奇道：“这个，恐怕是有些不妥当了。”

秋飞花道：“为什么？”

黄元奇道：“因为，这幅图，是别人交给我的，而且，人家再三的告诉我，不许任何人看到，所以，这一点，在下不能作主。”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既是如此，那就算了。”

黄元奇道：“小兄弟，可否告诉我们个姓名。”

秋飞花道：“在下姓秋，深秋的秋，小名飞花。”

黄元奇道：“原来是秋少兄，今日多蒙秋少侠仗义相助，免去我们一场手足相残的搏杀，在下是感激不尽了。”

秋飞花道：“不敢，不敢。”

王道同道：“目下我们应该去找那位二嫂对质，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明白。”

秋飞花道：“王大侠，诸位是否已经答应了？”

王道同道：“答应什么？”

秋飞花道：“三天后，诸位来此地。”

王道同道：“这个吗，老四，我再问你一句，三天时间够吗？”

黄元奇道：“够了，很充足的时间。”

王道同道：“好！大哥再相信你一次，咱们也不用在后面菊花井旁见面了，三日后是中午时分，我们再来此地见你。”

王道同道：“就此一言为定。”

回顾了纪平和李文一眼，道：“老三、老五，咱们走吧！”

转身向外行去。

望着王道同等远去的背，黄元奇长长叹息一声，黯然泪下。

秋飞花笑一笑，道：“老前辈，不用悲苦了，重要的是善后准备。”

黄元奇道：“善后准备？”

秋飞花道：“是啊！三日时间，弹指即过，老前辈准备的事情太多了，妻儿话别，还要补上那些未完的图画。”

黄元奇道：“说的也是啊！我得先去瞧瞧那幅画。”

举步向外行去。

五个黑衣人，互相望了一眼，紧随在黄元奇身后而去。

茶棚中只余下了黄夫人，和那灰衣少年及蓝衣少女。

带着羞意的微微一笑，蓝衣少女缓步行到了秋飞花的身前，道：“秋大哥，原来你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小妹还自作聪明的要存心保护你，真是不自量力。”

秋飞花道：“不论如何，姑娘那一份盛情，在下是感激不尽。”

蓝衣少女黯然一笑，道：“秋大哥，对爹爹的事……我们是一无所知，爹和娘，都没有仔细的告诉我们。”

秋飞花道：“现在，姑娘是否知道了？”

蓝衣少女道：“现在，总算是知道了一个大概。”

秋飞花道：“姑娘作何打算。”

蓝衣少女道：“听到我娘的一番话，我才知道大概的情形，希望你能救救我爹。”

秋飞花道：“别人要伤害他，我可以挺身而出，但如他自己要死，我有什么能力救他？”

蓝衣少女道：“秋大哥，你帮忙到底，俗语说的好，救人救活，你既然救了我们，总不能中途放手不管啊！”

秋飞花道：“哀莫大于心死，令尊的心早已死了，但他酷喜书画、雕塑，见到了那美玉、名画，忍不住心中的惊喜，这些年，他能苟安偷生的活下去，就是为了补完那一幅名画的心愿。”

蓝衣少女道：“这么说来，你没有办法救我爹了？”

秋飞花道：“姑娘，在下实在没有办法效力。”

黄夫人突然叹一口气，道：“这位秋相公，你不用费心，如若拙夫不查明这件事，决不能安心活下去，你就是能救了他的命，却无法挽回他的心，他活着也很痛苦。”

目光扫掠了那灰衣少年和蓝衣少女一眼，缓缓接道：“他们

兄妹两人，虽然算不上人间美材，但他们也不能算笨，不论读书、习剑，大概都还可以应付，但元奇既不准他们读书，也不要他们练剑，只是传授他们一些坐息、吐纳之术，几招防身的把式，他说，田园乐、菜根香，平安是福，只有这样，但先决条件是要女子无才，男子无艺，只有无才无艺的人，才能够安贫乐道。”

秋飞花道：“黄前辈胸罗太博，见解超人，有很多见解，恐非咱们所能了解，不过，像黄前辈这样一身绝艺，如若失传了，岂不是可惜得很。”

只听一声长叹，传了过来，道：“不可惜，就算我有传艺授业之心，他们也未必能够承受得了。”

秋飞花转眼看去，不知何时黄元奇已悄然行入了茶棚之中。

淡淡一笑，秋飞花缓缓说道：“老前辈，令郎、令媛都是极具才智的人……如此老前辈能够细心传授，他们二位不难得承衣钵。”

黄元奇摇摇头，道：“不容易呀！秋少兄，这不但要具有无上智慧，而且，还要有着无比的耐心和毅力，小儿小女，都不是这样的人才，如是我勉强传授他们，只怕是画虎不成反成犬了。”

秋飞花心中一动，笑道：“老前辈，在下有这份能耐吗？”

黄元奇端详了秋飞花一阵，摇摇头道：“你有一副很好的练武骨骼，也具有无上的才艺，只是，你还无法学老朽这点才艺。”

秋飞花道：“老前辈，说的不错，晚辈也自知没有这份才能。”

黄元奇笑一笑，道：“秋少兄是明理的人，想必不会生老朽的气的。”

秋飞花道：“晚辈不敢。”

黄元奇肃然说道：“读书如痴，爱艺成癖，外拙内慧，才华不着形色的人，才适合学老朽这点才艺。”

秋飞花道：“哦！”

黄元奇接道：“除非天纵奇质。人与人之间智、愚，相差都极有限。像老朽这点手艺，必需要全神贯注，稍有分神，就可能差之毫厘，谬误千里，自然，你还得有一点与生俱来的才慧气质。”

秋飞花道：“想不到啊！书画雕塑，竟也有如此深的学问。”

黄元奇道：“何止是学问，而且还要功力，但更重要的乐此不疲的毅力。”

秋飞花突然想起了东方雁再三称赞他的妹妹，忍不住说道：“老前辈，世间有没有天纵奇质？”

黄元奇笑一笑，道：“也许有吧！不过在下还没有见过。”

秋飞花道：“老前辈，对相学命理方面，是否也有成就？”

黄元奇道：“我对相稍有涉猎，谈不上什么成就。”

秋飞花道：“老前辈可否一相晚辈呢？”

黄元奇双目神奇，在秋飞花脸上端详了一阵，突然长叹一声，道：“相君一生，如剑出匣，光芒四射，只是……只是……”

他只是了半天，仍然只是不出个所以然来。

秋飞花哈哈一笑，道：“老前辈，大丈夫是祸不是福，老前辈有什么预见，但请说出来就是。”

黄元奇道：“唉！这个老朽多多想想如何？”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晚辈这份相貌，似是十分复杂了。”

黄元奇道：“不错，阁下之相，正中有奇，奇中有泛桃花，老

实说……老朽现在，几乎无法肯定你是好人，或是坏人？”

秋飞花心中也不禁微微震动，但他表面上，却保持完全的沉静，淡淡一笑，道：“晚辈的相，真是这样复杂吗？”

黄元奇道：“这就要靠经验了，所谓阅人多矣！在下只能从相书论断，可算得全无经验，定然也未必准确灵验了。”

秋飞花道：“就大体上说，晚辈是坏人？还是好人？”

黄元奇道：“你骨骼清奇，一脸正气，只是才华外溢，有些精灵，应该不是坏人。”

秋飞花道：“这个，在下也可以放心了。”

黄元奇道：“不过，你桃花带煞，近不得女人，这一点，老朽就想不通了。”

秋飞花道：“多承指教，晚辈以后小心一些就是了。”

只听那蓝衣少女黄玉卿说道：“人家秋相公救了咱们，连一声酬谢也没有，爹反而说起人家的不是了。”

黄元奇道：“我没有很肯定的说他是坏人啊！”

秋飞花笑一笑，道：“黄姑娘，令尊指点在下的迷津，在下是感激不尽，姑娘不用多心。”

黄元奇哈哈一笑，道：“秋少兄，老夫虽明相理，但却从不会替人看过，这一点，对阁下这等奇相，最好别听老朽胡说八道。”

秋飞花肃然说道：“老前辈语含禅机，给飞花不少的明教。”

黄元奇目光转注到黄夫人的身上，脸上是一片凝重之色，道：“夫人，三天时间，弹指即过，我可能忙得连和你话别的时间也难抽出来。”

黄夫人凄凉一笑，道：“对这件事，我已经准备了十几年，你

放心去忙你的吧！等你一走，我就会照你的意思去办，带着儿女们安居田园，我会把他们教养成一个很好的农夫、很好的村妇。”

黄元奇道：“咱们开了这些年的茶棚，我想他们都已经适应了这些生活，农村乐、山花芳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会过得平平安安的。”

黄夫人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黄元奇突然叹息道：“夫人，后半世孤枕寒念，也够你苦的了。”

黄夫人道：“我很知足，近二十年的快乐生活，上天对我的赐给够厚了。”

黄元奇脸上泛起一抹凄苦的笑容道：“那就重托夫人了，我会尽力而为，使咱们夫妻，再多一次话别的机会。”

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身上，接道：“秋少兄，你坐坐，老朽先告退了。”

秋飞花道：“老前辈尽管请便。”

黄元奇未再多言，转身跨步而去。

秋飞花望望黄夫人，拱手一笑，道：“在下，告别了。”

黄夫人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黄玉卿缓缓说道：“秋相公，你不能走！”

秋飞花哦了一声，道：“为什么？”

黄玉卿道：“你听到过吗？‘杀人杀死，救人要救活’这句话？”

秋飞花道：“这个，在下还不太明白姑娘的意思。”

黄玉卿道：“我希望你能留下来，等候三天，反正只耽误你三天时间，等我爹这件事有个结果，你再离开。”

秋飞花道：“在下江湖游荡，实也没有什么要事，如是诸位

觉着在下留在这里对事情还有点帮助，在下可以留此三天。”

其实，他内心之中，很希望留下来看个明白。

但他们一留，秋飞花反而端了起来，笑一笑，接道：“在下暂时告退……”

黄玉卿急道：“你几时回来啊！”

秋飞花道：“明天午时之前，在下定然赶到。”

黄玉卿道：“这怎么行？你……”

黄夫人挥挥手，道：“玉卿，秋相公是信人，答应了决不会失约。”

秋飞花一拱手，道：“夫人明鉴。”

飘身退出茶棚。

果然，东方雁早已在茶棚外面等候。

秋飞花还未及开口，东方雁已抢先低声说道：“这附近至少三位武林高手，暗中监视着茶棚的举动。”

秋飞花嗯了一声，道：“他们发觉了咱们吗？”

东方雁道：“我想他们早已发觉，兄弟，就是秋兄在茶棚内的举动，他们也看的十分清楚，但他们一直没有有什么举动。”

秋飞花点点头，道：“东方兄发觉了他们的存身的地方。”

东方雁点点头道：“兄弟发觉了两处地方隐伏有人。”

秋飞花点点头道：“咱们到后面瞧瞧去吧！”

东方雁道：“瞧什么人？”

秋飞花道：“目下的情势，十分诡异，似乎有很多种的势力，在这片荒野的土岗上冲突，但目下似乎还未到时机。”

东方雁道：“唉！看来，以南阳府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的地面上，到处都存在着冲突，到处充满着杀机。”

秋飞花一面举步而行，一面缓缓说道：“东方兄，茶棚中的经过，你听得很清楚了。”

东方雁点点头，道：“听到大部分。”

秋飞花低声道：“飞鹰图已分别落入了那位紫旗坛主连吟雪和金牛宫的手中，本来，咱们还未觉得什么？但事后想来，南宫姑娘处置这件事，确实很费心机，把飞鹰图分交在两个完全不同组合手中，使他们一时之间，还无法发觉其中的隐秘，奇怪的是，那黄元奇雕刻的一座玉塔，竟也有十三只飞鹰……”

东方雁接道：“秋兄的意思，可是觉着那玉塔上雕刻的十三只飞鹰，和飞鹰图有所关连吗？”

秋飞花道：“不错，兄弟确实有这么一个想法，如是我料断不错，这黄元奇一直在那庞大神秘组合的保护下，花了十几年的工夫，让他雕刻了一座玉塔，武林中人，不太可能会为了一件艺术品，花去了这样大的工夫。”

东方雁道：“对！想一想，确实有很多巧合之处。”

秋飞花道：“咱们对飞鹰图了解的太少，所以，无法拿来和那座翠玉塔上的十三只飞鹰比较一点，如是细心一下，我相信，可以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东方雁道：“这么说来，这件事只有找南宫表姐才能解决了。”

秋飞花道：“至少南宫姑娘会比咱们知道的多一些。”

谈话之间，人已进入了五岳庙。

东方雁道：“这座古老的大庙，加上这座荒凉的土岗，这地方偏偏又是南北必经之路，过往旅客又在偷觑他，这就成了一个很复杂的环境。”

秋飞花道：“听说这座五岳庙中，住的人十分复杂，东方兄是否瞧过？”

东方雁道：“没有瞧过。”

秋飞花吸了一口气，低声道：“东方兄，咱们小心戒备，到后面瞧瞧去。”

东方雁道：“到后面瞧什么？”

秋飞花道：“我无法具体的说出什么，但这大殿之后，住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

东方雁哦了一声，未再多言。

两个年轻人，都有一身很好的武功，所谓出生之犊不怕虎。越过大殿，果然发现了一座小小的平房。

这时，已是三更刚过时分，那小平房中已无灯光，一片黑暗，两扇木门也紧紧的关闭着。

秋飞花低声说道：“东方兄，那小平房中，住着一位怪人，也可能是一位息隐于此的武林高手，咱们进去见他时，要多忍耐一些。”

东方雁点点头，道：“万事有秋兄作主，兄弟不讲话就是。”

秋飞花行到了木门前面，轻轻用手一推，木门呀然而开。

可见那扇木门，竟然是虚掩着的。

外面很黑，室中更暗，静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也看不到室中桌物。

秋飞花长长吁一口气，道：“有人在吗？”

只听平房一角处，传过来一个尖冷的声音，道：“你是什么人？”

秋飞花道：“后进晚辈秋飞花。”

尖冷的声音道：“老夫不认识你，快给我滚出去。”

秋飞花道：“晚辈是受人之托而来。”

尖冷的声音道：“什么人托你来此？”

秋飞花道：“黄姑娘黄玉卿。”

那人沉吟了一阵，道：“小丫头，专替老夫找麻烦，快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秋飞花道：“咱们先来替老前辈报告一声。”

那尖冷的声音道：“那位黄姑娘告诉晚辈说，如是有人要杀晚辈时，可以到你老人家这里请求保护，对吗？”

原来，秋飞花凝聚了目力，也只能看到那小室一角处，有一张不小的木榻。

木榻上坐着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

他极尽目力，也看不清楚那人的形貌。

那尖冷的声音，突然间变得十分温和，缓缓说道：“什么人要杀你们。”

秋飞花道：“这个吗？现在还不知道。”

那尖冷的声音道：“滚出去，现在还没有人杀你们，来老夫这里作甚？”

喝声中，一股强大无比的暗劲，直涌过来。

秋飞花暗中咬牙，挥掌一挡，室中突然卷起了一股强风。

秋飞花仍身不由己被退出门外，东方雁也被那一股强风，震的衣袂飘飞，退到门边。

秋飞花道：“老前辈好雄浑的掌力，晚辈领教了。”

东方雁身子一侧，疾闪而出。

两扇大开的木门，砰然一声，重又闭上。

东方雁道：“咱们要不要再试试？”

秋飞花道：“再试试也是一样，人家已经手下留情，咱们不要再自找没趣了。”

转身向外行去。

东方雁道：“很奇怪呀！一个人那样高的武功，为什么会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平房之中？”

秋飞花道：“兄弟，对那座小平房自然要想，但重要的是，咱们还要想想这一座五岳庙。”

东方雁道：“哦！在下还是有些不太明白。”

秋飞花道：“这么说吧！这位老前辈，住在此地，也许不只是守着那座小平房，而是守着这座五岳庙。”

东方雁道：“秋兄，这座五岳庙，荒凉、宏大，又不怕别人搬走，为什么要守在此地啊？”

秋飞花笑道：“这个吗？我也无法说得清楚了，我只不过就是打个比喻说了。”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笑道：“兄弟明白了，他守在此地，也许是为守着一件东西，也许为等一个人，也许为一句誓言？”

秋飞花道：“不错，他守在此地，为了一种原因，但什么原因，就非外人知晓了。”

东方雁话题一转，道：“秋兄，那位黄姑娘要你留下来，你好像答应她了，是吗？”

秋飞花道：“这要问东方兄，令妹是否一定会由此地经过，咱们如何能守得严密，不让令妹漏过去，而不自知。”

东方雁道：“是必经之路，明天我会在前面路上，留下暗记，让她在这座茶棚中停留一下，免得错事。”

东方雁笑一笑，道：“秋兄请留在那座茶棚中吧，兄弟在外面走动，我想三天之内，舍妹定可赶到。”

两日时光匆匆而过，茶棚中的生意，仍然和平常一样的好。

黄夫人承担做厨下的一切事务，黄玉卿和哥哥招待过往商旅，有时，也在厨下帮帮忙。

秋飞花自然也不好意思坐着吃闲饭，担水洗碗，承担了大部分粗工。

黄元奇自那夜离去之后，一直未见回来。

暗中保护黄元奇的那些黑衣人，也未再来过茶棚。

秋飞花把自己隐在草棚一角，很巧妙的把自己的面目隐遮起来，但却能看清楚茶棚中所有的出入之人。

他发现有不少武林人物出现，但这些人，幸好都未惹事生非。

第三天，秋飞花特别留心，对每一个进出的人，都看得十分仔细。

时间，渐近中午，一向沉着的秋飞花，也不禁焦急起来。

没有东方姑娘的消息，也未见东方雁进入茶棚。

但奇的是黄元奇也未回来。

日当正午，茶棚外面，突然鱼贯行入三个人来。

正是铁伞君子王道同，铁拳君子纪平，和飞刀君子李文。

黄玉卿快步迎了上来，福了一福，道：“三位伯伯叔叔请坐。”

王道同四顾了一眼，道：“你爹回来了没有？”

黄玉卿道：“没有，但爹爹答应回来，一定会赶回来，三位伯伯、叔叔，请坐候片刻，侄女去取茶。”

纪平道：“已经到了午时。”

只听一阵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进来，打断了纪平未完之言，接着道：“大哥、五弟，请恕我来晚了一步。”

书术君子黄元奇，右手提着一只木箱，左手抱着一个黄缎包裹，满头大汗的跑了进来。

他来不及拂拭头上的汗水，放下手中东西，就对着王道同拜了下去。

王道同一挥手，道：“快些起来，天还未过午时。”

黄元奇一拜起来，立时抓起那黄缎包裹和木箱，道：“他们不守信用，想在途中拦截于我，但他们又怕我毁去玉塔、绢画，才放我归来，小弟一路急赶而回。”

纪平点点头，道：“咱们走吧！”

不知道是为人之故，或是自然的巧合，原本客人正多的时刻，此时，却没有客人，除了大河四义之外，茶棚只有夫人和黄玉卿兄弟二人及秋飞花。

秋飞花仍然隐在一道竹壁之后，没有现身，黄夫人却带着黄玉卿两兄妹，行了过来，但也只是远远的站在六七尺外，冷眼旁观。

这三天来，黄夫人费尽了口舌，用尽了心机，劝说一对儿女，摆脱上一代的恩怨，除非是黄元奇能消降心中的愧疚，他活着比死亡，更要痛苦百倍，这些年来，他能够活下去，是因为那张要修改的绢画和雕刻的那座玉塔，吸引了他大部分精力，使他无法旁顾。

在母亲眼泪和苦苦的劝说下，黄玉卿两兄妹终于答允了母亲的请求。

但黄玉卿内心中对秋飞花，却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希望由他

的出面，能使这件事，有一个圆满结果，挽救回父亲的性命，消去他心中的愧咎，重启他的生机。

眼看王道同等一行人，进入了茶棚，还不见秋飞花现身，不禁心中大为焦急。

只听王道同缓缓说道：“老四，你还有什么交代的吗？”

黄元奇笑一笑，道：“没有了。”

李文低声说道：“四哥，要不要和四嫂话别一番。”

黄元奇哈哈一笑，道：“不用了，五弟，这十几年二十年来，我们一直谈论这件事，她心中早已有了很充分的准备。”

李文突然生出一种不安的感觉，低声道：“大哥，咱们就这样把四哥一家人活生生的拆散吗？”

黄元奇道：“五弟，不要胡说八道，这些年来，对二哥之死，我一直未放过心，今日，正是要我补偿心愿的日子，大哥、三哥，如是放过了我，反叫我心中不安了。”

王道同道：“老二之死，咱们不能马虎了事，对老四，更不能让他含冤不白，咱们要把事情查清楚，唉！多亏那位秋少兄，点穿了个中甚多的曲折，这二十年来，咱们只知道追查老四，一直就未怀疑过你们那位二嫂，不知她现在何处？”

纪平道：“好像是还住在二哥故里。”

王道同沉吟一阵，道：“好，咱们找她去，让老四和她对质一下往事。”

纪平目光突然转注到黄元奇的身上，道：“老四，有一件事，为兄想不明白，你怎会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开了这么一个茶棚，而且亲持操劳，不以为奇。”

黄元奇道：“我闲不下来，闲下来，就会想到了二哥之死，我

要忙，而且忙得庸庸碌碌，才能使我暂时忘去心中的痛苦。”

王道同目光突然转注黄夫人的身上，道：“四弟妹，不用再开这座茶棚了，带着一对侄儿女，找一个安适的地方住下，我们会全力查证老二的死亡内情，如果老四是冤枉的，我会把老四完好的交给你，但他如是杀死二哥的凶手，我这作大哥的也无法袒护他，必定要他偿命，不过，我们会尽全力照顾你和一对侄儿女的生活，老四，咱们走吧！”

黄夫人缓缓站起身子，泪落如雨，道：“诸位伯、叔、夫君好走，恕我不送了。”

一种苍凉、悲戚的气氛笼罩了整个茶棚，连隐在壁后的秋飞花，也受了强烈的感染，只觉黯然情伤，难以自禁。

李文举起衣袖，拭去涌出眼眶的激泪，低声道：“四哥，我帮你提着东西。”

只听一个威重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放下来，那不是你一只手能碰的东西。”

这声音突如其来，而且，有着一一种慑人的权威，李文触及木箱的双手，不自觉的收了回来。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面如黑枣，虎目、蚕眉、胸垂花白长髯的长者当门而立。

他穿着一件淡青色的胡绸长衫，上身罩着一件黑缎子白花马褂，足登福字逍遥履，背双手而立。

在老者的身侧，分站两个青衣童子，十五六岁的年纪，生的唇红齿白，十分俊秀。

李文本来有一腔怒火，但打量过那青衣人一眼之后，一腔怒火，竟然不能发作出来。

其实，不止是李文，就是王道同、纪平，也看得心头震动不已。

轻轻吁一口气，王道同缓缓说道：“阁下的口气，如此托大，必是武林中很有名的人物，不知可否见告姓名？”

青衫人望望王道同一眼，淡然一笑，道：“你就是大河五义之首的铁伞君子王道同吗？”

王道同道：“不错，正是区区在下。”

青衫人道：“这两位是……”

王道同接道：“在下的三弟纪平，五弟李文。”

青衫人笑道：“就凭你们三位，也敢来对付黄元奇吗？”

王道同道：“听阁下的口气，想必是下令保护我们四弟的人了？”

青衫人笑一笑，道：“你问的太多了……”脸色突然一寒，接道：“黄元奇确是在我们保护之下，我们不但要保护他，不许任何人伤害他，而且，还要他过得很舒适，活得很快乐，任何对他伤害的事物，我们都不许存在。”

铁拳君子纪平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怒声喝道：“住口，你是什么人，说话如此无礼。”

青衫人冷笑一声，道：“对老夫也敢如此放肆，想是活得不耐烦了？”

纪平大喝一声，冲了过来，道：“在下向不信邪，倒是掂掂你有多大的斤两，说话如此狂妄。”吁的一声，捣向那青衫人的前胸。

青衫人双目中暴射出冷厉的寒芒，但人却站着未动。

纪平的拳头，眼看就要击中青衫人的前胸，还未见青衫人封

架闪避，立时一挫腕，收回了右拳。道：“阁下怎不还手？”

青衫人冷冷说道：“念你还有一点君子风度，饶你一命。”突然右手一伸，疾如星火般递出来。

一瞥间，纪平发觉那是一只赤红如火的手掌。

但觉右臂一麻，右肘关节，已被人托住。

一股强力，涌了过去，波的一声，纪平被摔出八九尺远。

这一跤摔的不轻，纪平挣扎两次，竟然站不起来。

青衫人又恢复背着手的姿势，冷冷说道：“哪一位还有胆量过来。”

李文右手一探，由靴子筒中抽出了两把锋利的匕首。

王道同大声喝道：“住手！”

大步行了上来。

李文低声道：“大哥，还是由小弟先上。”

王道同道：“你不是敌手，你三哥的武功，高你何止数倍，但他连人家一招也未接，你如何能是敌手？”

李文哦了一声，向后退去。

王道同手执铁伞，缓步向前行去。

他的神情，充满着豪壮之气，一副慷慨赴义的勇士气度。

青衫人望了王道同一眼，大为动容，只觉大河五义，能在武林中得享盛名，武功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那股视死如归的气势。

当下重咳了一声，道：“你也不是我的敌手。”

王道同道：“诚然，咱们大河五义中，以老二、老三的武功最强，老三敌不过你，在下也无法是你的敌手。”

青衫人道：“你自知非我敌手，为什么还要强自出手？”

王道同道：“一个人和人拚命动手，并非只为了胜负之分，有些时候，明明知道非要伤在对方的手中，但也只有全力一拚了。”

青衫人点点头，道：“好，你上吧！”

黄元奇突然高声说道：“在下虽然得诸位暗中保护了十几年，不过，你们主要的作用，是为了要我替你们补上绢画，雕刻玉塔，但如你们伤了我的大哥、三哥，别忘了绢画和玉塔还在区区的手中。”

青衫人笑道：“黄兄的意见是，咱们一向尊重，现在，听听黄兄的意思。”

黄元奇道：“在下三哥的伤势如何？”

青衫人道：“不太重，只是中了在下的闭穴手法。”

黄元奇道：“哦！能不能立刻把他救起来？”

青衫人神情冷肃地说道：“过去，把那位纪大侠救起来。”

捧剑童子，快步奔了过去，伸手在纪平身上拍了三掌。

说也奇怪，原来挣扎着站不起身的纪平，在中了那青衫童子的三掌之后，突然站了起来。

青衫人笑一笑道：“黄兄，还有什么吩咐？”

黄元奇道：“咱们兄弟的事，不愿别人插手。”

青衫人道：“可以，不过咱们要保护你黄兄的安全，只要事情不伤害到黄兄，咱们撒手不管，如是伤害到黄兄时，咱们再出手伤害对付那意图伤害黄兄的人。”

黄元奇摇摇头，道：“不行，由现在开始，我不用你们保护，也不许你们再跟着我。”

青衫人笑一笑，道：“黄兄如是坚持如此，咱们也不便多事了，只是玉塔绢画……”

黄元奇道：“玉塔绢画，可以交给你们。”

青衫人道：“好！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如是黄兄交出了绢画、玉塔，咱们立刻撤走所有的人手，不再派人追踪、保护黄兄。”

第二十四回 唇枪舌剑

黄元奇道：“可是可以，但我不太相信你们？”

青衫人一皱眉头，道：“这个，就很难了。”

黄元奇道：“不难，只要你有诚意合作，此事很容易办？”

青衫人一拱手道：“请教？”

黄元奇道：“绢画、玉塔，任阁下选择一样，在下立刻奉上……”

青衫人脸色微微一沉，但立刻又恢复了正常的神色，道：“另外一件呢？”

黄元奇道：“另外一件么，先由在下保管。”

青衫人道：“这个，黄兄，人怕倒过想，黄兄无法相信兄弟，兄弟又如何能相信黄兄呢？”

黄元奇道：“这个，你只有相信我了！”

青衣人对黄元奇似有着很大的忍耐，轻声道：“黄兄如是坚持，在下也就只好让步了。”

黄元奇道：“那很好，诸位可以走了。”

青衫人怔了一怔，道：“黄兄，是否要咱们的人跟着你！”

黄元奇道：“不用了。”

青衫人道：“如若我们不派人追踪阁下，咱们又如何能够和阁下联络上呢？”

黄元奇道：“这个，我早就想好，我会派人在适当的时间内，

送上一封书信，告诉你们到哪里去取绢画或是玉塔。”

青衫人笑一笑，道：“黄兄，不觉着这个法子太过冒险了。”

黄元奇道：“什么人冒险了？”

青衫人道：“我们，黄兄离去之后，咱们不能派人追踪，就算和阁下失去了联络，咱们相信黄兄一言如山，决不会失信，不过，那送信的人，可能把信遗失，……也可能会被人抢去，这一点，不知黄兄是否想到了？”

黄元奇道：“想到了，不过，这一点我们会代阁下顾虑到这件事，在下可以答应阁下，在下可以从派遣三个人分别送上同一封信，信上咱们只说明一个地址，别人就算收到了，也看不懂。”

青衫人道：“这法子妙得很，不过，咱们看不懂。”

黄元奇道：“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

青衫人回顾了一眼，接道：“慢一点，如果是属于机密的事……”

黄元奇接到：“这一点我知道，但你可以选择一样，我再告诉你们取得另一样东西之法。”

青衫人沉吟了一阵，道：“绢画重要，但玉塔却很容易损坏，所以，在下觉着应该把玉塔交出来吧！”

黄元奇道：“好！”

缓缓把绢画交给李文手中，接道：“老五，如若老四哥遇上攻击，你就立刻毁去绢画。”

青衫人笑一笑，道：“黄兄，兄弟对你的敬重，举世之间，你黄兄非第一，也是第二，但黄兄对兄弟却似是成见很深。”

黄元奇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青衫人苦笑一下，道：“好吧！黄兄既如此说，在下只好遵

从了。”

黄元奇缓步行了过来，缓缓把手中捧着的玉塔，交给了青衫人，道：“你要不要打开瞧瞧？”

青衫人道：“不是兄弟不相信黄兄，而是黄兄雕刻这件艺术品，乃属空前绝后之作，兄弟是先睹为快。”

黄元奇道：“好吧！你打开瞧瞧。”

青衫人打开长形木盒，只见一座悲翠玉塔，横放于木盒之中。

任何人，只要看一眼，就可以瞧出是一件雕工细致的艺术品，山水清秀，人物栩栩如生。

青衫人只简略的瞧了一眼，立时又把木盒盖上，笑一笑，道：“只一眼就被吸引，只不过此地不便细看，在下带回仔细把玩。”

对这座翠玉塔，他似乎是极端的珍重，包好之后，竟然自己抱在怀中。

黄元奇冷说道：“你看清楚了吗？”

青衫人道：“看清楚了。”

黄元奇行前两步，道：“请阁下附耳上来。”

青衫人应了一声，伸过头去。

黄元奇低言了数语，提高了声音，道：“现在，诸位可以去了。”

青衫人笑一笑，道：“黄兄多多珍重，恕在下不送了。”

黄元奇道：“不敢有劳。”

青衫人正待举步而去，突闻了一阵车轮声传了过来，抬起的脚又停了下来。”

黄元奇一皱眉，欲言又止。

一辆豪华的篷车，疾驰而至，在茶棚外面停了下来。

篷车停下，车辕上跃下了一个全身黑衣，身佩长剑的少女。那少女快行入了茶棚，目睹茶棚中的情景，不禁为之一呆。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姑娘赶路吧！茶棚歇业了。”

黑衣少女似是已经恢复了镇静，冷冷一笑，道：“为什么？”

青衫人道：“小姑娘，老夫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停业啦！”

黑衣少女冷冷说道：“为什么早不停业，晚不停业，我们刚刚赶到了这里，天下会有这样巧事？”

青衫人笑一笑，道：“小姑娘，你这么一点年纪，怎么竟如此蛮横？”

黑衣少女淡淡一笑，道：“你是这座茶棚的老客吧！”

青衫人道：“老夫还没有这份才气。”

黑衣少女道：“阁下既然不是老板，似乎用不着多口。”

青衫人皱皱眉头，似想发作，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

黑衣少女目光转动，回顾一眼，道：“哪一位是这座茶棚的主人？”

黄元奇道：“我！姑娘准备是用茶，还是吃点什么？”

黑衣少女道：“咱们又渴又饿，既要吃茶，也要吃点东西。”

黄元奇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在下开这座茶棚，已有数十年之久，这恐是最后一次的生意，姑娘一行几人，请进来吧！”

黑衣少女沉吟了一阵，道：“这样吧。我去禀告我们姑娘一声。”

只听一个清脆如铃声音，传了过来，道：“不用了，咱们随便吃一点吧！”

转头看去，只见一个绿衫、绿裙，一身如翠，长发披垂肩的

少女，缓步了行了过来。

长裙拖地，长发飘风，衬着一张粉红如花的脸儿，和那美丽的轮廓，莲步姗姗的行了过来。

所有投注那少女脸上的目光，都似是遇上了强大的吸力，再也舍不得移转开去。

隐身在墙壁后面的秋飞花，也看清楚了这美丽绝伦的少女，只看一眼，他已然确定了这少女就是东方姑娘。

忽然，脑际间，浮起了南宫玉真的倩影。

不自觉，秋飞花把两人用来作一个比较。

两人的美，可算是腊梅、春兰，名极其致，南宫玉真美得有些冷，美得有些不可逼视，像雪中的腊梅，有一种傲霜胜雪的气概，是那么高贵、清秀，叫人暗暗生出了敬佩之心。

这个绿衣姑娘美的十分秀丽，秀绝群伦，秀得不带烟火，但最使男人难抗的，是她秀丽中带一股明艳气。

是那么抢眼。

是那么动人。

只见书术君子黄元奇摇摇头，低声吟道：“此美只有天上有，手握书管难下笺。”

他的目光，也投在那绿衣少女的身上，而且，看得比别人还要入神三分。

那生相威严的青衫老者，也似乎被这人间殊色所动，静静的站住，未再向前移动。

绿衣少女，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目光落到了黄元奇的身上，道：“你是这茶棚中的主人吗？”

黄元奇道：“区区正是。”

绿衣少女道：“你目中智慧如海，可惜被两道浓眉掩蔽，天庭饱满，玉梁直上青云，不但有一身好武功，还是一位饱学的大儒……”

黄元奇拂髯一笑，道：“夸奖，夸奖，大儒决不敢当，但在下认过几卷书，倒也不错。”

绿衣少女道：“当今武林之世，有两位满经纶的高人，一个是江湖五奇中的书剑秀才傅东扬，一位是大河五义中的老四，书术君子黄元奇，阁下是哪一位？”

黄元奇道：“姑娘贵庚了。”

见面问少女年龄，该是件很不礼貌的事，但话从黄元奇的口中说出来，竟使人有着并无不该的感觉。

原来，这黄元奇是属于内秀一型的人物，外面诚厚木讷，每一句话都有着一种忠诚之气。

绿衣少女眨动了一下大眼睛，笑道：“我么，像不像十八岁？”

黄元奇道：“就算姑娘十八岁吧！也只不过十八春秋，怎生得知江湖中事？”

绿衣少女笑一笑，道：“你是书术君子黄元奇？”

黄元奇呆了一呆，道：“你怎能如此肯定。”

绿衣少女笑道：“你手中抱着书绢，定然是善于作画的人，想那书术君子，乃艺海中的才人，不但胸藏万卷，学究天人，而且丹青手法，也是妙绝一时，当代书画名家，无出其右。”

黄元奇笑一笑，道：“原来如此，姑娘又怎能肯定，老夫这包袱之中，一定是幅绢画？又怎能肯定，只有书术君子黄元奇，才会抱着一幅绢画呢？”

绿衣少女道：“问得好！本来我只有八分确定，现在吗？我

有十分把握了。”

黄元奇道：“姑娘可有解说？”

绿衣少女道：“有？书术君子黄元奇，交了几个好朋友，合称大河五义，他们那几位兄长，都是性情中人，待他如兄如弟，如手如足，才使他无忧衣食，把毕生的精力，投注于读书、习练、雕刻、塑形之上……”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那黄元奇故然是一代奇才，但如不是他遇上几个好兄弟，必将忙于衣食，奔走江湖，只怕也不会有他那样的成就了。”

几句话，触动了黄元奇无限的心事，黯然叹息一声，道：“姑娘说的不错，黄元奇如不是遇上了几个好兄弟，使他数十年无忧衣食，哪会有今日这样的成就？”

绿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我不过是说几句玩笑罢了，想那书术君子黄元奇，乃天纵奇才，如是没有他那天赋的绝世才华，就是黄金成山，绵缎如海，也无法使一个平常之人，有那样的成就。”

黄元奇淡淡一笑，道：“姑娘辩才如也，真叫在下佩服，区区正是黄元奇，但不知姑娘可否见告姓名？”

绿衣少女很大方，全无一般少女的羞怯情怀，笑一笑，道：“我叫东方亚菱。”

黄元奇道：“难得啊？姑娘这点年纪，竟然对江湖中事，了解如此之多。”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可得天下事，这又算得什么呢？”

黄元奇道：“文章千古事，百年人方知，但姑娘说的都是近

年内武林中事，书本上哪里去找。”

东方亚菱道：“处处留心皆学问，武林中称得起读书的人，只有你黄前辈和那位书剑秀才，说来并非是什么难事了。”

黄元奇道：“在下久闻书剑秀才之名，可惜，未能有缘一会。”

东方亚菱道：“那位书剑秀才么？不见也罢！”

黄元奇哦了一声，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笑道：“所说那位书剑秀才，和你书术君子，大大的不同了。”

黄元奇道：“哪里不同了。”

东方亚菱道：“听说那位书剑秀才滑头得很，和你这位诚厚君子，完全是两个大不相同的人……”

隐在那围墙之后的秋飞花，听得东方亚菱对师父评得一文不值，顿觉怒火上冲，大步行了出来，道：“姑娘见过那位书剑秀才吗？”

东方亚菱回顾了秋飞花一眼，只见他眉目间，满是怒意，不禁莞尔一笑，道：“没有见过，你是——”

秋飞花冷冷接道：“不用问在下是谁，但姑娘既未见过书剑秀才，何以竟敢武断别人是非，擅作评论。”

东方亚菱脸上的笑容，忽然隐失不见了，目光投注在秋飞花的脸上，打量了一阵，道：“你是傅东扬门下弟子？”

这种单刀直入的问法，连秋飞花也有些大感意外，呆了一呆，道：“不错，在下正是书剑秀才门下弟子。”

秋飞花剑眉耸动，似要发作，但却突然又忍了下去。

这时，突见人影一闪，东方雁疾奔而入，道：“妹妹……”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哥哥，你在此等我很久了吧？”

东方雁一指秋飞花道：“这位是秋飞花兄……”

东方亚菱接道：“早见过了，是书剑秀才，傅东扬门下的高足。”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菱妹，你知道吗？秋兄是陪我来此接应你的。”

东方亚菱道：“哦……”

东方雁道：“秋兄是大哥很大面子请来的，为了你连闯险关，奔波数百里，扮装村夫农人，受尽了委屈，你怎不谢谢人家。”

东方亚菱嗯了一声，回头对秋飞花福了一福，道：“对不住啦，秋大哥，小妹不识，多有得罪，希望你不要见怪。”

秋飞花对这么一个秀丽绝伦、笑容如花、盈盈万福的来势，真还无法应付，只好一拱手，道：“罢了，罢了，骂我秋飞花几句，也没有关系，但千万不可再出言伤到家师。”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不知者不罪，我不知傅东扬是你秋大哥的恩师，既然知道了，小妹以后，自然是不再批评就是。”

秋飞花一皱眉，欲言又止。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到黄元奇的身上，道：“听说书术君子，书画雕刻之术，为天下一绝，但不知小妹是否有机会瞻仰一下黄老前辈的大作。”

黄元奇道：“客气，客气，但不知姑娘想先看些什么？”

东方亚菱沉了一阵，道：“我想先看看黄前辈的雕刻之术。”

黄元奇沉了一阵，道：“好吧！不过，在下已把玉塔交给了别人，老朽替你借一借吧……”

目光转到那青衫人身上，道：“阁下，可不可把玉塔借给这位东方姑娘看一看。”

青衫人微微一笑道：“黄兄的吩咐，兄弟一向是无不从命。”缓缓把手中的木盒交给了黄元奇。

黄元奇似乎是有些意外，呆了一呆，伸手接过了木盒。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这是一件什么东西？”

黄元奇一面解开木盒，一面说道：“是一座玉塔，在下花费了相当时间的工夫，这上面的雕刻，在下自己尚觉满意，但不知是否入姑娘之目？”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黄前辈的雕刻，在下虽然没有见过，但在下却见过了阁下的书画，那简直是当代杰作，想来这雕刻的艺品……”

突然间，人影一闪，一条铁杖伸了过来，压在那玉塔之上。

这时，黄元奇也不过刚刚把木盒的盖子打开。

那伸来的铁杖，正好压在那玉塔之上。

这铁杖来得太过突然，竟使黄元奇无法防止。

其实，场中高手众多，竟然都未能防到这突然飞来的一条铁杖。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诸侠听着，在下手中的白铁杖——已然贯注了千斤内力，压在那座玉塔之上。”

轻轻吁一口气，那青衫老者缓缓说道：“阁下是何方高人，为什么要毁坏这座玉塔？”

黄衣人大约有四十七八的年纪，留着飘胸的长髯，手中一根铁杖，足有鸭蛋粗细。

长长吁一口气，黄衣人有些颤抖的说道：“我知道阁下的血印索，可以伤人于十步之外，不过，那不会马上要我的命，我有足够的时间，震碎这座玉塔。”

青衫人道：“我如要伤害你，似乎是不会和你多费如此唇舌了，我只是要知道你为什么想毁去玉塔。”

黄衣人道：“只要你们不出手，我就不会毁去它，咱们耐心一些，谈谈条件。”

青衫人轻轻吁一口气，道：“好吧！有什么条件，你可以谈了。”

黄衣人道：“我要这座玉塔的一半，不知阁下是否答应？”

青衫人道：“哦！”

黄衣人道：“那总比我用这根铁杖，把这座玉塔震碎的好。”

青衫人道：“这座玉塔，并非是我所有，老夫就算想答应你，也是无法作主了。”

黄衣人道：“好吧！我如取不到一半的玉塔，也是难免一死，那就不如在下将这座玉塔震碎就是。”

青衫人一皱眉头，原本已生得十分威严的相貌，更显得威严。

大约是，这青衣人在江湖的威望太高，只这么一皱眉，那位黄衣人立刻显得有些不安。

淡淡的闪掠一抹强自忍耐的笑容，青衫人缓缓说道：“你听着，你如一杖震碎了那座玉塔之后，没有自绝的机会。”

黄衣人道：“我……我……”

青衫人接道：“你不会很快的死亡，你将尝试到世间最痛苦的死亡，你会在失去自主的情况下，活上三日三夜，每一寸时光，你都在超过一个人所能承受的痛苦和挣扎。”

黄衣人呆了一呆道：“我……我……”

青衫人笑一笑道：“一个人如是死定了，也应该选一个舒服

的死法。”

黄衣人叹息一声，道：“如是我一杖震碎玉塔，你们连一半玉塔也没有了，何不舍弃一半玉塔，救了在下的命。”

青衫人道：“什么人遣你来此，你明明知道你没有取得这玉塔的能力，为什么要派你来此？”

黄衣人道：“这个……这个……”

也许是这青衫人的威望使黄衣人的内心中有着极端的震惊，连话也有些口吃起来，而且无所措词。

青衫人的脸色和缓下来，也泛现出了笑容，缓缓说道：“你还有一个机会！”

黄衣人道：“什么机会？”

青衣人道：“你收回铁杖，老夫保证你的安全。”

黄衣人道：“这个，在下……”青衫人接道：“老夫当着这么多人说的话，定然担当。”

黄衣人叹一口气，道：“可否让在下想一想，再作决定？”

青衫人道：“可以，给你一盏热茶的工夫如何？”

东方亚菱道：“阁下，这是最好的选择了，那位青衫人可能武功很高强，有保护你的能力，但他说的话，却未必可以相信，大河五义中人，向不轻诺，既然说出了全力保护你，大约是不会错了，这一点，你应该相信。”

黄衣人突然摇摇头，道：“不行啊！我还要仔细想想。”

东方亚菱道：“你慢慢想吧！反正，你还有一盏熟茶工夫。”

这时，那青衫人突然把目光转到东方亚菱身上，道：“这位姑娘，想是来自东方世家了。”

东方亚菱道：“是啊！我还没有请教阁下的尊姓大名？”

青衫人道：“老夫么……呵呵，杨旗山。”

东方亚菱道：“原来是百步夺命杨老英雄，晚进失敬了。”

杨旗山道：“久闻东方世家，出一位绝世才女，想来定是亚菱姑娘了？……”

东方亚菱道：“不敢，不敢，那不过是别人的夸奖罢了。”

杨旗山道：“初度会晤，已见姑娘才华，足证传言不虚了。”

但闻那黄衣人高声说道：“杨兄，你说的话，还算不算？”

杨旗山道：“算！”

黄衣人忽然收回铁杖，道：“在下不知杨兄在此！”

杨旗山道：“如是早知道了呢？”

黄衣人道：“在下决不会来。”

杨旗山笑一笑，道：“退到我随身剑童身后，老夫倒要看看，当今武林之中，还有什么人物，能在我杨某的保护之下，取你性命。”

黄衣人突然一抱拳，道：“多谢杨兄。”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杨老英雄，好威风啊！当今武林之中，有你杨老英雄这份煞气、威风，只怕是很难再找得出来了。”

杨旗山道：“江湖朋友们的关爱，倒使姑娘见笑了……”语音突然一变，接道：“老夫有一件事想不明白，请教姑娘。”

东方亚菱道：“来者不善，杨老英雄请说吧！”

杨旗山道：“姑娘说在下说出之话，不可相信，不知本何而言？”

东方亚菱嫣然一笑，道：“论武功，你杨老英雄自然是武林中第一等高人，但如论信义上的声誉，大河五义在武林中的招

牌，绝非你杨老英雄所及了。”

杨旗山脸色一变，似想发作，继而哈哈一笑，道：“东方姑娘说的是，如若说到信义二字吗？大河五义在武林中的金字招牌，实非常人能及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看起来，老前辈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杨旗山嗯了一声，道：“夸奖，夸奖，老夫在江湖上走了数十年，总不能连一点气量也没有啊！”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这些年，书术君子黄元奇，在你杨老英雄的暗中保护之下，平安无事，那不但是替武林中保存下一份正义，而且也替人间保存下一位艺术大师。”

杨旗山道：“这个么，在下倒也不敢居功。”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杨老英雄太过谦虚了。”

杨旗山道：“这倒不是谦虚，不是老夫之功，老夫不敢承当。”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老英雄也是奉命行事？”

杨旗山双颊一热，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凌厉的寒芒，逼注在东方亚菱的身上，冷冷说道：“姑娘口齿，犀利如刀，只怕不会有什么好处？”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鬓边散发，飘逸一笑，道：“杨老英雄如若觉着晚进之言，有什么不对，尽量赐教，只要说的有理，晚进自会信服。”

杨旗山突然放下了脸，笑道：“姑娘词锋犀利得很啊！”

只从他神色上看，他已经是被东方亚菱的言词说服。

缓步行到了黄元奇的身侧，伸出纤细滑嫩的玉手，轻抚着翠玉塔，东方亚菱有些惊讶的说道：“果然是巧夺天工的手法，一

代金石大家，只是可惜呀！可惜……”

黄元奇怔了一怔，道：“姑娘，如是瞧出了败笔，还望指正出来。”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下刀如神，恰如其分，晚辈看不到一处败笔。”

轻轻吁一口气，黄元奇缓缓说道：“姑娘，这可惜之声，又指什么呢？”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就没有感觉这座玉塔的美中不足之处？”

黄元奇道：“这个么，老朽倒未察觉。”

东方亚菱道：“这座玉塔上的山水人物，十三飞鹰，雕刻的须眉毕现，羽毛清明，其下刀的手法，只怕全凭经验，感觉了，那是智慧的功力结合，自是叫人佩服。但晚进不解的是，这些人物，摆的太过拥挤了…”

黄元奇道：“高明啊！高明，这是一座玉塔的唯一缺憾。”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

黄元奇道：“这个么，情非得已了，因为，这是他们指定的图案，不论是山气、人物、飞鹰都已经早为排好，老夫是瞧着他们的设计下刀。”

东方亚菱道：“原来如此，无怪把一付完美的艺术品，点缀得很不对称。”

黄元奇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可要再仔细瞧瞧吗？”

东方亚菱道：“这座玉塔上图画，山藏海纳，似乎是蕴藏着很多东西……”

黄元奇道：“不错，似乎是这座玉塔上的图画包涵着什么？不过，我不知道。”

东方亚菱目光微转，一掠杨旗山，只见他神情冷肃，双目中隐现寒芒，不禁心中一动，伸手取过翠玉塔，笑道：“你们小心啊！别碰了我，一旦碰到我，这座玉塔，可能掉在地上摔坏了，那岂不是可惜很？”

她的自言自语，很多人都不了解她的用心何在？

但秋飞花却从她的回目一顾杨旗山的神情中，了解她话中含意，悄然移动身躯，挡在了她的身侧，正好在杨旗山和东方亚菱之间。

只要杨旗山出手偷袭，必需先经过秋飞花。嫣然一笑，东方亚菱多情的看了秋飞花一眼，笑道：“你真善解人意啊！”

秋飞花突然间，有着一一种被嘲弄的感觉，双颊飞起了一片红晕，但却没有说话。

东方亚菱没有看到秋飞花的气怒之状，事实上，她也无暇看他，因为，她两道目光，已被那玉塔上的图案吸引。

只见她全神贯注，如同发现了一种渴慕的奇景一样，而且，不时，伸出纤巧的玉手，擦拭一下翠玉塔上的刀刻花纹。

茶棚中，鸦雀无声，东方亚菱绝世才华，锋芒毕露，再加上那美丽无伦的姿容，本身就具有了很大的吸引之力，她是属于那种发射光芒的人，外形和内涵都有着强烈的吸力。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她的身上。

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东方亚菱全神贯注在那翠玉塔上，别人可以放心看她，欣赏那如花玉容，二是她捧着翠玉塔，一口气，看了一顿饭工夫之久，仍然是神情专注。

东方雁微微一皱眉头，道：“妹妹，你看什么？看的如此之久。”

东方亚菱似根本没有听到，连头也未抬一下。

她过度的全神贯注，似是也把黄元奇引入了一片迷茫之中，呆呆的望着那玉塔出神。

杨旗山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道：“东方姑娘，你瞧好了吗？”

东方亚菱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这座玉塔上的图画，除了供人欣赏之外，似是还有别的含意。”

黄元奇长长吁一口气，道：“原来，这些图画如此排列，是别有作用的。”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晚进想请教一件事情，不知老前辈可否见告？”

黄元奇道：“如是老夫能够回答的事，自然奉告。”

东方亚菱望了杨旗山一眼，却回头对黄元奇道：“黄前辈，这座玉塔的图画，由何而来？”

黄元奇沉吟了一阵，道：“他们给我一个草本，要我照着画上的。”

东方亚菱道：“那是什么样的草本？”

黄元奇道：“是画的。”

东方亚菱道：“什么人画的？”

黄元奇沉吟了一阵，道：“他们虽然经过了人工的重描，我看得出，那不是原本，似乎是照着一种原本描下来的，如是我想的不错，这根本就是一座石塔上的原来壁画，那可能是一座很高的石塔，描下的原本，也可能很大，所以，他们请了画师，把它

缩小，交给我，刻在这座翠玉塔上。”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这就不错了，他们把一座很高大的石塔上雕刻的壁画，原画描了下来，不过，他们为什么不肯把原本交给你呢？如若是原本，我想，你雕刻得可能会更为逼真一些。”

黄元奇笑一笑，道：“姑娘说的不错，如是他们把描下的原本交给我，我相信可以雕刻更逼真一些，唉！他们请的画师，不能算错，但我看得出，那描绘上，仍有不少败笔，说起来，很可惜啊！”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刻在这翠玉塔上的图画，是否经过了你自己的修正。”

黄元奇点点头，道：“是的！我修正了他们的败笔，我不忍使一件完美的大艺术品，留下了太多的缺点。”

东方亚菱哦一声，道：“小女子，也习过丹青之术，但我想，这方面的素养，和你老前辈相差的太远，不过，我可以看出它一些缺点。”

黄元奇喜道：“那要请姑娘指点指点了。”

东方亚菱道：“我看出这玉塔上，有几处的刀路，是老前辈勉强下刀的，想是，他们描绘的太坏，老前辈临时发觉，未能事前寻思，所以，改正的勉强一些。”

黄元奇大为佩服的惊道：“姑娘，好眼力啊！好眼力，但不知姑娘瞧出了几处地方？”

东方亚菱似是对黄元奇的艺术才华，也十分敬服，微微一笑，道：“小女子的眼力还不到火候，我只瞧出了三处地方。”

黄元奇道：“了不起啊！了不起，我只勉强下了四刀，竟被

你瞧出三处。”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夸奖了，四漏其一，晚辈该是很惭愧了。”轻轻吁一口气，接着道：“黄前辈，你看那座原来石塔上的壁画，在画上的造诣如何？”

黄元奇道：“不太高明，不过，他的功力很深厚，着刀如削，劲力内蕴，当年，雕刻那座石塔的人，定然是一位武功很强的高人。”

东方亚菱道：“这就是他们要你雕刻这座玉塔的原因了，唉！可是，他们既然有原来的版本，为什么还要你雕刻这座玉塔呢？”

黄元奇道：“这一个，在下就不明白了。”

这时，杨旗山突然大声喝道：“黄兄，看也看过了，评论也差不多了，难道还不肯把玉塔还给在下吗？”

黄元奇点点头，道：“应该还给你了！”

东方亚菱道：“让我再看一下。”

黄元奇道：“好吧！希望你快一些。”

东方亚菱未作答话，又全神贯注在那玉塔之上。

这一次，她看的很快，不停的转动着手中的玉塔。

不过一盏热茶工夫，她已把玉塔交回到黄元奇的手中。

黄元奇接过玉塔，交还杨旗山道：“杨兄，玉塔奉还，希望你能遵守咱们的约定。”

杨旗山道：“黄兄放心，但愿你能好好的保护那幅绢画，在下告辞了。”

黄元奇道：“恕不相送。”

杨旗山怀抱玉塔，大步而去。

两个青衣童子，紧追在杨旗山身后，离开茶棚。

东方亚菱目睹杨旗山离去之后，精神忽然一松，眉宇间，流露出困倦之色，缓缓说道：“黄前辈，晚进有两件事，想向前辈请教，只可惜……”

黄元奇道：“可惜什么？”

东方亚菱道：“只可惜我今天太累了，无法和前辈多谈，希望老前辈能等我一天。”

黄元奇怔了一怔，道：“等你一天？”

东方亚菱道：“等我一天，我有很重要的事，和你商量。”

黄元奇道：“就算是很重要的事，只怕我也无法等你一天，因为，我也有很重要的事，必需要很快的离开这里。”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老前辈，你觉着在下面是你的难遇知己吗？”

黄元奇道：“这倒是不错，老夫这一生之中，你算是我唯一的艺术知己了。”

东方亚菱道：“哪一位能够作主呢？”

铁拳君子纪平回顾了王道同一眼，低声道：“大哥，咱们再宽四弟一些时间，如何？”

王道同道：“好！东方姑娘，你需要多少时间？”

东方亚菱道：“一天时间如何？”

黄元奇道：“为什么要这样久？”

东方亚菱道：“我先天的体质太坏，太累了，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

黄元奇道：“哦！”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要一夜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王道同道：“这样吧，老四，你二哥已经死了二十年，咱们

就算多等上几天，也不要紧，明天中午时分，咱们再来接你。”

黄元奇道：“这岂不是太过委屈诸位兄弟了？”

王道同道：“不要紧，这半日的经历，比我追寻你二十年遇上的高人还多。”

东方亚菱道：“王大侠，久闻你的仁义之名，今日一见，果不虚传。”

王道同道：“唉！姑娘言重了，大河五义，在江湖上算不得是声名显赫的人物，但咱们一生中从未失信于人，从未遗弃过道义二字，这一点全是在江湖上说得出口，咱们把老四交给姑娘了，明日午时，咱们再来接他，老三、老五，咱们走！”

举步离开了茶棚。

纪平、李文，紧随身后而去。

目睹王道同等去远之后，东方亚菱才微微一笑，道：“黄前辈，你这位大哥，真是一位宽厚的君子人物！”

黄元奇道：“大河五义，本是人间最完整的异姓兄弟，可以不让桃园三结义专美于前，但却未想到我竟会作了凶手，杀了待我仁义深厚的二哥。”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你不是杀人的人！”

黄元奇道：“但我杀了人，而且，真凭实据，想赖也是赖不掉了，二哥死在我的雕刀之下。”

东方亚菱道：“说你不是杀人的人，就不是杀人的人，你如杀了人，那也有别的原因！”

黄元奇道：“姑娘，有一件事，在下想不明白，那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杀人？”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我说一句胆大的话，你这一生

中，从来没有杀过人！”

黄元奇道：“在江湖之上行走，哪会有不杀人的事，这一点，姑娘只怕是看走眼了。”

东方亚菱道：“不会，我一向是信心很坚定的人，很相信自己的看法。”

黄元奇脸上是一片冷肃之色，缓缓说道：“姑娘说对了，但不知姑娘如何看法？敢作这样的断言。”

东方亚菱道：“你的相貌中，没有一点杀机，除非在神智迷乱、不能控制中，才会杀人，所以，我说你不会杀人！”

黄元奇道：“也许姑娘说的对，不过在下事实上，是杀了一个人，那还是我的义兄。”

东方亚菱道：“有一种药物，可以使人在食用之后，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黄元奇道：“照姑娘的说法，在下在杀死二哥之前，先服下了那种药物。”

东方亚菱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晚进未知详细内情之前，不敢断言。”

黄元奇道：“唉！在真象未明之前，在下也不愿把这些错失，推到别人的身上。”

东方亚菱道：“话是不错，你杀了他，但那只是别人假你之手杀他，在你杀他时，你内心中，并没有杀人的意思。”

黄元奇道：“但我手上沾了二哥的血，这总是无法推托的事。”

东方亚菱笑道：“有一幅对联说，‘百行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贫门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行不论心，论心世间无完人。’”

老前辈就算是真的手执雕刀，杀了你的义兄，你是完全无心，何况，未必真是你出手？”

黄元奇道：“你是说……”

东方亚菱接道：“老前辈，目下只能证明一件事，杀你那位义兄的雕刀，为你所有，其他的，都未必是你所为。”

黄元奇道：“哦！这一点，我倒是未曾想到。”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可以仔细的想对了，当时，你为什么会有带着一把雕刀，又为什么会举刀杀死你的义兄，就算你出刀快速，完全出乎意外，以你义兄的造诣，避不开这一刀，至少可以避开心脏要害，但他什么不肯让避。”

黄元奇道：“这个，这个，这个却是有些可疑之处。”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晚进为前辈借箸代笔，想出一番道理，不知老前辈愿否听闻？”

黄元奇道：“姑娘分析事理，精微细致，叫人无法不服，老朽愿闻高论。”

东方亚菱道：“最大的可能是，令义兄已经失去了抗拒和让避的能力……”

黄元奇点点头，接道：“这似乎是最合情理的解释了。”

东方亚菱道：“如是令兄那时间丧失了抗拒的能力，阁下也同时会丧失了杀人的能力。”

黄元奇道：“听姑娘一番交谈，使在下获益匪浅。”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晚进也有很多事，需要向前辈领教，可惜的是，我已经很疲累，无法和老前辈多谈。”

黄元奇道：“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道：“晚进的意思是，我想先休息一夜，明天咱们

再谈如何？”

黄元奇道：“好吧！姑娘请多多休息，咱们明日尽一上午之功，把咱们要谈的事，一次谈完。”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对着秋飞花微和颌首，目光又转到东方雁的身上，道：“大哥，你们也休息一下，咱们明天再见？”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明天见，你现在要到那里去？”

东方亚菱道：“回到篷车上去。”

东方雁：“你不是要休息吗？篷车上如何休息？”

东方亚菱道：“篷车上早已经过我的修改，不但车上可以睡觉，而且，还可以烧东西吃。”

东方雁怔一怔，道：“那篷车只有一点地方，你如何布置得可以睡觉，可以烧饭？”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那篷车上空间很大，只看一个人怎么去利用了。”

东方雁道：“秋兄，咱们去见识一番如何？”

舍妹的才能，似乎是无所不能了。”

秋飞花低声说道：“东方兄，我想不用去看了。”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为什么不去呢？”

秋飞花道：“我相信东方姑娘一定有这样的才慧，所以用不着去看了。”

东方亚菱道：“事实上，小妹也很疲劳，大哥也不用去了。”举步直朝篷车行去。

目睹东方亚菱登上了篷车之后，东方雁才缓缓说道：“秋兄，你看舍妹如何？”

这时，黄元奇已经和家人子女，低声交谈，秋飞花淡然一笑，

道：“令妹吗？姿容绝世，才慧过人，一切都如东方兄所言。”

东方雁道：“这么说来，秋兄对舍妹的印象不坏了？”

第二十五回 茶中下毒

秋飞花道：“兄弟对令妹的感觉是如日耀目，不敢多看，所以么？平淡得很。”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舍妹为人虽然孤傲一些，但她对秋兄，似乎是已经很客气了。”

秋飞花道：“哦！”

东方雁道：“听舍妹的口气，似乎是并未对秋兄有所拒绝。”

秋飞花道：“那是因为在下没有对令妹提什么要求，所以，她无法拒绝。”

东方雁接道：“秋兄！对舍妹，我了解的十分清楚，她既然未说不字，那就是默许了咱们登车去看看，走！兄弟带路，咱们瞧瞧去。”

秋飞花摇摇头，道：“算了，东方雁，咱们相信，令妹的设计，一定是巧夺天工。”

东方雁道：“兄弟却是有点不信，非得瞧瞧才能相信。”

伸手拉着秋飞花，大步向前行去，秋飞花无法拒绝，只好任那东方雁拖着向前行去。

行到了篷车前面，东方雁高声喝道：“妹妹，秋兄想见识一下你用什么方法能将这座篷车改得能作三个卧榻之用。”

东方雁举腿一跨，登上篷车。

顺手一拖，把秋飞花也拖了上去。

只见篷车中铺着黄色的地毯，沿着一边，伸出一条宽约一尺的木凳，整座篷车内只有那一只木凳，和木凳前面一张小木桌。木桌上，早已摆好了三杯香茗，细点。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道：“小妹，你好像早已知道我要来了。”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看看，但却想不到，你把人家秋兄也给拖来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未多接言。

东方亚菱道：“秋兄请用茶吧！”

一辆篷车的空间，实不大，但在东方亚菱的完美设计之下，车中停了五个人，并不觉着拥挤。

秋飞花端起茶碗，轻轻喝了一口，只觉满口芳香，但余味却带一点苦涩的药味。

东方亚菱轻声一笑，道：“秋兄，这茶味道如何？”

秋飞花摇摇头，道：“从来没喝过这样的茶。”

东方亚菱道：“这本来就不是茶。”

秋飞花道：“是药。”

东方亚菱道：“是！一种很慢，但却很激烈的毒药。”

秋飞花心头微微震动，但口里却笑着说道：“姑娘给在下这杯毒药的用心何在呢？”

东方亚菱伸手端起另一个茶碗，揭起碗盖，竟然和秋飞花碗中的茶色一样。

轻启樱唇，喝入了一口药茶，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这种药，食下之后，三日内，毒攻心脏，必死无疑。”

东方雁脸色一变，道：“妹妹，你这是什么用心。”

他对东方亚菱，知之素深，知她决不会随口胡说。

东方亚菱诡媚一笑，道：“哥哥，这里有三杯药茶，我和秋兄各喝一杯之外，还有一杯是留给你的。”

秋飞花心中虽然也有些嘀咕，但他还沉得住气，倒是东方雁急得面红耳赤，道：“妹妹，你先毒死秋兄，又想自己吞毒而死，现在，好像连我也要毒死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我离家的时候，留了一封信，告诉爹娘，说是奉你之命，偷偷离家，我如是被毒死，你还能一个人回去吗？”

东方雁道：“爹娘虽然疼爱你，但也不能让你胡做非为，你茶中下毒，毒死了别人，也把自己毒死，这些事，难道爹娘还查不出来吗？”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笑一笑，道：“哥哥，秋兄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东方雁道：“不错，很好的朋友。”

东方亚菱道：“秋兄是你的好友，我是你唯一的妹妹，你如不喝下这杯毒茶，岂不是连我们也不要了。”

东方雁道：“妹妹，看你说的似乎是很认真啊？”

东方亚菱笑道：“秋兄不了解我，也许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但哥哥，你应该明白，我不是随便说话的人。”

东方雁道：“正因为，我知道你不是随便说话的人，我才觉着事态十分严重。”

东方亚菱道：“哥哥，如若我们要被毒死了，你也应该陪陪我们，要是你不喝这杯茶，从此起，我就不再理你了。”

东方雁脸上铁青，端起茶，道：“好！我喝下去。”

举杯就唇一饮而尽。

他虽然最后喝下毒茶，但却是一口气把一杯毒茶喝完。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端起茶杯，道：“秋兄，请啊！”

也把一杯毒茶喝完。

秋飞花笑一笑，道：“东方姑娘，这杯毒茶，一定要喝完才成吗？”

东方亚菱道：“不错，一定要喝完才成。”

秋飞花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这每一杯茶中，放的毒药都有一定的分量，如是你不把那一杯毒茶喝完，只怕是毒性不够，那就不足以致命了，到时间，闹的不死不活，小妹就太对不起秋兄了。”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是非得把这一杯毒茶喝完了。”

东方亚菱道：“不错，秋兄既然喝了一口，最好把这一杯全喝下去。”

秋飞花道：“好吧！不死不活的，比死了更为难过。”

东方亚菱道：“那就快请吧！”

秋飞花笑一笑，端起茶杯，全部喝了下去。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哥哥，秋兄，你们都这样信任我吗？”

东方雁道：“你这样逼我们，我们不想喝也不成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哥哥，秋兄，你们都有着精深的内力，是吗？”

东方亚菱脸色一整，道：“哥哥，这种毒，没有法子解去，请你闭上双目吧！快些运气调息。”

东方雁目注秋飞花，长长吁一口气，道：“秋兄，兄弟对不

起你。”

秋飞花道：“不要紧，在下很相信命运，人应该死在哪里是一定的。”

东方亚菱不再理会两人，缓缓闭上双目。

秋飞花淡淡一笑，也闭上双目。

只有东方雁心头焦虑至极，目光转动，早已不见了两个随来的丫头。

原来，东方亚菱早已示意，两个丫头已悄然下车而去。

东方雁凝目望去，只见秋飞花神定气闲，紧闭双目，运气调息，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

再看东方亚菱时，只见她秀目紧闭，嘴角间浮现出安详的微笑，似乎是完全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忖道：他们这样沉着，我急也是无用了。

心中念转，怒火渐平，也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正当东方雁，秋飞花，真气流转，渐入忘我之境时，东方亚菱霍然睁开了双目。

只见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布包，解开布包，取出了两枚金针。

双目凝注东方雁的前胸比划了一阵，突然一咬牙，把金针刺了下去。

东方雁身躯颤了一下，睁开双目，望了东方亚菱一眼，重又闭上双目。

东方亚菱卷衣袖拭一下头上的汗水，目光又转到了秋飞花的身上。

同样的部位，在秋飞花前胸上比划了一阵，东方亚菱突然伸

出右手，一针刺了下去。

望望两人逐渐又恢复了安静的神态，东方亚菱突然伸手，在车沿的木框上按了一下。

但闻卞的一声轻响，木壁间启开一个小孔。

东方亚菱伸手取出笔砚，和一幅白绢，拂拭去小木桌上的茶水，摊开白绢，伏案画了起来。

她书的很用心，也很仔细，挥笔熟练快速，不一会工夫，已画出了一座十三层的宝塔。

描绘出那塔形的轮廓之后，东方亚菱的画笔，突然间，转变的十分缓慢。

天色逐渐的黑了下来，东方亚菱点起了两支火烛。

不知道耗去了多少时间，两支蜡烛，都已经烧成了半残，东方亚菱才停下了画笔，白绫上，画出了一幅玉塔图，完全模仿黄元奇雕刻的那玉塔一样。

这是极耗心神的事，东方亚菱画好了一幅绢画，已然累得满脸倦容。

她伸展一下双臂，长长吁一口气，目光转注到秋飞花的脸上，凝注了片刻，突然伸手，拔下秋花身上的金针。

秋飞花紧闭的双目，突然睁开，两道冷森的目光，盯注在东方亚菱的身上，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东方亚菱轻轻叹息一声，道：“秋兄，你有什么要说吗？”

秋飞花道：“没有。”

东方亚菱道：“秋兄，看来，你对小妹有着很多的误会？”

秋飞花道：“谈不上误会，在下只是有很多不太了解的地方，希望请教姑娘！”

东方亚菱道：“你说吧！小妹会很用心的听。”

秋飞花道：“姑娘先要我们喝下一杯药酒，然后，又在我们的前胸上刺了一针，不知是用心何在？”

东方亚菱道：“秋兄的感觉呢？”

秋飞花道：“我没有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只是觉着像做了个梦一样。”

东方亚菱道：“这和做梦有很大的不同。”

秋飞花道：“哦！哪里不同了。”

东方亚菱道：“梦里景物依稀，至少，你的记忆不会那样清楚，但现在，你每一点经过，都记忆得十分详尽。”

秋飞花道：“原来如此。”

东方亚菱回过头去，拔下东方雁身上的金针，道：“哥哥，我实在很倦了，不知道……”

东方雁接道：“慢着，你可是在下逐客令？”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知道，我的身体一向不好，我很倦了，实在需要休息。”

东方雁道：“可以，但你在休息之前，一定要解说清楚。”

东方亚菱的脸上，确有无比的困倦，脸色苍白，缺乏血色。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妹妹，我看出来，你确很困倦，实在很需要休息了，不过，你先得解说清楚两件事情，然后你去休息。”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想问什么？”

东方雁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我们喝下一杯毒茶，然后，又刺了我们一针。”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问的和秋兄一样啊！”

东方雁道：“秋兄已经问过了？那我们走吧。”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哥哥、秋兄，恕我不送了。”

东方雁翻身跃下马车，秋飞花也只好跟在东方雁的身后而去。

两人下了篷车，直向五岳庙中行去。

这时，天色已然到了二更过后，夜色浓深，还下着毛毛细雨。

东方雁晃燃了火折子，找一处干净地方坐了下来。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关于舍妹的为人，想不到，她竟然会这样胡闹。”

秋飞花哦了一声，微笑不言。

东方雁道：“早知如此，我定不会叫她来了。”

秋飞花道：“也许她有别人没有的作用。”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这话也对，她对秋兄，如何解释？”

秋飞花摇摇头，道：“没有解释。”

秋飞花道：“是……”

东方雁道：“秋兄没有问她吗？”

秋飞花道：“问了。”

东方雁道：“她怎么说？”

秋飞花道：“她还没有说，就动手拔下了东方兄胸前的金针。”

东方雁道：“真叫人想不明白，这鬼丫头，不知在耍的什么花样……”

长长吁一口气，道：“不过，我还是担心一件事？”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如是，她给我喝下的不是毒茶，那将如何？”

秋飞花心头震动一下，道：“不会吧！我看过茶色一样。”

东方雁道：“秋兄，她是我的妹妹，我们相处很多年，想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

秋飞花道：“你们兄妹在一起长大，东方兄，竟然一点也不了解令妹吗？”

东方雁道：“小弟惭愧得很。”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倒是兄弟心中有一点不解之处，请教东方兄。”

东方雁道：“不敢当，秋兄请吩咐吧！”

秋飞花道：“令妹在咱们的前胸上，刺了一枚金针，不知用心何在？”

东方雁道：“咱们东方世家，家传有金针过穴之术，兄弟不懂此道，但舍妹却对此有着很深的造诣。”

秋飞花道：“原来如此。”

东方雁道：“秋兄，你是我见过同代人物中，最具男人气概的男人，舍妹，应该是美女中美女，我原想两位一见之后，会生相惜之心……”

秋飞花笑一笑，接道：“东方兄，咱们不谈这件事，在下想请教东方兄，咱们几时离开此地？”

东方雁道：“本来，咱们随时可以离开，但现在，似乎要等几天了。”

秋飞花道：“等什么人？”

东方雁道：“等舍妹。”

秋飞花道：“咱们等令妹，那是和她的篷车同行了。”

东方雁道：“小弟正是此意……”

秋飞花突然沉声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声冷漠的轻笑，传了过来，道：“我老人家已经在此住了数年之久，你们不过是刚刚进来，虽然这是无主的古庙，但老人家先住进来，就是我的地盘，你们占据了我的地盘，还要喧宾夺主，撵走我老人家不成。”

秋飞花道：“阁下很高明的闭气工夫啊！”

那人哈哈一笑，道：“我老人家，有一个很奇怪的毛病，那就是睡熟之后，人就像死了一样，听不到一点声息。”

秋飞花道：“啊！在下秋飞花，阁下可否见示贵姓大名。”

黑夜之中，东方雁听声辨位，听出那声音，来自大殿之旁，但闻那人说道：“你们两位吗？太年轻了，我老人家怎会认得你们这等后生晚辈，把你们师父的名字说出来。”

秋飞花道：“阁下不认识我们，但我们也许会认识阁下，请把姓名说给在下听听，人的名、树的影，阁下的大名，也许咱们早已听过了。”

那人冷笑一声，道：“你们年纪轻轻的，怎的就对我老人家这样的不信任？”

东方雁冷笑一声，接道：“你阁下大概听到我们谈的事了，认为我们中了毒，是吗？咱们虽是中了毒，但自信还有余力对付阁下。”

那人似是被东方雁激起了怒火，冷笑一声，道：“你这小娃娃，说话很冲啊？”

东方雁霍然站起身子，似想发作，但却被秋飞花伸手拉住，低声道：“东方兄，对方并无恶意，咱们最好能忍耐一下。”

东方雁冷哼一声，又坐了下来。

那人却不肯放过，冷冷的接道：“你这小娃儿，不过仗凭一些祖上余荫罢了，别说是你这后生晚辈，就算是东方一洲本人，见了我也要客气三分。”

一下子提出了东方一洲的名字，只听得东方雁呆了一呆，道：“你认识我爷爷。”

那人哈哈一笑，道：“原来你是东方一洲的孙子。”

东方雁只听得剑眉一扬，道：“你说话客气一些。”

那人笑道：“我老人家已经很客气了，你爷爷和我老人家称兄道弟，如是排起了辈份，你要如何称呼我老人家。”

东方雁怒道：“你在胡说什么？”

秋飞花低声道：“东方兄，忍耐一些，别要真的开罪了老人家的朋友。”

那人嗯了一声，道：“秋飞花，你这小子还不错，至于东方小子，虽然对我老人家大不恭敬，但看在东方一洲老儿的面子上，我也不和他计较了……”

声音突转严肃，接道：“时辰快要到了，你们由现在开始，要多多小心，快些躲入神前供案之内。”

秋飞花心中忖道：“这人虽然倚老卖老，但他的口气之中，却无恶意，这些话，也不似恐吓之言，不可等闲视之。”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阁下可否说清楚一些。”

“如是没有事情，你们也不可能发觉我老人家早已在此了。”

秋飞花道：“不错，晚辈进入大殿之后，曾经凝神听过，未察觉此中有人。”

那人道：“我老人家不愿意你们无声无息的被人算计了，替我作了替死鬼，所以，才和你们费了不少口舌。”他说的很认真，

叫人无法不信。

两个人一面运气戒备，一面缓步向前行去，这时，两人的目力，已然适应了这大殿中的黑暗，目光所到之处，只一个身着灰衣，蓬首白髯的老者，盘膝坐在供台前面。

秋飞花道：“老前辈，咱们要躲到哪里？”

灰衣人一探手，道：“老身后面供台下面。”

秋飞花双目凝神，已然看清楚，灰衣老人严肃的神色，似乎是正在对着一件很大的劫难。

轻轻吁一口气，秋飞花低声道：“老前辈，有事吗？”

灰衣老者道：“我老人家现在忙得很，没有时间和你们说话，快些躲入供台下面去吧！”

秋飞花轻轻一扯东方雁的衣角，躲入供台下面。

那灰衣老人背对供台，正好把那供台堵住。

东方雁低声道：“秋兄，这是怎么回事？”

秋飞花摇摇头，道：“目下我也不太清楚，不过，看情形，是一件很重大的事，咱们耐心看下去，一定可以大开眼界。”

两人低声交谈之间，大殿外已传来一声冷笑，道：“胡老儿在吗？”

灰衣人傲然一笑，道：“老夫已恭候大驾多时了。”

殿外冷冷声音接道：“你出来送死，还是我进去取你性命。”

灰衣老人轻轻吁一口气，不愠不火地说道：“我老人家懒得走动，你如有种，就自己进来吧！”

殿外人冷笑一声，道：“我迢迢千里，找到了此地，难道还不敢进入这区区数步之路。”

灰衣老人哈哈一笑，道：“老妖婆，你不用一个劲的发威，我

老人家要是害怕你那些毒虫毒兽，还会早来此地恭候吗？”

殿外人声怒道：“胡老儿，你敢骂我老妖婆，你胆子不小啊？”

灰衣人笑道：“你急什么？动手打架，最是不能发火，你如是动了怒，那就先着败象。”

殿外人似是火气愈大，厉声喝道：“老匹夫，不用拿言语激我，月儿！亮火把，咱们进去瞧瞧。”

但见火光一闪，果然亮起了一只火把。

一个全身红衣的少女，高举一只火把，缓步行了进来。

藏身在供台下面的秋飞花，抬头看去，只见那红衣少女，长发披肩，秀眉如画，目似秋水，有一种特别动人的妖媚之气。

东方雁心头震动了一下，暗道：这丫头，好生妖媚。

但闻那灰衣老人笑道：“老妖婆，你自己不敢进来，却派了个小妖女来打头阵，我老人家可没有怜香惜玉的慈悲心肠……”

但见人影一闪，大殿中，陡然出现了一个银发萧萧的黑衣老姬，穿着一身黑的闪光的衣服。

手中执着一根鸠头拐杖，两肋间，各挂着一只革囊。

面如满月，目如铜铃，身躯高大的有如男子。

只听她冷哼一声，接道：“胡老儿，老身要打落你一口牙齿，割了你胡说八道的舌头。”

姓胡的灰衣老人冷然一笑，道：“老妖婆，你跑了一趟苗疆，带了什么毒物回来，我老人家要见识一下。”

那红衣少女双手执着火把，用力向地上一插，硬把木制火炬，插入了砖地之中。”

红衣少女插好了火把之后，垂着双手，站在黑衣老姬的身侧。

黑衣老姬冷笑一声，道：“胡老儿，要老身先出手吗？”

灰衣老人道：“不错，我老人家想瞧瞧，你由苗疆带回来的什么稀奇古怪之物。”

但见那老姬伸手从左肋革囊中，取出一个玉盒，缓缓打开。火光下金影前动，飞起了两只金色的蝴蝶。

四只金色大翅扇风，绕殿飞舞。

黑衣老姬道：“胡老儿，你一向自诩见多识广，可认得出这是什么？”

灰衣老人哈哈一笑，道：“这个吗，不稀奇，不稀奇，我老人家三十年前就见过了。”

黑衣老姬冷冷说道：“你在哪里见过？”

灰衣老者道：“苗疆。”

黑衣老姬道：“你知晓我从苗疆而来，是吗？……”

灰衣老者接道：“我老人家从来不打诳语……”

摇动着脑袋接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黑衣老姬道：“你如真的知道，为什么不说出它的名字？”

灰衣老者道：“老夫我既然识得，自然能叫出它的名字，这是苗疆奇产的八毒之一，毒金蝶。”

黑衣老姬冷哼一声，道：“知道它的名字不足为奇，你知道它的利害吗？”

灰衣老者道：“苗疆金蝶，身坚如铁，口中毒液，溃肌化血，翅上毒粉，沾身如贴，子不见午，呜呼哀哉。”

黑衣老姬冷笑一声，道：“你倒是真有几下子啊！”

灰衣老者道：“夸奖，夸奖，我老人家号称无难翁，天下岂有难住我老人家的事情！”

黑衣老姬收起玉盒，盘空飞舞的两只金蝶，却是越飞圈子越大。

伸手探入革囊，又取出一个金色的袋子出来，张开袋口，飞出来一群长过一寸的白色巨蜂。

东方雁暗中数了一下，那巨蜂共有一十二只。

黑衣老姬道：“胡老儿，识得这个吗？”

灰衣老人脸色忽然转变得十分凝重，道：“玉芝毒蜂？”

黑衣老姬道：“哼哼，你到识货得很！”

灰衣老人道：“苗疆八毒，被你弄到手里两种，看来你神通不小。”

黑衣老姬脸上泛起一片得意笑容，但不过一闪而逝，道：“无难翁你可是怕了？”

无难翁道：“就金蝶、玉蜂，二毒并袭，也未能伤了我老人家。”

黑衣老姬道：“那就再加一种如何？”

无难翁道：“好吧，你抖出压箱底，试试这些毒物，能不能要了我老人家的性命。”

黑衣老姬果然又伸手从革囊中摸出一个半尺长，四寸宽的木盒。

这一次，她执在手中，却不肯一下子打开，脸上是一片冷森的杀气道：“胡老儿，你见过这木盒子吗？”

无难翁道：“一个木盒，谈不上什么来历，我老人家用不着多费心思。”

黑衣老姬微微一笑，有些洋洋自得的说道：“无难翁，老身终于把你难住了，是吗？”

无难翁道：“笑话，那只不过是一只檀木盒子罢了，老夫第一眼就认出了它。”

黑衣老姬放声笑道：“无难翁，原来，这世界上，也有难住你的事情，不错，这是一只檀木盒子，但名贵的是那盒子里面的东西，又能装些什么呢？”

黑衣老姬愈发得意了，道：“无难翁，这是特制的盒子，……这木头也是天下最坚牢的木头，它坚逾精钢，世间也只有这一种木头，才可以防止着这等口齿如刀，体积细小的动物，但可惜，你如真能通晓万物，早该看出来这是什么东西了。”

无难翁心中一动道：“铁齿毒蚁？”

黑衣老姬道：“不错，这是苗疆八毒中，列名第二的铁齿毒蚁。”

无难翁道：“看起来，你老妖婆这一次是必取我老命才甘心。”

黑衣老姬道：“和老身作对的人，只有一条路走！”

无难翁道：“什么路？”

黑衣老姬道：“死路一条，不过，咱们相识数十年，交过三次手，念在这一点情意的份上，老身网开一面，给你另一个选择。”

无难翁道：“好！你说出来听听看，如是条件不太苛刻，我也许可选择一下。”

黑衣老姬道：“你跪在地上，给我叩两个头，我就饶你不死。”

无难翁道：“这件事，似乎比死还要麻烦了，我老人家选择死亡，也不能给你叩头。”

黑衣老姬道：“胡老儿，你真的决定要死了。”

无难翁道：“是！不过，我老人家不会束手待毙的。”

黑衣老姬道：“我知道，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已经考虑过了，你可以出手了。”

黑衣老姬道：“看来一个人命中注定要死了，谁也没有法子留住。”

无难翁原本一副嬉皮笑脸神态，此刻却突然变得十分严肃，语气也带着股冷漠，道：“老妖婆，这些毒物，都是向别人借的了。”

黑衣老姬道：“这些毒物，都已是通灵之物，只要知晓使用之法，虽然是借来的，但也如本主在场相同。”

无难翁冷冷说道：“老妖婆，毒金蝶和玉芝毒蜂，早已在我老人家的想象之中，但我却没有想到，你会借到了铁齿毒蚁……”

黑衣老姬接道：“你害怕了，现在还来得及改口。”

无难翁道：“老实说，对付铁齿毒蚁，我老人家没有什么把握，那是迫得我全力施为了，我如是伤了那些毒物，你如何向人交代，苗疆之人，各具有怪癖，如是他们一旦翻脸，好友成仇，所以你也慎重考虑一下。”

黑衣老姬冷冷说道：“老身不愿再拖延时间，你准备好了没有。”

无难翁神情严肃的说道：“准备好了，你如一定要出手，那就请出手吧！”

黑衣老姬冷笑一声，道：“月儿，准备出手。”

那妖媚绝伦的红衣少女，应了一声，突然伸手往右腰一摸，抖出一把三尺六寸的软剑，一欠身，妖声说道：“胡大伯，你要

多多包涵，师命如山，恕小月放肆了。”

无难翁道：“不用甜言蜜语了，我老人家不吃这个……”

语声一顿，目光转到那黑衣老姬的身上，接道：“人家一个好好的女孩子，被你教得这等妖里妖气，老妖婆，你也不觉着惭愧。”

黑衣老姬怒道：“我有什么惭愧，我传她妖媚之术，乃天下最上乘的奇术，现在她火候还浅，春情洋溢无法收敛，一旦到了火候，她能到收发随心之境，天下的男人、奇士，都要拜倒在她石榴裙下了。”

无难翁道：“几时才能到火候，难道要她和你一样的老了不成，哼！你一生习练媚术，但你有什么成就，天下又有多少男人，拜倒你石榴裙下了？”

黑衣老人冷笑一声，道：“月儿，攻上去。”

红衣女应一声，突然挥动长剑，一道寒芒，疾射而去，直刺无难翁的前胸。

无难翁左手拍出一股潜力，逼住了剑势。

那红衣少女似是早已知道了无难翁的深厚内力，一吸气，长剑收回，人也疾快的向后退了六七尺远。

无难翁右手拂动，自袖底卷出一股罡风，迎了上去。

两只金蝶，吃那罡力一震，斜斜向一丈外地上落去。

波的一声轻响，两只金蝶竟然双双跌落在实地之上。

黑衣老姬冷哼一声，道：“胡志兴，你的干清罡气，似是又有了进境。”

无难翁道：“老妖婆，这一次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如愿还回苗疆奇毒，我老人家还可以放你一马。”

但见那两个跌落在实地上的金蝶，双翅扇动了两下，突然又飞了起来。

东方雁吃了一惊，低声说道：“秋兄，干清罡气，无坚不摧，但却似打不死这两只金蝴蝶。”

秋飞花道：“这中间很有道理，一则是这等毒物天生坚硬；二则是他们承受袭来的力量，都在双翅之上……”

两人谈话的声音，似已被黑衣老嫗听到，冷笑一声，接道：“好啊！胡老儿，原来，你还找的有助拳之人。”

无难翁冷笑一声，道：“当今武林之世，能为我老人家助拳的人，屈指可指，人家只不过是路过此地，借宿庙中，不巧的是，刚好碰上了咱们的约会之日，我老人家不愿他们无辜受害，故而让他们躲入供台下面。”

黑衣老嫗道：“满口谎言！”

无难翁道：“信不信是你的事，我老人家用不着骗你。”

但见白光耀目，那红衣少女已再次挥剑攻上。

这一次，来势猛恶，连人带剑，化作了一道寒芒，直对无难翁冲了过去。

这一击，威力无伦，无难翁也不禁一皱眉，喝道：“小丫头，真要找死。”

左袖一挥，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道，直撞过去。

红衣少女原本挟一团剑光，直飞过去，但却被一股强大绝伦的力道直撞开去。

但闻蓬然一声，剑光敛收，那红衣少女被这一击之力，迫得直撞到墙壁上，竟然晕了过去。

黑衣老嫗气的全身发抖，冷笑一声，道：“无难翁，你好恶

毒的手段，对付一个小孩子，竟然也下这个毒手。”

无难翁冷冷说道：“老妖婆，我已经再三的声明，你由苗疆借来了三种毒物，准备要我老人家的性命，小丫头全力攻击，诱我老人家稍稍一分心神，就可造成毒物乘虚而入的局面，自然不能怪我对她施下毒手了。”

黑衣老姬忍道：“不论你如何解说，都无法使我相信，你一掌劈死月儿，咱们这一辈子，就算是没有完的，除非今夜我把你杀了，替她报仇。”

无难翁冷冷说道：“随便你怎么说了，你要和我老人家拼命，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黑衣老姬厉声喝道：“月儿死了没有？”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虽然在盛怒之下，但自信手也有些分寸，我想不会死。”

黑衣老姬一皱眉头，道：“月儿，你伤势如何？”

红衣少女道：“伤得不轻。”

黑衣老姬道：“你没有晕过去吧？”

红衣少女道：“刚刚晕过去，现在又醒了过来。”

一面说话，一面缓缓站起了身子。

黑衣老姬道：“去守着殿门，我要放出所有的毒物，对付胡老儿了。”

红衣少女应了一声，缓步退到大厅门口，手横长剑而立。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恭敬教益，你要施展毒手，尽管请便。”

黑衣老姬道：“现还不晚，你只要肯叩一个头，咱们这一天风云，立刻就可以消失了。”

无难翁笑一笑，道：“男儿膝下有黄金，怎能低头拜妇人。”

黑衣老姬冷哼一声，道：“我要了你的命，看你还会不会如此嘴硬。”

无难翁笑道：“就算你把我老人家乱刀分尸，我也是一样说法。”

秋飞花心中暗暗忖道：“这位无难翁，表面上看去，虽然是一位和蔼异常的人，但骨子里，确是一位非常坚持原则的人。”

只见那黑衣老姬口中念念有词，右手突然一挥，玉芝毒蜂，振翼而起，在空中盘旋一周，以疾如流星一般的速度，直向无难翁冲了过去。

无难翁双手连挥，一片罡风，自掌涌出去。

那十余只玉蜂，被强猛的掌力，震得身躯摇动，向后退出一丈多远。

但那些毒蜂顽强异常，后退了一阵之后，突然又向前冲来。

巨蜂的动作快速，一闪之间，已到了无难翁的身侧。

无难翁右手屈指一弹，一缕指风，疾飞过去，正弹中当先飞来的一只巨蜂之上。

那巨蜂被指风弹中，一分为二，尸体分成两段，落着实地。

无难翁一指击毙了一只巨蜂，但另一只毒蜂却已到了无难翁的右侧面颊。

这时，无难翁再想回手出击，已来不及了。

但见寒芒闪动，一道冷锋，掠面而过。

剑光过后，那飞近无难翁前的一只玉蜂，被斩作两段。

无难翁双手已收了回来，指弹掌劈，片刻间，击毙了七只毒蜂。

黑衣老姬发出了一声怪异的啸声，余下的毒蜂，全都飞了回

去。

无难翁冷笑一声，道：“玉芝毒蜂，也不过如此。”

黑衣老姬两道目光，盯注在无难翁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原来，你早已设下了埋伏。”

无难翁冷冷笑了一声，道：“你带了弟子和三种毒物而来，就算我老人家请了一个帮手助拳，那也算不得什么。”

黑衣老姬怒道：“什么人帮你的，叫他滚出来，给我看看。”

秋飞花突然一长身，由供台下飞跃而出，道：“在下秋飞花！”

黑衣老姬冷冷说道：“你敢和老身作对。”

秋飞花道：“在下并无意和老前辈作对，不过，在下觉着，老前辈施毒物伤人，也未免有失江湖气度。”

黑衣老姬道：“反了，反了，一个年轻后辈，也敢对老身如此无礼。”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老前辈如觉着在下这举动无礼，那也只好由老前辈说了。”

黑衣老姬道：“好小子，你敢过来接我三招吗？”

秋飞花道：“老前辈只要晚辈接你三招？”

黑衣老姬道：“是！你只要接下老身三招，算小子不错。”

秋飞花笑一笑，道：“如是晚辈接不下三招，死于老前辈手下，那就是晚辈无能了，但如在下接过三招呢？”

黑衣老姬怔了一怔，道：“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出来。”

秋飞花道：“谈不上条件……如是在下接过三招，希望老前辈给我一个面子。”

黑衣老姬道：“什么面子？”

秋飞花道：“如是在下接过三招，两位这一场恩怨，就此一

笔勾消。”

黑衣老姬道：“这个，这个……”

秋飞花道：“如是前辈能在三招内，击败在下……”

黑衣老姬接道：“老身有绝对把握。”

秋飞花道：“这就是了，如是在下败在你的手下，那就无法化解这场恩怨了。”

黑衣老姬沉吟了一阵，道：“好吧！你小子过来。”

秋飞花缓步行了出去，道：“老前辈，咱们怎么一个打法。”

黑衣老姬又双目中神光闪动，一掠秋飞花，道：“老身索性再给你一个机会。”

秋飞花道：“什么机会？”

黑衣老姬道：“让你先出手。”

秋飞花道：“这个，在下不敢优越了。”

黑衣老姬道：“好！你小子还是知道一点礼貌。”

秋飞花道：“老前辈请出手吧！”

黑衣老姬向前跨了一步，逼近秋飞花的身前，道：“先接老身一掌。”

呼的一声，劈了过去。

秋飞花一咬牙，右手举起，接下一掌。

双方掌势相触，秋飞花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黑衣老姬冷笑，道：“你只有这道行，也敢和老身作对？”

秋飞花大大的喘两口气，道：“老前辈英雄浑的掌力。”

黑衣老姬拐杖交到左手，右手一招‘五丁劈山’迎头击下。

秋飞花虽然吃了大亏，但仍有余勇，右手一扬，竟然又硬接下一掌。

这一掌的力道，似是比起那前一掌，更加凌厉，秋飞花接下一掌之后，被震的向后退了三步，身子摇动了一阵，但仍然没有倒下。

黑衣老姬冷笑一声，道：“小子，你是反穿皮袄装羊啊！”

秋飞花道：“晚辈运气好，这一掌，竟然还没有伤到晚辈的性命。”

黑衣老姬冷冷说道：“你再接老身一掌试试。”

喝声中忽然一掌，疾劈而下。

只见那黑衣老姬的脸色冷肃，就能想到这一掌的凶猛。

秋飞花一吸真气，右手一招，竟然又硬把一掌接下。

这一掌，黑衣老姬用出了八成以上的真力，秋飞花却用尽了全力。

但闻篷然一声大震，秋飞花这一次竟稳站未动，不过，双足深隐入泥土中，一寸多深。

黑衣老姬道：“好小子，你竟骗了老身。”

秋飞花道：“就算晚辈动了一些心机，这也不算什么错吧！”

黑衣老姬道：“如是老身全力施为，你绝然无法接下老身三招。”

第二十六回 倾囊相授

秋飞花道：“以后，咱们还有机会较量，但今天，这三招比试，老前辈已经输了。”

黑衣老嫗道：“老身输了？笑话……”

秋飞花接道：“很真实，咱们打赌，在下没有输，我接过了三招，老前辈是算输了呢？还是算胜了？”

黑衣老嫗道：“这个，这个……”

秋飞花接道：“老前辈是很有身份的人，想来，还不致于言而无信吧！希望你珍惜一生的声誉。”

黑衣老嫗呆了一呆，突然一转身，对那红衣少女，道：“月儿，咱们走吧！”

收了毒蜂，转身向前疾奔而去。

秋飞花缓步行到台前面，凝目望去，不禁吓了一跳。

只见那无难翁盘膝而坐，满脸大汗，淋漓而下。

皱皱眉头，低声道：“老前辈，你受了伤吗？”

无难翁静坐不动，连眼皮也未动一下，似乎是根本就没有听到秋飞花说些什么。

东方雁缓步行了出来，缓缓说道：“秋兄，他正在运气调息，别惊动他。”

秋飞花心中暗道：“这位老人家，打的举止潇洒，毒蝶、毒蜂，都未近身，怎会伤害到他？”

心中念转，双目却凝注在无难翁的身上，仔细查看。

无难翁除了脸上汗水如雨，淋漓而下之外，别无可疑之征，找不出受伤之处。

两个人，相互望了一眼，分别站在无难翁的身侧。

这时，两个人都已生出了一种很奇怪的心意，只觉此人可亲可敬，和蔼中不失刚正，颇有长者的风范，是一位值得保护的人。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无难翁才长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

秋飞花无限关怀地说道：“老前辈，伤在何处？”

无难翁道：“左胸。”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怎会伤在左胸？”

无难翁道：“一只玉蜂，由衣袖中冲了进来，螫了老夫一下……”

苦笑一下，接道：“这玉蜂为苗疆八毒之一，快如流星，所以，又号闪电毒蜂，而且，它本身坚固异常，一般的掌力掌风，伤它不了，所以，能在玉蜂围袭之下，逃得性命的人，不算太多。”

秋飞花道：“老前辈，这伤势，可有疗救之法。”

无难翁道：“老夫既称无难翁，天下能够难住我的事，少之又少，这玉蜂奇毒虽然厉害，但老夫知疗救之法，不过……”

秋飞花道：“不过什么？”

无难翁道：“那东西无法找得，纵然知晓疗之法，也是枉然。”

东方雁道：“能不能告诉我们听听，也许能代为一尽心力。”

无难翁道：“苗疆八毒，毒毒相克，老夫被毒蜂螫伤，必得毒蜘蛛才能解得。”

秋飞花黯然一叹，道：“老前辈，你还能支撑多久？”

无难翁道：“至多三日，少者两日，所以，你们不用为老夫费心了。”

秋飞花黯然一叹，道：“那位老前辈，带了毒蜂、毒蝶，但不知是否带有毒蜘蛛。”

无难翁道：“没有，就算她带来了，也不会给你们，不用枉费心机了，倒是老夫，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

秋飞花苦笑一下，黯然不语。

无难翁道：“怎么样？老夫想跟你商量一件事，答不答应？”

秋飞花道：“什么事？”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只有几天好活了，我的人可以死，但我老人家不能死。”

秋飞花道：“老前辈语含禅机，晚辈就想不明白了。”

无难翁道：“这很简单，老夫要把我这一身武功留下来。”

秋飞花道：“老前辈可有传人？”

无难翁道：“有！”

秋飞花道：“那好，他现在何处？老前辈请告诉晚辈，我去找他来此。”

无难翁摇摇头，道：“来不及了，再说，我老人家刚刚找到了留传我武功之人。”

接口说道：“就是你！你仔细想一想，答不答应？”

秋飞花道：“这个嘛……”

无难翁接道：“怎么了，你不愿意？”

秋飞花道：“不是不愿，只是有些受宠若惊。”

无难翁道：“你要是答应了，快行拜师之礼，我老人家一生没有收过徒弟，临死之前，应该过过作师父的瘾了。”

秋飞花道：“只怕晚辈愚劣，难以承继大统……”

无难翁接道：“这是老夫的事，我如是选择有错，那就只怪老夫瞎了眼。”

秋飞花低声道：“老前辈，我们有两个人？”

无难翁目光一掠东方雁道：“这一位，可能是东方世家的少东主吧！”

秋飞花道：“正是东方公子。”

无难翁道：“东方世家，家学渊博，用不着学老夫的武功，你这个小娃儿，推三阻四的什么意思？”

秋飞花道：“老前辈如此看重，晚辈只有含愧答应了。”

无难翁道：“咱们就此一言为定，快些给我老人家叩头。”

秋飞花心中为难，武林中对再拜师父，列为禁忌，但又不忍拒绝无难翁的好意。

无难翁似是已瞧出了秋飞花心中的隐衷，笑一笑，道：“娃儿，你不用为难，已经死了的不算，活着的，我老人家这个辈份，不算第一，也算第二，不论你是何人的门下，拜在我老人家的门墙，决不会屈辱你，也不会屈辱师父。”

秋飞花道：“师父在上，请受弟子一拜。”

当下撩衫跪了下去，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

无难翁端然而坐，受了秋飞花大礼参拜之后，道：“徒儿，你有什么事，可以出去一趟，一个时辰归来，然后，留出三十六个时辰，咱们师徒，只有三十六个时辰的时间，很急迫，这三日之中，你能学得为师的多少东西，要看你的造化了。”

秋飞花站起身子，道：“师父，徒儿交代东方兄一声，就不用离去了。”

秋飞花对东方雁一抱拳，道：“东方兄，在下要留此数日，东方兄请先行一步吧！”

东方雁哦了一声，转身而去。

秋飞花行到了无难翁的身前，低声说道：“师父，咱们就留在这里呢？还是换个地方。”

无难翁道：“咱们的时间不多，就留在此地吧！”

秋飞花低声道：“师父，我想至少应该有一种药物，可以使师父的毒伤延缓发作。”

无难翁摇摇头，道：“没有这么一种药物，但却有种办法，可使毒伤迟延一些时间发作。”

秋飞花道：“什么办法？”

无难翁摇摇头，道：“不要作此打算，那对为师无益，可以多活三个月，但三个月的活命之中，所受的痛苦，实非一个人的体能所能忍受，那不是救命，那是活受罪。”

秋飞花道：“有三个月时间，咱们可能去寻得苗疆毒蜘蛛。”

无难翁笑一笑，道：“目下咱们寸阴如金，不谈这些无用的事，快些，把你胸中武学，背诵给我听听，如等到毒伤发作，我老人家神志不清时，你背出来，我也记不清楚了。”

秋飞花道：“徒儿所学，十分博杂，未能精专，一时间，要我从哪里背起呢？”

无难翁道：“不要紧，我老人家的武功，也是博杂得很，你只管背诵下去，该要停的时间，我自会喝止。”

秋飞花心中忖道：“传武功这么一个传法，实也是罕闻罕见的事了。”只得凝神澄虑，开始背诵心中所记的武功。”

他一身所学，得自五人，确然十分博杂。但他很聪明，先把

各门武功分归成类，以剑术、刀法、拳掌、擒拿、身法，依序背诵下去。无难翁闭着双目，静静地听着。

秋飞花一口气连下，背诵了顿饭工夫之久，才把熟记于胸中的武功要诀讲完。

无难翁缓缓睁开眼睛，道：“完了吗？”

秋飞花道：“虽未完全说出，但已十之八九了。”

无难翁道：“果然很博杂，都已有成就……”

语声顿了一顿，接道：“你最得意，可是剑术上的造诣。”

秋飞花道：“在剑术上，晚进花的功力最多。”

无难翁道：“但你破绽最大的，也是剑术。拳可博杂，剑贵专精，而且，你剑招变化太过复杂，表面上看去，剑光耀目，威力很大，事实上，却是好看多过实用，现在，我先纠正你剑招变化。”

秋飞花道：“师父的道理，徒儿是初次听到，我们练剑之时，总觉着愈是变化精奇的剑法愈好。”

无难翁笑一笑，道：“开始习剑之初，自是由简入杂，但真正的剑术，还是要由繁化简，拔剑一击，使对方避无可避，那才是剑术上乘之道。”

秋飞花道：“弟子遵教。”

无难翁叹口气，道：“徒儿，你已有满身技艺，已不便从头传你武功，何况，我时间不多，我只能把我老人家的精招奇学，溶于你武功之中，你要用心听，武学一道，渊博如海，我老人家毒伤严重，随时可能神志不清，我能传你好多，我也没有把握，你如能一次记住，便能多学一些。”

秋飞花道：“弟子会全力以赴。”

无难翁道：“现在，你口述剑招，向我攻击。”

秋飞花略一沉吟，开口急述，一下子，攻出三招。

无难翁微微一笑，淡淡一言，说出剑招变化，立刻间把三剑连攻，化于无形之中。

秋飞花愣在当地，半晌说不出话来。

无难翁淡淡一笑，道：“你怎么不说话了。”

秋飞花道：“要我说什么呢？徒儿觉着，你这一击，整个的打散了我的剑路，弟子实不知应该如何才好了。”

无难翁道：“这就是破绽，如若你被敌人一击，化解连环三招，呆在当地，岂不是予人以可乘之机。”

秋飞花道：“唉！弟子这连环三剑，乃是我所学剑法中最精奇的三招，竟被师父一剑破去。”

无难翁道：“听着，如若你把连环三剑中，攻击的部位修正一下，这一剑，就无法一举破去你的三剑了。”

无难翁突然挥动了手指，比出了秋飞花三剑攻势。

道：“是这样吗？”

秋飞花道：“不错。”

无难翁道：“留心看着，我修正你的连环三剑的变化。”

一面比试着出剑式。

秋飞花看完了无难翁修正的剑法，恍然大悟，道：“不错，要这样修正才好。”

无难翁笑一笑，道：“徒儿，咱们继续下去，看来，我是选对人了。”

秋飞花道：“师父夸奖。”

就这样，两人都陶醉在传授武功之中。

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晚，忘去了饥饿伤疼。

第三天日升三竿，两日夜的心神专注，饥饿疲劳，使得秋飞花的脸色变得一片苍白。

无难翁更难看，原本有很多皱纹的脸上，皱纹更多且深刻，而且，笼罩了一层黑气。

一阵步履声传了进来，东方雁手中提着一个竹篮子，当先行了进来。

身后面，紧随着东方亚菱。

无难翁和秋飞花，虽然疲色毕露，但两人的精神很好。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突然快步而行，越过了东方雁，直到两人身前，道：“两位，可以歇一歇了。”

秋飞花全神专注，竟然不知道有人行了进来。

无难翁停下双手，道：“老夫的时间不多，好意心领，两位请回吧！”

东方亚菱冷冷说道：“再不停下手，你撑不过中午时分。”

无难翁道：“这一个，我老人家心中早已有数，用不着你来罗嗦。”

东方亚菱冷笑一声，道：“你的伤并非没有救……”

秋飞花听得东方亚菱的话音，立刻住手。

无难翁接道：“我老人家知道，毒蜘蛛可以吸取玉蜂之毒。”

东方亚菱道：“除了毒蜘蛛之外，还有药物可疗你之毒。”

无难翁道：“有这等事，我老人家号称无难翁，怎不知道？”

东方亚菱道：“那是你对医道药理，了解得太少了。”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不相信，你说给我听听？”

东方亚菱道：“天凉散、紫金丹，合起来，再加上蛇片，就

可以解你之毒。”

无难翁怔了一怔，道：“这么简单。”

东方亚菱道：“不错，就是这么简单。”

无难翁道：“真叫我老人家难以相信了！”

东方亚菱道：“相不相信是你的事，反正你要死了，何妨不试试看？”

无难翁道：“就算我老人家敢以身试药。但一时间，也无法找到紫金丹和天凉散啊？”

东方亚菱道：“我有。”

无难翁道：“好吧！拿过来给我吃下。”

东方亚菱右手缓缓伸入袋中。

拿出一个布包，投了过去，道：“药物已经配好，你吃下去吧！”

无难翁接过药物，先吞了下去。

长长吁一口气，闭上双目，运气调息起来。

秋飞花站起身子，抱拳一礼，道：“东方兄，东方姑娘，两位还在这里。”

东方雁道：“在等你秋兄呀，我和舍妹，在殿外等了一夜。”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有劳二位了。”

东方雁道：“秋兄，你很饿了吧！请先吃点东西。”

秋飞花道：“兄弟是有些饿了。”

东方雁送过食用之物。

无难翁忽然睁开眼睛，只见秋飞花面前，摆的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当下说道：“我老人家的肚子，也有些饿了。”

秋飞花一欠身道：“师父先用。”

东方亚菱道：“不行，你不能吃东西。”

无难翁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因为，你药还未行开，只好暂时委屈一下了。”

无难翁道：“好吧！我老人家再饿一会就是。”

言罢，又闭上双目调息。

秋飞花道：“弟子等候师父先用？”

无难翁闭着眼睛未睁，口里却说道：“不行，不行，你要等我老人家，人家东方姑娘心里不高兴，你还是先吃吧！”

他口无遮拦，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东方亚菱那等大方的人，也被他说得泛起两道红晕羞意。

东方雁笑一笑，没有接口。

倒是东方亚菱开口说道：“老前辈，你记着我是替你送药来的？”

无难翁说：“我老人家是秃子跟着月亮走，占了我徒儿的光啦！不过……”

东方亚菱道：“不过什么？”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一生之中，未占过别人的光，你如真的医好了我老人家的毒伤，我老人家会传你几招武功。”

东方亚菱道：“我不会武功，也不学武功，就算你武功是天下的至高奇学，我也不愿学，不能学。”

无难翁道：“这个就麻烦了。”

东方亚菱道：“你如心中过不去，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谢我。”

无难翁道：“快些说出来。”

东方亚菱道：“以后，你在江湖上替我做三件事。”

无难翁为难地说道：“你要老夫做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晚进还没有想到请老前辈作什么事，你只要先答应就行了。”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号称无难翁，但你姑娘把老夫难住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怎么会呢？也许我这一辈子，用不到你老人家帮忙。”

无难翁道：“姑娘，话不能这么说，我希望姑娘你出个明确的题目。”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你如不愿答应，晚辈也不勉强。”

无难翁叹口气，不再说话。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不用太为难，你慢慢的想一想，咱们仔细谈谈。”

无难翁望望秋飞花面前的佳肴美味，道：“姑娘，我可不可以吃点东西。”

东方亚菱伸出纤白玉手，道：“来，晚辈替你把一下脉，看看你能不能吃点东西。”

无难翁缓缓伸出左手，道：“好吧！你瞧瞧看。”

东方亚菱食、中二指，搭在无难翁的左腕之上，闭目沉吟了一阵，道：“好了，余毒已尽，阁下可以进食了。”

无难翁道：“我老人家可以吃了么？”

东方亚菱道：“不过，不能吃得太多。”

无难翁道：“少吃一点也行。”

口中说话，右手已伸了出去，抓起一只鸡腿，大吃起来。

东方亚菱眼珠儿转了一转，心中暗道：“看来，这位老人家，最是爱吃，如是要他帮忙，看来，只能在吃的上面诱动于他了。”

无难翁狼吞虎咽的吃了一只鸡腿，拍拍手，道：“姑娘，我老人家只吃二成饱，是不是可以再吃一些呢？”

东方亚菱道：“好吧！你可以再吃一只鸡腿。”

无难翁伸手又抓了一只鸡腿，大吃起来。

秋飞花神态很拘谨，不敢抢着食用，等候着无难翁进食。

吃了第二只鸡腿，无难翁缓缓说道：“姑娘，我老人家只有三成饱，能不能再吃一点。”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不能再吃了。”

无难翁有些失望地道：“再吃一点也不行吗？”

东方亚菱道：“不行。”

无难翁轻轻吁一口气，道：“那么我老人家可以走吗？”

东方亚菱道：“不论你到哪里去，都不能吃东西。”

无难翁道：“那要等上多少时间，才可以吃。”

东方亚菱道：“三个时辰之后。”

无难翁站起身子，目睹秋飞花道：“徒儿，你学了我老人家多少武功？”

秋飞花道：“弟子不知师父传了多少。”

无难翁笑一笑，道：“大约有十之七八了，你回去好好练吧！我走了。”

霍然站起了身子。

秋飞花道：“师父要到哪里去？”

无难翁道：“很难说，我老人家一向是天涯海角行无定止。”

秋飞花道：“弟子如想求见师父时，那将如何？”

无难翁道：“这个不用急，为师的想见你时，自然会去找你。”

秋飞花道：“弟子近期内，也很难固定行踪，师父……”

无难翁摇摇头道：“这个不要紧，我老人要找你时，自然会想办法。”

双肩一晃，人已穿出殿门。

东方雁心中忖道：“好快的身法。”

念头尚未转完，穿门而去的无难翁突然又去而复返，人影一闪，又回到东方亚菱等的身前，道：“东方姑娘，咱们商量一件事情，成吗？”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无难翁道：“以你姑娘这份才慧，将来，给我老人家的难题，定然是稀奇古怪的事，所以，不安得很。”

东方亚菱道：“你可以不答应啊！”

无难翁道：“这样吧！我老人家只想答应你一半条件？”

东方亚菱道：“一半条件？怎么一个算法？”

无难翁道：“一半条件，就是说，你要我老人家作三件事情，我只能答应你一件半事情。”

东方亚菱道：“一件事情，我明白，但半件事情，怎么算法？”

无难翁道：“半件事情，就是一半由你作主，一半由我作主。”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的意思，是这半件事情，咱们商量着办了。”

无难翁道：“就是这个意思。”

东方亚菱道：“好吧！晚进退一步就是。”

无难翁道：“好！咱们就这么决定了，我老人家告辞。”

转身一跃，踪影顿渺。

秋飞花遥空一拜，道：“弟子送师父。”

遥远的传来了无难翁的声音，道：“不用送了。”

声音如流星过空，摇曳而去。

东方雁道：“秋兄，有一件事，在下方才问清楚了，所以，想和秋兄解释一下。”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关于舍妹在茶中下毒的事。”

秋飞花道：“哦！我想东方姑娘不会在茶中下毒，这想法，到现在一直未变。”

东方雁道：“茶中真的下有药物，而且，也确实是毒药，只不过，那是以毒攻毒的药物。”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以毒攻毒，那是说咱们早已经中了毒？”

东方雁道：“不错，咱们都中了一种慢性的毒药，而不自知。”

秋飞花道：“哪里中毒？”

东方雁道：“在那座茶棚中。”

秋飞花道：“什么人下的毒？”

东方雁道：“这一个，要问问舍妹了。”

东方亚菱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未确知是什么人下的毒，但我进入那座茶棚时，那里已经弥漫着奇毒。”

秋飞花道：“那是说，凡是在那座茶棚中的人，都中了毒？”

东方亚菱道：“不错，我进去不过半刻时光，也吸入了不少奇毒。”

秋飞花脸色一变，道：“姑娘，那些人怎么办呢？”

东方亚菱道：“你最关心的是黄姑娘，是吗？”

秋飞花道：“那倒不是，在下担心的是所有中毒的人。”

东方亚菱忽然间变得十分温柔，微微一笑，道：“秋兄，这

一个，请你放心，我已经赶到了那座茶棚中一趟，凡在那里的人，我都给了他们一粒解药。”

秋飞花点点头，道：“姑娘很仁慈，是不是所有中毒人都在场中。”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缺了很多，但那些人也用不着咱们担心。”

秋飞花道：“那位书术君子，黄前辈呢？”

东方亚菱道：“他也中了毒，不过，中毒不深……”

轻吁一口气，接道：“我是把药物给了他们，但他们是否肯吃下去，我就知道了。”

秋飞花道：“姑娘尽到了心力就是。”

东方亚菱道：“小妹昨宵守在殿外无事，和家兄谈到了秋兄，才知秋兄为家兄所邀，千里来此，接迎小妹。”

秋飞花道：“在下常闻东方兄谈到姑娘的绝世才慧，见面之后，似是尤过闻名甚多。”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点才气，只怕要误我一生了。”

东方雁眨动一下星目，道：“妹妹，你怎会有此奇想呢？”

东方亚菱笑一笑，突然转了话题道：“哥哥，玉真表姐长得如何？”

东方雁笑道：“她变化随心，要美就美艳绝伦，要丑呢，就平平凡凡。”

东方亚菱道：“带着人皮面具，是吗？”

东方雁道：“妹妹果然利害，一下就猜中了。”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休息一下，洗个澡，换换衣服，咱

们应该上路了。”

秋飞花只觉这东方亚菱初见和今日之间，判若两人，似是这两日夜间，改变了她整个人。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姑娘，在下请问一事，不知当是不当？”

东方亚菱道：“秋兄言重了，想问什么，但请吩咐。”

秋飞花道：“那天夜里，咱们在车中坐息，见到姑娘画了一幅画……”

东方亚菱道：“玉塔图，我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心力，但不知是否能画得完全一样？”

秋飞花道：“姑娘，那幅画，有用吗？”

东方亚菱道：“很有用，只是目前，我还无法说出它的实在作用，但我相信，这一定会有用处。”

秋飞花道：“那位黄前辈呢？”

东方亚菱道：“走啦，和他几位义兄弟，一齐离开。”

秋飞花叹口气，道：“他们可能会杀了他，咱们得找到他才行了。”

东方亚菱道：“我已经用话点明了书术君子，他说他有自保之道，但不知他用什么方法，保护自己。”

秋飞花道：“这个人的武功，绝难自保，如若对方要杀他，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东方亚菱道：“书术君子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武功虽然不济，但他胸藏极博，只不过，他生性太过君子，不知算计别人，也不知防备别人的暗算，但如他有了准备，那就大小相同了。”

秋飞花道：“姑娘，动手过招，以武功为主，如若他没有什

么武功，如何能够自保呢？”

东方亚菱道：“我也不会武功，但我有很多可以自保的方法，书术君子的才慧智略，绝不在我之下，只要他多用心想一想，一定可以找出自保的办法。”

秋飞花道：“姑娘，书术君子，和你有些不同。”

东方亚菱道：“哪里不同？”

秋飞花道：“他不像你姑娘学的这样博杂。”

东方亚菱道：“艺贵专精，我就是学的太多了，所以，每一样，只学会一点皮毛……”

秋飞花接道：“姑娘不要误会，在下不是这个意思，在下之意是，他没姑娘这等博杂之学，只怕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并非他不想保护自己，只要他用心去想，一定会想出办法，这一点，秋兄可以放心。”

秋飞花道：“姑娘怎能如此肯定？”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小妹自有把握，十日之内他们绝无法伤害书术君子。”

秋飞花道：“十日之后呢？”

东方亚菱道：“那我就不敢保证了。”

秋飞花道：“十日工夫，弹指即过。”

东方亚菱道：“虽然是光阴如箭，但十天就是十天，咱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有十日工夫，我们足可以从容安排了。”

秋飞花道：“十天的时间，虽然不算太短，不过，十天之后，咱们又到哪里去找他呢？”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是否决心要保护他？”

秋飞花道：“是！”

东方亚菱道：“你不怕找上麻烦吗？”

秋飞花道：“什么麻烦？”

东方亚菱道：“在书术君子的背后，控制他的，是一个很庞大的武林组合……”

秋飞花接道：“这个我知道。”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现在，秋兄还有时间，去想这件事情，小妹仅就所知，提供秋兄参酌。”

秋飞花道：“在下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就小妹所知，那组合不但神秘，而且能硬能软，有些事，他们可以装作失败，但有些事，他们决不让步。”

秋飞花道：“哦！”

东方亚菱道：“他们对书术君子的霸有，已到了绝不让步的境界，所以，只要你对黄元奇有所侵犯，他们就可能会全力以赴的保有他。”

秋飞花道：“姑娘觉着这件事，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小妹只替秋兄分析这些事情，但应该如何？还要秋兄拿主意了。”

秋飞花道：“那就劳请姑娘替我们安排一下。”

东方亚菱道：“安排什么？”

秋飞花道：“安排在十日之内，我们见到黄元奇。”

东方亚菱道：“这个么，包在小妹身上，只是秋兄是否已决定要管这件事情？”

秋飞花道：“东方姑娘觉着那黄元奇是值得保护吗？”

东方亚菱道：“他是今后数十年江湖发展局势的关键，当今江湖上，第一名值得保护的人。”

秋飞花道：“既是如此，咱们自然是要保护他了。”

东方亚菱道：“秋兄，麻烦的是，咱们未必能保护得了人家呢？”

秋飞花道：“困难自属难免，不过，咱们既然知道了，自然也不能坐视。”

东方亚菱道：“帮助那黄元奇时，必需要他确已无能抗拒对方时，才出手援救，事情要作的很明快，使他能明确的感觉到咱们救了他，而且，内心中很感激，口中又无法辩驳。”

秋飞花点点头，道：“这人是個很方正的人物，事事都要他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东方亚菱道：“正是如此，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点是，希望你能和我玉真表姐合作。”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咱们救人，心存大义，也为了江湖日后大局着想，和南宫姑娘有什么关系。”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这是小妹的一点意见，我听哥哥谈过表姐很多的事情，她是很了不起的才女，一身武功，更到了莫测高深的境界，就是手下两个女婢，也是武功了得。”

秋飞花道：“不错，南宫姑娘一身成就，在下也瞧不出到了什么境界，她似乎完全不同的路子，而且，奇正互补，忽而一招堂堂正正攻势，忽而一招诡异绝伦的袭击，两种不同的路子，实叫人难测高深。”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听哥哥说，表姐不但有一身好武功，而且很美，美的像仙女一样，任何男人，见了她，都不禁怦然心……”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令表姐确然很美，但不论如何的美

女，不能使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拜倒在石榴裙下。”

东方亚菱突然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单刀直入的问道：“秋兄，你看小妹的容色如何？”

只问得秋飞花怔了一怔，道：“姑娘容貌如花。”

东方亚菱道：“测事论人，本无标准，打个比喻说吧！我比南宫表姐如何？”

秋飞花笑一笑，道：“这个吗？很难说了，姑娘和南宫姑娘，如何能够比得？”

东方亚菱有着人所难及的才慧，也有着人所难及的勇气，只见她微微一笑，如花盛放的说道：“为什么比不得呢？梅花傲霜，春兰生香，总有些不同之处。”

秋飞花道：“以花喻人吗？姑娘和令姐是春兰、秋菊，各极其美。”

东方亚菱道：“小妹现在才发觉，秋兄是一位很善言词的人。”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东方姑娘，在下说的是句句实言，姑娘如要在下作评断，也只有这个说法了。”

东方亚菱道：“咱们不谈这个，秋兄数日夜沉醉于习练武功之中，也该洗个澡，换件衣服了。”

语气间无限关心，脸上一片温柔情意，反而使得秋飞花有些不好意思，双颊红晕的，微微一笑，道：“在下只有这一身衣服。”

东方亚菱道：“小妹替秋兄已准备好了衣服，只是匆匆赶制而成，只怕不合秋兄之身。”

秋飞花道：“这个，叫在下如何敢当。”

东方亚菱忽然间，感觉到一阵羞意，袭上心头，无来由的双

颊泛起了两片红晕，微一躬身道：“小妹习练女红不久，笨手笨脚赶制起来，也许不合秋兄之身，还望秋兄原谅一二！”

秋飞花道：“姑娘言重了。”

两人离开了大殿，直行庙外茶棚。

一个头梳双辮，身着青衣，背插长剑的女婢，早已在茶棚等候，一见秋飞花和东方雁联袂而来，立时一欠身，道：“少爷、秋公子，小婢奉命在此恭候。”

东方雁停下脚步，笑一笑，道：“秋兄，你请去吧！小弟不奉陪了。”

也不待秋飞花回答，转身快步而去。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怎么称号。”

黄衣女婢长的很秀气，甜甜一笑，道：“秋少爷，别这么叫我，小婢的名字叫秀秀，秋少爷有什么吩咐，叫我秀秀就是。”

秋飞花道：“秀秀，这名字很雅，什么人替你取的。”

秀秀笑一笑，道：“是姑娘取的，秋少爷，婢子带你去洗澡更衣！”

秋飞花低声道：“不用了，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去了。”

秀秀道：“我带你去吧！”

转身向前行去。

秋飞花紧随身后，行到了茶棚一角。

那是用木板临时圈起来的一个房间。

秀秀推开木门，里面放着一个大木盆，热气蒸腾而上。

木盆旁边，放着一张木椅，木椅上，放着一堆折叠的很整齐的衣服。

秀秀伸出纤纤玉手，去解秋飞花身上的衣服，脸上是一片天真无邪的表情。

秋飞花吓了一跳，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道：“秀秀，你要干什么？”

秀秀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婢子，服侍公子洗澡。”

秋飞花急急说道：“不用了，不用了，在下自己动手，姑娘请走吧！”

秀秀道：“这有什么关系，婢子就是做这些工作的人。”

秋飞花已镇静下来，笑一笑，道：“在下享不了这种福气，不敢有劳姑娘了。”

秀秀嫣然一笑，转身离去。

秋飞花掩上木门，开始沐浴更衣。

奇怪的是，这些衣服，十分合身。

浴罢，启门而出，秀秀早已在门外相候。

秀秀手捧着一个木盘，盘内放着一条香气扑鼻的面巾，和一杯水色碧绿的香茗。

举起木盘，轻启樱唇，缓缓说道：“秋公子，请用茶。”

秋飞花哦了一声，举杯一饮而尽。

淡淡一笑，秋飞花由衷的赞美一声，道：“好茶，好茶。”

秀秀笑道：“秋相公，这百花露虽然名贵，但只是采集和蒸制上的困难。”

秋飞花不明秀秀言中之意，哦了一声，道：“姑娘的意思是……”

秀秀道：“你穿的衣服，也是我们姑娘连夜赶制的。”

秋飞花道：“哦！”

秀秀道：“我们小姐的身体，本来不好，但她仍替你赶制这套衣服来……”

秋飞花道：“哦！”

秀秀道：“我们要帮忙，但小姐却不肯答应。”

第二十七回 南宫世家

秀秀道：“因为，小姐说我们粗手粗脚的，做得太马虎，不让我们插手。”

秋飞花心中十分感动，但他表面上，仍然保持适度的冷静，微微一笑，道：“那真要谢谢你家姑娘了。”

秀秀叹一口气，道：“秋相公，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小姐对任何一个男人如此好过……”

秋飞花哦了一声，道：“姑娘，现在我们应该如何？”

秀秀道：“现在吗，我们小姐早交代过了，她要你好好地睡一觉。”

秋飞花道：“哦！可是我现在没有倦意。”

秀秀笑一笑，道：“我们小姐交代，你非睡一下不可，因为，只有睡一下，精神好些，她才能替你切磋武功。”

秋飞花吃了一惊，道：“切磋武功，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小姐不是不会武功吗？”

秀秀道：“我们姑娘胸中记述的武功，虽不敢说是天下第一，但她博览群书，胸中记忆之多，当今之世，很少有人及得了。”

秋飞花道：“就算她学问很好，但她如何和我比武呢？”

秀秀道：“口比。”

秋飞花道：“这倒是从未有过的事了。”

秀秀道：“所以，你要好好的休息一下，养好了精神，也好

一心一意的对付我们姑娘了。”

秀秀带着秋飞花直行到篷车前面。

微微欠身，秀秀缓缓说道：“公子，请上来吧！”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这不是你们小姐的住处吗？”

秀秀道：“是！不过，现在请你秋相公上去休息了。”

秋飞花道：“这个，不太方便吧！”

秀秀道：“秋公子，好好的睡一觉吧！要明白，我们小姐口试武功，如是你不能通过，那岂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吗？”

秋飞花笑一笑，道：“你家小姐，有过目不忘之能，如是她记熟了很多古古怪怪的招术，只怕我也难是她的敌手。”

秀秀道：“我们姑娘不会故意刁难于你，她虽是口述，但却是有闻有路，不同凡响。”

秋飞花道：“她记了许多武功，为什么不肯去学一学呢？”

秀秀道：“姑娘说，世上可学的东西太多了，她没有时间，去浪费在学武之上。”

秋飞花道：“但她在江湖之上行走，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危险吗？”

秀秀道：“姑娘防身的办法很多，再加上我和兰兰从中保护，那就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秋飞花问道：“秀秀，你们小姐，有些什么自保之道？”

秀秀笑一笑，道：“这个么，详细的情形，我也不知道了，我们小姐，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本领。”

秋飞花还想再问，但秀秀却微笑不言，似是不想说了。

适可而止，秋飞花只好忍下出口之言。

轻轻吁一口气，缓步登上了篷车。

秀秀随手放下了车门垂帘。

两日夜的辛劳，秋飞花事实上，已然疲劳万分，洗了一个澡后，更觉着倦意袭人。

篷车上的卧榻很舒服，一股香气，扑入鼻中，秋飞花很快地睡熟过去。

这一睡，足足睡了五六个时辰之久，醒来时，只见篷中高燃着一只红烛，轮声辘辘，篷车已在走动。

东方亚菱坐在一张锦墩上，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

秋飞花挺身而出，道：“姑娘，你……”

东方亚菱接道：“我坐着也是一样，秋兄睡得很香甜，想来疲劳已恢复了。”

秋飞花有些尴尬地说道：“在下从未这么贪睡过。”

东方亚菱道：“你耗去的心力太多，有这一场好睡，才能使你恢复过来。”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惭愧啊，惭愧。”

东方亚菱道：“锦榻后面盆中早备冷水，秋兄请洗个脸，小妹还有事领教。”

秋飞花心中一动，暗道：“现在，就要考验我的武功吗？”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东方兄现在何处？”

东方亚菱道：“他骑马走在篷车前面，保持五丈的距离，兰兰驰车，秀秀走在车前两丈处，如有敌人，定然逃不过他们的耳目，若有警讯，他们会很快传出。”

秋飞花道：“咱们的处境，很危险吗？”

东方亚菱道：“很危险，事实上，方圆百里之内，都在一个庞大、神秘的江湖组合监视下。”

秋飞花点点头，道：“在下也听到了这么一个组合，以姑娘才慧之高，是否知道那庞大、神秘的组合，是怎么回事？”

东方亚菱道：“整个的江湖，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但那个神秘的组合，并未统率江湖，这一片是非之地中，就有很多个不同的组合中人。”

这时，秋飞花已对东方亚菱胸罗之博，生出了敬佩之意，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目下情势，混淆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样多武林人物，都云集于这一片土地之上。”

东方亚菱道：“听说，南宫表姐取得了鹰图、玉珮。”

秋飞花道：“是！”

东方亚菱道：“那是当今武林中最使人向往的两件宝物，自是难怪人人趋之若鹜了。”

秋飞花心中已知道南宫玉真已由鹰图之中，得到武功，口中却故意地问道：“亚菱姑娘，那鹰图、玉珮，究竟是什么作用？”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我想那应是一种武功……”

秋飞花道：“玉珮之上，是否也记有武功呢？”

东方亚菱道：“应该是没有，不过，把鹰图和玉珮连在一起，可能是玉珮和鹰图有着连锁作用……”

语声一顿，接道：“秋兄，鹰图出在南宫世家，当时南宫世家为争这张鹰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玉真表姐难道没有告诉你这件事吗？”

秋飞花道：“没有说得很清楚。”

东方亚菱道：“也许玉真表姐，也不太清楚，不过这一次，咱们能够见到她时，我就想法子问个明白。”

东方亚菱道：“姑娘，咱们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不知道

姑娘是否忘记了。”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咱们还要去救那书术君子黄元奇，不知道姑娘是否忘怀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秋兄，很多事，我已和家兄谈过，对目下局势，了解不少，咱们几人的实力，自保或许可以，但如想救黄元奇，恐怕力量就不够了。”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道：“我想请表姐帮忙，咱们联手所有的力量，去解救书术君子。”

东方亚菱嫣然一笑，道：“秋兄，小妹想请教一件事。”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你怎会如此关心那书术君子黄元奇呢？”

秋飞花道：“就义理而言，他没有杀人，不该偿命，就才艺而言，他是武林中难得一见的奇人，我希望，他能不死……”

东方亚菱道：“就这样简单吗？”

秋飞花道：“也许还有，但我说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严肃点说，他的生死，关系着今后十年江湖大局。”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这么严重吗？”

东方亚菱道：“小妹是这么一个想法，就算不是十成十，也差不了多少。”

秋飞花说道：“如此重要的事，咱们难道还坐视不救吗？”

东方亚菱道：“就是要求他，所以，我才立刻动手，希望汇合表姐那一股力量，因为，这一救，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旦

失败了，咱们就没有再下手的机会，因为他们可能会杀了他。”

秋飞花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因为，他们利用书术君子黄元奇的重要时间，已经过去了，如是情非得已，他们可能会杀了他。”

秋飞花道：“如是他们对黄元奇动了杀机，那就很难保护了。”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担心不是咱们能力所能及，必须要联合表姐才行。”

秋飞花默然不语。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秋兄，你遇无难翁，得他传授武功，实是盖世奇遇，只可惜，他毒伤已经发作，为了救他性命，我不得不冲进大殿，想不到这老人家为德不平，医好了他的病，竟然不再传授你的武功了。”

秋飞花抬起头来，望了东方亚菱一眼，缓缓说道：“姑娘，对这份旷世奇遇，在下已觉得受惠太多，姑娘能及时救得家师的性命，在下也一样感同身受。”

东方亚菱道：“秋兄，有一件很抱歉的事，那就是我们在殿外面看了很久，对无难翁传授你的武功一事，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就小妹观察所得，他至少还有二成没有传授给你。”

秋飞花道：“他如不授武功，至少可多活些时间。”

东方亚菱道：“那也未必，他不是中的普通之毒，能以深的内功，把毒性逼集于一处。”

秋飞花道：“他传授在下的武功，一面口述，一面手授，姑娘能够记得好多？”

东方亚菱道：“前面一段，我没有看到，后面我看到的，大

都记入胸中。”

秋飞花道：“听秀秀说，你根本不会武功。”

秋飞花笑一笑，接道：“姑娘，以你这等绝世智慧，如若学武，定然是能学到第一等身手了。”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秋兄，你见过一个月三十天，月亮都是圆的吗？”

秋飞花道：“没有。”

东方亚菱道：“上天给了我过目不忘的才气，也给了过人的记忆，但却给了我一副不适练武的体质和骨骼。”

秋飞花打量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姑娘，这一点，在下倒未瞧出来。”

东方亚菱道：“你看不出的，我自己感觉到，我不是不想学武，但我不能学，我苦苦研读药书，就是想用药物，以补我天赋的缺憾……”

秋飞花接道：“世上，有这么样的药物吗？”

东方亚菱道：“有，不过，也等于没有。”

秋飞花道：“怎么说？”

东方亚菱道：“因为我听了很多人说过那些药物，但我问起他们时，都不能肯定的说出见过那些药物，证明了，那药物只是传说，却没有人见过。”

秋飞花道：“姑娘可否说出那药物的名字？”

东方亚菱道：“你如若对药物没有研究，我就算说出来这两种药物的名称，你也未必会知道那些是什么药物了。”

秋飞花道：“我可能不知道，但我也可能知道。”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很关心小妹吗？”

秋飞花忽然觉着双颊一热，道：“姑娘关心江湖大局，江湖中人，人人都应该关心姑娘才是。”

东方亚菱道：“别人关心我，我也未必稀罕，我只问秋兄是否很关心我。”

秋飞花道：“姑娘救了我师父之命，在下十分感激，姑娘的事，在下应该效劳。”

东方亚菱凄凉一笑，道：“秋兄，其实，寻不到那两种药物，对我并无坏处。”

秋飞花道：“怎么说。”

东方亚菱道：“一个人的天赋，不论如何聪明，但练习武功，总要耗去他很大的心神，对吗？”

秋飞花道：“不错。”

东方亚菱道：“一个人，如是在练习武功方面，花费的精神太多了，自然是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了。”

秋飞花沉吟一阵，道：“姑娘说的，也许有理，不过，在下觉着，这总是一件很遗憾的……”

突闻一声大喝，传了过来，道：“什么人？”

是东方雁的声音，这一声大喝，也显然有示警之意。

秋飞花道：“是令兄的声音。”

东方亚菱道：“是我哥哥有意示警，遇上了拦阻的敌人。”

秋飞花道：“在下出去瞧瞧。”

篷车突然停了下来，东方亚菱缓缓掀起车帘，道：“我也下去瞧瞧。”

秋飞花道：“姑娘何不暂时守在车中呢？”

言下之意，无疑是说，你不会武功，如何能够临敌。东方亚

菱淡淡一笑，道：“秋兄，假若对方出手，他们会先攻向马车。”

赶车的女婢，已然收住缰绳，飞身守在东方亚菱的身侧。

夜色中，一条人影，疾飞而至。

秋飞花正想飞身拦阻，那人已然停下了脚步，是秀秀。

只听秀秀沉声说道：“来了三个人，已和少爷对上了阵。”

东方亚菱道：“什么来路。”

秀秀道：“婢子瞧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多大年纪了？”

秀秀道：“一个年纪大些，大约有五十多岁，两个年轻一些，大约三十多岁。”

东方亚菱道：“用的是什么兵器？”

秀秀道：“两个年轻的用刀，那位年纪老的，赤着双手，不知他用的什么兵器。”

秋飞花心中暗道：“东方世家，果然不亏武林中的大世家，单是这些规矩，就非一般人所能及。”

原来，秀秀能在和敌人一照面间，把敌人的年龄，及施用的兵器，全部看了出来，当真是观察入微。

东方亚菱缓缓说道：“你们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举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低声说道：“姑娘，你不会武功，能不能留在此地。”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相不相信，一个不会武功的人，也能够对付敌人。”

秋飞花道：“这个，在下倒是没有见过。”

东方亚菱道：“要你去见识一下。”

秋飞花道：“好吧！在下倒是愿意大开一次眼界了。”

东方亚菱道：“好！咱们一起去看看。”

举步向前行去。

秀秀、兰兰，紧随着东方亚菱的左右，秋飞花却走在东方亚菱的身后。

距离东方雁大约不过有三四丈远，片刻工夫，已看到东方雁手执长剑，和三个穿着黑衣的人，对面而立。

东方雁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妹妹，你来干什么？”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没有见过我对付敌人的方法，是吗？”

东方雁道：“你能对付敌人？”

东方亚菱道：“不错，今天，我要你开一次眼界。”

东方雁道：“妹妹，兵刃无眼，你要多多小心啊！”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哥哥请放心，你先闪开去。”

东方雁犹豫了一下，才闪到一侧。

东方亚菱缓步行到了三人面前，低声道：“三位是哪一道上的朋友？”

居中老者冷笑一声，道：“姑娘是东方世家中人？”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不错，我叫东方亚菱。”

她笑得如花盛放，使那老者一脸寒霜，也顿然化了开去，嗯了一声，道：“久闻东方世家中有一位绝世才女，不但是智慧过人，而且貌美如花，想来，就是你姑娘了。”

东方亚菱道：“不敢当，我足迹未离过东方世家的境界一步，阁下能知晓我来自东方世家，实叫小妹佩服。”

居中老者，道：“那是因为，你姑娘的名气太大。”

东方亚菱道：“江湖上朋友的抬爱。”

居中老者道：“你自说不会武功，是吗？”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不会武功。”

居中老者道：“姑娘既是不会武功，怎能和我们动手？”

东方亚菱道：“天下能够胜人的方法很多，不一定要用武功？”

居中老者道：“老夫走南闯北，混了几十年，还不知晓，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别的杀人方法？”

东方亚菱道：“这就要你们见识一下了。”

居中老者道：“老夫真要开开眼界了。”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你们哪一个要先出手？”

居中老者道：“自然是我。”

东方亚菱道：“你们三位之中，是不是你的武功最高。”

居中老者道：“在下承两位兄弟的看重，举为领队之人。”

东方亚菱笑道：“那么？你阁下请出手吧！”

居中老者哈哈一笑，道：“那么姑娘请小心了。”

突然一上步，一掌拍去，原来，他利用双方讲话的时间，仔细的打量了东方亚菱一阵，发觉她果然不像会武功的人，心中大感奇怪。

东方亚菱突然扬起了左手，一股浓烟，突然由袖中喷了出来。

烟势十分劲急，那居中老者，竟然闪避不及。

但觉一股奇异的香味，直扑鼻中，头一晕，劲力顿失，倒摔在地上。

左首施用单刀的黑衣人，急急叫道：“这丫头，会有迷魂烟。”喝声中，飞扑而至。

这飞扑，用尽了他全身的气力，势道迅速无比，一闪而至。

单刀挟着一股寒风，迎头罩下。

秀秀大喝一声，长剑出鞘，一剑封住了单刀。

东方亚菱沉声喝道：“闪开，我要他们见识一下，制服一个人，未必只有动武一途。”

说话之间，右面一个执刀黑衣人，已疾冲而至。

他目睹同伴被浓烟迷倒后，心中大生警惕，遥遥挥刀击出，人随刀走，寒芒直罩向东方亚菱。

东方亚菱忽然挥手一洒，一把形如绿豆的黑沙，疾飞而出。

虽然东方亚菱没有什么腕力，但她对撒出这些形如铁砂之物，早已练习纯熟。

这挥手一散间，笼罩了七八尺的方圆空间。

这些黑沙，像一团烟云般直卷过去。

右面使刀人挥刀一击中，但闻一阵波波轻响，那击向黑衣人的黑沙，突然爆出了一片蓝色的烟火。

右首黑衣人，身子还未落着实地，五指已然松开，单刀脱手，蓬地一声，硬摔到地上。

想是，他也晕了过去。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秀秀点了他们的穴道。”

秀秀依言点了那老者和右面黑衣人的穴道。

这时，左面的黑衣人，眼看两个同伴，都被生擒，虚晃一刀，突然转身而奔。

他动作快速，几个飞跃，人已踪影不见。

东方亚菱缓缓由衣袋中，取出一个玉瓶，道：“把他救醒过来。”

秀秀接过玉瓶，打开瓶盖，倒出了少许白色的粉末，轻启樱

唇，吹入那老者的鼻孔之中。

那老者打了个喷嚏，清醒过来。

秀秀如法泡制，又救醒了那黑衣人。

但两人都被秀秀点了穴道，无法站起身子。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到那老者身上，冷冷说道：“你见过了吗？不用武功，也可以制服敌人。”

那老者冷笑一声，道：“姑娘施用的迷魂药物，乃江湖中下五门的手法，不足为奇。”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施用迷药，也是暗器之一，我不会武功，施展出手，也没有什么不对。”

那老者淡淡一笑，道：“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人，讲究的是武功上分生死，姑娘用迷药把在下迷倒，老夫心中实是有些不服。”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明白，秀秀，杀了他。”

秀秀应了一声，长剑出鞘，寒光闪过，那老者立刻身首异处。一股鲜血，喷出了七八尺高。

这等断然的处置，不但使秋飞花吃了一惊，就是东方雁也看得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但两人没有说话。

那黑衣人眼看首脑人物，被人杀了，也不禁为之一呆。

江湖上，这么干脆俐落处置人犯的事，那黑衣人，虽然久年在江湖上走动，也未曾遇到过。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到那黑衣人的身上，笑一笑，道：“你，可不可以回答我的问话？”

黑衣人长长吁了一口气，压制下胸中剧烈的跳动，缓缓说

道：“姑娘，在下的身份低微，知道的事情有限。”

东方亚菱举手一撩鬓边的散发，缓缓说道：“你只要回答我你知道的事，我就立刻放了你。”

黑衣人大大喘了一口气，道：“姑娘要问什么？”

东方亚菱很温柔的笑一笑，道：“你们是哪里来的？”

轻轻吁一口气，黑衣人缓缓说道：“在下来自大合堂。”

东方亚菱道：“大合堂……”

黑衣人接道：“是！小人只知道来自大合堂，但大合堂是属于什么一个组合，在下就不清楚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

黑衣人道：“姑娘明鉴。”

东方亚菱道：“大合堂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你应该知道一些了？”

黑衣人道：“大合堂是一个很复杂的组合，各种人物都有，有来自少林的弟子，也有武当的门下，也有绿林中的好汉，也有江湖上独行大盗。”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那个组合之中，什么人，担任堂主。”

黑衣人道：“姑娘，大合堂虽然很复杂，但却很神秘，在下虽然身在大合堂中，但却不知何人是堂主。”

东方亚菱道：“你是受何人之命行事。”

黑衣人望了望老者的尸体，道：“他！”

东方亚菱道：“他是什么身份？”

黑衣人道：“大合堂下，分了很多组，我们是属于地字组的人，这一位是地字组中的班头。”

东方亚菱道：“你该知道，领导地字组的是什么人物。”

黑衣人道：“这个在下知道，摘星手顾寒刚。”

东方亚菱道：“秀秀，拍活他的穴道。”

秀秀应了一声，伸手拍活了那黑衣人的穴道。东方亚菱道：“你可以走了。”

黑衣人缓缓转过身子，举步行出了两丈以外，才陡然放腿奔去。

目睹那黑衣人背影消失之后，东方雁才吁一口气，道：“妹妹，想不到啊，你处事如此明快。”

东方亚菱笑道：“哥哥，可是觉着太毒辣一些。”

东方雁道：“你放走这黑衣人，也出了我的意外？”

东方亚菱道：“不是小妹手段毒辣，事实上，那老者已然在口中含有奇毒，就算我不杀他，他也会咬破毒刃而死。”

东方雁道：“有这等事。”

东方亚菱道：“哥哥如若不信，捏开他的牙齿看看，如是让他咬破毒刃而死，反而使他死的十分壮烈，影响所及，咱们连那黑衣人一点口供，也是问不出来了。”

东方雁道：“你放了那黑衣人，又是为了什么呢？”

东方亚菱道：“杀了他又有有什么用？他只不过是一个马前的小卒而已。”

东方雁道：“妹妹，说来说去，似乎你都很有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哥哥，我不是强词夺理，我只是在分析事情，哥哥如是觉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管纠正小妹。”

东方雁笑一笑，道：“妹妹，这你就不用客气了，用脑筋的事，我这作哥哥的，自叹不如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哥哥，你如对妹妹有信心，现在

请听妹妹几句话。”

东方雁神色一整，道：“妹妹有什么话，只管请说。”

东方亚菱神色也变的一片严肃，缓缓说道：“哥哥，小妹杀了这位领头的老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虚实，这三个人，并没有拦阻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探探我们的虚实罢了，放了他，咱们就算暴露了大部的实力。”

东方雁道：“但你放了那黑衣人，岂不是一样暴露了咱们的实力。”

东方亚菱道：“那不同，他一个逃得性命而去，必然会加油添醋的加以形容，那才会说明他逃命不易。”

秋飞花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是，看来，对敌之术，不但要武功、机智，而且，对人性也要有很深的了解，才能得心应手，运用自如。”

东方亚菱道：“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那黑衣人的一番话，可以使他们对咱们的实力有了很大的错误估计，但也会增多了咱们的压力危险。”

东方雁道：“这话怎么说？”

东方亚菱道：“那黑衣人把咱们形容的越凶，咱们的处境越是危险，他们对付咱们的力量越大，可能遭遇的搏杀，也愈激烈……”

目光一掠秋飞花道：“秋兄，你所练一身武功，也许就有施展一下的机会了。”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接道：“快的话一个时辰之内，最迟在拂晓时分，咱们就可能遇上一场很激烈的恶战。”

东方雁道：“那是说，这一场凶残大战是不可免了。”

东方亚菱道：“不错，而且，这场大战已迫在眉睫，所以，咱们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要选一个对咱们有利的地形。”

秋飞花道：“姑娘的看法，他们一定围攻咱们吗？”

东方亚菱接道：“秋兄，请相信小妹的话，如若拂晓之前，他们没有人来攻击，小妹愿输给你秋兄一个东道。”

秋飞花笑一笑，道：“姑娘才慧绝世，这一点在下相信。”

东方亚菱道：“秋兄，如若相信小妹，那就请授予小妹全权。”

秋飞花道：“姑娘言重了，以姑娘的才艺，理应领导咱们度此难关才是。”

东方亚菱道：“那么小妹越了。”

手扶秀秀肩头，登上篷车。

和秀秀并坐在车辕前面。

举起右手，理一理鬓边散发，东方亚菱缓缓说道：“兰兰，燃起一支火把，高高举起，走在车前面带路。”

兰兰应了一声，伸手在车下，抽出了一支松油火把，燃了起来。

熊熊的火炬，照亮了夜空。

东方亚菱低声道：“秀秀，跟在火把后面，缓缓前进。”

秀秀扬鞭驱车，随在兰兰身后而行。

回顾了秋飞花和东方雁一眼，相视一笑，跟在车后而行。

东方亚菱睁大着一双星目，不停地四下察看。

秋飞花低声说道：“东方兄，令妹在瞧什么？”

东方雁道：“大概是在找一个拒敌的地方吧？”

篷车行走了大约半个时辰，到了一处山凹所在。

东方亚菱挥挥手道：“停下来。”

青青一收缰绳，篷车突然停了下来。

东方亚菱微微一闭双目，跳下了篷车，道：“快些，把篷车驰入山凹中。”

青青应了一声，篷车驰入了山凹中去。

东方亚菱神情似是很紧张，急急说道：“兰兰，收起火把，快些砍下一百零八根三尺高，大指粗细的竹枝来。”

兰兰应了一声，放下火把，向前奔去。

她手臂相当的功力，动作快速，不大工夫，已然斩下了一百零八根竹枝。

东方亚菱手执竹枝，一面行动，一面把竹枝插在地上。

东方雁道：“妹妹，你这是干什么？”

东方亚菱道：“布阵，我要布一个可以抗拒敌人的阵地。”

东方雁道：“就凭插在地上的几支竹枝吗？”

东方亚菱道：“哥哥，别小看那几根竹枝，如果不懂阵法的人，想越过那竹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东方雁微微一笑，道：“妹妹，我想应该不会太难。”

东方亚菱也不辩驳，淡淡一笑，道：“等我摆好了，你来试试。”

又开始向地上插栽竹枝。

但这一次，不是上次那么快速，马虎，每插一根，要端详良久。

秋飞花很留心东方亚菱的步法举止，看的全神贯注。

忽然间，耳边响起了兰兰的声音道：“秋爷，瞧到了没有？”秋飞花嗯了一声，抬头看去，只见那一排竹枝之外，站了十几个

人，个个都佩带着兵刃。

秋飞花一皱眉头，暗道：“这几人走到了竹篱之外，咱们竟然未闻得一点声息。轻功的造诣不错。”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雁缓缓说道：“妹妹，有人来了，我瞧你不用再忙了。”

东方亚菱道：“他们应该到了一会啦，一共有几个人？”

东方雁道：“十一个人，除了穿的衣服相同之外，再无相同之处。”

东方亚菱道：“让他们多等一会，我插完这十八根竹枝，布成了阵势之后，再和他们说话。”

东方亚菱插完了所有的竹枝之后，才轻轻吁一口气，道：“秋兄，哥哥，你们瞧出了阵门没有？”

东方雁道：“瞧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要不要小妹告诉你们？”

东方雁道：“妹妹的意思是说，这几个竹枝布成的阵势，可以拦阻他们，是吗？”

东方亚菱道：“是！你们可以出去和人动手，如是你们感到疲累，或是无法支持时，那就请退回到阵中休息。”

东方雁笑道：“妹妹，我实在无法相信，这几根竹枝插在地上，就能够阻挡住敌人往来出入。”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往外面走一下看看。”

东方雁道：“妹妹，我担心你插了半天竹枝，如是咱们一步就走了出去，岂不是要你难看吗？”

回顾了秋飞花一眼，举步向前行去。

看起来只是几根竹根，插在草地上，但东方雁一脚踏入，眼

前的景物，立刻有了很惊人的变化，天上的繁星，忽然间隐失不见，整个的人，似乎是跌入了一座黑窟之中，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秋兄，我哥哥陷入阵中了。”

秋飞花凝目望去，只见东方雁身在竹林之中，伸手乱抓。

每一次，总是差那么一点点，抓不住插在地上的竹枝。

也许是兄妹情重，东方亚菱很快的行入阵中，牵住了东方雁行出阵外。

东方雁举手拭一下头上的汗水，轻轻吁一口气，道：“好利害的竹阵，想不到几根竹枝，插在地上，竟有这样大的威力。”

东方亚菱道：“哥哥，现在，你相信妹妹了吧？”

东方雁道：“这情形，我不相信也不行了。”

东方亚菱道：“我带你们出入一下阵门，然后，你们去试试来人的实力。”

秋飞花和东方雁相对一笑，跟在东方亚菱的身后，行入阵中。

东方亚菱的声音很低，但却解说的很详尽。

东方雁听得很用心，秋飞花也是全神贯注。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两位记熟了吧！”

东方雁道：“记熟了。”

东方雁道：“妹妹，这竹阵之内，是否绝对安全。”

东方亚菱道：“天下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如是遇上了解这阵式变化的人，很轻易地会进入阵中。”

东方雁道：“如是来人通晓阵法变化，这阵势岂不是完全无用了吗？”

东方亚菱道：“真要遇上那样的高人，咱们再想个法。”

言下之意，似乎是胸中早有成竹。

东方雁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秋兄，咱们要不要出去一下，见识，见识。”

秋飞花道：“自然应该去见识一下了。”

东方雁道：“好！咱们一起出去。”

当先举步，向外行去。

秋飞花紧追在东方雁的身后，行出了竹阵。

两人一踏出竹阵，十一个人立刻散开，把两人围了起来。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咱们既然出来了，就准备和你们见个高下？”

秋飞花一直保持着冷静，离开了竹阵之后，两道目光，立刻投注在一个长脸大耳的半百老者身上。

原来，那老者一眼看出来这两人之间，以秋飞花最难对付。

东方雁不闻有人答话，心中怒火大起，怒笑一声，道：“你们这群人中，哪一个是领头的人。”

那马脸老者淡淡一笑，道：“年纪轻轻的，说话最好客气一些。”

东方雁嗯了一声，道：“我早该看出来是你的……”

长脸老者冷冷说道：“可惜，你没有瞧出来。”

东方雁道：“咱们时间宝贵，不愿和你作口舌之争，长话短说，阁下可否报上姓名？”

长脸老者道：“老夫马堂，你听人说过没有？”

东方雁哈哈一笑，道：“在下早该猜到你姓马。”

秋飞花冷眼旁观，发觉那姓马的，是一位严肃沉稳的人，果然，东方雁一句戏言，激起了那长脸老者的怒火，脸色一变，道：

“阁下是东方公子吧！”

东方雁道：“不错，区区正是来自东方世家。”

秋飞花一挥手，道：“马兄，能不能告诉咱们，你来自何处，用心何在？”

马堂答非所问的道：“阁下怎么称呼。”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马堂点点头，道：“阁下的大名，在下已经听过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马兄，可是来自大合堂中？”

马堂道：“不错。”

秋飞花道：“看来，大合堂似是很看得起我们。”

马堂道：“英雄出少年，阁下英雄了得，咱们堂主不得不多派一些人来，也许咱们堂主也要来拜会一番。”

秋飞花道：“这叫咱们如何敢当。”

马堂道：“不过，这要看看你们能不能拦住咱们几批人手了。”

秋飞花道：“马兄，看来，咱们没有和解之途了。”

马堂道：“没有，要不是诸位受缚，就是咱们溅血于此。”

秋飞花道：“马兄豪气干云，快人快语，一副英雄性格，但在下有不解之处，请教马兄？”

马堂道：“不敢当，秋兄有何见教？”

秋飞花道：“咱们和大合堂素无恩怨，为什么阁下要苦苦逼咱们？”

马堂道：“咱们只是奉命行事，和阁下谈不上什么恩怨。”

秋飞花笑一笑，道：“既是如此，咱们只有放手一拼了。”

马堂道：“不错。”

秋飞花道：“阁下是准备围攻呢？还是和咱们单打独斗。”

马堂道：“咱们奉命来此，只是要取几位之命，不是和各位比武争名而来，如是我们一个人打不过诸位，那只有一拥而上了。”

秋飞花道：“好吧！诸位随便就是，哪一个先陪在下玩玩。”

马堂头一摆，两个穿着黑衣的汉子，嘶的一声，抽出了长刀，飞跃而出。

秋飞花还未来得及出手，东方雁已挺身而出，道：“我这笨鸟先飞，打旗的先上，两位先陪我玩几招如何？”

口中说话，鞘中长剑，已疾飞而起。

但闻当的一声，两柄长刀，全被东方雁的身剑封开。

东方雁一招封开了敌人兵刃，立刻回剑还击。

三个人，立刻战成一团。

两个没名没姓的黑衣人，武功竟然不弱，两柄长刀，如急风骤雨一般，攻势猛烈至极。

东方雁长剑疾转如轮，也不过是刚好把两个施用长刀的汉子拦住。

片刻工夫，双方斗了五十余回合，竟然是个平分秋色之局。

东方雁原本觉着，十招八招之内，就可以胜了两人，想不到恶斗了五十余招后，竟然无法制服两人，不禁心中微生凛骇，吸一口气，长剑疾变，改成了很稳健的打法。

秋飞花冷眼旁观，一直没有出手的意思。

马堂轻轻咳了一声，道：“阁下不准备出手吗？”

秋飞花道：“马兄的意思呢？”

马堂道：“在下觉着，咱们也应该出手了！”

秋飞花道：“好吧！马兄是自己来呢，还是派人出手。”

马堂头一摆，左侧两人突然疾攻而上。

这两个黑衣人，一个手中执着两支判官笔，一个手中执着一把雁翎刀。

秋飞花肃立不动，目光凝注在两个黑衣人的身上。

那执刀人先行上前，雁翎刀一招“横断云山”拦腰扫到。

秋飞花疾快的向后退了一步，疾如流星一般，顺着刀势抄了过去，他动作快速，竟然追上了雁翎刀，一把抓住了刀背。

就在秋飞花抓住刀背的同时，右腿突然飞了出去。

这一脚事先不见征兆，正踢在那黑衣人的膝盖之上。

但闻一声大叫，黑衣人突然翻了出去，跌摔在七八尺外。

原来，秋飞花这一脚踢断了那黑衣人的左腿关节。

事情发生在绵连的快速之中，那执刀的黑衣人，被秋飞花一脚踢倒，那手执判官笔的大汉，两支判官笔却疾如流星一般，分向秋飞花的前胸大穴。

秋飞花身子一侧，借势向后退出了三步，避开了一击。

秋飞花避开了一击之后，右手疾快的伸了出去，一把扣住了那黑衣人执笔的右手，加力一带。

黑衣人冷哼一声，身不由己地向后冲出了八九尺远，一下子撞入了竹林之中。

好好的一个人，撞入了竹阵之后，忽然间手舞足蹈起来，在竹林中不停的奔走。

秋飞花一皱眉头，暗道：看来这竹阵果然利害得很。

马堂看秋飞花出手两招，就对付了两个人，心中大吃一惊，暗道：这人练的是什么武功，不见招式变化，出手伤人。

原来，秋飞花用的武功，都是无难翁传授的武功，这些武功，都是武功中精奇的招数。变化精奇，独成一格，威力奇大。

马堂轻轻吁一口气，伸手摘下了背上的日月双轮，道：“阁下的武功，如此高强，在下从未见过，今日要会会高人了。”

秋飞花道：“马兄，如是能不动手，咱们最好是不要动手。”

第二十八回 心狠手辣

马堂道：“为什么？”

秋飞花道：“动手难免会有所伤亡。”

马堂道：“阁下尽管施下毒手，在下就算战死此地，也不会稍有怨恨之心。”

秋飞花道：“嗯！”

马堂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咱们在江湖上走动的人，死于江湖那也是。”

秋飞花道：“马兄，不再想想吗？”

马堂道：“在下已经想的很清楚了，阁下请出手吧！”

秋飞花道：“阁下先请出手。”

但见马堂缓缓举起双轮，突然一伸右手，轮光如电，疾射而至。

秋飞花一闪，避开轮光，却是没有还手。

马堂双轮展动，幻起了一团轮影。

一大片光影，像乌云压顶一般，直卷过来。

秋飞花身子连闪，避开了三招，仍是没有还手。

马堂收住双轮，淡淡一笑，道：“阁下何以不肯还手，难道觉着在下不配和阁下动手吗？”

秋飞花道：“马兄不要误会，再下之意……”

马堂接道：“不用解说了，咱们只有一个办法解开今日之

结。”

秋飞花道：“我知道，动手一战。”

马堂道：“不错，阁下不用手下留情了。”

双轮一振，一前一后的向前攻了过来。

秋飞花双肩摇动，由两道轮影中穿了过去，回手拍出一掌。

这一掌，疾快如风，击向马堂的右肘关节。

马堂右轮猛收左手钢轮，猛地旋转过来，迎上掌势。

轮上锋刃闪光，迎刺向秋飞花的右掌

秋飞花一吸气，陡然间向后退出了三尺。

马堂一轮落空，立刻收回左轮，秋飞花却如影随形一般地追了上来，马堂右手一抬，右手钢轮又推了出去。

一片轮光，直射前胸。

秋飞花叹息一声，道：“阁下苦苦相逼，那就别怪在下心狠手辣了。”

马堂双轮交互击出，幻起了一片轮影，展开了一轮快攻。

秋飞花右手一拍，折扇展开，挥扇还击。

别看秋飞花手中只是一只折扇，但他忽张忽合，忽而当作铁笔点开了轮光，忽而当作利刀，削向马堂的双腕。

开始之时，马堂轮变的攻势，十分激烈，但见轮光闪动，攻势猛恶异常，二十招后，秋飞花折扇的变化更见奇异，竟把马堂的双轮给压制下去。

秋飞花取得了优势之后，立时展开反击，扇影纵横，竟然把马堂的双轮完全封于门外。

扇影点点，完全不离马堂的前胸。

马堂被迫的连连向后退避，片刻间，后退出了一丈多远。

秋飞花的折扇，几次距离马堂前胸数寸处，突然停了下来。

秋飞花明明可以伤到马堂，便都手下留情。

秋飞花手下留情，对马堂而言，也是很大威胁。

明明是随时可能被人杀死，但对方却一直手下留情，这自然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马堂心中又气又怒，但又无法发作，秋飞花似是已瞧出他焦急之状，折扇忽然一变，拍的一声，敲在马堂的右腕之上。

马堂右腕一麻，五指松开，钢轮跌落实地。

秋飞花折扇回转，波的一声，又击在马堂的左腕之上，折扇移动，借一股反弹之力，点中了马堂的前胸。

左右分击，合扇一点，分袭数处，但却一气呵成。

一则是秋飞花折扇出手太快，二则是马堂也有意被人点中穴道。

原因是，他如再打下去，必将是破绽愈来愈多，说不定还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秋飞花点中了马堂的穴道之后，还未及转过身子，忽觉脑后生寒，两股金风，疾劈而至。

头未回顾，目未转视，秋飞花折扇回扫，封开了两柄单刀。

转头望去，只见六个黑衣人，已团团围布四周。

东方雁仍和两个黑衣人，动手相搏，双刀一剑搏杀的难解难分，秋飞花一皱眉头道：“诸位这等苦缠不休，那就别怪我下手恶毒了。”手中折扇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但见折扇张合，忽点忽削，只不过片刻工夫，六个黑衣人，全都被点中了穴道，倒摔在地上。

秋飞花自得无难翁授艺之后，武功突进，到了另一个境界，

一般江湖人物，已无法和他对手相搏。

东方雁目睹秋飞花片刻间连伤九人，心中大感羞恼，暗道：人家连伤九人，我连两个也未放倒，实有负东方世家的威名。

心中大急之下，突然大喝一声，施出东方世家的连环三绝剑招。

剑闪一片寒光，惨叫声中，把两个黑衣人腰斩四截。

十一个黑衣人，片刻间，二亡九伤，无一人逃离开去。

望望满地伤亡的黑衣人，东方雁突然感觉到，武功造诣上，和秋飞花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

两人在成就的过程中，似乎是有了愈来愈远的距离。

望望秋飞花，欲言又止。

秋飞花已瞧出东方雁的心意，微微一笑，道：“东方兄，此番得贵兄妹之助，使秋某人机缘巧遇，学得不少精奇武功，初试锋芒，果然获益不浅。”

东方亚菱接道：“秋兄，小妹刚才看到了秋兄出手武功。”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姑娘有何指教？”

东方亚菱道：“你很聪明，昨天学会的武功，今日就可以用来克敌了。”

秋飞花脸一红，道：“在下自知，未得精髓，运用起来，有些手不应心。”

东方亚菱道：“不错了，你把很多的招式变化，能够分开应用对敌，足见高明，不过，可惜秋兄只学会了那精奇招数的变化，但却没有体会到那份精髓要旨，所以，如若遇上了真的高手，对敌进招之间，就难免有些生硬了。”

秋飞花道：“姑娘觉着在下应该如何才能学得精髓。”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多下一点工夫，体会出那招数变化的密要，自然就会渐有进境。”

秋飞花道：“姑娘能够指点一下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秋兄，如若相信小妹，天亮咱们再切磋一番。”

秋飞花心中对那东方亚菱，已然生出了敬佩之心，笑一笑，道：“天亮之后，在下当向姑娘请教。”

东方雁道：“妹妹，咱们要在此地，停留好久？”

东方亚菱道：“我的篷车中，备有吃喝之物，在此地等个三五天，也不会让你饿着。”

东方雁道：“妹妹，我看如其守候此地，那就不如冲出去的好。”

东方亚菱道：“哥哥，兰兰、秀秀要保护我，能够放手对敌的只有你秋兄，如是敌人绵连不绝的攻击，你们也许能突围而去，但你们总不忍心把我丢在这里吧！”

秋飞花道：“姑娘，趁他们围困咱们的阵势，尚未布好，冲出去不是方便一些吗？”

东方亚菱道：“秋兄，敌暗我明，他们连绵不绝的沿途施击，不会让咱们有片刻休息时间，就算你和我哥哥都是铁打的人，也会有着疲累不堪之感。”

秋飞花道：“但咱们这样固守下去，虽然可以试出一部分敌人的实力，但也给了敌人很多的时间，可以从容布置。”

东方亚菱道：“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了，天下本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咱们固守此地，对咱们利多害少，而且是以逸待劳，不给他们选择决战的时、地……”

语音一顿，接道：“选择这一处决战之地，对秋兄而言，最是有利。”

秋飞花道：“哦！”

东方亚菱道：“秋兄由无难翁那里学的武功，正好用来作为对敌试验之用，小妹再从旁建议一二，我相信几场恶战下来，秋兄必有很大收获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没有答话。

东方亚菱目光转注到东方雁的脸上，道：“哥哥，评断一下，你和动手的人是几等武功。”

东方雁道：“不逢一等，应该是二等中一流身手。”

东方亚菱道：“哥，你能对付几个人。”

东方雁道：“四个，如是四个人围攻于我，还可以对付，四人以上，对付起来那就大感吃力了。”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这称大合堂的组合，是个非同凡响的组合了，随行的喽罗，小卒，都是一流身手。”

东方雁道：“妹妹，哥哥一向不问你做的什么事……”

东方亚菱接道：“现在，你想问问是吗？”

东方雁道：“是！哥哥想知道，你究竟是在做什么？”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第一我在试试看，那个大合堂中有些什么样的能人；第二，我要生擒几个人，问问那个神秘的组合，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物领导。”

秋飞花道：“他们不会讲的。”

秋飞花突然一把抱住了东方亚菱，道：“暗器。”

纵身闪开了五尺。

一支长箭，挟一阵劲风锐啸，掠过秋飞花身侧而去。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谢谢你，秋兄。”

秋飞花放开抱住东方亚菱娇躯的右手，缓缓说道：“事出突然，来不及招呼姑娘，冒昧出手，唐突姑娘之处，还望多多原谅。”

东方亚菱道：“为了救我性命，小妹感激还来不及，怎么会说到唐突二字呢……”

抬头望望天色，道：“天色快亮了，他们应该展开攻势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咱们一夜辛劳，也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了。”

东方雁道：“对！应该吃一点东西了。”

三人重回竹阵，秀秀由篷车中取出食用之物，分给三人食用。

东方亚菱的篷车，装设的十分齐全，拿出的食物，竟然还是冒着热气。

破晓过后，天亮得特别快速，三人一餐未完，天已大亮。

由阵望去，只见竹阵外，伤死之人，早已移走，二十几个黑衣劲装，团团把竹阵围住。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秋兄，哥哥，他们准备在此与咱们决战了，调来了不少的人手。”

秋飞花道：“姑娘，咱们看阵外，十分清楚，他们看咱们是否也很清楚呢？”

东方亚菱道：“这阵势明显排八卦九宫，暗吟五行生克，只要不进入阵中，生克之门不起变化，在阵外，也可以清晰的看到阵中景物。”

秋飞花道：“如是他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阵中景物，可以用长箭射入阵中来了？”

东方亚菱道：“可以，不过，长箭射入阵中之后，立刻可以引起变化，不可能射中阵中之人。”

突然间，脸色一变，霍然站起了身子。

东方姑娘这异常的举动，使得秋飞花和东方雁，都为之心神一动，也跟着站了起来。

皱皱眉头，东方雁低声说道：“妹妹，怎么回事。”

东方亚菱道：“他们在阵外，布成了四面埋伏，但却不肯进入阵中来。”

东方雁道：“那是因为他们不解阵势变化，所以，不敢进来。”

东方亚菱道：“如是他们真的不知阵势变化之能，早就糊糊涂涂的冲进来了，他们守在竹阵四周，不肯妄入一卡，说明了，他们早已得到令谕，不许进入竹阵。”

秋飞花道：“以姑娘才慧之高，八卦五行阵变化之多，纵然有人能识得利害，只怕也未必能够破解。”

东方亚菱道：“不能这样轻敌，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很精密的计划活动。”

秋飞花道：“既然如此，咱们不能让他们先动手，在下先去杀他们一阵。”

东方亚菱叹口气，道：“目下情势，似是不宜乱出手……”

东方雁道：“妹妹，咱们不出战，他们不肯攻，难道咱们就这样的对峙下去不成？”

东方亚菱道：“不会很久，我看他们正在调动人手，很快就会对咱们展开攻势了。”

东方雁道：“等他们冲入阵来，咱们在阵中迎敌？”

东方亚菱道：“现在，只有等下去了，如若他们真有破去竹

阵的人，小妹再想迎敌之法。”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姑娘，如若真有能人指点他们冲入竹阵，咱们是否要在阵中和他们一决生死？”

东方亚菱脸上忽然泛现出一个奇异的笑容，道：“秋兄，你是否相信这世上有奇术这一门学问？”

问得很突然，秋飞花被问得一呆，道：“这个在下没有见过，不敢妄言。”

东方亚菱回望了站在身侧的秀秀一眼，道：“去！把我的百宝箱拿来。”

秀秀应了一声，奔向篷车，捧了一个红漆木箱行了过来。

秋飞花凝目望去，只见那木箱长约二尺，宽约一尺五寸，厚有八寸，看上去，只见一色紫红，瞧不出是什么质料作成。

箱盖上印着三个大金字，写的是“百宝箱”。

东方亚菱纤巧的右手按在箱盖上，微笑道：“秋兄，不要你看。”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脸上突然泛起了一层红晕，道：“看了你会笑话我。”

东方雁道：“不行，我非看不可。”

东方亚菱手扶百宝箱，道：“人家秋大哥就不看，你怎么一定要看？”

东方雁无可奈何的笑一笑，行到秋飞花的身侧，低声道：“女娃儿就是女娃儿，无论如何比不上咱们男子汉，豪气大方。”

秋飞花道：“也许那百宝箱中，确有咱们不便看到之物。”

东方亚菱缓缓由百宝箱中，取出一个红色的小人，放在地

上。

秋飞花目光转动，只见那小人全身通红，高约半尺，眉目如画，栩栩如生。

东方亚菱抬头望了秋飞花一眼，微微一笑，道：“雕虫小技，秋兄见笑了。”

秋飞花却是看得面色凝重，望着那小人，呆呆出神。

东方亚菱又从百宝箱中，取出一个黄色的小人，摆在地上。

秋飞花看得十分奇怪，暗暗说道：久闻江湖上有一种奇异的邪术，能够撒豆成兵，这丫头取出了两个小人出来，看起来诡异得很，难道世间，真有邪术不成。

但东方亚菱玉手挥动，片刻间，又取出蓝、白、黑三色小人。

一共五色小人，整整齐齐的摆在地上。

五个小人，一样的高，一样的大小，除了颜色不同之外，面目一样，一个个都刻得眉发逼真。

东方亚菱捧起了五个小人，缓步向阵中行去。

只见她把五个小人，分别放在了五个完全不同的地方，每一个小人，分隔的距离，也不尽相同。

秋飞花道：“姑娘，可否把这些小人的作用告诉我们一下？”

东方亚菱笑道：“秋兄听说过，江湖上有一种很奇怪的组合，叫做排教吗。”

东方雁道：“不错，排教中人，一向出没水路码头，不过，排教中有一种最出名，而又为江湖皆知的长生灯，秋兄听人说过吗？”

秋飞花道：“在下孤陋寡闻，未听过长生灯的事迹。”

东方亚菱道：“排教中人在长江中行船，一遇上强敌攻击，立

刻就点起了一盏红灯。”

秋飞花道：“那红灯有些什么作用呢？”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照传说，那灯会放出烟云，把整个的船只，隐没在烟云之中，所以，称它为长生灯。”

秋飞花道：“这不是邪法吗？”

东方亚菱道：“那只是的传说，小妹曾对此作过一番工夫。”

东方亚菱接着说道：“咱们家中，有一本排教的秘录，不知道由何而来，但却收藏得很隐秘，有一天，我在查阅存书，无意中，把那本书给翻了出来，对江湖传说中充满神秘的排教，才算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上面记述的事物，骤然看去，都很奇怪，确实迹近奇术、异端，因此，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秋飞花道：“世上真有法术之事？”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有很多事，我还无法证明，小妹不敢妄言，但就我查究出来的事，所谓奇术、异端，并非法术。”

东方雁道：“像那长生灯的怪异，不是法术，又是什么呢？”

东方亚菱道：“哥哥，不是法术，是一种药理变化。”

秋飞花道：“药理变化？”

东方亚菱道：“药理变化，是我创出的名词，对不对，小妹不敢说，但它不是邪术……”

语声微一顿，接着道：“就拿那长生灯说吧！那只是几种奇异药物，混合成一种粉末，用在长生灯中，经火一烧，立即冒出黑色的烟雾来，船身飞起水花，就能很快的变成一种浓雾、烟云，把整个的船身笼罩起来。”

秋飞花忽然间，对东方亚菱生出一种莫名的敬慕之心。

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姑娘学问丰博，好生叫人敬重。”

东方雁道：“妹妹，我知道你聪明，但却未料到你竟聪明到如此境界，难道你这五个小人，也是仿照那长生灯的做法吗？”

东方亚菱道：“长生灯中的药物，一定要水，咱们陆地上，没有水雾配合，自然无法生出那长生灯的作用……”

东方雁道：“不谈长生灯了，说说你这五色小人，有些什么妙用吧！”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哥哥，这个，你得原谅一下。”

东方雁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不能讲，一则是怕人听去，泄漏了变化之秘；二则讲出来之后，那就完会不会使你惊奇了。”

东方雁道：“这么神秘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实在说，这五色小人，是否真正能发挥出它的妙用，我自己一点也没有把握，我只是照着书上的描述，做成这五个小人。”

秋飞花心中暗道：东方雁苦苦追问于她，她一直不肯说出口来，我问她也是白问了。

只听一个冷厉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这外布八卦、暗藏九宫，再加上五行生克的阵势，固然是变化多端，不过，这并非是固不可破的奇阵、绝技，诸位如是想借这八卦阵势拦住咱们，那是白费心机了。”

秋飞花转头看去，只见阵外站着一个人身着黄色长衫的老者，须鬓如银，背插古形长剑，脸长如马，一张大嘴巴，说话时声如洪钟。

轻轻吁一口气，秋飞花缓缓道：“东方姑娘，可要在下出去应付一阵。”

东方亚菱道：“这人口气，分明对八卦阵势的变化，十分了解，如是咱们不肯出去，他就会进来了。”

秋飞花笑道：“这人的形貌很特殊，好像是听人说过，不过，一时之间，却又想不出什么人？在下出去问问他。”

东方亚菱道：“此人生具异相，而且，又有着深厚内功，希望你多多小心一些。”

秋飞花道：“多谢姑娘。”

秋飞花缓步行出阵外，一抱拳，道：“在下秋飞花，阁下怎么称呼。”

马脸人冷冷说道：“秋飞花，老夫没有听人说过这个人。”

秋飞花笑一笑，道：“阁下这幅尊容，在下倒听人说过，只不过，在下不知晓阁下的姓名？”

马脸人道：“哈哈，阁下既然不知老夫的名号，想来定然是后生晚辈。”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笑道：“长江后浪排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阁下须鬓苍然，已经老了！”

马脸人怒道：“好狂的后生晚辈，你为什么要出来？”

秋飞花笑一笑，道：“出来有何不妥。”

马脸人冷哼一声，道：“出来了，你就别想再活着回到阵内。”

秋飞花道：“有这等事，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马脸人道：“老夫也不问你的出身了，你亮兵刃吧！”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我看对付你阁下这样的人，用不着先亮兵刃。”

马脸人气得全身微微抖颤，脸色一片铁青，显然，内心之中的愤怒，已到了极点。

秋飞花却神情潇洒的微微一笑，道：“阁下，想要区区之命，要凭武功才行，心中生气，只怕是无济于事。”

马脸人怒极而笑，道：“老夫三十年未履江湖，想不到武林中后辈之中，竟然会出了这等狂放之徒。”

秋飞花道：“有很多武林长者，挟半世威名，以他半生血汗闯出的盛名，用作行恶的仗恃，这样的武林长者，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尊重呢？”

马脸人点点头，道：“好利的一张口舌……”

右手一挥，道：“给我拿下。”

一个二十八九岁的灰衣汉子，应手而出，直扑秋飞花。

那人身上背着一柄长剑，但未取兵刃，空着双手，右手半屈，平横前胸，左手食、中二指，一招“二龙取珠”，直点秋飞花的双目。

攻势快速，疾如闪电。

秋飞花冷哼一声，道：“好恶毒的手法。”

喝声中，右手疾起，横向前面拍出一掌。

这一掌力道奇猛，有如狂飚横卷，逼开了点向双目的攻势。

那灰衣人横在前胸的右手，突然击出，抓向秋飞花的前胸。

秋飞花早已防备于此，左手一探，斜里横出，五指一扣，正好扣住了那灰衣人的右腕，用力一带一摔，灰衣人被摔到八九尺外。

砰然一声，跌在地上。

只是一招的交接，立刻分出了胜败，不但那灰衣人被摔得一怔，就是那马脸人，也为之呆了一呆。

秋飞花拍拍双手，笑道：“阁下，请派一个武功好的人再来

试试，这人的武功太差。”

马脸人长长吁一口气，道：“你是无难翁的什么人？”

秋飞花听得一愣，但立刻恢复了镇静。

笑一笑，道：“阁下看得出吗？”

马脸人道：“沾衣十八跌，是无难翁的不传绝技，天下再无第二个人会此武功。”

秋飞花虽然学得了很多的武功，但却都不知招数名称和它的来源。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既是不传之秘，阁下却能一眼就瞧了出来，足见高明了。”

马脸人神情突然缓和下来，道：“你是无难翁的什么人？”

秋飞花道：“徒弟。”

马脸人摇摇头，道：“无难翁不收弟子，这一点不用吓唬我。”

秋飞花道：“信不信是你的事。”

马脸人淡淡一笑，道：“不论你是不是无难翁的弟子，但你学会了无难翁的武功，总会有些关连。”

秋飞花道：“哦！”

马脸人道：“老夫和无难翁有过数面之缘，不愿和他结仇，对你网开一面，杀伤敝堂人手之事，老夫也为你担待下来，你去吧！”

秋飞花嗯了一声，道：“我往哪里去？”

马脸人一皱眉头，道：“世界庞大，海阔天空，哪里不可使人有身立足？”

秋飞花道：“原来，阁下想放在下一马。”

马脸人一皱眉头，道：“故识情深，老夫不愿使故人伤情。”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这个，阁下不用多顾虑了……”

马脸人接道：“怎么，你还不走，等待何时，再过一阵，想走也走不了啦！”

秋飞花笑一笑，道：“正因天地太辽阔，世间太广大，在下也不知道如何一个走法了？”

马脸人嗯了一声，道：“你是不肯走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在下觉着无处可走，也不想走！”

马脸人叹息一声，挥手说道：“杀！”十几个黑衣大汉，抢攻过去。

十几种不同的兵刃，寒芒交错的攻了过去。

秋飞花冷笑一声，双掌连环拍出，一阻群雄攻势，右手已拔出项颈间的折扇。

秋飞花猛冲入了寒芒交错之中。

这十几个人，武功都不算错，如是秋飞花未遇上无难翁传授武功之前，这一阵搏杀，秋飞花可能就抵抗不住。

但秋飞花自得无难翁传授之后，武功大进，独斗十余人，竟然能从容应付，而且，游刃有余。

片刻工夫，双方已然搏斗了五十余招。

秋飞花愈打愈轻松，步如行云流水，折扇招数变化万端。

忽然间，响起了一声惨叫。

一个黑衣人突然倒了下去。

秋飞花闪穿于人影之中，高声说道：“诸位如若不停手，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喝声中，折扇疾变，奇招百出。

但闻惨叫之声，绵连不绝的传了过来，十几个围攻秋飞花的

大汉，纷纷倒了下去。

不足十招的工夫，已经倒下了十之六七。

余下四人，心颤胆惊，再无打下去的勇气，觑一个空隙，向后退去。

秋飞花淡淡一笑，收住折扇，目光凝注在那马脸人的身上，缓缓说道：“阁下对秋某一番盛意，在下已予回报，这些人除了一个死亡之外，大都是被点中穴道，只要拍活他们的穴道即可恢复，有劳阁下，区区要回阵中去了。”

转身向阵中行去。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站住。”

秋飞花回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黄衣的大汉，缓步行走了过来。

这人的衣服，十分奇怪，很像金牛宫中金牛王的装束，但却有很多的不同。

那一身黄衣绣龙画凤，很像皇帝穿的滚龙袍，不同的是紧紧的裹在身上。

头上戴一顶金冠，四面垂着黄色穗子。

身上背一把形如钓竿的细剑。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缓缓说道：“阁下是……”

黄袍人一指头上的金冠，道：“这个……”

秋飞花抬头望望金冠，道：“金冠。”

黄袍人摇摇头，道：“金冠蝙蝠王。”

秋飞花道：“哦！”

蝙蝠王道：“金冠四王，你听说过没有。”

秋飞花摇摇头，道：“没有。”

蝙蝠王道：“孤陋寡闻！”

秋飞花道：“嗯！你是金冠四王中的一王。”

蝙蝠王道：“不错。”

秋飞花道：“找在下，有何见教？”

蝙蝠王伸手一指地上的黑衣人，道：“这些人是你伤的？”

秋飞花道：“不错。”

蝙蝠王道：“阁下伤了他们，就这样走了吗？”

秋飞花道：“你的意思呢？”

蝙蝠王道：“偿命。”

秋飞花道：“他们没有死。”

蝙蝠王道：“但他们都躺了下去。”

秋飞花道：“那是被点了穴道。”

蝙蝠王道：“我知道，他们是被你点中穴道倒下去的，所以，小王也要点中你的穴道。”

秋飞花道：“高论，高论，你王爷请动手吧！”

蝙蝠王道：“好吧！既然阁下一定要小王出手，小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缓步行了过来。

头上的蝙蝠金冠，随着他移动的脚步，不停的颤动，似乎要展翼飞去。

秋飞花暗中提一口真气，道：“阁下可以动手了。”

蝙蝠王道：“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了。”

秋飞花道：“在下就是有这个毛病，不见真章，不服输；不见棺材不掉泪。”

蝙蝠王冷冷说道：“好！大约你自信还能够拒拦我几招！”

秋飞花道：“试试看吧！”

蝙蝠王道：“小心了。”

右手一挥，疾快的拍出一掌。

这一掌，有如电光石火一般，一闪而至。

秋飞花对这位奇装怪服、头戴金冠的人，也不敢稍存大意之心，看他右手一扬，立刻一侧身闪避开去。

他应变虽然快速，但蝙蝠王的掌势仍然掠身而过，掌势带起的内力，直触肌肤。

秋飞花吃了一惊，暗道：好快的掌法。

这是他记忆之中，最快速的掌势，如非无难翁传授过极为精巧的闪避身法，如是在无难翁传授武功之前，这一掌，秋飞花就无法闪开。

蝙蝠王目睹秋飞花竟然能避开自己一击，哈哈一笑，道：“好！好！好身法，无怪你有点狂妄，确也是有点本事。”

喝声中，忽然展开快攻，一连十招。

秋飞花心知单凭闪避工夫，决难逃过蝙蝠王的快攻，早已凝聚真力，挥掌反击。

但见掌影交错，一阵乒乒乓乓轻响，双方各自退后了两步。

十招交接，几乎是在一刹间的工夫完成。

但在局外人看来，这两人最多是拼斗三招。

事实上，两人已拼斗十招。

蝙蝠王抢了先机，十招全是出手抢攻。

秋飞花全心全力的接这十招，都是无难翁传授的武功。

如是五日之前，蝙蝠王这十招攻势，就算不伤到秋飞花的性命，也要把他重创手下。

蝙蝠王神情奇异的望着秋飞花，缓缓说道：“阁下的武功如此高明，倒是出了小王的意料之外。”

秋飞花道：“夸奖了，夸奖了，阁下攻势也凌厉得很。”

蝙蝠王道：“唉！想不到小王初次出手，就遇上了这样的高明人物……”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小王有一个规矩，阁下大概不知道？”

秋飞花道：“在下恭候佳音。”

蝙蝠王道：“小王的规矩是，十招内如若不能取一个人的性命，那就不再出手。”

秋飞花道：“哦！”

蝙蝠王道：“如是咱们以后见面，小王就要升高招术了。”

秋飞花道：“什么招数？”

蝙蝠王道：“二十招，我希望你能在下次时，接下小王二十招。”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在下今日可以活下去了？”

蝙蝠王道：“不错，今日阁下可以活下去了。”

转过身子，大步而去。

秋飞花目光转注到那马脸人的身上，道：“阁下，如是没有人能够胜过区区，诸位也不能进入阵中了。”

马脸人神情冷肃地说道：“年轻人，不要太狂，蝙蝠王十招攻势，虽然被你接下，但老夫看得出，你已经用了全力，不过，大合堂能有一位蝙蝠王子，就可能有更多的高手。”

秋飞花道：“不论是什么人，只有把在下打败才行，如是无法胜过秋某人，那就没有机会进入这座竹阵见识了。”

马脸人怒道：“老夫已唇焦舌干，就算得罪了无难翁，那也

只好对不起了。”

秋飞花道：“不用顾虑家师，阁下只管出手就是。”

马脸人笑一声，道：“老夫不相信，你已得无难翁全部传授。”

突然一侧身子，挥拳击出。

拳势击出，带起了一股强烈的拳风，拳势未到，拳风已然近身。

秋飞花得自无难翁传授的一种奇异步法，闪避快速，步法奇幻，不论如何凶猛的拳势，只要轻轻一闪，就避了开去。

但秋飞花一直不知道它的名字。

马脸人一拳如电，击了过来。

秋飞花又一个快速闪转，避了开去。

马脸人一击落空，缓缓说道：“无难翁的七星步，也传给你了。”

秋飞花心中暗暗一笑，忖道：原来，这步法叫作七星步。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阁下应该相信了。”

马脸人叹息一声，道：“要你走！你不走，现在就算你是无难翁的弟子，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

秋飞花摇摇头，道：“阁下错了，我压根就没有打算走的，你不用多费心了。”

马脸人怒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老夫对你客气，不是怕你。”

秋飞花淡淡一笑，道：“阁下，在下瞧得出你有困难，所以，你也不用为难了。”

马脸人哼了一声，道：“那你接招罢。”

双掌连环拍出，展开了一轮快攻。

秋飞花一连避开了十招快攻，全凭七星步巧妙的身法。

马脸人似乎是对七星步的巧妙变化，略有所知，所以，攻到的掌势，和那七星步，有着极巧妙的配合，可惜的是，每一招，马脸人都晚了一步。

第十一招时，马脸人突然抢快了一步。快攻一招。

其实，十招绵连，招招快如星火。

但第十一招，却抢先了秋飞花一步。

但闻砰的一声，一掌正击在秋飞花的左肩上。

秋飞花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

马脸人右手闪电而出，五指向秋飞花的右腕上扣去。

这一掌，打得秋飞花左肩生痛，一时间竟然无法闪避。

马脸人右手一把抓住秋飞花的右腕，道：“给我拿下。”

但闻一个娇脆的声音，冷冷喝道：“慢着。”

随着那声呼叫，寒芒一闪，两个应声向前奔走的黑衣人，应声倒了下去。

马脸人微微一怔，两缕寒芒已电射而至。匆急之间，马脸人顾命要紧，一把松开了秋飞花。

这时，秋飞花已然退到竹阵旁边。

一只手伸了出来，一把拉着秋飞花，转入了阵中。

马脸人避开了一道银芒，秋飞花已退入竹阵。

那是只柔若无骨的玉手，紧紧搭在秋飞花的右腕上。

一个轻俏的声音，起自耳际，道：“秋兄，伤得很重吗？”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还好，多谢姑娘相救。”

口中虽在对着东方亚菱说话，人却凝目沉思，似是在想着一件十分为难的事。

东方亚菱道：“你在想什么？”

秋飞花道：“拳劲速度，那马脸人，应该不如金冠蝙蝠王，但他怎么能够胜了我。”

东方亚菱道：“因为，他瞧出了你七星步的变化。”

秋飞花道：“哦！原来如此，但他怎么会知道七星步的变化呢？”

东方亚菱道：“任何奇幻的步法，都和五行、八卦有关，只要是精通此道的人，看上一阵，就可以瞧出你的步法变化。”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他对这些五行变化、八卦奇门一道，似乎是很有研究了？”

东方亚菱道：“很高明，只在几十招中，就瞧出了你七星步的变化。”

秋飞花道：“那么他对姑娘布成的阵势，是否已经有了了解。”

东方亚菱道：“照他的造诣看，他应该早已经看出我们这阵势的变化了。”

秋飞花道：“他们要进入阵中了？”

东方亚菱凝目望着阵外，瞧了一阵，道：“看来，他现在似乎是很犹豫。”

秋飞花道：“犹豫什么？”

东方亚菱道：“照他破去你七星步的造诣来看，他应该已经瞧出了这座阵势的门户，但他迟迟不肯进来，不是为了怕阵势的变化，而是担心你的武功。”

秋飞花奇道：“他已经胜了我一招，为什么还会怕我的武功。”

东方亚菱道：“你一直没有还手，他破了你七星步，那是因为他瞧出了你七星步的变化，你如若真的放手和他一搏，他未必能够胜得了你，他心中明白，你心中大概也很清楚了。”

秋飞花叹口气，道：“亚菱姑娘，经你这么一解释，在下似乎又能了解了很多的事。”

东方亚菱格格一笑，轻轻吁一口气，道：“我哥哥这一次要我火速赶来，为了两件事。”

秋飞花道：“哪两件事？”

东方亚菱道：“一件事，是看看南宫表姐之美。”

秋飞花道：“还有一件呢？”

东方亚菱道：“要我见见秋兄。”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见见我？”

东方亚菱笑道：“我哥哥太关心我了，他怕我将来，老在东方世家，分他的财产，所以……”

所以怎么样，她没有再讲下去。

但秋飞花却听得心头一震，忖道：看来，他们兄妹之间，似乎是谈了不少的事。

忽然间，耳际间响起了东方雁的声音，道：“秋兄、妹妹，敌人似是要进阵了。”

东方亚菱抬头看去，只见三顶小轿，正停了下来，轿上鱼贯行出三个人来。

看清楚了三个人形貌，东方亚菱立时脸色大变。

秋飞花似是已瞧出她惊异之色，低声说道：“姑娘，认识这些人吗？”

东方亚菱道：“很像是他们！”

第二十九回 武林三魔

秋飞花道：“他们是什么人？”

东方亚菱道：“他们是川东三魔，不过，他们喜欢别人称他们为川东三仙。”

秋飞花道：“亚菱，你很少在江湖上走动，怎知川东三仙。”

东方亚菱听他直称亚菱之名，心中一阵羞喜，双颊泛起了一片艳红之色，说道：“我们家里，有一幅武林侠义图，也有一幅武林魔怪图，江湖上著名的大侠、魔怪，上面有记述，而且绘有图像，只不过，一般人，不会有我这样好的记忆，看过之后，也不会记在心中，再见他们之面，也不会记在心上了。”

秋飞花道：“不会看错吗？”

东方亚菱道：“不会，这川东三魔，是当今武林中十大魔头人物，自然是不会看错了。”

秋飞花道：“十大魔头，有没有排名。”

东方亚菱道：“有。”

接着道：“这三个人在十大魔头排名最后，也就是第八、九、十位。”

秋飞花忽然想起了无难翁，道：“我师父是否排名在侠义图上？”

东方亚菱道：“你是说无难翁？”

秋飞花点点头，道：“是！”

东方亚菱道：“像他那样的人物，自然是在侠义图上排名。”

秋飞花道：“不知他老人家排名第几？”

东方亚菱道：“无难翁排名第四。”

秋飞花道：“前三名，是什么人？”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这就不知道，前面一二位，没有排名，一片空白，第三位，只有一个画像……”

秋飞花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东方亚菱道：“看不清楚，是一个侧背的影子，从画下的衣着上推断，似乎是一个中年的女尼。”

秋飞花道：“中年女尼？”

东方亚菱道：“大概是不会错，我曾经看得很仔细，几经苦心研究，发觉出来的隐秘，大概是不会错了。”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武林中原来还有这么多麻烦。”

东方亚菱道：“没有……”

语声一顿，接道：“他们要进阵了，咱们也该准备一下了。”

秋飞花抬头看去，只见那三个青衣人，正和那马脸人已然谈好，马脸人一马当先，向里行来。

秋飞花低声说道：“亚菱，咱们要如何对付他们？”

东方亚菱道：“看来，除了那马脸人之外，川东三魔也不解八卦、五行的变化，除非那马脸人，能够把整个的阵法破去，他们的行动，仍然受到阵法的限制。”

秋飞花道：“在阵中可以动手吗？”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可以，不过，秋兄要委屈一下了。”

秋飞花道：“委屈什么？”

东方亚菱道：“要听我之命行事了。”

秋飞花点点头，道：“这个自然。”

东方亚菱道：“现在，两位请先向后面退去。”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亚菱，你一个人……”

东方亚菱抿嘴一笑，道：“多谢你的关心，我要试试那些旁门左道的奇术，是否真有拒抗敌人之力。”

秋飞花道：“你多小心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回目一笑，道：“我会小心。”

秋飞花缓缓向后退去。

他经过了东方亚菱的细心指导之后，对于阵势的变化，已经有了大部的了解，进退之间，已能行动自如。

东方亚菱迅快的移动身躯，隐入了一根竹子之后。

马脸人很谨慎，两掌平胸，缓步而进，戒备得很森严。他是个精通五行、八卦变化的人，每一步，都踏得很正确。

三个跟在身后的青衫人，也有着很深的戒心，举步落足之间，十分谨慎。

秋飞花仔细打量了三个衣着相同的青衫人一眼，发觉三人除了衣着颜色相同之外，人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这时，东方亚菱已发动阵势，退到秋飞花的身侧。

秋飞花打量过三个人，缓缓说道：“这三个人就是川东三魔吗？”

东方亚菱点点，道：“不错，这就是川东三魔。”

秋飞花道：“看起来，三人年龄不算太大。”

东方亚菱道：“川东三魔，五十年前，已在江湖上闯出万儿，三个人最年轻的，也该有七十岁。”

秋飞花吃了一惊，道：“看起来，三个人，完全不像是七十岁以上的人。”

东方亚菱道：“秋兄留意，他们已行至第一个小木人前面了。”

原来，那马脸人精通五步奇门，一路行了进来，畅行无阻。但行到了小红人面前，突然停了下来。

东方亚菱神情很紧张，双目神凝，盯住在那马脸人的身上。只见他突然停下了脚步，流目四顾，似是要找寻什么。

东方亚菱脸上泛起欢愉的笑容，低声道：“秋兄，旁门左道，虽非正途，但有时候却是实用得很。”

秋飞花凝目望去，只见那小红人身上，飞起了一缕轻淡的红烟。

除此之外，别无异状。

但马脸人，却是有着绝不相同的感受。

只觉一片茫茫红雾，由淡而浓，竟然掩遮去了全部的景物。八卦五行，本有着一定的变化方位，但它却忽然间消失不见。

马脸人很沉得住气，只是冷冷地站着，四下打量。

足足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他仍然站着不动。

东方亚菱低声道：“那马脸人真了不起，沉着、冷静，身陷危境，仍能保持神志的稳定、清明。”

忽然间，那马脸人举手一掌，拍了出去。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他虽然很沉着，但这镇静的工夫，还不算到家。”

秋飞花道：“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把他们拦阻在那里？”

东方亚菱道：“照书上的说法，应该有一种红色的烟云，阻止了他们去路，但事实上，是什么样子，连我也不知道了。”

但闻那花白长髯老者，冷冷说道：“吴兄，咱们等不及了，为什么一直站着不动。”

“你瞧到了没有。”

马脸人道：“一片淡淡的红烟。”

花白长髯老者冷笑一声，道：“这一个，老夫也瞧到了，我不信，那一片淡淡的红烟，真能阻住咱们的去路。”

马脸人道：“因为咱们站的方位不错，所以，才只见一片淡淡红烟，如是咱们方位站错，立刻就陷身于一片红雾之中。”

花白长者冷冷说道：“你越说越离谱了，老夫根本就不相信几根竹枝插在地上，就能拦住咱们这些高来高去的人。”

马脸人道：“阁下不信，何不移动一步试试看。”

花白长髯老者怒道：“好！老夫就试试看，我不信，世上真有这种邪门事。”

口中说话，人却真的向右面横跨了一步。

就是那一步跨出，顿然有着高空失足的感觉。

虽然落着了实地，但眼前却变了另一个世界。

原来相距不过数尺的马脸人，突然消失不见了。

眼前是一片滚滚翻动的红雾。

花白长髯老者，但见心头火起，呼的一声，拍出了一掌。

这一掌力强猛，举足了一股强烈绝伦的劲风。

烟云一般的蒙蒙红气，突然间，一阵流动。

但流动之后的红色烟雾，更觉浓重起来，浓重得伸手不见五指。

长髯老者心中怒火更炽，大喝一声，双掌连环劈出。

他内功深厚，这一阵放手施为，掌力绵连，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直涌过去。

但却一直无法击中什么，也未发觉任何回音。

他一连发出数十掌，有如投在大海中的泥沙，不见反应。

但身前的红色浓雾，却是更见强烈。

长髯老者轻轻吁一口气，收住了掌势。

他纵横江湖，得到排名于十大魔头之中，一生中经过的恶战凶险，屈指难数，但却从未遇上过这样尴尬的事。

既不见敌人何在？又未闻呼喝激战之声，静、静，静得像天地间，只余下他一个人。

眼前的红雾，在他强猛掌力的拍击之下，不但不见稀薄，反而更见浓重。

好像天地间的万人万物，都突然失去，只余这一片像混沌初开时间的一片红雾。

他暗中提聚真气，凝神倾听了一阵，仍然听不到一点声音。

景物消失，静寂如死，带给人一种莫然的恐怖，以这川东三魔三首的恶人，也似乎被这景物闹的有些心神不安，忍不住大声喝道：“吴兄，你在哪里？”

一连喝问数声，竟不闻有回应之声。

红雾更浓，以这长髯老者的内功运足目力，竟无法看到一尺外的景物。

这真是比陷身于死亡绝地，更加的使人颤栗、震慑。

但他究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长长吁一口气，尽量使心情平静下来，叫道：“老二、老三，你们在哪里？”

在他想来，马脸人因为痛恨自己，故意不肯回声，但老二、老三，只要听到了自己的呼喝之声，定然会回答喝叫。

哪知喝叫出口，却听不到一点回应之声。

一股豪勇逞强之气，忽然间消失净尽，已确知自己陷身于绝境之中。

再说那黑脸大汉，眼看三魔之首，身躯移动了一下，忽然消失不见，代之而起的都是漫漫红烟，逐渐浓烈。

但他站的方位不错，还可以清晰的看到那马脸人及数尺外的景物。

提一口真气，凝神戒备，一面运足目力，查看反应。

只见他不远处，有一团红雾翻滚流动，却不见大魔停身之地。

足足等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大魔仍然不见一点音息。

老二再也忍耐不住，冷言道：“吴兄，咱们老大不见了。”

马脸人道：“这阵势有些古怪，似乎是不只五行、八卦变化，兄弟也正觉着束手无策。”

黑脸人怒道：“不管你能不能把咱们带出阵中，但救出老大要紧。”

马脸人道：“我已再三说明了，这阵法外排八卦、内藏五行，倒置生死门，那是绝顶高人排成的奇阵，要他小心一些，他却一直不肯。”

黑脸人道：“姓吴的！这不是说道理的时候，咱们老大忽然不见了，你先把 he 找出来，然后，咱们再作打算。”

马脸人道：“好吧！在下试试看，不过，两位可要站定了，不可移动半步，在下找到令兄之后，再来和两位会合。”

黑脸人道：“姓吴的，你记着，要是找不到咱们老大，你也别出来了。”

马脸人冷笑一声：“这阵法虽然古怪，但在下相信，至少可以找到阵门出去，如是在下也陷入阵中，你们二位出阵的机会也不太大。”

黑脸人冷哼一声，似要发作，但却被三魔暗施传音之术阻止，道：“老二，这阵法确是有些古怪，老大不过横跨两步，却忽然消失不见，现在，咱们得忍气吞声，出了这怪阵之后，再和姓吴的老小子算帐。”

三魔都是久历江湖的老奸巨猾，听得老三一番话，二魔立时放下笑脸，道：“吴兄，你别生气，兄弟只是不见了老大之后，有些性急，你吴兄对五行、八卦，研究有素，只要肯帮忙，定然会找到咱们老大。”

马脸人心中冷笑，口中却缓缓说道：“陆兄言重了，三位是堂主最相信的人，兄弟敢不尽力？”

黑脸人心中骂道：“你这老小子，现在由你去吧！咱们离开了这座怪阵，再给你颜色看看。”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一切重托吴兄了。”

几人一番对答之言，站在一侧的东方亚菱和秋飞花却听得十分清楚。

也听到了大魔惊震的呼喝之声。

秋飞花点点头，道：“亚菱，好利害的阵法，看看这奇阵威力，实在是用不着化费数十年去练武功了。”

东方亚菱道：“这只是一门学问，不是功力……”

秋飞花接道：“但它一样能用来对付敌人，而且，神效比武

功尤为悬殊。”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秋兄，小妹不练武功，是别有苦衷，所以，我想尽了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我设计了用强力弹簧射出来飞针、暗器，也配制了很多使人闻到之后，就立刻晕倒的迷魂药物，来保护自己。”

秋飞花道：“你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女孩子，能打出暗器，施展迷药，这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了。”

东方亚菱道：“我施用的暗器，都是用弹簧射出，不用功力……”

微微一笑，接道：“秋兄，你猜猜看，我身上一共带有几件暗器。”

秋飞花道：“至多三种吧！”

东方亚菱道：“你少说了一半还多，我全身上下，带有七种暗器，另外还有三种使人立刻可以迷倒在地上的药物。”

秋飞花道：“加起来，算是有十种暗器。”

东方亚菱道：“对！除了三种迷药之外，那七种暗器，内中有三种，都经过奇毒淬炼之物，一击中人，见血封喉。”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那不是太过恶毒了吗？”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还有四种未淬毒的暗器，除非是十恶不赦的人，我不会用淬毒的暗器伤他。”

秋飞花道：“真是想不到，你还有这么多本领。”

东方亚菱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了，我不会武功，只好多用点脑筋，想法子自保了。”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处置这些人？”

东方亚菱道：“等等看，那马脸人，似乎是对这五行八卦阵

很熟悉，看看他能不能带他们离开此地。”

秋飞花道：“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相距不过数尺，他们竟然呼叫不应，无法相聚。”

东方亚菱突然摇摇头，道：“他找上路了。”

秋飞花急急凝目望去，只见那马脸人再转了几下之后，忽然伸手牵住那花髯老者的衣袖，道：“阁下，请随在下的步法移动，这阵势有些古怪，连在下也有些莫测高深了。”

那长髯老者吃了不少苦头，已然不再反唇相讥。

秋飞花道：“咱们是不是要阻止他们。”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他们如是能够走，就让他们走吧！”

秋飞花对东方亚菱已经有了很强烈的信心，所以，也就未再多问。

只见那马脸人带着那长髯老者，转了几步，重又转回原位。

二魔、三魔，看老大突然在蒙蒙红烟中出现，心中大喜，齐声叫道：“老大，你没有事吗？”

马脸人冷冷接道：“两位别移动足下的方位。”

二魔、三魔应了一声，站在原地不敢乱动。

马脸人接道：“现在，在下觉着，我们已没有能力进入阵中，所以，在下主张，我们退出去，不知三位意下如何？”

二魔、三魔沉吟不语。

大魔却冷冷说道：“我赞成吴兄的高见，这等阵势变化，和武功不同，完全是邪门外道，咱们只要在武功上，不输他人，那就不算丢人了。”

马脸人道：“无能破阵的事，兄弟自会对堂主解说，却不会牵累到三位的身上。”

大魔道：“既是如此，咱们就不用进入阵中了。”

马脸人道：“好！所有过失，由兄弟承担，三位请互相牵着衣服，咱们出阵就是。”

秋飞花目睹三个摸索着退出阵去，低声道：“亚菱，这川东三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要不要把他们留下来。”

东方亚菱道：“让他们去吧！我想见识一下，这座八卦五行阵，加上这座五色小人之后，会有些个什么变化？”

说话之间，几人已退出阵去。秋飞花道：“亚菱，初步的看法威力如何？”

东方亚菱道：“看刚才，泛起了一阵淡淡的红雾，大约是那红色小人发挥出的威力，这本是河图洛书中演变出来的阵法，但加上这五色小人之后，似乎是完全改变了整个的阵法作用！”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接道：“这五色小人，出自排教，听说是连排教也已绝传了。”

秋飞花道：“哦！”

东方亚菱道：“秋兄，人一接近，那小红衣，能发射出一片淡淡的红色烟雾，是不是有些奇怪？”

秋飞花道：“那红色的小人，放射出淡淡的红雾，是不是法术变化？”

东方亚菱道：“它是由很多种的红物合成，所以，那小红人放射出的淡红烟云，我也无法了解，是药物的效用，还是其他的力量，连我也有些迷惑不解了。”

秋飞花道：“亚菱，其他的颜色小人，也是和这红色小人一样吗？”

东方亚菱道：“不知道，不过，五色小人的配制，药物都不相同，是否有相同的作用，我也不太清楚了。”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所以，你想求证一下，这五色小人的作用了。”

东方亚菱道：“这只是我的想法之一，更重要的是，如若我们能把他们重要的人物，都引入阵中之后，咱们就可以由后门溜走了。”

秋飞花道：“溜走？”

东方亚菱道：“等到今夜天色入夜时分，还不见我南宫表姐赶到，那就证明了南宫表姐很可能不会来了，咱们就可以找去和她会合了。”

秋飞花道：“你怎么会算计到她一定会在今夜中赶到。”

东方亚菱道：“我听过哥哥说这些时间的行程，计算她今夜中应该赶到……”

秋飞花接道：“敌人可以拦截我们，自然也可以去截她，我看这一个组合的庞大，有如长江大河一般，不知道有好多人手，我想除了对付我们的人手之外，还会有足够的人手对付南宫玉真等一行，如是途中动手搏杀，这时间就不好控制了。”

东方亚菱道：“这个，我也知道，所以，我把他们在沿途遇上截击的事，都算上去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亚菱，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东方亚菱道：“怎么难说？”

秋飞花道：“截击他们的人，武功有高有低，恶战的时间，有长有短，时间又如何能够把握呢？”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说的对，如是遇到强敌，南

宫表姐无法冲过来，但以南宫表姐的才慧，也会设法把消息传过来。”

秋飞花点点头，道：“这一点，在下倒是没有想到。”

东方亚菱道：“听哥哥说，南宫表姐的武功很高，如若她全力施为，就算是有人在途中拦截，也未必能拦得住她。”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由鹰图内层中，找出了很多奇异的武功，所以她三日以上静坐，参悟那些武功的变化，不知道，她目前是否已参悟得透了？”

东方亚菱道：“哦！有这等事，哥哥没有告诉我详情。”

秋飞花忽然间感觉到自己说的太多，但已收口不及。

轻轻吁一口气，道：“也许令兄还不大清楚。”

东方亚菱道：“他们是表兄弟，南宫表姐却不肯把这些内情告诉哥哥，而告诉了你。”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和在下谈过这件事，但是否告诉东方兄，那就知道了。”

东方亚菱道：“其实，表姐应该找我才对，当今之世，我是唯一帮她忙的人！”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你还未见到她，怎知她不会告诉你呢？”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来，南宫表姐也可能处身在一处很危险的境地中，需要咱们的援手。”

秋飞花道：“南宫世家在那里的分院，防守很严密，但就在下所见的强敌实力，超越在下推想的太多，南宫姑娘如不能现身迎敌，他们的处境，确很危险。”

东方亚菱道：“好吧！那我们就调整一下阵势形态，把他们

引入阵中，设法困住，咱们也好抽身而出，去赴援南宫表姐。”

秋飞花道：“一定能够困得住他们吗？”

东方亚菱道：“我想可以，那姓吴的虽然才华未展，但我看得出他对五行、八卦这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如是没有这小红人放射出的红色烟雾，这座八卦五行阵早已被他们破去了。”

秋飞花低声说道：“你准备怎么走？”

东方亚菱道：“我已经要秀秀、兰兰，去查明了出口，只要稍为多化一些时间，连篷车也可由后面出去。”

秋飞花道：“亚菱，如是他们冲入了阵中之后，在下是否可以出手？”

东方亚菱道：“可以，不过，要记住别走错了方位。”

秋飞花道：“姑娘教我的步法，我已经记熟，但动起手来，是否还能记得清楚，那就很难说了。”

东方亚菱道：“动手搏杀时，移位很难，那要全凭熟记胸中的感应，移动步法，不致于陷在阵中，所以，你和人动手时，最好不要移位，如若移位置时，最好能先把敌人逼退一步，把精神集中在移位上，然后，再移动步位。”

秋飞花道：“和我动手的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顾虑呢？”

东方亚菱道：“有！他们和你一样，也许顾虑更多一些。”

东方亚菱道：“因为，学的人不会有你这样才慧，教的人，也不会有我这样的仔细。”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你可以试试三魔的武功，但不要太过逞强，万一打不过对方，早些想法子躲入阵中。”

秋飞花道：“如是他们追过来呢？”

东方亚菱道：“我会适时的接应你。”

秋飞花道：“如是我能够抗拒，那就要支持下去，是吗？”

东方亚菱道：“对你而言，目下确然是需要几位高手和你切磋一下，那对你帮助很大。”

秋飞花道：“多谢姑娘指点。”

东方亚菱道：“秋兄，怎么忽然间客气起来了……”

语声一顿，接道：“你守在这里，我去调整阵势。”

三魔之首的长髯老者，冷哼一声，道：“龟儿子，这算啥子名堂，格老子动手打仗，一刀一枪的打就是，怎么会摆个竹子阵出来，吴兄，咱们放把火把它烧了。”

马脸人道：“如是老夫破不了这座阵势，那也只有放把火把它烧了。”

双目凝注在竹阵上，瞧了一阵，接道：“明明是外八卦、内五行的阵法，为什么，竟然把老夫困住了，当真叫人不服得很。”

川东二魔冷哼一声，道：“你龟儿子充壳子，把我们几人带入阵中，几乎就出不来了。”

马脸人道：“三位好好的，没有一点损伤啊！”

川东第三魔，白白净净的中年人，冷笑一声，道：“吴老儿，你昏庸无能，明明对八卦、五行之学，认识不够，却偏偏夸下海口，要带我们进入阵中，几乎把我们陷入阵中，你现在还夸的什么海口？”

在八卦阵中时，川东三魔心中有着很大的顾虑，不敢轻易说出恶言，现在，三魔已离阵中，自然是可以畅所欲言了。

马脸人心知三魔凶名卓著，此刻如若闹翻了，三魔必然是一个立刻围攻的局面。

忍下了胸中一口气，缓缓说道：“三位请在阵外观察，在下就再去瞧瞧了。”

大魔拂髯哈哈一笑，道：“吴老儿，你进去吧！最好能把经过之处，完全破坏，咱们就可以跟进去迎接你了。”

马脸人淡淡一笑，举步向阵中行去。

老实说，这人对八卦、五行的造诣，确是很深，一步跨入阵中，立刻转入生门。

这一次，他心理有了很充分的准备，右手一探腰际，手中突然间，多了一把面铁软刀。

右手一挥，寒光闪动，近身几根竹枝，立刻被利刀斩断。

竹枝纷纷，散落地上。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这马脸人不知道安的什么心？”

秋飞花听得一怔，道：“怎么回事？”

东方亚菱道：“他腰斩了布在地上的竹枝，但只是去了它的高度，却无碍这竹阵的变化。”

秋飞花哦了一声，道：“是不是他不满三魔凶焰，准备把他们再度引入阵中？”

东方亚菱道：“看样子，他似乎是有这个打算了。”

但见那马脸人手中面刀挥舞，连连斩落下四周摆成阵形的竹枝。

站在竹阵外面的川东三魔，看的更是恼火！二魔冷冷说道：“老大，这吴老儿，是诚心整咱们的冤枉，明明能够破去这座阵法，却故意把咱们哥三个给陷进去。”

大魔嗯了一声，道：“等一会，他出来，咱们要给他一点教训。”

三魔低声说道：“老二，不可形诸于色，被他瞧出破绽。”

忽然间，那马脸人刀横前胸，人如闪电一般，很快蹿到竹阵外面。

一脚踏出竹阵，立刻收住了脚步道：“三位，瞧到了吗？在下已破坏了大部阵势，三位可以入阵了。”

川东三魔相互望了一眼，大魔缓缓说道：“整个的阵势，全都破去了吗？”

马脸人道：“虽然未全破去，但已破去了十之七八，三位可以放心进去了。”

二魔冷笑一声，道：“姓吴的，你带着咱们兄弟进入阵中时，步履艰难，大有寸步移动不易之感，你一个人却能奔行如飞，你小子究竟是安的什么心意。”

马脸人笑一笑，道：“兄弟因为适才入阵，被人家反排五行所迷，所以，才有着举步艰难的感觉。”

那白脸三魔阴森一笑，道：“现在呢？你可是已不为所迷了。”

马脸人笑一笑，道：“如若在下仍为所迷，岂能来去自如。”

大魔身受其苦，深知厉害，叹口气，道：“老二、老三，这玩艺儿，确是有些古怪，明明是几根竹枝儿，只要你一步走错，立刻就会显出被一重如云如烟的雾气困住，那是如陷绝境，如困大海，就算一身武功，却是施不出来，不可不小心一些。”

二魔低声道：“看他挥刀驰骋，往来劈削，似乎是已斩下了不少竹枝，就算全阵未破，也损坏了一大部份。”

大魔哦了一声，道：“你是说咱们应该进去瞧瞧了。”

三魔突然走前一步，道：“小弟带路，如有变化，先杀吴老儿。”

三人谈话的声音虽低，但那马脸人有心密听，隐隐之间，听得大半。

川东三魔鱼贯而行，到了阵前。

三魔白净的面皮上，如罩着一层寒霜，微微一扬右手，道：“吴兄，兄弟不懂五行八卦的变化，但我这三阴绝命掌，却能在十步内，摧肝断肠，中人必死。”

马脸人淡淡一笑，道：“天下有谁不知玉面血手韩森，韩三爷的三阴绝命掌力，具有十步追魂之威。”

韩木冷笑一声，道：“吴老儿知道就好，韩老三已十几年未用三阴绝命掌杀人追魂了，但如形势迫人，那就只好再破例一次了。”

马脸人嗯了一声，道：“韩兄这是威胁兄弟吗？”

韩森白脸上泛出冷厉的笑意，道：“这要看吴兄了，如是吴兄……”

这时，大魔已越过二魔，接道：“老三，怎可对吴兄如此无礼。”

韩森为人，虽然桀骜不驯，但他对大魔却是不敢忤逆，一躬身，道：“小弟只是对吴儿说明白一件事。”

大魔冷冷说道：“吴兄胸罗玄机、学究天人，连堂主对他还要客气三分，你怎能出言无状，还不给我站下。”

韩森应了一声，后退两步。

大魔换一脸春风笑意，挥挥手，道：“吴兄，老三语无伦次，冒犯吴兄，还望看在刘老大的份上，饶恕他一次就是。”

川东三魔中，虽是以年龄序庚排名，但武功也是以老大最强，圆滑阴沉，也是属那老大第一了。

马脸人勉强一笑，道：“兄弟怎敢……”

语音一顿，接道：“阵中变化，已为兄弟破去大半，但请小心一些，三位请仍按兄弟的步法移动。”

大魔一挥手，道：“那就请吴兄带路了。”

马脸人一转身，当先向前行去。

韩森原本退后两步的身子，却突然又抢了上去，紧追在马脸人的身后。

二魔、大魔倒序随行。

这一次，竟然是大出三魔意料之外的顺利，不大工夫，已深入阵中，一座高大的突岩之后，突然转出一位秀美绝伦玄衣少女。

川东三魔，霸居一方，罗致在府中的各地美女，不下数百位，但却从未见过这么秀绝人间的美女，不禁为之一呆。

二魔咽了一滴口水，道：“老大，果然是天香绝色，人间仙子。”

大魔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好！好！真好，不虚此行。”

玄衣少女，正是东方亚菱。

不用听他们对答之言，只看三魔的脸色，东方亚菱已了然三魔心中所思，顿觉无名火起……

但她绝世的聪明才慧，立刻逐走了泛起的一股怒火，轻启樱唇，嫣然一笑。

这一笑，有如春花盛放，动人心弦。

她不笑，已看得三魔神魂飘荡，这一笑，只笑得三魔魂魄齐飞，大魔轻咳了一声，道：“这位姑娘是……”

东方亚菱道：“小妹东方亚菱，阁下怎么称呼啊！”

大魔微微一笑，道：“老夫刘崇，人称搜魂手。”

东方亚菱道：“那两位是……”

刘崇接道：“老夫的两位义弟，谷天、韩森。”

东方亚菱道：“三位听来好生耳熟啊！”

刘崇道：“咱们兄弟吗？义气相投，情同手足，结义同居川东……”

东方亚菱啊了一声，道：“我知道了，你们就是人称川东三魔的三大凶人了。”

刘崇怔了一怔，道：“江湖上，确有人这么叫过咱们。”

东方亚菱道：“唉！听说三位在江湖上的身份很高啊？”

刘崇道：“客气，客气，那是江湖的朋友们抬爱罢了。”

东方亚菱道：“三位，进入这八卦阵来，有什么指教？”

刘崇冷冷说道：“姑娘，聪明人，不要作傻事，不要说什么指教，须知道一个人只能死一次。”

东方亚菱道：“阁下的意思是……”

刘崇接道：“姑娘仗以保护自己的就是这座八卦阵，但这座八卦阵，目前已不能保护姑娘了。”

东方亚菱道：“我应该如何？？”

刘崇仰天打个哈哈，道：“姑娘若肯和我们合作，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而且，今后，姑娘在老夫支援之下，还可以在武林中，扬名立万……”

东方亚菱接道：“不知阁下还有些什么条件？”

刘崇道：“简单的很，老夫喜爱美色，姑娘有绝世之美，老夫有一身过人的武功，我可以，把你捧成武林中一位有名气的才女。”

东方亚菱道：“真是很诱惑的条件！”

刘崇道：“现在，你可以走过来。”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就这样简单吗？”

刘崇道：“走近到老夫的身前，站到老夫的身前，就这样简单，你不但可以保住性命，也可以成为武林中一位很有名气的人，哈哈，老夫虽然是年纪大了一些，但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

东方亚菱脸色忽然一变，冷冷说道：“刘崇，不论你的为人多么卑下，但你是列名十大魔头中人，至少在表面上，你应该保持一些风度……”

刘崇双目中闪掠过一抹杀机，冷冷说道：“你既知老夫身份，还敢对老夫如此无礼吗？”

东方亚菱道：“我既敢对你如此无礼，自然不会把你放在心上。”

刘崇仰天大笑三声，道：“既然知道老夫的身份，还敢如此无礼……”

二魔谷天低声说道：“这女娃复姓东方，可能是东方世家中人？”

刘崇哦了一声，道：“小丫头，你是不是东方世家中人？”

东方亚菱道：“不错，我来自东方世家，我对你们川东三魔知道很多。”

刘崇道：“老夫也听人说过，东方世家出了一位才女，想来就是你姑娘了。”

东方亚菱道：“如是东方世家，真的有一位被武林公认的才女，那就只好算是我了。”

三魔韩森向前上了一大步。

东方亚菱大声叫道：“站住！”

韩森停下脚步，微微一笑，道：“东方世家，百年来，一直能在武林中站一席之地，那自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姑娘有什么武功，尽管施展出手就是，在下堂堂男子汉，自然应该让给姑娘先机了。”

东方亚菱冷冷道：“你如再往前走一步，我就要你立刻横尸当场。”

韩森淡淡一笑，道：“有这等事，在下倒是有些不信。”

东方亚菱道：“不教而杀为之虐，我已经事先说明了，你再向前走一步，我就立刻要你死。”

韩森道：“姑娘，川东三魔闯荡江湖，身经百余战，不是被人唬大的，姑娘说的虽然认真，在下还是有些不信。”

但见人影，一个仗剑少年，拦在东方亚菱的身前，道：“舍妹的话，阁下最好是相信。”

韩森道：“哦！你也是东方世家中人？”

仗剑人微微一笑，道：“不错，在下东方雁。”

韩森道：“好！你们两兄妹一齐上吧！”

双肩一晃，人已欺身东方雁身侧，右手一抬，抓了过去。他五指上留着长长的指甲，指白如玉，白得不见一点血色。东方雁怀抱中长剑一推，寒光如电，疾向韩森的右腕截去。韩森冷笑一声，道：“好剑法。”

伸直的五指一收，弹了出去。

一缕强烈的指风，弹在剑身之上。

东方雁只觉手中长剑，直向后面荡去，心中大吃一惊，暗道：

这人的弹指神道，似是已有相当的火候了，三魔之名，果非虚传！韩森右手指风弹开剑招，左手却悄无声息的伸了过来，扣向东方雁的左腕。

东方世家能在武林中享誉百年不衰，自非幸至，左手不收不移，立掌如刀，横里斩向韩森。

这些奇招快变，都是自身救命之学，以韩森的快速手法，东方雁要想闪避，实非易事。

但这立掌一削，以攻迎攻的办法，顿然解了韩森这一招快攻。

韩森哈哈一笑，道：“看来，东方世家的武学，果然是应变有变。”

笑声中双掌翻飞，挥剑还击。

他吃过了一次苦头之后，已知遇上了劲敌，凝神运剑，一支长剑疾转如轮，阻止了韩森的猛烈攻势。

这巨岩前的一片空地，不知是东方亚菱有意留下呢？还是阵中自然有这么一块空地，没有布下竹枝，韩森动手之时，心中存有很大的顾虑，双足不敢移动，攻势大受限制。”

东方雁的剑势，逐渐扩展，身子随着剑势不停的移动。

韩森目睹东方雁可以走来走去，也开始移动双足。

这一片空地，本无法布置，韩森双足移动，自然无碍。

这一来，韩森胆量大增，双掌的变化，也更见灵巧。

表面上看来，两人是一个平分秋色的局面，但事实上，东方雁手中执着兵刃，而且采取的守势，只能算是勉强把敌人的攻势拦住。

但东主世家的家传武学，实亦有独到之处，以排名十大魔头

中人物，仍然为东方雁绵连不绝剑招变化所阻。

东方亚菱目光一转，看哥哥还可勉强抗拒对方的攻势，突然一转身向突岩后面转去。

刘崇冷笑一声，道：“小丫头，还想跑吗？”

忽然一伸手，抓了过去。

不见他屈膝跨步，只是那么一伸手，人已到了东方亚菱的身侧。

那份稳定、快速，实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以刘崇的武功之高，一般的江湖高手，也很难封住他一招攻势。

何况，东方亚菱全无武功基础的人。

眼看刘崇五指搭在了东方亚菱的右肩之上，瞥见寒光一闪，两道剑光，交错而至，斩向刘崇的右腕。

这两道剑光隐于暗处，突然而发，认位既准，剑招已快。

剑光乍现，寒锋已到了刘崇的手腕。

但排名十大魔头中的人物，果然是有着非同凡响的成就。

只见他右手微微一抬，食、中二指，交互弹出。

在间不容发的瞬间，弹中了两支长剑。

叮叮两声轻响，两支长剑，似是受到极大的反弹之力，忽然间直向后面荡去。

但东方亚菱却乘势闪入了巨岩之后。

人影一闪，两个身着劲装的少女，突然出现眼前。

是兰兰、秀秀，各执长剑，拦住了刘崇去路。

二女的脸色凝重，并肩而立，四道目光，却凝注在刘崇的脸上。

原来，二女适才各攻一剑，被人家挥手一弹，长剑几乎脱手飞出。

这是二女生平从未遇过的强敌。

东方世家中的丫头，似乎也是经过挑选出来，每一个，都长的相当标致。

刘崇生性冷酷，视人命如草芥，但却喜爱女色，眼看兰兰、秀秀，都生得娇俏可人，杀机顿消，微微一笑道：“你们也是东方世家中人??”

兰兰道：“不错，我们都是东方世家中人。”

刘崇道：“两位的身份……”

兰兰道：“丫头，东方世家中的丫头。”

刘崇哈哈一笑，道：“难得啊！有那么美艳的姑娘，才配用这样俏丽的丫头。”

兰兰一皱眉头，道：“你这一把年纪了，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真是老而不羞。”

刘崇脸色一变，道：“小丫头，竟骂老夫吗？”

兰兰道：“你一副色迷迷的样子，我为什么不骂你？”

刘崇道：“骂老夫，就得死。”

兰兰冷哼一声，道：“咱们动手相搏，自然是要有生有死，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了。”

刘崇怒道：“不知好歹的丫头，老夫先毙了你。”

兰兰长剑横平前胸，道：“就算你真能毙了我，我也一样要骂你。”

刘崇冷哼一声，突然伸手抓了过去。

他动作快速，右手一抬，五指已然到了兰兰的肩头。

兰兰吃了一惊，连抬剑封挡的机会，也来不及。

幸好是秀秀的长剑距离较近，右手一拍，剑锋横向刘崇的腕上截去。

刘崇冷哼一声，五指一翻，竟然向秀秀剑上抓去。

秀秀冷笑一声，右腕疾挫，抽回长剑。

那知刘崇血肉五指，有如钢指一般，抓在了长剑之上，竟然是不畏精钢长剑。

秀秀吃了一惊，刘崇却哈哈一笑，道：“小丫头，让你们开开眼界。”右手五指加力一扭，但闻波的一声，一把精钢长剑，竟然一折为两断。

但闻一声大喝：“两位姑娘快退下去。”

随着那呼喝之声，一股强劲的力道，直对刘崇的前胸撞去。秋飞花适时而至，发出一掌。

刘崇右手捏断秀秀长剑，左手震开了兰兰的剑势，不仅显示出了深厚的内力，而且，也显出他已练到了不畏刀剑的境界。

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武功。

秋飞花强猛的掌力，击中了刘崇的前胸。

刘崇但觉气血一震，身不由主地向后退了一步。

兰兰、秀秀本已是刘崇的掌下猎物，但秋飞花这一掌，却使局面完全改观。

二女已有充分的时间，闪入了那座大岩之后。

秋飞花冷肃的站立三尺开外，拦住了刘崇的去路。

刘崇对当面年轻人强猛的掌力，有着很大的震动。

刘崇脸色一变，冷冷接道：“你接下老夫三掌，能活着不死，老夫就放你一条生路。”

说打就打，右手一挥，一股强猛无比的掌力，已如惊涛巨浪一般，直涌过去。

秋飞花早已有备，右手一抬，接下一掌。

这一掌接实，秋飞花顿有如受重击的感觉，身不由主的身向退了三步。

刘崇冷笑一声，道：“好小子，无怪你有点狂，原来，却也有一点道行。”

口中说话，第二掌却紧随拍出。

第二掌，却是轻轻松松不见有任何威势。

但掌势轻灵快速，一霎眼间，掌势已到了胸前。

掌势来得太快，秋飞花有着闪避不及之感。

情势逼得他又硬接一击。

这平淡无奇的一击，但在秋飞花接实之后，却突然发挥出无比的威力。

刘崇掌含内劲不吐，等到了秋飞花掌力接实，掌力蕴含的内力，突然爆发出来。

像一股突然裂堤而出的洪流，直撞了过来。

秋飞花身不由己的离地而起，全身的血气，受到剧烈的震动。

幸好是在八卦阵中，秋飞花被这一掌推入了阵中。

他头脑胀裂，早已忘去了东方亚菱传授的步法，落入阵中，顿然迷失了方向。

幸好东方亚菱早已在阵中等候，一伸手，扶住了秋飞花。

秋飞花虽然已经落着了实地，但余力仍甚强猛。

东方亚菱扶不住秋飞花，连自己也向后退了一步，坐在地

上。

秀秀及时而至，伸手抓住东方亚菱，低声道：“姑娘，你伤着没有？”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秋相公伤得不轻，快些扶到后面去。”

秀秀道：“姑娘准备好了没有？”

东方亚菱道：“准备好了，扶秋相公上车后，给他一粒紫金丹。”

秀秀应了一声，扶起来秋飞花，举步向前行去。

东方亚菱早已布置好阵势，秀秀抱起了秋飞花之后，立刻发动阵势。

红、黄、蓝、白、黑，五色烟云，立刻袅袅升起。

分由四面八方阵中涌来。

第三十回 引恨雪仇

刘崇脸色一变，大声喝道：“吴兄，吴兄这是怎么回事？”

马脸人冷冷道：“这是邪法，已不是八卦五行阵了。”

刘崇冷冷说道：“邪法……”

韩森冷笑一声，接道：“姓吴的，你在搞什么鬼，格老子走了大半辈子江湖，从来就没有见过邪法。”

马脸人道：“现在，咱们都见过了，诸位不懂五行奇术，难道就没有听人说过吗？”

韩森道：“说什么？”

马脸人道：“八卦阵，只有生死变化之间，没有这些五色烟雾。”

刘崇道：“现在，五色烟雾，已由四面八方涌来，怎么还说没有呢？”

马脸人道：“所以，这已经不是五行八卦的变化，而是邪法了。”

刘崇怒道：“姓吴的，格老子火起来，我就一掌击了你。”

马脸人冷笑一声，道：“在下相信，刘兄确有这种能力，不过，一掌击了我，你们不但要为邪法所困，而且，也会被困于阵势变化之中。”

刘崇一皱眉头，道：“好吧！你现在带我们出去。”

马脸人哈哈一笑，道：“出阵之后，三人合力杀了在下是吗？”

韩森冷冷一笑，道：“吴兄，咱们如有杀你之心，也不会等到现在了。”

马脸人道：“那是因为吴某还有点用处，至少，我可以把你们带入阵中。”

刘崇道：“带入阵中，又算得什么本领，带出去才算是真正的本事。”

韩森悄无声息的突然出手一把，向马脸人的脉穴之上扣去。

马脸人哈哈一笑，身子一转，闪入阵中，韩森道：“吴兄，吴兄，这是什么意思？”

耳间传来了那马脸人的声音，道：“吴大爷受够了你们的鸟气，你们川东三魔，凭仗武功到处欺人，姓吴的武功不如你们，但我一样能对付你们……”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刘老大，你听着，你们现在停身之处，正是奇阵中心，四面八方的距离，都是一样的距离。”

刘崇尝试过阵势的利害，急急说道：“吴兄，大家都是一堂之人，纵然有什么言语上的冲突，也不用这么认真，在下两位义弟，如有开罪吴兄之处，刘某人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耳际间，又传来马脸人的笑声，道：“刘老大，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吴某人走了大半辈江湖，难道这样容易被骗，三位请在阵中受苦，兄弟要走了。”

刘崇大声叫道：“吴兄，吴兄……”连呼数声，却不见回应之言。

且说马脸人转身行了两步，忽沉一股黑色烟雾，掩了过来。

烟雾顿然迷失了景物，眼前变成了一片漆黑，而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耳际间，响起了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道：“吴先生，你也一样出不去。”

马脸人长剑一收，平横胸前，道：“你是谁？”

清脆的女子声音，道：“我叫兰兰，奉了我家姑娘之命，来和吴爷谈一桩事情。”

马脸人道：“什么事？”

兰兰道：“我家姑娘说，你已经结怨了川东三魔，这三人生性凶残，有恨必雪，就算你离开了此地，也是难免一死。”

马脸人冷哼一声，道：“你们姑娘的意思，可是要我也死于此地了？”

兰兰道：“不是！我家姑娘是想和你吴爷合作。”

马脸人哈哈一笑，道：“合作，说的太客气了，我马某人身陷绝境，凭什么和你们谈合作，可是逼老夫归服罢了。”

兰兰道：“姑娘不是逼你降服，而是要你和我们合作，请你只要闭目打坐一时辰，一个时辰之后，我们姑娘会收去这些烟雾，那时，只余下八卦五行变行的阵势，困住三魔，阁下就可以离去。”

马脸人苦笑一下，道：“我离去，但我到哪里去呢？……”

兰兰道：“哪里去，我怎么知道？”

马脸人苦笑一下，道：“这本来就是老夫的事，说起来，确也和你们无关。”

兰兰道：“咱们不淡你的事，你答不答应我们的条件？”

马脸人道：“老夫此情景，似乎是不答应也不行了。”

言罢，闭上双目，盘膝而坐。

但闻刘崇的声音，遥遥传了过来，道：“吴兄，吴兄，有什

么误会，大家可以磋商。”

马脸人虽然听得很清楚，但他却未予理会。

再说秋飞花被三掌震得气血浮动，晕迷过去，醒来之后，人已躺在车中。

东方亚菱坐一侧，双目凝注在秋飞花的脸上，神色间，是一片关注之情。

奇怪的是，整个的车厢中，只剩了两个人，东方雁、兰兰、秀秀都不在车厢之中。

秋飞花望了东方亚菱一眼，低声说道：“他们呢……”

东方亚菱长长吁一口气，道：“兰兰驰车，哥哥和秀秀，分在篷车前后戒备。”

秋飞花缓缓说道：“亚菱，我晕了多少时间。”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下，道：“大概有一个时辰多些时！”

秋飞花道：“好利害的掌力，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能把掌刀，练到那样的境界。”

东方亚菱道：“秋兄，如论身法的巧妙，招数变化的奇幻，你不会输于他，但你的内功，却和他有着很大的距离。”

秋飞花道：“无论如何？我们有着很大的距离，就算是在空旷的地方，有足够活动的空间，我也无法和他动手。”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我想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咱们慢慢的想一个法子。”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不论想什么法子，也要十年以上的时间！”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秋兄，相不相信小妹！”

秋飞花道：“相信。”

东方亚菱道：“相信我就好，三个月内，小妹保证你可以和他硬拼掌力。”

秋飞花道：“有这等事，实在很难叫人相信。”

东方亚菱道：“我可以说出叫你相信的道理。”

秋飞花道：“在下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骤听起来，这确乎有些叫人无法相信，但我如很仔细的说出来，那就不足为奇了……”

似是在思索措词，沉吟了一阵，才缓缓说道：“我借药物促起一个人生命的潜能，使你有一种超越的成就。”

秋飞花一皱眉头，道：“有这等事？”

东方亚菱道：“秋兄，小妹不会骗你，也不敢骗你，我本来可以立刻给你服一些药物，求证一下，但此刻，你身体还未复元，必需要身体康复之后，才能服用。”

秋飞花道：“哦！”

东方亚菱笑一笑，从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红色的药物，道：“秋兄，请服下这粒丹心。”

玉手输送，把药物送入了秋飞花的口中。

忽然间，秋飞花觉着眼皮很沉重，但他的神声还很清明。

篷车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金铁交击的声音。

秋飞花一挺身，坐了起来，但他还未来得及说出一句话，人就倒了下来。

篷车停了下来，传来了兰兰的声音：“少爷已经和人动上了手。”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了，看看前面都是些什么人？”

兰兰道：“两个人和少爷动手，但还有很多人，都没有出手，

我不清楚是什么人？”

东方亚菱道：“秀秀呢？”

兰兰道：“还守在篷车后面。”

东方亚菱缓缓下了篷车。

兰兰伸手扶住了东方亚菱，低声说道：“姑娘，你要到哪里去？”

东方亚菱道：“不要管我，守住这辆篷车，守好秋相公，如是秋飞花断了一条臂，你就赔他一条手臂，如是被人杀了，你也不用活下去了。”

兰兰怔了一怔，躬身应道：“婢子明白。”

东方亚菱道：“这篷车中有对敌的机关布置，你会施用吧！”

兰兰道：“姑娘解说过。”

东方亚菱道：“人一接近篷车，你就发动机关，对付他们。”

突闻秀秀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站住……”

没有人回答，但却响起了兵刃互击之声。

显然，后面又有人围了上来。

东方亚菱望了车前三丈外的激烈恶斗，东方雁手中的长剑，幻化出一片铁色的光幕，独拒两个执刀大汉。

看双方搏杀的形势，东方雁一对二，仍是绰绰有余，东方亚菱立刻向车后转去。

秀秀的处境，十分险恶，一支剑独对四个鬼头刀。

东方亚菱选了一个适当的位置站好，道：“秀秀，你让开。”

秀秀应一声，疾刺两侧，退开五尺。

四个执刀大汉，也收住了刀势。

转头看去，只见东方亚菱长发飘动，一脸冷肃之色，站在了

道中。

她丰姿绰约，虽然是面如寒霜，但四个大汉仍是看得一呆。

东方亚菱缓缓抬起右手，道：“你们也是大合堂中的人吗？”

四个执刀大汉，道：“不错，我们是大合堂的人。”

东方亚菱道：“大合堂中人都该死。”

举起她的右手，突然指向四人。

但见几缕淡淡的黑线一闪，四个执刀黑衣大汉，突然有两个倒了下去。

四个执刀大汉，一则是贪看那东方亚菱的绝世容色，分去了不少的心神，二则是东方亚菱打的暗器，十分特殊。

四个人倒下了两个，余下的两个人，大大吃了一惊。

东方亚菱道：“一个也不能走。”

右手一扬，两个奔走的执刀大汉，也倒了下去。

秀秀道：“姑娘，可是用的七煞针。”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你守好篷车，如是遇上了强敌攻击，那就立刻示警过来。”

秀秀道：“婢子遵命。”

东方亚菱转过身子，直向车前行去。

这时，篷车前面的恶战，也已结束，东方雁身前横着三具尸体。

东方亚菱悄然行了过去，低声说道：“你杀了三个人？”

东方雁点点头，脸上是一片严肃之色，缓缓说道：“我一直觉着自己的武功不错，但现在，我感觉到江湖上的高人太多，秋飞花的武功高过我，也还罢了，但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怎的都能和我搏杀上一阵。”

东方亚菱道：“哥哥，不用难过，这些人，都是大合堂中的人，他们的武功，都有一定的水准，如是他们武功不到一定的标准，大合堂不会罗致他们。”

望望三具尸体，接道：“哥哥，他们只有这三个人吗？”

东方雁摇摇头，道：“六七个，当我杀死了这三个人后，余下的都跑了。”

东方亚菱道：“我也杀了四个人。”

东方雁道：“四个人都是死在你的暗器之下。”

东方亚菱一颦柳眉儿，道：“哥哥，你好像不相信我的话一样，是吗？”

东方雁道：“不是不信，而是你没有学过武功，无法把这些事，分辨清楚。”

东方亚菱道：“你是说，我手无缚鸡之力，如何能够打出暗器。”

东方雁道：“这是原因之一。”

东方亚菱道：“有很多暗器，用不着人力打出。”

东方雁道：“全无武功基础，要是想取出准头，就非易事。”

东方亚菱道：“这并非难事，也可以用一种设计的精巧器具代替。”

东方雁笑一笑，道：“你确有很多的能耐，不过，这不能保障咱们平安的见到南宫表姐。”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哥哥，咱们走了多少路程？”

东方雁道：“约略的计算，不过一半多些。”

东方亚菱道：“哥哥，我看你也上车吧！我这篷车，可以加套两匹马，咱们也可以走快一些。”

东方雁道：“就算在快速飞驰中，如有人从旁侧飞跃而上，咱们也无法阻止，跃上篷车，并非难事。”

东方亚菱道：“这都不用费心，你只要守住前面，不让敌人由车门冲进来就行了。”

东方雁实在不信，小小一辆篷车，就算有一些机关布置，又怎能阻挡江湖高手的攻击呢？但他不愿再和东方亚菱争辩。

篷车重又向前奔驰。

兰兰忽然在车辕前面的座位上，拉起了两片薄铁板来。

那是经过计算设计的铁板，刚好把兰兰全身遮起，只露出双臂、双手。

车前另一个座位，突然升高了一尺，东方雁坐在高位上，可以清晰看到前、右、左形势。

他那座位自膝以下，也有铁板护着，这就使东方雁心中少去了很多地的顾虑。

这时，他心中有些信了，这篷车确是经过严密的设计、精巧的制造。

篷车加上了两匹马，奔驰快速不少。

一口气行出十余里路，再无遇上施击的人。

这时，已是夕阳无限好的时刻，晚霞绚烂。

忽然间，一支响箭，带着一阵尖啸，划过了篷车。

东方雁沉声道：“妹妹，来了。”

东方亚菱道：“你们好好的防守篷车，对敌的事，不用插手。”

篷车转过了一个山弯，忽然停了下来。

东方亚菱道：“为何不走了。”

兰兰道：“有人拦道。”

东方亚菱手掀车帘，向外望去，只见一胖一瘦，并肩站在路中，拦住去路。

那胖子手中执一大锄刀，刀身特长，足足有四尺八寸。

那瘦高个子，却拿着一个外门兵刃哭丧杖。

打量了四下的形势一眼，东方亚菱低声说道：“哥哥，要他们报上名来。”

兰兰已收住了篷车，手中长鞭一挥，疾向那瘦长个子卷去。

瘦长个手中哭丧杖一举，迎向长鞭，长鞭缠在了哭丧杖上。

瘦长个子冷笑一声，道：“小丫头，快给我滚下来。”

猛然用力一带。

兰兰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道，向前拉去，整个的身子，就要被那股强大的力道拖去。

那人虽然很瘦，但力道却是强大得很。

东方雁长剑一挥，斩断了兰兰手中的长鞭。

那瘦大汉身子忽然向后退出一丈。

东方雁冷冷喝道：“两位，报上名来。”

那胖子怒道：“老子曹州二义……”

东方亚菱接道：“该死，曹州双凶，杀人无算。”

但见一胖一瘦两个大汉，突然间倒了下去。

原来，那篷车的两条车辕之上，忽然间射出去两道寒刃，以强快无比的速度，射入了那一胖一瘦的两个大汉前胸。

一击毙命，两个同时倒了下去。

东方雁呆了一呆，道：“妹妹，好利害的埋伏。”

东方亚菱道：“兰兰，快些驰车，咱们要赶路。”

兰兰应了一声，立时抖缰施乘，向前奔去。

只听秀秀高号喝道：“姑娘，小心了，他们要施攻暗器。”

喝声中，耳际间已听得弓弦声动，十几双长箭，由两侧射了过来，这些长箭，都射向篷车两边。

只听一阵篷篷之声，射中篷车的劲箭，都跌落在地上。

原来，那篷车两侧，都有着保护的铁板。

东方雁急道：“篷车有铁板保护，但这些拉车的健马……”

话未说完，耳际间忽然响起了几声马嘶，篷车陡然向前冲。

几匹健马，身中长箭。

负痛向前狂奔，但不过数丈，倒地死去。

篷车也停了下来，车身亦未向前冲撞。

以常情而论，这狂奔的篷车，在马忽然倒下之后，定然向前有一阵冲奔……但篷车却稳稳地停了下来。

东方雁心中甚感奇怪，低声道：“妹妹，怎么回事？”

东方亚菱冷笑，道：“他们这样逼我，不让他们见识一番，他们也不知厉害了”，语声一顿，接道：“秀秀，兰兰，进入车中。”

二女似是早已知道车中机关门户，伸手一摸车身，车门开启，立时缩入了车中。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坐在车前能不能避开人家的暗器攻击。”

东方雁道：“如是单纯的防守正面，纵然是箭如飞蝗，哥哥也可以应付。”

东方亚菱道：“我用铁板，保证你三面不受人攻击，不过，你不要太逞强，你如发觉抗拒不易时，就叫我一声，躲入车中来。”

东方雁心中暗道：看来这辆篷车，还有很多古怪。

但闻东方亚菱道：“兰兰，斩断索绳，下了车辕。”

兰兰应了一声，道：“婢子已经办好了。”

东方亚菱道：“车子绕过健马尸体，向前面行动。”

东方雁心中暗道：难道这篷车不需健马，也可以走动吗？心中念转，篷车已开始向前行走起来。

车轮绕过了倒在地上健马尸体，速度忽然加快了很多。

东方雁感觉到自己的座位，也向上向外高了很多。

就是这一阵工夫，整辆的篷车形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两面涨大了不少，而且，也升高了很多。

东方雁坐的地方，也升起了护身钢板。

大约，马死之后，篷车还能移动的奇事，也引起敌人强烈的好奇，一时间，弩箭也停了下来。

直待篷车向前行出了四五丈远，弩箭又突然疾如流星飞蝗而来。

但这时，篷车四周，都有了铁板保护，乱箭如雨，但已无法伤得篷车中人，射中篷车的长箭，都被震落实地。

忽然间，篷车又停了下来。

东方雁吃了一惊，道：“妹妹，怎么篷车又停下来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也进入篷车中来，我要他们好好的吃一次苦头。”

东方雁道：“我怎么进去呢，我后面有铁板拦阻，外面乱箭如雨。”

忽然间，两支长箭，迎面飞来。

东方雁长剑挥动，击落了两支近身的长箭。

东方亚菱说道：“向后躺下。”

东方雁依言向后用力一推。

但觉身后的铁板，忽然一松，整个人跌入了车中。

兰兰早已等着，双手齐出，扶住了东方雁道：“少爷，没有伤着吧！”

东方雁脸一热，道：“没有。”

回头看去，只见东方亚菱坐在一张锦墩上，手中抓住了一个转轮，双目却向外面望去。

原来，这篷车四面的铁板，都有着错开的眼孔，既可以看到车外的部份景物，又可以防止弩箭射入。

这时，弩箭已停。

两侧草丛中，奔出了二十余个执刀大汉，团团把篷车围住。

东方亚菱低声道：“哥哥，你说，这些人该不该死？”

东方雁道：“该死，我出去杀他们几个回来。”

东方亚菱道：“不劳哥哥动手，小妹除了他们就是。”

说话声中，忽然一转手中的转轮，按动机簧。

但闻一阵轻微的金风破空之声，接着彼此彼落的惨叫之声。

二十个围在篷车四周的大汉，忽然间倒下去了一半。

余下的六七个人，哪里还敢多看，大喝声中，纷纷退入草丛。

东方雁看得十分清楚，低声道：“妹妹，你这篷车，确是有些古怪啊！”

东方亚菱道：“说穿了也没有什么稀奇，昔年诸葛亮木牛流马，运送粮草，这就是那个道理，不过，经过了我的修正，再加上两个人的力量，行动起来，又快速了不少。”

东方雁道：“你一举杀了十几个人，这篷车果然厉害，但咱们也不能守在这里不动啊！”

东方亚菱道：“咱们就要走了。”

说完后，又转动了一下手的转轮，篷车又缓缓向前移动。

东方雁轻吁一口气，道：“妹妹，这辆篷车，有如此好用，为啥我不知道？”

东方亚菱道：“哥哥，如是他们不是逼得太紧，我还不愿把这辆篷车的隐秘暴露出来。”

东方雁吁一口气，道：“妹妹，这辆篷车，还有多少对敌之法。”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你慢慢看吧！他们来上个三两百人，我都有法子对付。”

篷车由缓而快，向前行去。

埋伏在两侧的敌人，眼看同门，一下子死了十余人，又看没有健马拖拉的篷车，自己在路上行走，内中震惊莫名，一时间，不敢再出来拦阻。

篷车似是已冲出包围，不再闻利箭击中篷车的声音。

东方雁忽然哈哈一笑，道：“妹妹，秋兄醒来没有？”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没有！”

东方雁道：“他应该醒过来见识一下这等事，这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奇迹。”

东方亚菱道：“他伤得很重，就算是醒过来，也不能让他看到这件事情。”

东方雁淡淡一笑，道：“那就让他继续睡吧。”

东方亚菱突然叹一口气，黯然说道：“哥哥，你不该要我来的……”

东方雁听出声音不对，吃了一惊，接道：“妹妹，你！你怎么了？”

东方亚菱擦拭脸上的泪痕，道：“哥哥，你可知道，这一次路途所闻所见，在我的心灵上加重了多少负担。”

秋飞花突然醒来，接道：“武林三大世家中，原来就以南宫世家最为神秘，南宫玉真的出现，更是很精密的安排，所以，他出现江湖之时，一切的仆人、助手，都有着很齐全的安排。”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这就不错了。”

秋飞花道：“我相信，这中间还有很多内情，咱们无法了解。”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看南宫表姐，在我们见面之后，会不会把内表告诉我们？”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不会告诉在下，也不太可能告诉东方兄，不过，我相信她们会告诉你东方姑娘。”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怎的这样看得起小妹啊？”

秋飞花道：“在没有和川东三魔动手之前，在下还有些不太认输之心，自和三魔对掌之后，才发觉，江湖是一片汪洋大海，在下只不过是大海中一叶小舟，认识姑娘之后，更使在下感觉到世间有很多事，武功也未必能够解决。”

东方亚菱道：“秋兄和小妹的想法不谋而合，未离开东方世家之时，我也很自负，但离开了东方世家之后，我才发觉了自己并非是很聪明的人，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人太多了。”

秋飞花道：“姑娘太谦虚了，到目前为止，在下见到的人，还是以姑娘的才慧最高。”

东方雁道：“妹妹，不谈这些事了……”

语声一顿，接道：“秋兄，你瞧瞧这辆篷车如何走的？”

秋飞花挣扎着坐起身子，探头向外望去。

他伤势甚重，坐起身子时，感觉到十分吃力。

东方亚菱伸出了纤纤玉手，扶住了秋飞花。

只见无马拖拉的篷车自行向前奔走，心中大为奇怪，道：“这是怎么回事？”

东方雁笑道：“舍妹的设计，江湖上最伟大的成就，不让诸葛武侯专美于前。”

秋飞花叹道：“姑娘，这篷车叫什么名字？”

东方亚菱道：“小妹还没有替它取名字，其实这只转轮铁齿交错的力量，还要借重人力走动，只不过人在车中，外面看起来，有些奇怪罢了。”

秋飞花道：“这已经够震动了，姑娘的精巧思想，实是叫人佩服。”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秋兄，你还没有完全复原，不宜耗神太多，还是躺着休息一下。”

秋飞花道：“在下已觉着好了很多……”

只听一阵绵连的卜卜之声传入耳中。

秋飞花呆了一呆，道：“怎么回事？”

东方亚菱道：“看来，他们真是有不少的人，咱们这一阵赶了几十里路，还有弩箭射来，当真是阴魂不散……”

回顾了秋飞花一眼，接道：“不过，秋兄可以放心休息，小妹这篷车自行能力，虽然不算什么，但小妹这篷车自卫之力，足可以对付大批人手围攻。”

秋飞花心中暗道：她不会武功，却胆敢在江湖走动，原来，她确有很多保护自己的能力和有这样一辆奇怪的篷车，还有一身莫可预测的暗器。

但闻东方亚菱冷笑一声，自言自语的说道：“我不喜欢杀人，

但你们这样不知进退，那就别怪我杀人了。”

但见她手指一动，突闻几声惨叫传了过来。

篷车仍然不停地向前行走。

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姑娘，杀了几个人？”

东方亚菱道：“不知道，大约在三人以上。”

秋飞花道：“哦！这篷车之上，可以发出暗器？”

东方亚菱道：“这篷车中有不少暗器，而且种类繁多，远攻近取无所不备。”

秋飞花道：“这辆篷车，费了你不少的心机吧！”

东方亚菱道：“建造这一辆篷车，花了我一年时间，想不到，这样一辆篷车，对我有着如此大的帮助。”

也就是这辆古怪的篷车，使强敌大感震骇，行了半日，未再同敌人攻击。

秋飞花经过了半日的养息，伤势好了很多。

东方亚菱不惜灵丹妙药，使得秋飞花奇重的伤势，有了很大的起色。

又是个黄昏的时分，篷车在一座小村庄停了下来。

东方亚菱按动机纽，那篷车四周铁板，忽然又缩了回去。

东方雁首先跳下篷车，长长吁一口气，道：“篷车的速度，不输快马。”

东方亚菱道：“哥哥，这半日，咱们走了多少路？”

东方雁道：“大约有五十里以上。”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走了这么远的路，兰兰、秀秀也够累的了。”

提高了声音，接道：“你们两位请下来吧！”

但见车帘启动，兰兰和秀秀，鱼贯行出了篷车。

两人汗流脊背，脸上也沾满了灰土。

但两人的脸上，都带轻松的笑容，这份工作虽然很辛劳，但两人的心情，倒愉快的很。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你们很累吧？”

兰兰、秀秀，齐齐躬身一礼，道：“多谢姑娘关心，这辆篷车上的转轮，并不太重，我们轮流工作，一点也不觉得累，未得姑娘吩咐，我们不敢转得太急，如若我们转的快速一些，还可以增加一点速度。”

东方亚菱道：“已经走的很快了，经过一阵奔驰，给我的收获很大，这篷车还有很多须修改之处……”

目光转注东方雁的身上，接道：“哥哥，这地方距离南宫表姐之处，还有多远？”

东方雁回顾了一下，道：“大约有五十里左右。”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兰兰、秀秀，你们吃点东西，好好的休息一下，今晚上咱们连夜赶路。”

东方雁道：“有了这辆篷车，咱们可以省事不少。”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去买一点吃的东西，秀秀，兰兰，你们守在篷车两面。”

举步登上篷车。

秋飞花正盘坐在车中调息。

东方亚菱轻步而入，悄然坐在秋飞花的身侧，一语不发。

秋飞花忽然睁开了眼睛，笑一笑道：“亚菱，我伤得很重，这是一场大伤，如非你的灵丹妙药，只怕我很难复原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要不要试试看？”

秋飞花道：“试试什么？”

东方亚菱道：“试试小妹的药道手段如何？”

秋飞花道：“你要如何一个试验之法。”

东方亚菱道：“有计划的服用药物，再补以针灸和推拿之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使一个人的功力大进。”

秋飞花道：“我体能尚未恢复，如何能服用增长功力的药物。”

东方亚菱道：“这是最好的时机，可以使一个人很快的增长功力，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这时间，不算太长，但这时机却是不大恰当。”

对东方亚菱，秋飞花内心中有着无比的敬重，笑一笑，道：“那要多少时日才成？”

东方亚菱道：“至少需十日左右，最好能有二十天的安静日子。”

秋飞花道：“的确不算很长，只可惜，现在我没有这个时间。”

这时，东方雁已寻得了食用之物，也赎买了两匹马回来。

这是两匹很老的马，为了节省两匹老马的体力，东方雁和兰兰，都下车步行，秀秀驰车，车厢中只坐了秋飞花和东方亚菱两人。

东方亚菱设计这辆篷车，用机关控制了很多的铁板，分量很重，但好在东方亚菱这辆篷车的轮子，设计得十分精巧、灵活，走起来，重量不轻，而拖起来，不太费力。

老马的奔行速度不快，但它的耐力很强，不快不慢一直平稳的走着。

天亮时分，赶到了南宫玉真停宿之处，静悄悄的一个小村落，竹篱茅舍，依旧无恙。

东方雁在村外下了篷车，道：“妹妹，到了。”

东方亚菱掀帘行出了篷车，但见晨光明媚，花草含露，红日初升，霞光万道，映照花草露珠，闪闪生光。

她转目四顾，打量了小村落一眼，接道：“茅舍竹篱，小花青草，似是都经过了一番细心布置，南宫表姐，也是精通五行奇门的人物。”

东方雁道：“篱舍无恙，花草不折，看来不似有过变故。”

东方亚菱道：“哥哥，咱们直进村庄呢？还是先要通报一声？”

东方雁道：“我先进去瞧瞧。”

举步向村中行去。

东方亚菱高声说道：“哥哥，小心一些。”

东方雁笑一笑，加快了脚步。

这座宁静的小村落，没有劫后的零乱景象，但也没有防守之人，静得有些反常。

东方雁心中突然发生出一种不安的感觉，在一座茅舍前面停了下来。

见篱门紧闭，屋中人似是高卧未起，好梦还甜。

轻轻一推篱门，应手而开，敢情那篱门竟是虚掩着的。

提一口气，东方雁缓步进入篱门，一掌拍在木门上，高声说道：“有人吗？”

木门没有被东方雁的掌势推开，显然，门内加上了木栓。但却未闻回应之声。

东方雁已觉出情形不对，暗运内劲，又一掌拍在门上。

但闻砰然一声，门被震开。

只见室中桌椅，摆设得十分整齐，也不似经过动手的样子。

东方雁右手一抬，拔出长剑，平护前胸，行入室中。

这是一厅一房的正屋，通往内室的布帘，高高卷起。

探首向里望去，只见一男一女，并卧榻上，睡得十分酣熟。

东方雁轻咳了两声，仍未见木榻上的人挣动，立时暗中戒备，缓步行了过去。

这一男一女，都届中年，似是一对夫妇，鼻息可闻，只是睡的很熟，熟得竟不知房门被人震开、生人行近榻边。

这两人似是被人点了穴道。

东方雁缓步行近榻前，准备先解了那男子身上的穴道。

忽然间，那女子，右手一挥，一片白粉，洒向东方雁的脸上。

这不过是刹那间的变化，东方雁还未转过念头，人已晕了过去。

吸入即使人晕迷的毒药，加上那女子快速的动作，右手洒出白粉，左手已伸手抓住了东方雁的衣服，未容他身体倒下。

那只穿着一条短裤的男人，已然挺身而出，抱起了东方雁，放入床下。

木榻上垂着一片花布床单，除非行近木榻，撩起了床单查看之外，无法瞧着床下景物。

洒药放入，动作极快，干净利落，一气呵成，未传一点声息，这一对男女，也未交谈一语，只是相视一笑，男的又跃上木榻，拉起被子，闭目假寐。

等过了一盏熟茶的工夫，仍未见东方雁回来，东方亚菱已警觉到情势有变。

过人的才慧，使她有着临危不乱的沉着，登上篷车，道：“兰兰、秀秀上车直入村中。”

兰兰道：“姑娘，少爷还未回来……”

东方亚菱道：“不用等他了，只怕他已经中了人家的暗算。”

兰兰怔了一怔，道：“姑娘，如若敌人拦截，少爷定会传出警讯。”

东方亚菱道：“他如是身受暗算，一举遭擒，怎会传出警讯。”

正在运气调息的秋飞花，霍然睁开双目道：“东方兄受了暗算？”

敢情，他已听到了东方亚菱和兰兰的交谈。

东方亚菱苦笑一下，道：“大概不会错了，这村落太过宁静，如是没有大变，南宫世家中人，早该来接咱们了，唉！只怪一时疏忽。”

秋飞花道：“村中形势，我还有记忆，我进去瞧瞧。”

东方亚菱道：“秋兄伤势还未复原，不宜和人动手，何况咱们只有四人，也不能分散实力。”

秀秀未拔出佩剑，但她双目中，却分握着两个不同的暗器。

东方亚菱暗中升起一半铁门，护住秋飞花，却卷起一半车帘儿，望着篷外面的景物。

她全神贯注，不遗细微。

篷车走得很慢，兰兰、秀秀四只眼睛，更是不停的四下探望。

“停车”，东方亚菱吩咐道，目光凝注在那大开的旧门上，和开了一扇的草舍木门。

兰兰微微一收缰绳，篷车停下。

秀秀却一跃下了篷车。

东方亚菱道：“秀秀看看这一座茅舍，可有相连的屋宇？”

秀秀道：“没有，这是村头第一家，四丈外才有房子。”

东方亚菱下了篷车，凝注那茅舍一阵，自言自语地说道：“秀秀，少爷可能是进了这茅舍之后被人暗算的……”。

秀秀道：“婢子进去瞧瞧。”

东方亚菱道：“兰兰守护篷车，咱们一起进去。”

秀秀嗯了一声，欲言又止，一侧身，进了篱门。

小厅中简单的布置，整齐依旧，瞧不出一点痕迹。

打量了小厅一眼，东方亚菱缓步向卧室中行去。

秀秀急行了一步，抢在东方亚菱的身前，行入卧室，横剑戒备。

东方亚菱缓步而入，望了室中情形一眼，登时双颊羞红。

秀秀低声说道：“姑娘，要不要婢子去叫他们起来。”

东方亚菱道：“不要叫了，你用飞刀先把他们钉起来。”

秀秀怔了一怔，道：“钉起来。”

东方亚菱道：“不错，用飞刀把她们两个给钉起来。”

秀秀道：“婢子遵命。”

探手入怀，摸出了两把柳叶飞刀。

东方亚菱冷笑一声，道：“打出去。”

秀秀犹豫了一下，道：“小姐，他们两个人，都还熟睡未醒。”

东方亚菱道：“秀秀，我要你发出飞刀，你还问些什么？”

秀秀应了一声，扬腕发出了两枚柳叶飞刀。

她想象之中，这两人都在熟睡之中，刀势分取两人双臂。

就在秀秀飞刀发出的同时，那男的突然一跃而起，身上棉被飞出，迎向两枚飞刀，人却飞下木榻，冲向了东方亚菱。

这男人全身赤裸，只穿了一件短裤，但手中却执着一把长刀。

秀秀飞身而起，长剑横里扫出。

但闻刀剑相撞之声，秀秀一剑震落大汉的长刀。

但那女的已挺身而起，伸手由枕下取出一把短剑。

原来，两人的兵刃，都藏在枕头之下。

秀秀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婢子佩服了。”

东方亚菱冷冷说道：“你接那男人一刀，觉着他武功如何？”

秀秀道：“二三流的身手。”

东方亚菱点了点头，目光一掠男女二人，道：“你们两个人，哪一个想先死？”

那女的只穿一个红色肚兜，露出了粉白的大腿，和雪般的双臂，风情万种的格格一笑，道：“你说，我们哪个应该先死。”

东方亚菱道：“你袒胸露背，卖弄风流，替咱女人丢脸。”

喝声中一扬右手

但见一缕银芒疾闪，那女的突然一仰身倒了下去。

死的是那样快速，连一声哎哟也未叫出来。

那男的呆了一呆道：“你用的什么手法？……”

东方亚菱接道：“这叫追魂手，扬腕间夺命追魂，你如不想死，那就只有据实回答我的问话。”

那男的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东方亚菱道：“我们的人，现在何处？”

男的摇摇头，道：“没有看到”，一面答话，一面向后退去。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你真没有瞧到，那就算了，咱们到别处找好了。”

那男子已然退到了木榻旁侧，听到了东方亚菱的话，却突然停了脚步。

东方亚菱道：“秀秀咱们走吧……”

秀秀心中暗道：这人明明说的谎言，姑娘怎会相信了他的鬼话。”

转过去的身子，又突然转了回来。

就借那转身的机会已然取准了位置，右手一扬，一缕银线激射而出。

这是一种速度特别快速的暗器，体积甚小，发出时不带一点声息。

但见那细小的银芒一闪，那半裸男子已倒了下去。

秀秀轻吁一口道：“我还认为小姐真的要离去，这人明明说的是谎言，怎会信他，原来姑娘早已经看穿了。”

东方亚菱道：“秀秀，你过去把少爷由床下拉出来。”

秀秀怔了一怔，道：“少爷在床下面？”

口中说话，人却行了过去，掀开床单，果然见东方雁仰面卧床下。

东方亚菱道：“秀秀，他伤的如何？”

秀秀道：“不见伤痕，也不像被人点穴。”

东方亚菱道：“那是中了迷药，抱过来给我瞧瞧。”

秀秀应了一声，大步行了过来。

东方亚菱仔细瞧了一眼，伸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丹药，送入了东方雁口中，取过一杯水，把药丸冲了下去。

第三十一回 两败俱伤

秀秀轻轻一掌，拍在东方雁的背上。

东方雁吁一口气，睁开了眼睛，道：“好恶毒的设计……”

秀秀低声说道：“少爷，你没有受伤，也没有中毒。”

东方雁道：“妹妹，我真的没有中毒吗？”

东方亚菱道：“没有，哥哥，告诉我，你怎么会中了迷药。”

东方雁简略的说明了经过，道：“看来，南宫表姐这个村落，已经完全被人家占去了。”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确实有些问题，不过，倒也不像是完全被他们占领的样子。”

东方雁道：“怎么说？”

东方亚菱道：“如果他们完全占领了这个村落，南宫表姐的属下，必然会奋力抗拒，至少应该有些打斗的痕迹，但咱们却发现不出来有什么可疑之处。”

东方雁道：“妹妹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南宫表姐发觉了敌势强大，全数撤离了这个地方。”

东方雁道：“还有一种呢？”

东方亚菱道：“还有一种是，南宫表姐发觉了敌势庞大，把人手集中一处坚守易攻之处，所以，还没有开始搏杀。”

东方雁道：“后面这情形，十分可能，咱们得进去看看。”

东方亚菱道：“咱们要进去，不过，咱们得先设法和南宫表姐取得联络才行。”

东方雁道：“这要如何联络呢？”

东方亚菱道：“我们来想想法子吧！”

秀秀低声说道：“姑娘，咱们先离开此地再说，不论南宫姑娘是否把人手撤走，但咱们得先回到车上去。”

东方亚菱点点头，举步向外行去。

秀秀抢先一步，走在前面带路。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哥哥，咱们此刻，可能已身陷重围，由这座茅舍，到篷车之上，是一段最危险的行程，咱们随时可能遇上强敌攻击，哥哥的伤势，是否已经恢复了。”

东方雁道：“恢复了。”

东方亚菱道：“可以和人动手吗？”

东方雁道：“可以。”

东方亚菱道：“你要记着，你不但要自保，而且，还要保护我。”

东方雁道：“哦？”

东方亚菱道：“但千万不能露出紧张神态，他们也可能不会对咱们攻袭。”

东方雁道：“咱们就这样的走过去，是吗？”

东方亚菱道：“不错，但要走的沉着一些，我杀死这两个人，未发出一点声息，如是咱们的举动，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咱们就有平安度过这场风波的机会。”

东方雁道：“我走江湖，还装得来，你告诉秀秀一声。”

东方亚菱道：“来不及了。”

举步跨出门外。

东方雁紧追一步，和东方亚菱并肩而行。

为了妹妹的安全，东方雁心中紧张至极，紧随在东方亚菱的身后，全神凝注。

东方亚菱的举止，却保持了适当的轻松，莲步缓移，行向篷车。

似乎是东方亚菱多虑，一直行近篷车，一直未发生事故。

东方兄妹距离篷车还有一丈左右时，秀秀已奔近篷车，正待掀动车帘。

东方亚菱不遗细微的观察，已瞧出了情形不对，大声喝道：“秀秀退回来。”

秀秀很机警，吸了一口气，疾快的退后了五尺。

车帘启动，缓步行出一个穿着紫色劲装少女，不是兰兰。

兰衣少女未理会秀秀，却望着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久闻东方姑娘的才华绝世，今日才叫咱们开了番眼界，单是这一辆自行走动的篷车，已然叫人惊奇不已了。”

东方雁沉声说道：“紫旗坛主连吟雪。”

连吟雪笑一笑，道：“不错，难得你东方少侠还记得我。”

东方亚菱神情冷肃的说道：“秋飞花呢？”

连吟雪笑一笑，道：“还好好的活着。”

东方亚菱道：“我的女婢兰兰呢？”

连吟雪道：“和秋飞花一样，只是被点了穴道。”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连吟雪格格一笑道：“姑娘，咱们请姑娘为我们紫旗坛上宾。”

东方亚菱道：“太客气，上宾和囚犯，只是程度上不同罢了。”

连吟雪微微一笑，道：“东方姑娘，如是不肯接受小妹的邀请，那请东方姑娘出个题目吧！”

东方亚菱道：“好像目下，我们还不是出题目的人。”

连吟雪道：“那么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道：“姑娘请把条件开得低一些，咱们尽量想法子接受。”

连吟雪摇摇头道：“姑娘，我知道你不会武功，所以，咱们只要下了你们身上的暗器，决不让你身戴刑具，我们也不想和东方世家结仇，所以，小妹保证不伤害你们。”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姑娘，你可是觉着已经赢定了？”

连吟雪点点头，道：“姑娘可是还想较量一下？”

东方雁道：“不错，我们没有败，为什么要束手就缚。”

连吟雪道：“好吧！听说东方姑娘一身暗器，利害无比。”

东方亚菱道：“小妹不会武功，倒是在这方面下了一点工夫。”

连吟雪道：“你的暗器威势，能及多远？”

东方亚菱道：“两丈从未落空。”

连吟雪道：“咱们试试吧！我站在两丈之内，由姑娘放暗器。”

东方雁道：“妹妹且慢。”

连吟雪道：“东方少侠又有什么高见？”

东方雁道：“在下想先和姑娘动手一战。”

连吟雪道：“动手一战？”

东方雁道：“不错，咱们学武的人，如若不在武功上分出个胜负，实是心有不甘。”

连吟雪道：“东方少侠若一定想和小妹动手一战，小妹就只

好奉陪了。”

东方雁道：“姑娘这么看得起我，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连吟雪笑一笑，道：“东方兄，咱们比试拳脚呢？还是比试兵刃？”

东方雁略一沉吟，道：“姑娘的意思呢？”

连吟雪道：“小妹觉着，咱们先以拳脚比试，如是无法分出胜负，再用剑搏杀一阵如何？”

东方雁道：“好吧！就依姑娘。”

东方雁抢先，劈出一拳，连吟雪娇躯一闪，避了开去。

东方雁一招落空，不待连吟雪还手，第二招又攻了出去。

连吟雪又一闪身，避了开去。

东方雁一连攻出了五招，但五招尽皆落空。

连吟雪微笑依然，仍然未还手。

东方亚菱低声道：“哥哥，这位姑娘，身法着实很奇幻，你要小心一些。”

连吟雪微微一笑，道：“姑娘，我说过，我这身武功不太差，要不然，我怎么当任一旗坛主之尊。”

东方雁一连五招落空，对连吟雪更生出警惕之心，暗暗聚真气，缓缓劈出一掌。

这一招去势缓慢，但连吟雪却立刻收起脸上的笑容。

只见她凝神而立，蓄势相待，竟然不敢再轻易闪避。

东方雁的掌势虽然去得很缓，但仍然逐渐的接近了连吟雪的前胸。

连吟雪这一次没有闪避，右手一抬，竟然迎上了东方雁的掌势。

双掌接实，只响起了一声微微轻震。

但那一声轻震之后，两人身躯，都开始微微抖颤起来。

东方雁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五步。

连吟雪也向后退了两步。

但见连吟雪身子一停之后，立刻又欺身而上。东方亚菱一抬右腕，道：“站住。”

连吟雪自知此时此情之下，决无法闪开她的淬毒暗器，不禁一怔。

东方亚菱探手入怀，取出了一颗玉瓶，打开瓶塞，倒出了两粒药物，道：“秀秀，过来。”

秀秀依言行来，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东方亚菱道：“把这粒药物给姑娘服下。”

秀秀道：“给她吃……”

东方亚菱接道：“不许多口，快送过去。”

秀秀不敢再多言，学步行了过去。

东方亚菱却行到东方雁的身侧，道：“哥哥，快吃下这粒丹丸。”

东方雁身子仍在不停的发抖，但却张开嘴吞下了妹妹手中的药物。

秀秀行到了连吟雪的身前，道：“我们姑娘的疗伤圣品‘紫金丹’，姑娘请吞下去。”

连吟雪并未逞强，启开樱唇。

秀秀把药物投入了连吟雪口中之后，立刻退下。

东方亚菱低声说道：“连姑娘，虽然家兄的伤势，比你重了很多，但姑娘也受了不轻的伤，如是姑娘强自行动，很可能会真

气凝聚不散。”

连吟雪道：“我想不到，他竟会使出震功手法。”

东方亚菱道：“小妹说一句公平话，因为家兄不想落败，所以，他使出了震功手法，希望和姑娘闹一个两败俱伤。”

连吟雪道：“但他受的伤比我还重。”

东方亚菱道：“小妹虽然不会武功，但我知道，这震功手法，是一种很恶毒的手法……这是真实的硬拼，如是功力悉敌的人，可能会闹成两败俱伤，自然功力差一点的人，会伤的较重些，家兄伤的比姑娘重，那证明了，他比姑娘的功力差了一级，但姑娘也受了伤，这一战，不知姑娘的看法如何？”

连吟雪道：“东方姑娘的看法呢？”

东方亚菱道：“自然不能算姑娘败，但也不能算是姑娘全胜。”

连吟雪道：“小胜总是要算了。”

东方亚菱道：“姑娘如是没有受伤，那自然算你胜了，咱们不愿乘人之危，但也不愿承认你胜了。”

连吟雪道：“姑娘准备如何解决这件事呢？”

东方亚菱道：“咱们不分胜败，你还我们篷车，咱们互不相犯。”

连吟雪道：“姑娘觉着这样很公平吗？”

东方亚菱道：“不太公平，但姑娘也只好凑合一下了。”

连吟雪道：“东方姑娘，如是小妹不肯退走呢？”

东方亚菱道：“那就很难说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了，我会使出所有的暗器，闹出一场血雨腥风。”

连吟雪沉思了一阵，道：“我们撤离此地，但我要奉劝姑娘

一句。”

东方亚菱道：“小妹洗耳恭听。”

连吟雪道：“别再呆在这座村落，这里集中了很多高手，南宫世家中人已有很大的伤亡，这地方除了小妹之外，还有两位坛主身份之人，在此坐镇，看起来，这是一座很平静的小村落，事实上，却是步步杀机，寸寸凶险。”

东方亚菱道：“南宫姑娘也伤在了诸位手中吗？”

连吟雪道：“南宫玉真到此刻为止，还未露面，但她的属下众人，却有很大的伤亡。”

连吟雪道：“杀死了十之四五，另外有一半人，撤退到村落中间，仍在坚守之中。”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你们为什么不攻进去？”

连吟雪道：“我们试过，但那是南宫世家中精锐集中之地，攻打不易，我们两次冲杀伤亡很大。”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那地方一定易守难攻。”

连吟雪道：“不错，南宫玉真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

东方亚菱道：“所以，你们不再攻打了。”

连吟雪道：“今夜，至迟明日，南宫玉真再不现身，我们就要不择手段的开始攻打了，我们已给她出面的时限，今夜子时，时限届满。”

东方亚菱一欠身，道：“多谢姑娘指教。”

连吟雪道：“看来，我并没有说服你们。”

东方亚菱道：“我决定的事，一向很少更改。”

连吟雪道：“姑娘，我们正式动过了手，由此地到那南宫姑娘的停身之处，还有一段距离，虽然只有十几丈的距离，但这一

段的距离很难走。”

东方亚菱道：“我明白姑娘的意思，今日之情，小妹心领，但愿日后，能有一报。”

连吟雪低声说道：“秋飞花似是受了伤？”

东方亚菱心头一震，道：“连姑娘很关心他？”

连吟雪道：“谈不上关心，有过数面之缘，总得要问一问。”

东方亚菱道：“小妹定会转告，姑娘但请放心。”

连吟雪突然回身而去，一面高声喊她的人道：“不许妄动车中一草一木，随我退走。”

但见篷车启动，两行人影，飞扑而下，紧追连吟雪身后而去。

东方亚菱低声说道：“哥哥，你一点也听不出来呀？”

东方雁道：“听出什么？”

东方亚菱道：“她是为了秋飞花，人家画龙点睛，把交情全都放在秋飞花的身上了。”

东方雁道：“哦！”

东方亚菱加快脚步，登上篷车。

只见秋飞花闭目而坐，神态安详，似是睡意正浓。

兰兰也被好好的放在一侧，倚在篷车的木栏上。

两人都被点了睡穴，而且，手法很轻微，秀秀稍一推拿，两人都醒了过来。

东方亚菱借机会检视车中的情形，一如正常，没有一点损坏。

东方雁跃上篷车，道：“妹妹，车中的机关，是否已遭破坏？”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没有，一点也没有破坏，这个人很奇怪！”

东方雁道：“那她为什么不肯破坏这篷车中的机关呢？”

东方亚菱道：“自然是有原因，那就是她为了咱们之中的一个人。”

东方雁道：“谁？”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谁？小妹也不清楚，大家用心想一想吧！”

秋飞花道：“我们一共五个人，若不是为了你们四位，那自然是为了我了。”

秀秀道：“秋爷，你认识那位连旗主吗？”

秋飞花道：“认识。”

秀秀道：“所以，她看在你的面上，没有破坏咱们的篷车。”

东方亚菱道：“幸得有秋兄这点情面，要不然，破坏了咱们这辆篷车，那就麻烦大了。”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姑娘，南宫姑娘的情况如何？”

东方亚菱道：“她好像被困在了这座村落之中。”

秋飞花道：“咱们是不是要去见她？”

东方亚菱道：“秋兄的意思呢？”秋飞花道：“这要姑娘决定了，咱们是否该去见她？”

东方亚菱道：“小妹觉着应该去。”

秋飞花道：“咱们坐篷车冲过去如何？”

东方亚菱道：“可以，但小妹担心一件事？”

秋飞花道：“担心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担心他们把咱们这辆篷车困住。”

秋飞花道：“如何困住咱们这辆篷车？”

东方亚菱道：“很容易，只要他们挖几条五尺以上的宽沟，篷车就没有办法通行了。”

秋飞花道：“每一件事情，都有缺憾，很难求尽善尽美。”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哥哥，请驾车，兰兰控制行车转轮。”

东方雁坐上车辕，一提缰绳，篷车向前行去。

原来，拉车的两匹老马，也没有受到伤害。

兰兰揭开了一个木盒，行入车下。

秀秀低声说道：“姑娘，婢子作什么呢？”

东方亚菱道：“你的事情很多，我想，这一次，咱们要有一次很激烈的恶战，先助我升起护车的铁板。”

秀秀对车中的机关操纵，似是极为熟练，立刻动手，搬动了两个木纽。

但闻篷车四周响起了一阵轻微的波波之声，篷车四周升起了护车的铁板。

东方亚菱低声道：“秋兄，有一件事，小妹，要先说明白。”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这座篷车之内，有八千八百七十二件暗器，包括了毒针、弩箭、飞刀，和一十二支长矛，但最利害的是毒针，这些毒针是一组一组的射出去，每组一十八根，老实说，接近我这篷车一丈以内，能逃命的绝无仅有。”

秋飞花道：“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道：“我是告诉秋兄，如若真的打了起来，他们必然会有很大的伤亡，咱们也可能难以生离篷车，秋兄对那位连旗主……”

秋飞花接道：“亚菱，咱们在江湖走动的人，虽然每日耍刀

弄枪，但能够少杀人，还是少杀一些，连吟雪和我萍水相逢，但很多地方，她确实对我很照顾……”

东方亚菱接道：“所以，我要先向你秋兄说明一下。”

秋飞花道：“如若情势必须，那也只好放手一拼了。”

东方亚菱道：“有你秋兄这句话，小妹也好放手施为了，……”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亚菱，最好不要杀太多的人，因为，到目前为止，咱们和大合堂那个神秘大组合，为何结仇还未弄清楚。”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好！小妹尽量手下留情。”

只见一阵大喝传了过来，道：“站住，篷车如再往前走上一步，我们就要施放乱箭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停下篷车，放走两匹拉车的老马。”

东方雁依言施为，放走了两匹老马。东方亚菱道：

“哥哥，你面前护身铁板，可以提高半尺，整个头脸，都包在那铁板之中，左边有一个控制的机关，只要一按那个机关的控钮，整个的护身铁门，就可以打开了。”

东方雁道：“我看到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想法子找南宫表姐的人，取上联络。”

东方雁道：“只要和南宫表姐答上话，我就会冲下车去。”

东方亚菱道：“兰兰，慢一点向前行去，如是我推想不错，他们早已布置好了陷阱。”

兰兰的声音，由车底传了上来，道：“婢子会小心行车。”

篷车缓缓向前行去。

东方雁低声指导着篷车前进的方向。东方亚菱和秀秀，由篷

车中留下的视孔，向外面查看。

篷车又向前行进四丈左右，仍未见有弩箭射到。

这时，篷车深入了村中，四面都是连绵的房舍。

忽然间，一支强箭，无声无息的射了过来。

拍的一声，强箭射在篷车的铁板之上。

秋飞花吸一口气，道：“亚菱，放我出去如何？”

东方亚菱道：“目下敌情不明，咱们也不能太过相信那位连吟雪的话……”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目下为止，咱们还未见到南宫世家中人，秋兄实不用下车冒险。”

只听一阵密集的拍拍之声，传入耳际，篷车果然受到乱箭的攻击，一直持续了一盏热茶工夫之久，才停了下来。

在这弩箭不绝的响声之中，东方亚菱一直轻蹙着眉头、一语不发。

直到弩箭声停了下来，才轻轻吁一口气，道：“他们似乎是已知道咱们这篷车有着保护的钢板，所以，他们特别的集中了强弓硬箭，由很近的地方，射了过来，力道之强从所未见，直似要穿裂这护篷车的钢板。”

兰兰似是也被这强弓力道所震惊，自动停了下来。

一阵强箭过后，一个冷冷的声音，又传了来，道：“篷车如若再向前行过一丈，我们会施放火攻。”

秀秀低声说道：“姑娘，咱们这篷车能不能抗拒火攻？”

东方亚菱道：“这要看那火势的大小了。”

秋飞花吁一口气，道：“亚菱，放我出去。”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不行，放你出去，你如何能逃过他

们的乱箭火攻？”

秋飞花道：“亚菱，这篷车距离房舍不远，我只要奋身一跃，就可以躲过他们的暗器追击。”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秋兄，你一人离开，把我们丢下不管了吗？”

秋飞花道：“姑娘，不要误会，家师和几位师叔，都还留在此，南宫姑娘坐关期满，我们还有一战的实力，我了解一下实际情势之后，立刻接迎姑娘。”

东方亚菱还未来及答话，耳际间已响起了东方雁的声音，道：“妹妹，有人来了。”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缓缓由口袋内摸出一个玉瓶，又倒出了一粒丹丸，道：“秋兄一定要出去，那就请先服下这粒丹丸。”

秋飞花对东方亚菱，早已心口敬服，接过丹丸，吞了下去。

东方亚菱道：“兰兰，停车……”

语声一顿，接道：“哥哥，他们来了几个人？”

东方雁道：“六个。”

东方亚菱一拉车内的机关，收回车前的护车钢板，道：“秋兄，去吧！但最好别和人家动手，就算要动手，也必需在十招之内，胜过敌人，不要离篷车太远，以便小妹随时接应。”

秋飞花微微一笑，低声道：“多谢姑娘。”

秋飞花一提气，由篷车中飞跃而下。

抬头看去，只见蓝袍老者，带着五个人，缓步行了过来。

那老者年约六旬，长髯如银，飘荡胸前，浓眉、环目，自具一种威势凌人的气度。

身后五人，一身的黑色疾服劲装，都在三十左右的年纪，手

中提着一根李公拐，背上斜插一把雁翎刀。

秋飞花紧行一步，和东方雁并肩而立。

距离两人还有七步左右，蓝袍老者就停了下来，道：“老夫想见见东方姑娘。”

东方雁道：“老夫有何见教，对在下说也是一样。”

蓝袍老者道：“你是……”

东方雁道：“东方亚菱是舍妹，在下东方雁。”

蓝袍老者淡淡一笑，道：“原来是东方公子，只是老夫请教的恐怕你无法回答，还是请东方姑娘出面的好。”

东方雁道：“如是在下无法回答的事，舍妹自会出面回答。”

蓝袍老者淡淡一笑，道：“东方少兄，老夫适才以硬弓强箭，试过了这辆篷车的避箭之力，确实十分高明，东方少兄，目下能否作主，决定东方姑娘的行踪呢？”

东方雁道：“咱们无法立刻答覆。……”

蓝袍老者接道：“阁下几时能给老夫一个回答？”

东方雁道：“半个时辰之后。”

蓝袍老者：“好！老夫等候半个时辰，不过，请东方少兄转告令妹一声，篷车到此为止，不能再向前走了。”

东方雁道：“咱们如是不肯听从，那又如何？”

蓝袍老者道：“前面有很多凶险，敝人怜才之心十分强烈，不希望东方姑娘，身遭意外，这是好心。”

东方雁道：“咱们心领了，应该如何，咱们自会决定，不劳他人代筹。”

蓝袍老者点点头，道：“年轻气盛，似阁下这样暴躁的人，如何能够成得大事。”

东方雁道：“阁下倚老卖老，教训了区区一顿，至少应该报出一个姓名罢！”

蓝袍老人道：“天罡刀张威，这身份能不能教训你几句？”

秋飞花点点头，道：“久仰了。”

张威目光一掠秋飞花，道：“阁下是……”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张威哦了一声，道：“秋飞花，老夫也曾听过。”

秋飞花道：“末学后进，还得老前辈指教。”

张威道：“近数月来，阁下和我们大合堂中高手，有过多次接触，如是他们的传言不错，阁下是一位后起之秀了。”

秋飞花道：“威老也是大合堂中的一位了？”

张威摇摇头，道：“不是，老夫不属大合堂。”

秋飞花道：“那么老前辈是……”

张威接道：“老夫是蓝旗坛坛主。”

秋飞花道：“有一位紫旗坛主连姑娘……”

张威接道：“连吟雪，是老夫的同事。”

秋飞花道：“蓝旗、紫旗两坛主，是否和大合堂关连在一起呢？”

张威淡淡一笑，道：“秋少兄，你不觉着自己问的太多了？”

秋飞花笑一笑，未再答话。

张威道：“秋花兄，也和东方姑娘一起吗？”

秋飞花道：“不错。”

这时，篷车车帘，突然掀了开来，东方亚菱手扶着秀秀的香肩，缓步行了下来。

张威双目中神光一闪，道：“那一位想是东方姑娘了？”

东方雁回头望去，只见秀秀和东方亚菱，并肩行了过来。

举手理一理鬓边，东方亚菱缓缓说道：“不错，我是东方亚菱，张老前辈息隐江湖二十年了吧？”

张威拂髯一笑，道：“看来，姑娘果然是很具才气的人，二十年前，姑娘还未出生吧？”

东方亚菱道：“晚进今年虚度一十八岁。”

张威道：“难得啊！十几岁的小姑娘，初次进入江湖，立刻造成如此轰动的局面，古往今来，江湖上绝无仅有的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抬爱。”

张威道：“老夫从未退隐，二十年后也谈不上重出，此番老夫受命而来，敝上很希望能见见姑娘。”

东方亚菱道：“我可不可以带着他们同去？”

张威道：“带着什么人？”

东方亚菱道：“就是眼下这些人，秋兄，我哥哥，还有我这个随身女婢。”

张威点点头，道：“好吧！老夫斗胆替你承担下来了。”

东方亚菱道：“那就请老前辈带路了。”

张威道：“姑娘快人快语，老夫替诸位带路了。”转身向前行去。

东方亚菱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秋兄，哥哥，两位请听小妹一言。”

秋飞花道：“姑娘请吩咐。”

东方亚菱道：“小妹和人交谈之时，不论发生什么事，两位都不许出手，也不许插口多言。”

秋飞花道：“姑娘说的不错，我们自不能喧宾夺主。”

东方雁道：“我不讲话就是。”

在张威带路之下，四个人紧随身后，向前行去。

行约十丈左右，到了一座茅舍前面。

张威回头一笑，道：“诸位请稍候，容在下先去通报一声。”

片刻之后，张威行了出来，道：“敝上在厅中候驾。”

东方亚菱微微颌首，举步而入。

只见茅舍中打扫的纤尘不染，两张木椅上，放着黄色的坐垫。

但整座大厅中，却空无一人。

东方亚菱略一沉吟，缓步行到木椅上坐了下来。

秋飞花、东方雁、秀秀等都站在东方亚菱的身后。

东方雁四顾了一眼，想开口说话，但话到口边时，又咽了下去。

东方亚菱坐好了身子之后，缓缓说道：“小妹东方亚菱承阁下召见，有何见教？”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你就是人称才女的东方姑娘吗？”

东方亚菱道：“不敢，晚进东方亚菱。”

那声音由内室中传了出来，道：“老夫，有不得已的苦衷，不便和姑娘见面，所以，咱们隔着垂帘谈谈如何？”

东方亚菱道：“能够使得张老前辈甘为听命的人物，自非常人了。”

那声音又从内室中传了出来，道：“东方姑娘的才气，老夫已经知道了。”

东方亚菱道：“好说，好说。”

那冷冷的声音，道：“那一辆篷车，是姑娘设计的？”

东方亚菱道：“雕虫小技，还望指点。”

内室中又传出清冷的声音，道：“姑娘太过谦辞了，那是一件惊世的创造，老夫也希望能拥有那样一辆篷车，但不知姑娘是否可以为我老夫也建造一辆。”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十分抱歉，那需要一段不太短的时间，可惜的是目下我没有那份时间。”

内室传出来一声轻笑，道：“姑娘，只怕你对老夫，还不太清楚？”

东方亚菱道：“阁下行踪神秘，对面交谈不见，这一点，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也许是晚进的身份不配……”

内室中又传出那清冷的声音，道：“姑娘，老夫见识得很多，所以，姑娘如是想用言语让我答应些什么？只怕是很难如愿。”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老前辈太夸奖了，晚进哪有这份机心。”

室内传出一声清朗的笑声，道：“姑娘，你不但才慧如海，而且口舌似刀，倒叫老夫不得不透露一些身份了！”

东方亚菱道：“晚辈洗耳恭听。”

那清冷的声音，缓缓说道：“老夫领导了一个大组合，那是网罗当今之世中，黑、白两道中高手的大组合……”

东方亚菱接道：“紫旗坛和大合堂，是不是阁下领导？”

室内人嗯了一声，道：“那只是老夫所领导大组合中的一部分……”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老夫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姑娘如是想用钱的话，咱们可以商量。”

东方亚菱淡然一笑，道：“东方世家虽然不是很有钱，但晚进的用度，还支付得出，金钱的价值，在它施用的地方，这一点，晚进心领了。”

室内人道：“姑娘不妨多想一下，是否能应允老夫的要求。”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晚辈已经说过了，我没有这些时间。”

室内人道：“时光对人，也有一定的价值，如是老夫付出很高的代价，姑娘可否勉为其难呢？”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这个，老夫倒是愿意听听看，是什么样的代价。”

室内人道：“以南宫玉真之危，作为代价如何？”

东方亚菱道：“南宫姑娘之危？老前辈可否说的清楚一些？”

室内人道：“诸位是为南宫玉真而来，这一点老夫相信，姑娘不会不招认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说的很真实，晚进自不能不承认了。”

室内人道：“虽然老夫目下，还没有生擒到南宫玉真，但她已在老夫的重重包围之下。”

东方亚菱道：“包围之下，并不是一定证明老前辈能够得胜。”

室内人道：“老夫已调派精锐而来，南宫玉真的希望不大。”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晚辈答应了如何，不答应又如何？”

室内人道：“姑娘如是答允了，老夫立刻撤走人手，让你们会面，如是姑娘不肯答允，那就要姑娘凭仗武功闯进去了。”

东方亚菱道：“要晚进留此，替阁下监造一辆篷车，绝办不到，不过，晚进可以画出样，老前辈依图样打造出一辆篷车。”

室内人道：“这个也好。”

东方亚菱道：“我还有条件。”

室内人道：“说说看。”

东方亚菱道：“我要先见过南宫表姐，然后再交出图样。”

室内人沉吟了一阵，道：“好，就依姑娘之意。”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还有什么吩咐吗？”

室内人道：“好！咱们一言为定，老夫这就下令撤走人手。”

东方亚菱道：“晚进可以告辞了？”

室内人道：“姑娘好走，在下不送了。”

东方亚菱道：“不敢有劳。”

转身向外行去。

东方雁、秋飞花、秀秀，紧追身后，离开了茅舍，东方雁快行一步，追上了东方亚菱，低声说道：“妹妹，你真的要替他画一篷车图么？”

东方亚菱道：“哥哥，他不是好欺骗的人，我答应了，自然要替他们画出一幅图案来，而且，那是真正的图案。”

东方雁道：“这一来咱们不是太吃亏了吗？”

东方亚菱道：“咱们可以平平安安的见到南宫表姐，怎么会算吃亏呢？哥哥，你要知道，这一战，可能会闹了一个血流成渠的局面，那会使很多人因而死亡。”

东方雁笑一笑，道：“妹妹，他真的会让我们平平安安的见到南宫表姐吗？”

东方亚菱道：“会！他是一代枭雄人物，不会在这些小地方失信于人。”

谈话之间，已经行近篷车。

就这一刻工夫，四周的茅舍之中，无数的佩带兵刃大汉，蜂

拥而出，分别向四下退去。

这些人，动作迅快，片刻之间，人已经走得踪影不见。

东方亚菱登上篷车，道：“咱们可以去了。”

秋飞花、东方雁等，鱼贯登上篷车。

东方亚菱下令驶动篷车，向前行去。

篷车又前行十余丈，只见一个黑衣人，站在路中，拦住了篷车。

东方雁冷笑一声，道：“阁下，站在路中作什么？”

黑衣人道：“前面一段路，是挖的陷阱，在下奉命而来，带诸位绕过陷阱。”

东方雁哦了一声，还未来得及答话，东方亚菱已低声说道：“哥哥，要他带路。”

东方雁一挥手，道：“有劳带路。”

黑衣人道：“篷车请跟在下身后而行。”

转身向前行去。

篷车的转动，十分灵活，紧追在那黑衣人的身后，保持着不快不慢的速度。

黑衣人绕过了一片空阔的草地，才转入了行向茅舍的道上。

黑衣人停下了脚步，道：“到了，前面就是南宫世家的人了，我们的人，都已撤走了，诸位可以放心下车。”

说完话，也不待东方雁回答，转身疾步而去。

直等那黑衣人去远之后，东方雁才低声说道：“妹妹，咱们是否要下篷车。”

东方亚菱道：“自然要下车了。”

掀开车帘，当先而下。

秋飞花、秀秀也紧随身后，下了篷车。

秋飞花低声说道：“姑娘，在下很担心一件事。”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他们会把这一辆篷车偷走！”

东方亚菱道：“照理说，他们不会，不过，咱们不能不防备一点。”低声吩咐了秀秀几句，接道：“哥哥，可以下来了。”

兰兰也从篷车中行了出来，秀秀带了车门，又搬动几处机纽。

东方雁当先带路，向前行去，穿过了一排茅舍。

但见人影闪动，两个年轻少女，率着几个健壮的村妇，各执兵刃，迎了出来。

南宫玉真的住处，正是这座村舍的正中，和四方的房舍，都有一点距离。

两个仗剑少女看清楚了之后，立刻还剑入鞘，喜道：“是表少爷，你回来了？”

东方雁微微一笑，道：“你们受惊了。”

这两个率领村妇的少女，正是南宫玉真的两个贴身女婢追风、摘星。

追风轻轻吁一口气，道：“有几场很激烈的搏杀，姑娘一直坐关未出，我们吃了不少的亏，死了八个，伤了二十余人。”

第三十二回 及时之助

目光转到了秋飞花的脸上，接道：“秋爷。”

秋飞花一挥手，道：“不敢当。”

追风目光转注到东方亚菱的身上，低声说道：“表少爷，这位是……”

东方雁道：“我们东方世家才女，我……”

不容东方雁把话说完，追风已接口说道：“原来是东方姑娘，小婢追风，叩见姑娘。”

口中说话，人已跪了下去。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快些起来，不用这等大礼拜见。”

语声一顿，接道：“久闻南宫表姐身侧，有两位贴身助手，不但生得美丽非凡，而且，武功也高强的很，想是你们两位了？”

追风一欠身，道：“不敢当表姑娘的夸奖。”

东方亚菱道：“玉真表姐出关了没有？”

追风道：“还没有。”

东方亚菱道：“这几场搏杀，多亏两位了。”

追风道：“婢子们出力有限，这几场搏杀，多亏了傅爷的调度有方，魔刀、神剑舍命拼战，才把敌人的三次攻势拦住。”

东方亚菱道：“傅爷是什么人？”

秋飞花道：“是在下受业恩师。”

只听一声朗朗大笑，道：“书剑秀才傅东扬，姑娘是……”

一个中年文士，缓步走了过来。

东方亚菱急急一躬，接道：“傅老前辈，晚辈东方亚菱。”

秋飞花急行两步，拜伏于地，道：“弟子叩见师父。”

傅东扬很洒脱，挥手一笑，道：“起来，起来，不用多礼。”言词之间，并无责备之意。

秋飞花道：“弟子有罪，不敢起身。”

东方雁急急接道：“傅前辈，秋兄此番外出，全是在下之累，老前辈如要责罚秋兄，晚辈愿意代受。”

傅东扬笑道：“东方少兄言重了，傅某人并无责罚之意。”

秋飞花道：“弟子身负数罪，还请师父责罚才是。”

傅东扬道：“哦！你还有什么罪？”

秋飞花道：“弟子受别人传授杂业，另投师门，犯了欺师之罪。”

这一下，傅东扬愣住了，沉吟了一阵，道：“你又投何人门下？”

秋飞花道：“无难翁。”

傅东扬怔了一怔，道：“你可是说无难翁？”

秋飞花道：“不错，正是无难翁老前辈。”

傅东扬突然哈哈大笑，道：“无难翁能看得起你，那是你的造化，何罪之有，你起来吧！”

秋飞花道：“多谢师父。”

缓缓站起了身子。

东方亚菱目光转到傅东扬身上，道：“老前辈，我们可以进去吗？”

傅东扬道：“可以，在下替姑娘带路。”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有劳前辈。”

紧随身后行去。

东方雁、秋飞花等，鱼贯相随身后。

这是很大的客厅，虽是竹篱茅舍，但却打扫得纤尘不染。

东方亚菱四顾了一眼，道：“这地方很清幽。”

傅东扬道：“我们一直担心对方施展火攻，不知何故，他们竟然没有施用。”

东方亚菱道：“这一片草舍是连绵对方的，如若施展火攻，那就很麻烦了，不过，我想南宫表姐，可能已早有准备。”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一直没有出关，这次麻烦，都是在下和追风等两位姑娘应付，这一战，我们伤亡了不少的人。”

东方亚菱道：“对方的损失如何呢？”

傅东扬道：“公平点说，他们的伤亡，不会少于我们，只不过，对方人手众多，死伤一些人，不放在心上罢了。”

东方亚菱点头，道：“我见过这一个组合的人，确然十分庞大，他们似是一网打尽了江湖中人。”

傅东扬道：“更可怕的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一个组合的名称，亦不知是什么人领导这个组合。”

东方亚菱道：“什么人我不知道，但我和他谈过话，听过他的声音……”

傅东扬接道：“姑娘说出他的样子吗？”

东方亚菱道：“我没有看到他，他和我隔着一个帘子说话。”

傅东扬道：“只闻其声，未见其人？”

东方亚菱道：“是的，不过，我有很强的记忆力，凡是我听过的声音，再一次让我听到时，我就能分辨出来。”

傅东扬道：“是一个很苍老的声音呢！还是一个很年轻的声音？”

东方亚菱道：“他自称老夫，但我听他的声音，并非是很苍老。”

傅东扬道：“那是说，他的声音，似乎是很年轻了。”

东方亚菱道：“不是很年轻，他的声音也不是很苍老，但他的声音中带着一种威严，自然有着一种慑服人的力量。”

傅东扬道：“一个人处在一种唯我至尊的境遇之中，自然而然会养成一种绝对威严。”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老前辈说的是。”

傅东扬道：“诸位来此之时，是否遇到拦劫。”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没有，他们的人手，都已撤走。”

傅东扬道：“姑娘用什么方法，使他们全撤走呢？”

东方亚菱道：“晚辈用一种东西，交换他们撤离此地。”

秋飞花低声道：“师父，东方姑娘设计了一种篷车，可以防止强弓硬箭，以篷车的设计图，交换他们全数撤走。”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篷车能够逃避强箭，那是用铁板作的了？”

秋飞花道：“除了能够逃避强箭之外，还可以不用马匹拖拉。”

傅东扬微微一怔道：“是自动行走了？”

秋飞花道：“是的！车下有很多转轮，只要转动那些转轮，篷车就可以行走了。”

这时，追风已然送上香茗细点。

东方亚菱的才慧，使她成为座上嘉宾最受人注意的人物。

饮了一口香茗，东方亚菱缓缓说道：“追风姑娘，南宫表姐几时能够出关。”

追风摇摇头，道：“这个，婢子不知道。”

东方亚菱道：“她闭关几天了。”

追风沉吟了一阵，道：“大概有三四天了吧！”

东方亚菱道：“追风，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她？”

追风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婢子……”

东方亚菱接道：“不要吞吞吐吐的，有什么话，只管请说。”

追风道：“就婢子所知，人在坐关期中，不能动，受到任何惊扰，就可能走火入魔。”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确是如此，不过，我和别人不同，我不但不会使她走火入魔，而且会对她有所帮助。”

傅东扬道：“姑娘，这一点，在下也想不明白，姑娘可否明示？”

东方亚菱道：“晚进只是以常情推断，如有不对之处，还望傅前辈指点。”

傅东扬道：“不敢，不敢，姑娘定有高论。”

东方亚菱道：“在这等情势之下，南宫表姐不可能有太多时间去坐禅闭关，所以，数日之久，仍不能闭关而出，可能遇上了什么困难。”

傅东扬手持长髯，沉吟了一会，道：“对！姑娘，高见啊！高见！”

追风脸色一变，道：“姑娘，你真的能帮助……”东方亚菱微微一笑，接道：“不要紧，我如是没有把握，也不敢有此请求，你带我去看看吧！也许南宫表姐正需要我的援助呢！”

追风回顾了摘星一眼，道：“妹妹，咱们应该如何？”

摘星道：“带东方姑娘去吧！”

追风点点头，回顾对东方亚菱一欠身，道：“婢子替姑娘带路。”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秋兄，要不要同去一趟。”

秋飞花道：“不太方便吧！”

东方亚菱道：“方便，我一人之力也许不够，需要你秋兄助我一臂之力。”

秋飞花望望傅东扬，站起了身子。

追风带路，穿过了两重房舍，到了一座荒凉的小院之中。

小院中，有一座砖头砌成的小室，追风直趋小室前面。

东方亚菱道：“就在这座小室中吗？”

追风道：“这座小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套间，姑娘就在套间之中。”

东方亚菱道：“打开门。”

追风沉吟了一阵，轻轻在木门上敲了九响。

木门呀然而开，一个十六七岁的黑衣少女，当门而立。

追风低声道：“姑娘醒了没有？”

黑衣少女道：“没有。”

追风道：“这位东方姑娘，是咱们姑娘的表妹。”

黑衣少女点点头，推开了套间的木门，那是一座半入地下的小室，室中点着一盏纱灯。

南宫玉真脸色一片惨白，盘膝坐在一张蒲团之上。

东方亚菱缓步行进南宫玉真，仔细瞧了一眼，道：“好险，幸好咱们来得还不太迟。”

秋飞花道：“怎么？情势很严重吗？”

东方亚菱道：“很严重，如若我们再晚来一个时辰，那就非常麻烦了。”

她伸手从怀中摸出两枚金针，

迅速的刺入了南宫玉真的前胸，口中却说道：“秋兄，掌力搭在她后背的命门穴上。”

秋飞花依言举起右掌，轻轻按在了南宫玉真的后背之上。

东方亚菱道：“徐徐吐出内力，攻入她的内腑之中，记着，力道要缓缓增强，如是用太猛，可能会造成她的晕迷。”

秋飞花应了一声，缓缓把内力攻了出去。

东方亚菱双目凝注在南宫玉真脸上，神情十分紧张。

大约过了一盏茶工夫之久，东方亚菱才轻轻吁一口气，伸手拔下了南宫玉真前胸的两枚金针。

南宫玉真惨白的脸色上，泛起了淡淡的艳红之色。

这时，南宫玉真脸上的人皮面具已除，可见她秀美的轮廓，脸色泛起了艳红之后，更增了不少的容光。

缓缓睁开了微闭的双目，南宫玉真轻声说道：“你是东方表妹。”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好利害的玉真表姐，一睁眼就认出了小妹。”

南宫玉真道：“除了才华横溢的亚菱表妹之外，又有什么人能够把我由走火入魔中救了回来。”

回顾了秋飞花一眼，道：“多谢秋兄。”

秋飞花道：“这都是东方姑娘指教，在下只不过略效微劳罢了。”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两位都是我救命之人。”

东方亚菱道：“表姐，这会致命吗？”

南宫玉真道：“就算不会死，也将变成残废，那和死亡有什么不同？”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是否知道我要来？”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不知道，东方表弟离开的时候，我已在坐关，但我听到摘星和追风在谈论东方表弟的事，他和秋兄去接你。”

东方亚菱绽开了美丽的笑靥，笑得像百合花一样，缓缓道：“表姐，现在觉着如何？”

南宫玉真道：“现在真气已经归脉，大概没有事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要不要试试小妹调制的灵丹如何？”

南宫玉真道：“能够疗治表姐的伤势吗？”

东方亚菱道：“至少，没有坏处，有很多用处，那就请表姐试试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轻启樱口。

东方亚菱迅快取出一粒药丸，投入了南宫玉真的口中。

吞了丹丸，南宫玉真闭目养息。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南宫玉真突然睁开了双目，道：“表妹，药效神速，药力很强，我已经觉着好多了。”

缓缓站起身子，目光转注到追风的脸上，道：“追风，他们还在围困着吗？”

追风道：“表小姐不知道用的什么方法，使得所有的人，都撤离了此地。”

南宫玉真道：“有这等事，……”

目光转注东方亚菱，接道：“小表妹，听说你才华绝世，今日一见，果非凡响，不用搏杀，就解了我们之危。”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表姐，听秋兄说，你在武功上的成就很高，小妹，却是连一招半式也不会。”

南宫玉真站起身子道：“咱们出去坐坐吧，这几天来，我走火入魔，滴水未进，腹中却也有些饥饿了。”

一面举步向外行去，一面垂询追风伤亡的情形。

东方亚菱紧傍南宫玉真的身侧而行，一面把强敌撤退的经过之情，很仔细的说了一遍。

南宫玉真嗯了一声，道：“菱表妹，那篷车的设计，费了你不少的心血，……如把设计图轻易交出，表妹岂不是太吃亏了。”

东方亚菱道：“设计这辆篷车，确实费了我不少的心血，不过，我能设计出来，我就能对付它，这一桩表姐不用担心了。”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表妹，他们撤退了此地之后，又将如何？”

东方亚菱道：“这个么？我倒没有问过。”

南宫玉真道：“表妹，会不会你交出了设计图之后，他们在途中截击我们？”

东方亚菱道：“好的是还没有完全交给他们，等他们收图的时候，再和他们谈谈。”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会不会真的相信他们的话？”

东方亚菱道：“表姐，对江湖中事，小妹知晓的不多，还希望表姐能指点一、二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问题在你是否真的想交出设计图，如是交出设计图，他们是否围击咱们，那就无关重要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的意思是，咱们如若交出了设计图，人家如何对付咱们，是人家的计划，他们决不会因为咱们的请求，有所改变。”

东方亚菱道：“我想很快他们就会来此取那篷车的设计图，咱们好好的和他谈谈，要他对咱们有个坚定的承诺。”

追风送上了酒菜，东方雁、秋飞花、南宫玉真和东方亚菱合坐了一桌。

几个人边吃边谈，南宫玉真很仔细的问过了东方雁等路上经过的情形。

一餐饭罢，追风已替几人安排了宿住之室。

秋飞花看过屋中形势，正想去见见师父，室门外行来了南宫姑娘。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缓步而入。

轻轻一摆手，整理房间的女婢，悄然退了出去。

秋飞花一欠身，道：“姑娘。”

南宫玉真又戴上了人皮面具，笑一笑，道：“秋兄，准备出去么？”

秋飞花道：“在下想去看看师父。”

南宫玉真道：“我有几句很简短的话，告诉你。”

秋飞花道：“不急，姑娘有什么话？但请吩咐。”

南宫玉真道：“几日不见，秋兄，咱们像是生疏了一些？”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姑娘，我……”

南宫玉真道：“秋兄，不用解说了，我来此，就是想解去你心中那点烦恼。”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姑娘请吩咐，在下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表妹的情态，你瞧出来没有？”

秋飞花点点头。

南宫玉真道：“她确是绝顶聪明的人，当今之世，难得一见的才慧人物，也正因如此，她的行径为人，不可以常情测度。”

秋飞花道：“哦！”

南宫玉真道：“雁表弟告诉我，亚菱眼高于顶，很难有被她看上的人，但她对秋兄，却是一见如故。”

秋飞花又一个苦笑，道：“她聪明，但很偏激。”

南宫玉真道：“凡是聪明的人，都难免有些自负，自负的人，就可能会有些偏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不过，那只是指特别重要的事情而言，涉及了她的私人情感，她就会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秋飞花一皱眉头，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秋兄，咱们相见不久，你和我那表妹，也相见不久，但我看得出，她的目光神情之中，有着无数的绵绵情意，这一点，你秋兄只怕是早已经看出来了。”

秋飞花道：“在下一一直以礼自持。”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但这更坏，像我表妹那样的人，她具有了自负的条件，她美丽、聪明，具有了绝世的才慧，一般的男人，绝不会放在她眼中，但她一旦动了情，那就不会轻易的放过了。”

秋飞花道：“姑娘，我……”

南宫玉真道：“告诉我，秋兄，你是否很喜欢她？”

秋飞花道：“时间这样短促，实也谈不上相处之情，何况，在

下觉着，东方姑娘才气纵横，我秋某人，实也不配。”

南宫玉真道：“秋兄，这不是配不配的问题，而是你如何去对付这件事情。”

秋飞花道：“姑娘觉着在下应该如何应付呢？”

南宫玉真道：“不是应付，而是要全心全意去面对这件事。”

秋飞花道：“姑娘，我还是不太了解，能不能说得清楚一些？”

南宫玉真道：“菱表妹如若掀起风浪，可能使整个江湖，闹得天翻地覆，何况，目下江湖的混乱形势，也需要她那样的人主持大局，你不能错一步，错一步就可能引起滔天的风波……”

秋飞花道：“玉真，是不是用词太严重了？”

他忽然直呼玉真其名，只听得南宫玉真的身躯抖动了一下。好在，南宫玉真脸上戴了人皮面具，别人无法瞧到她脸上的神情。

镇定了一下心神，南宫玉真缓缓说道：“秋兄，菱表妹容色绝世、才慧无双，你……”

突然，住口不言。

原来，这时，有一阵轻微的步履，传了过来。

秋飞花正待喝问什么人，南宫玉真却摇摇手，低声道：“是亚菱表妹，我要先走一步了，希望你好好的应付。”

但见柳腰摆动，有如一阵清风，破空而去。

当真是去如轻烟，听不到一点声息。

南宫玉真去如闪电，使得秋飞花有很充分的时间，清除所有的痕迹。

片刻之后，步履声在门外停下，耳际间听到东方亚菱的声音，道：“秋兄在吗？”

秋飞花道：“是菱姑娘吗？门儿未拴，请进来吧！”

木门呀然，被人推开，东方亚菱手扶着秀秀的肩头，缓步行了进来。

秋飞花仔细看了两眼，发觉这位娇弱的才女，比初见面时，更见了几分清瘦，但她的精神，却是很好。

秋飞花伸手拉一拉太师椅，低声说道：“姑娘，请坐。”

东方亚菱收回按在秀秀肩上的右手，秀秀突然转身而去。

室中，只余下两个人。

轻移莲步，坐在太师椅上，东方亚菱缓缓说道：“秋兄，我看到表姐了，果然花容月貌，无怪她平常要戴上一副面具，如若她以真面目在江湖走动，不知要镇倒多少武林高人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这是姑娘的看法。”

东方亚菱道：“秋兄不同意小妹之见？”

秋飞花道：“在下只是没有深思过这件事罢了。”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道：“也许我早来了一步，我相信南宫表姐一定会来见你。”

秋飞花心中大大的震动了一下，忖道：“此女的断事之能，实已到了惊人的境界，如是南宫玉真没有来过，秋飞花决不会相信南宫玉真会来。”

轻轻吁一口气，秋飞花缓缓说道：“菱姑娘，南宫姑娘来此之后，会和在下谈些什么？”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这个么？小妹不敢断言，不过，总不外两种说法。”

秋飞花道：“菱姑娘，在下请教。”

东方亚菱道：“第一，是要你好好待我，表现出一个大姐姐

的气度。”

秋飞花差一点失声而叫，猜的太准了，准的有如耳闻目睹。但他忍了下去，轻轻吁一口气，笑道：“姑娘，第二呢？”

东方亚菱眨动了一下眼睛，道：“秋兄，也许没有第二了，因为，……”

秋飞花哦了一声，未再多问。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秋兄，我表姐，如若来看你时，你就告诉她我来过了。”

秋飞花道：“是！”

东方亚菱道：“秋兄，我的话说完了，就此告别。”

秋飞花怔了一怔，道：“菱姑娘，你只有这几句话吗？”

东方亚菱道：“我有很多话，但能说的就是这几句话了。”

转过身子缓步向前行去。

秋飞花发觉她眼睛有些迷蒙，但她却很快的转过脸去。

疾快上了一步，道：“姑娘，……”

东方亚菱缓缓转过身子，果然是泪痕宛然。

轻轻叹息一声：“秋兄，你很想看到我流下的泪水？”

秋飞花摇摇头，道：“菱姑娘误会了。”

东方亚菱道：“但你已经看到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女孩子，再坚强些，也比男人爱哭。”

秋飞花行前两步，道：“亚菱，我并非有意……”

东方亚菱举起衣袖，拭去脸上的泪痕，道：“我知道你非有意，你是有些好奇，像我这样的女人，不应该流下眼泪，不过，让你看看也好，你是唯一见我流泪的男人。”

秋飞花道：“唉！菱姑娘……”

东方亚菱摇摇头，突然伸出手去抓住了秋飞花的双手，道：“秋兄，握住我的手。”

秋飞花的手有些抖动，心中有些震惊，又有些激动。

但他还是依言握住了东方亚菱一双玉手。

那是一双滑嫩、雪白、柔若无骨的手。

眉宇间，集起了一片坚毅，淡然一笑，道：“秋兄，我要把自己安排得忙一些，忙得我没有时间去想自己，但咱们见面了，总不能负此雅聚，我要给你些别人得不到的东西。”

秋飞花道：“菱姑娘，我……”

东方亚菱格格一笑，接道：“秋兄，别害怕！我一个女人都不害怕，你又怕什么？闭上眼睛。”

秋飞花有点受人摆弄的感觉，但他仍然依言闭上双目。

只觉一张火热的嘴唇印在了脸上、唇间，也留下了一股幽幽的芳香。

东方亚菱大胆的送抱投怀。

但她很快的挺身而出，挣脱了秋飞花的双手，道：“秋兄，一吻情尽，从此萧郎是路人，你和南宫表姐，才是一对适合的侠侣，你们可以纵骑四湖，遨游五岳，东海看日出，大漠觉风沙，我配不上你，我有的表姐都有，表姐有的，我却没有，我太柔弱，无法和你并骑除暴，挥剑天涯，你们是雪中的寒梅，我只是养在暖室的一株小兰花罢了。”

这番话，说的很悲壮，也很凄凉。

柔弱的东方亚菱，似是转变得很坚强，但观察入微的秋飞花，却看出来东方亚菱脸上深沉的神情，那是一个人以无比的忍耐，承受痛苦的神情，一种我入地狱的精神。

秋飞花很想说几句慰藉之言，但一时之间又不知从何说起。

东方亚菱缓缓转过身子，慢步而去。

东方亚菱的背影，消失不见。

秋飞花黯然叹息一声，缓缓坐了下去。

这变化太出他的意料之外了。

他开始思索这件事情，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沉思中，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又是步履之声，传入耳际，惊醒了秋飞花。

抬头看去，只见傅东扬缓步行了进来。

这位满腹经纶的剑客，脸上经常挂着一份和蔼的笑容。

秋飞花看到了师父之后，突然站起身子，拜伏于地，道：“弟子正想去见师父。”

傅东扬笑一笑，道：“起来，起来，你没有什么错。”

秋飞花道：“弟子，弟子……”

傅东扬坐了下去道：“飞花，你坐下来，咱们师徒二人，好好的聊聊。”

秋飞花道：“弟子，弟子很惭愧……”

傅东扬道：“惭愧不重要，重要的是困难。”

秋飞花道：“弟子，觉着很困惑。”

傅东扬道：“好！你说说看什么事使你困惑？”

秋飞花脸儿胀红，道：“这个，这个……”

这个了半天，还是这个不出个所以然来。”

傅东扬道：“飞花，慢慢的说，能说出口的，尽量说出来。”

秋飞花轻轻吁了一口气，道：“弟子，好像是惹上了私人的麻烦。”

傅东扬道：“我见到了东方亚菱。”

秋飞花道：“是！她刚刚来过此地。”

傅东扬道：“怎么回事？”

秋飞花叹口气，说明了经过，而且细微不遗。

傅东扬听完之后，沉吟了良久，道：“飞花，你准备怎么打算？”

秋飞花道：“弟子不知道。”

傅东扬道：“这件事，似乎是有点麻烦，不过，也并非无法可想。”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弟子，想起觉元师伯了。”

傅东扬笑一笑，道：“怎么？你想当和尚？”

秋飞花道：“是！弟子觉着目下只有这一条路走了。”

傅东扬冷笑一声，道：“你要作和尚，不觉着太过自我陶醉么？”

秋飞花呆了一呆，道：“弟子想不明白？”

傅东扬道：“南宫玉真是否一定要嫁给你？”

秋飞花道：“她没有这么说过。”

傅东扬道：“东方亚菱是否一定要嫁给你？”

秋飞花摇摇头，道：“也没有这样说过。”

傅东扬道：“这就是了，那你为什么要作和尚。”

秋飞花道：“弟子，弟子……”

只听一阵轻微的叹息，道：“秋兄，你的忧虑不错。”

但见人影一闪，南宫玉真又突然飞落在室中。

傅东扬道：“姑娘一直在听着吗？”

南宫玉真道：“没有，我刚刚来，看到了东方表妹之后，重

又回来。”

傅东扬道：“姑娘的看法是……”

南宫玉真接道：“我觉得秋兄顾虑的不错，对东方表妹的事，必需要善自处理……”语声一顿，接道：“不用顾虑我什么，老实说，对秋兄，我只有有一份患难相处的情份。”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飞花是我从小教大的，我不但是他的授技师父，也是近似父子，我知道他，也了解他的性格……”

南宫玉真接道：“傅先生，晚进觉着，目下这些事，都非要紧之事……”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接道：“晚进的意思是，先安定下来东方亚菱。”

傅东扬道：“以她的聪明，别人怎能对她有所影响。”

南宫玉真道：“傅先生，越是聪明人，一旦想错了，那就会一错到底，她能想出一百种理由，为自己辩护，她也能想出很多的方法，掀起江湖上的风波，何况，目下江湖已然混乱异常，很需要东方表妹那样一位人物主持大局，从千头万绪中，……理出一个是非黑白，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影响她，伤害她。”

傅东扬道：“姑娘，这两日夜中，和围攻强敌数番激战、搏杀，我们看到了姑娘训练的人手，不但豪勇非凡，更难得的是那不屈的斗志和至死方休的忠诚，在下心中已敬服不已……”

南宫玉真叹口气，接道：“傅先生，我也许有一点驭才的本能，但我不能和表妹相比，她那锐利的智慧，已超了人的境界，但她究竟还是人，仍然具有人的缺憾，而且，是个女人。”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道：“听说东方姑娘不会武功。”

南宫玉真道：“不错，正因她未在习练武功上化去时间，她

才有机会把时间用在别的地方，所以，她读了很多书，窍通了河图洛书、五行奇术，而且兼通了机关和建筑之学，除了武功之外，东方姑娘哪一样都非常人能够。”

秋飞花道：“玉真姑娘，不用再解说这些理论了，你干脆明说吧！我们应该如何？”

南宫玉真道：“不是你们，而是你，没有人能代替，也没有人能帮忙。”

秋飞花道：“我？”

南宫玉真道：“是！你，你一个人的事。”

秋飞花道：“在下应该如何呢？”

南宫玉真道：“全心全意去爱护她，像她那样的人，实也值得你去爱护她。”

傅东扬越听越不像话，笑一笑，道：“你们谈谈吧！我先走一步。”

转身大步而去。

秋飞花似是想开口，但却被南宫玉真示意拦住。

目睹傅东扬离去之后，秋飞花一皱眉头，道：“姑娘，我师父不能听听吗？也许他老人家可以给我出一个主意。”

南宫玉真道：“这些事，他不便听，也不能听，而且，他在这里，咱们也无法谈得很清楚。”

秋飞花道：“现在，你可以谈了。”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秋兄，你真的不明白吗？”

秋飞花笑一笑道：“不太明白。”

南宫玉真目光中闪掠过一抹羞喜之意，缓缓说道：“秋兄，本来，我想点到为止，但我仔细想了一想，觉着，你可能不觉得这

是一件很严重的事，现在，只好谈个清清楚楚了。”

秋飞花道：“那么，姑娘请说吧！”

南宫玉真道：“东方亚菱已自承是暖室中一株小兰花……”

秋飞花接道：“她说过。”

南宫玉真道：“她需要人爱护，需要人照顾，你就是她选中的照顾人。”

秋飞花道：“我，只怕没有这份能耐。”

南宫玉真道：“这不是能耐的问题，而且是一种责任，一种承担。”

秋飞花道：“南宫姑娘，有一件事，在下必先声明，我没有对东方姑娘作任何一句承诺。”

南宫玉真道：“有承诺不能励行，那就变成诳言谎言，又岂仅是责任。”

秋飞花叹口气，欲言又止。

南宫玉真道：“假若东方亚菱被人所用，你想想看江湖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放眼当今江湖，有什么人能够和她抗拒？”

秋飞花道：“真的有这样重要吗？”

南宫玉真道：“暖室的小兰花，芳香醉人，你就作一个护花人吧！”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道：“也许姑娘还不太知道，东方姑娘已经告诉过在下……”

突然间垂下头去，住口不言。

南宫玉真道：“她告诉你什么？为什么不说下去？”

秋飞花道：“她已把话说绝，告辞而去。”

南宫玉真弄虚作假道：“但你没有说绝，为什么不去找她？”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我去找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南宫玉真道：“不论你说些什么，只要能使她相信你很喜欢她就好。”

秋飞花摇摇头，道：“这个么，很难说得出口。”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秋兄，我相信你已经很清楚了，小妹也不便再深说下去，为了天下武林同道，你必需忍耐一二，何况，像她那样的美人，别人就是想还想不到手，你竟然不肯前去。”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抬头说道：“姑娘，多谢你指点，这件事我会仔细想一想，应该如何决定，我自会拿个主意。”

南宫玉真道：“秋兄，想想我的话，小妹也告辞了。”

秋飞花一抱拳，道：“姑娘好走，恕我不送了。”

南宫玉真人已行到门口，突然回过头来，道：“秋兄，能忍一时意气，为武林立百年基业。”

秋飞花望着南宫玉真的背影逐渐消失，才黯然叹息一声，缓缓坐下。

他闭上双目，倒倚在椅子上，仔细地思索这件事情。

良久之后，才缓缓站起身子，举步向外行去。

只见东方雁行色匆匆，行了进来道：“秋兄……”

秋飞花道：“什么事？”

东方雁道：“正要找你，咱们快去瞧瞧。”

秋飞花道：“瞧什么？”

东方雁道：“舍妹正在绘图，而且，那人派了四个人在此等候。”

秋飞花道：“四个人，都守着未走？”

东方雁道：“是！四个人守在门外，室内是南宫表姐的女婢，

还有一个是一名小叫化子。”

秋飞花道：“令妹是一个不肯轻作许诺的人，她许诺了别人，大概是要诚心诚意的画出那张构造图了。”

东方雁道：“舍妹画图时的情绪，似是很严肃，双目中含蕴着两眶泪水。”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东方雁道：“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可能和你有关。”

秋飞花道：“东方兄的意思是……”

东方雁道：“我的意思是请秋兄去看看，劝劝舍妹秋兄，舍妹表面上很柔顺，但骨子里却是一个很高傲的人。”

秋飞花道：“我知道。”

东方雁道：“她自小被娇生惯养长大，从没有受过委屈。”

秋飞花点点头，道：“东方兄，我明白了，我会尽力而为。”

东方雁道：“秋兄，舍妹很聪明，但她年轻不懂事，秋兄有什么受委屈的地方，还望忍耐一二。”

第三十三回 少女情怀

话已经说的很明白，也十分婉转、恳切。

秋飞花道：“东方兄请放心，令妹对我秋某人有过救命之恩，就算她要责骂兄弟几句，老实说，兄弟也不会放在心上。”

东方雁低道：“秋兄，舍妹生性孤傲，除了读书有点狂热之外，对其他事务，一向冷淡，我虽然是大她几岁的哥哥，老实说，从小就向她讨主意，作哥哥该有的一点权威，早就没有了……”

秋飞花剑眉微皱，沉声道：“东方兄，令妹绝代才女，智慧韬略，都非我们能及，老实说，你我都无法猜到她想些什么？……”

东方雁接道：“我知道，不论舍妹才慧如何卓绝，但她对秋兄……”

秋飞花心头一震，道：“咱们去看看吧！”

举步向前行去。

东方雁低声道：“秋兄，兄弟不去啦。”

秋飞花点点头，未再多言，快步向前行去。

东方亚菱的安歇之处，是一座很大的跨院。

一切都如东方雁所言，正厅门口处，站着四个黑衣人。

这时，跨院的空场上，已集了不少的人。

有书剑秀才傅东扬，老叫化倪万里，玄妙观天虚子和包小翠、刘小玉、廉小红等三女。

南宫玉真手下的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潜龙江海、卧虎高山，都在场中。

江海、高山，原来来自那神秘的大组合中，对那大组合中的人人事事，自然是了解得较多一些，看了那四个黑衣人后，却不禁皱起了眉头。

秋飞花偏头，向室内望去，只见东方亚菱，正伏案挥笔。

追风、摘星，站在了木案前面，小叫化武通，却站在那厅门口处。

神剑崔方轻轻咳了一声，道：“秋少兄……”

回顾了崔方一眼，秋飞花快步行了过去，道：“崔老，有何见教。”

崔方低声道：“少兄，江海对我说，这四人都是那组合总坛杀手，出刀奇快，而且拐中藏有暗器。”

秋飞花道：“什么样的暗器？”

崔方道：“是一种比毒针还要恶毒的暗器，是一种中人就溃烂的毒水。”

秋飞花道：“在下进去见见东方姑娘。”

崔方道：“那是一定要经过四人了。”

秋飞花道：“是！”

崔方叹口气道：“秋少兄，多多小心！”

秋飞花道：“在下自会留心。”

举步直对正厅行了过去。

四个黑衣人，脸上均一片冷漠，虽然明明知道秋飞花行了过去，但却浑如不觉。

直到秋飞花行近到大厅门前时，两个中年黑衣人，才突然一

横身子，拦住了去路。

秋飞花缓缓说道：“在下要见东方姑娘。”

左首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这时刻东方姑娘不见客。”

秋飞花道：“你能够作得主么？”

左首黑衣人道：“咱们守候此地，就是不准惊动东方姑娘。”

秋飞花向内看去，只见东方亚菱，挥毫书写，全神贯注，似乎是根本就没有听到室外谈话之声。

皱皱眉头，秋飞花高声说道：“在下秋飞花，有要事，请见东方姑娘。”

这几句话，用内力送入室中，东方亚菱虽然心无二用，但也听得清清楚楚。

放下了手中的竹管，转头向外望去。

这当儿，两个年轻的黑衣人，也围了上来，布成了合击之势。

场外的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也开始移动，缓缓向黑衣人逼去。就这样把一个平静的局面，造成了爆炸性的情势。

任何一个细微的举动，就可以引起一场凶厉的搏杀。

东方亚菱站起身子，缓缓向厅外行来。

只听她娇声喝道：“给我闪开。”

四个黑衣人，八道目光，一齐投注在东方亚菱的身上。

瞧了一眼之后，四个黑衣人缓缓向后退去。

举动之间，对那东方亚菱，似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畏惧。

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脸泛起了一个凄凉的微笑，道：“秋兄，要找小妹吗？”

秋飞花有些不安地说道：“是！在下求见姑娘。”

东方亚菱道：“有什么事？”

秋飞花被问得脸上发热，尴尬一笑，道：“姑娘，能让我进入厅中说吗？”

东方亚菱沉吟了良久，道：“好吧！你进来。”

秋飞花暗中提气戒备，行入厅中。

东方亚菱同意之后，四个黑衣人，果然不敢再出手拦阻。

秋飞花行入厅中，并未遇上什么拦阻。

东方亚菱叹一口气，道：“秋兄，找我有何事？”

秋飞花道：“亚菱，你的篷车构造图，绘好没有？”

东方亚菱道：“还没有绘好。”

秋飞花道：“看样子你绘制得十分细心。”

东方亚菱道：“是！这大概是我绘制最好的一幅图了。”

秋飞花道：“亚菱，你为什么要这样细心绘制这一幅图呢？”

东方亚菱道：“我要把这幅图，绘制成世间最好的机关篷车，如若他能制造出一千辆来，不但可以纵横江湖，而且，可以和官兵大军对抗。”

秋飞花微微一怔道：“亚菱，造出这样一辆篷车，那不是替江湖制造纷争吗？”

东方亚菱道：“是！我要使这一批篷车，突然间出现江湖，而且，很快能造成一件轰动的大事。”

秋飞花道：“亚菱，你这是用心何在呢？”

东方亚菱道：“我没有什么用心，我只是想让世人知道，有一个人，能制造这样的篷车。”

秋飞花道：“只为这一点愿望，就使整个江湖上掀起了一片血雨腥风。”

东方亚菱道：“秋兄，我承诺的事，不能不履行，对吗？”

秋飞花道：“对！”

东方亚菱道：“但我制造了这篷车，就不能制造得太坏。”

秋飞花道：“亚菱，只为一点意气，你就不顾后果了。”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你凭什么要管我，我自己的事，难道我作不了主吗？”

秋飞花道：“作得了主。在下只是想奉劝姑娘几句话而已。”

东方亚菱道：“好！你说！我在洗耳恭听。”

秋飞花道：“亚菱，你可曾想到，你手绘的机关篷车，很可能把我也杀死。”

东方亚菱道：“会有这样的巧吗？”

秋飞花道：“很难说啊！亚菱，这组合对在下也不友善。”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道：“秋兄，你要我怎么作，干脆说个明白吧！”

听起来，好像是很给秋飞花的面子，但事实上，却听得秋飞花皱起了眉头，苦笑一下，道：“亚菱，你要我如何说呢？”

东方亚菱道：“随你说吧！你让我背信毁诺呢？还是要我把原图绘错，让他们造不出篷车来。”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这不是斗气的事，我只是希望你分清楚人间正邪，替武林同道，留一份好生之德。”

东方亚菱道：“多谢指教，我明白了，秋兄，还有什么吩咐吗？”

秋飞花道：“不敢，我想在下也不用说什么了。”

东方亚菱道：“那么秋兄请便，恕我不送了。”

秋飞花道：“姑娘这是下逐客令了？”

东方亚菱道：“秋兄这么想，小妹也无法解说，我现在很忙，

无暇招呼秋兄了。”

秋飞花感觉中，东方亚菱对他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前后，只不过一个时辰，却有冰炭全不相融的感受。

他很想转身而去，但他想到了南宫玉真和东方雁的嘱托之言，勉强忍了下去。

咬咬牙，强忍心中一股怒火，勉强地笑一笑，道：“亚菱，在下可否留在这里瞧瞧你绘制篷车图案呢？”

东方亚菱道：“秋兄，我很忙，我没有时间招待你，不便留你在此了。”

秋飞花吸一口气，道：“这大厅中有追风、摘星两位姑娘，和武兄，多区区秋某一个人，不算很重要吧！”

东方亚菱道：“你和他们不同，小妹不敢慢待。”

秋飞花道：“这么说来，姑娘非得把在下赶走不可了？”

东方亚菱缓缓回到座位之上，道：“秋兄，你要问的事，小妹已经答复了，你交代的事，小妹已经记下了，你留这里与不留这里，都已无关重要了。”

秋飞花只觉这锐利的词锋，有如利剑一般，刺入了前胸，尊严受伤后内心中似要淌出血来。

只见他脸儿胀红，双目圆睁，脸上是一股悲忿和痛苦混合的表情。

呆呆地站着，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可惜的是东方亚菱一直没有回头望过一眼。久久不闻秋飞花回答之言，东方亚菱沉声接道：“秋兄，你还没有走么？”

秋飞花木然的点点头，道：“好！我走！我走！姑娘多保重。”他声音僵直、似乎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东方亚菱也听出了声音有些不对，突然回过头去。

世上就有那么巧的事，东方亚菱转头的同时，秋飞花也刚转过头去。

彼此都没有瞧到了脸上的神情。

如是秋飞花看到了东方亚菱脸上的神情，也可以瞧出她脸上惊讶和歉意。

但东方亚菱看到秋飞花的背影。

只见他举步向外行去，身体有些僵直，背影中，流露出无比的凄凉。

直到秋飞花的背影消失不见，东方亚菱才转过身子，又握起竹管。

过度的激忿和羞辱，使得秋飞花茫然失神。

神剑崔方快步迎了上来，低声道：“秋少兄，见过东方姑娘？”

长长吐一口积存在胸中的闷气，秋飞花似是清醒不少，苦笑一下，道：“见过了……”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在下已尽了心力，但东方姑娘坚持要绘最好的篷车机关图，交给对方。”

崔方脸色一变，道：“秋少兄，咱们不能使东方亚菱失信，但也不能让篷车造图，落入对方手中。”

秋飞花精神一振，道：“崔老觉得那篷车构造图，不能落入对方手中？”

崔方道：“不是在下的意思。”

秋飞花道：“那是……”

崔方接道：“是南宫姑娘的意思，她吩咐下来，不许打扰东方姑娘绘制篷车图，但等东方姑娘把图交到别人的手中之后，要

我们设法截下来。”

秋飞花低声说道：“截下来，那不是要有一场搏杀吗？”

崔方道：“不错，这一场搏杀，还相当的凶猛，江海、高山，已经准备对付毒水之物，不过，这场搏杀交给我们了，用不着阁下费神。”

秋飞花道：“为什么？”

神剑崔方道：“在下看秋兄的神色，有些不好。”

秋飞花道：“哪里不好了？”

神剑崔方道：“少兄，崔某人在江湖上走了很多年，我相信，对这方面的事，我会看得很清楚。”

秋飞花叹口气，道：“崔老看的不错，在下的心情，是有些不好。”

崔方神情肃然，道：“秋少兄，高手相搏，不得有一丝的疏忽，像你现在的心情，和人动手，很可能会无谓受伤。”

秋飞花道：“动手相搏，武功至上，怎会无谓受伤呢？”

崔方道：“秋少兄，如若是咱们武功不如人，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伤于别人之手，理所当然；如是咱们武功，胜过对方，但却伤在对方手中，那岂不是冤枉得很。”

秋飞花苦笑一下，缓缓举步而去。

崔方望着秋飞花的背影，只觉他背影后流露出无比的凄凉，无比的悲伤。

秋飞花穿越过一座庭院，直向一座茅舍中行去。

那是一座小厅，已然远离东方亚菱的跨院。

秋飞花直接行入了小厅之中，在一张木椅上坐下来。但闻一阵香风，扑了过来，南宫玉真突然出现在秋飞花的面前。

轻轻吁一口气，南宫玉真缓缓说道：“秋兄，你好像很痛苦。”

秋飞花道：“我很好。”

南宫玉真道：“秋兄，小妹已经决定要派人截下那篷车机关图。”

秋飞花道：“我知道。”

南宫玉真道：“秋兄，东方亚菱和你说些什么？”

秋飞花道：“很简单的答复，他说她承诺的事，一定要兑现。”

南宫玉真道：“那没有错。”

秋飞花道：“她还说，她绘制的篷车机关图，是最好的机关图。”

南宫玉真道：“哦！她为什么要绘制那么好的图式呢？”

秋飞花道：“姑娘，在下已经碰得满身创伤了。”

南宫玉真叹息一声，道：“秋兄，东方亚菱使你难堪吗？”

秋飞花道：“不错，在下一生中，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羞辱。”

南宫玉真道：“秋兄，你应该了解一件事情。”

秋飞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有多少爱，才有多少恨，她对你态度不好，那是因为她心中对你……”

秋飞花摇摇头，接道：“够了，玉真姑娘，在下已经无法再忍受了。”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秋兄，你是久历江湖，见过风浪的人，她只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女孩子。”

秋飞花道：“不懂事，她知道比咱们多，她的智慧才能……”

南宫玉真道：“对一个女孩子，不能以她的才慧测度，心中一动情，什么才慧，都没有用了。”

秋飞花哦了一声，道：“姑娘，我……”

南宫玉真道：“你很精明，也很有才气，但你不了解女人，女人就是女人，强煞了，还是女人，不论她武功有多么高强，不论她学问有多么渊博，她可以很冷静的处理任何事情，但她无法处理男女间的情爱，而这种感爱，偏偏又是刻骨铭心，叫人无法忘记。”

秋飞花叹口气，道：“相处不过数日，怎能谈到情爱二字，岂不是太快了吗？”

南宫玉真双目盯注在秋飞花的脸上，缓缓说道：“秋兄，东方亚菱不是普通女孩子，当今之世，很少有男人放在她的眼中，……不幸的是，你却被她看上了。”

秋飞花道：“玉真姑娘，这样快吗？”

南宫玉真道：“因为天下的俊男、美女太少，所以，很容易一见钟情。”

秋飞花黯叹息一声，道：“姑娘，我……”

南宫玉真道：“你怎么样？”

秋飞花道：“我只想请教姑娘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秋飞花道：“咱们翦烛小谈，记得我和姑娘谈了不少的话，姑娘是否忘去了？”

南宫玉真道：“没有忘，而且，今生今世永不会忘，不过，为了东方表妹，为了今后的武林大局，我们不得不忍受些痛苦。”

秋飞花道：“姑娘，你忍受得了，但在下……”

南宫玉真双目中闪起了一抹泪光，幽幽接道：“秋兄，你如不这么问，小妹也不敢明言，我和秋兄也只见一面，但秋兄留给小妹的，确是一种难以磨灭的印象。”

秋飞花道：“玉真，我也一样。”

南宫玉真苦笑一下，道：“秋兄，我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也没有动人的美丽许诺，我们之间，只是有一种默默相许的心意……”

秋飞花接道：“玉真，就算咱们牺牲了什么，只怕也未必能使得东方亚菱回心转意。”

南宫玉真道：“尽力施为吧！秋兄，我们都尽最大的心力去试一试。”

秋飞花道：“我试过了。”

南宫玉真道：“碰了钉子回来？”

秋飞花点点头，道：“全无商量的余地。”

南宫玉真道：“秋兄，想想看，是不是你的方法错了。”

秋飞花道：“真的吗？我想不出哪里有错。”

南宫玉真道：“可不可以告诉我详情经过。”

秋飞花略一沉吟，果然是毫无隐瞒的把事情仔细的说了一遍。

南宫玉真道：“错了，完完全全的错了，不是要你去阻拦什么，而是要你去喜爱她……”

秋飞花苦笑下，道：“玉真，她对我每一句话，不是驳斥，就是拒绝，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和她说话呢？”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秋兄，小妹也不知应该如何了，和你师父谈谈吧！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对人生、事物，观察

深刻，实非咱们能及。”

秋飞花道：“师父养我、教我，谈的都是人间大事，男女间事，如何能向他动问？”

南宫玉真道：“我看令师，为人随和，深明事理，秋兄如有困难，小妹替你去说一声。”

举步向外行去。

秋飞花想叫住南宫玉真，但话到口边，又停下去。

原来，他忽然想到了东方亚菱的篷车图，已快画好，南宫玉真既然已下令拦截，必也有几分把握，此事如由她亲身主持，自然是成功的机会更大一些。

南宫玉真去后不久，果然进来了书剑秀才傅东扬。

秋飞花急急迎了上去，拜伏于地，道：“弟子叩见师父。”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起来，咱们师徒二人，谈谈私事。”

秋飞花道：“弟子觉着私人琐事，不堪入师父之耳。”

傅东扬道：“我这个师父，和别人有些不同，你知道哪里不同吗？”

秋飞花道：“弟子愚昧，不知内情。”

傅东扬道：“每人的天赋、资质，都不相同，有的是一点就透，有的是要提耳面命，而且，我一向主张辩论是非，所以，你不用有什么顾忌，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就是。”

秋飞花道：“弟子，弟子愚昧，……”

傅东扬叹息一声，道：“你胆大的说吧！南宫玉真，已经告诉我很多。”

秋飞花道：“弟子觉着，南宫姑娘是否有些言过其实？”

傅东扬哦了一声，道：“你是说哪一方面？”

秋飞花道：“她说东方姑娘个人的喜怒，能影响到江湖大局。”

傅东扬道：“你的看法呢？”

秋飞花道：“弟子就是提不出什么看法，但总觉向一个女孩低头认输，大大的失了咱们男子气概。”

傅东扬道：“事有轻重之分，大小之别，目下，对付东方亚菱，确实算是第一等大事。”

秋飞花万万没有想到，傅东扬的看法，竟是尤过南宫玉真。

秋飞花道：“师父可否指点指点，原因何在？”

傅东扬道：“事情很简单，东方亚菱自负才貌，感觉中唯我独尊，但南宫玉真之美，竟不在她之下，为师的虽只是匆匆一会，但已感觉到东方亚菱在见过南宫玉真之后，情绪有些不对。飞花，我对东方亚菱知晓得不多，但她太聪明了，太过聪明的人，性格都倾向于偏激。”

秋飞花道：“弟子，弟子对此事，又如何能够效力呢……”

傅东扬还未来得及答话，一个声音朗朗接道：“不错，只有你，才能使她迷途知返。”

随着答话之声，大步行入一人，正是东方雁。

傅东扬道：“东方少兄和令妹相处较久，对令妹自然是知晓较多了。”

东方雁苦笑一下，道：“我对她若真的太了解，这一次，就不会找她出来了，但我知道她很任性，想到的事，就要做到，南宫表姐，下令截取篷车图，可能把事情愈闹愈糟。”

傅东扬道：“东方少兄的看法，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东方雁道：“舍妹可能因篷图被南宫表姐的截取，而恼羞成

怒，至于，她能做出些什么事，连我也无法预料，可能之一，她会随敌人而去。”

傅东扬道：“东方少兄，觉得是否应该截取那篷车图呢？”

东方雁道：“应该自然是应该，不过，这可能发生的后果，又如何防范呢？”

傅东扬道：“东方少兄，这件事，恐怕要劳动你了。”

东方雁道：“我！傅前辈，我瞧得出来，舍妹对秋兄动情很深，派秋兄去，比我要好上很多。”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已下令截图，令妹挥毫如飞，篷车机关图很快就可绘成，别的法子，只怕已缓不济急了……”

东方雁接道：“傅前辈的意思是……”

傅东扬道：“令妹不会武功，是么？”

东方雁道：“不错。”

傅东扬道：“好，东方少兄如能在激怒生变之时突然出手点了她的穴道，至少，可以暂时阻止她的离去。”

东方雁道：“舍妹虽然不会武功，但她的自卫之能，比起一个会武功的人，更为可怕。”

傅东扬道：“此话怎说？”

东方雁道：“她一身暗器，都是由强力机簧控制，射出的速度，不但快如流星、闪电，而且，有部分淬毒，中人必死，见血封喉。”

傅东扬道：“令妹能射出几种暗器？”

东方雁道：“不知道，但她一抬手，一转身之间，都能发出暗器。”

傅东扬道：“那是一种类似梅花针一类的歹毒之物了。”

东方雁道：“不一定全是梅花针一类的暗器，也有三棱形铁砂一般之物。”

傅东扬点点头，道：“老朽不知道令妹有一身奇毒的暗器，但我想她既然敢在江湖上行走，定然有一种保护自己的能力。”

东方雁道：“如若她不愿一个人接近她，任是一流高手，也无法接近她五尺以内。”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咱们很难阻止她的激忿行动了。”

东方雁道：“不容易，不过，在下的看法，舍妹的性格，虽然有些偏激，但还不至于如此的不顾大体。”

傅东扬道：“不怕一万，但怕万一，令妹虽然聪明绝世，但她却无江湖上的经验，也没有体能，没有会武人特具的一种警觉，不管她智计多高，但她有休息的时间，就可能会受人暗算。”

东方雁点点头，叹了一口气。

傅东扬道：“如若令妹不幸的落入那一个组合之手，这就很可能造成一种不幸，……”

东方雁怔了一怔，接道：“前辈的意思是……”

傅东扬接道：“老朽的意思是她一旦身受暗算，就可能永远沦入对方的控制之中，想想看，那是什么样的局面？”

东方雁道：“这个，多谢老前辈的指教了。”

傅东扬道：“以对方的大组合、惊人实力，咱们就算全数出动，舍命以赴，也未必能够救她出来。”

东方雁道：“咱们非得阻止她太过偏激的行动不可。”

傅东扬道：“东方少兄，有何阻止她行动的高见呢？”

东方雁道：“我试试吧！万一我不幸中她麻醉暗器，那就请诸位设法阻止好了。”

傅东扬道：“她如真的伤了东方少兄，全然不念一点兄妹之情，咱们就不用有太多顾虑，尽力留下她就是。”

东方雁苦笑一下，道：“秋兄，我抱歉得很，想不到，会替你找来了这么多的麻烦。”

秋飞花道：“这怎能怪东方兄，是兄弟礼数不周，开罪了令妹。”

东方雁道：“她太任性，也太刚强。”

傅东扬道：“先要想办法，阻止她离开此地。”

这时，突闻一阵呼喝之声，传了过来。

傅东扬道：“咱们去吧，前面可能已经动上了手。”

东方雁一转身，当先向前奔去。傅东扬、秋飞花，紧追在东方雁的身后，大步行去。

只见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刀剑合手，正和那四个黑衣人打得难解难分。江海、高山，手握兵刃，守在一侧，全神贯注在几人的搏杀上。

两人左手执着兵刃，右手握着暗器，全力监视着四个黑衣人，崔方和铁不化的刀剑，一直采取着完全的守势，也一直防止着四个黑衣人兵刃中喷出毒水。

忽然间，两个黑衣人虚攻一招，向后退去。

江海、高山，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了过去。

两个黑衣人，还未来得及打出兵刃中的毒水，江海高山的攻势已到。

八个人，变成了四对搏杀。

这是激烈绝伦的恶斗，四人的武功，也在伯、仲之间。

由于崔方、铁不化和江海、高山的全力以赴，使得四个黑衣

人，完全没有了施展兵刃中毒水的机会。

东方亚菱已缓步行出室外，望着几人的激烈搏杀。

她神情严肃，全神贯注，看似是十分入神。

微风吹过，飘起她的发边秀发和衣袖。

忽然间，传来一声娇叱，道：“住手。”

南宫玉真缓步行入场中。

神剑、魔刀、江海、高山，听得南宫玉真的呼喝之声，突然一吸气，各自疾攻一招，向后退开了八尺。

四个黑衣人一直想用出兵刃中藏的毒水暗器，但没有机会，如今对方退开，正好给了他们施用的机会。

立刻聚集于一处。

东方亚菱高呼道：“不许施用暗器……”

四个黑衣人已然举起了手中的兵刃，正待转动机簧，突然听到东方亚菱的呼喝，不禁一怔。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谢谢你，亚菱表妹，我不信他们兵刃中的毒水，真能伤我。”

东方亚菱凄凉一笑，道：“我不会武功，不知道一个武功高强的人，是否真的能避开那像骤雨疾喷而出的毒水。”

南宫玉真道：“能的，武功到了某一种境界，泼水不入。”

东方亚菱道：“表姐已到了这一种境界了？”

南宫玉真道：“大概差不多吧！”语声一顿，接道：“表妹，表姐一件事，想请教一二，不知表妹是否答允？”

东方亚菱道：“表姐言重了，小妹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表妹答应了交给对方篷车机关图，自然是不能失信。”

东方亚菱道：“我已经交给他们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已算履行了信约，但表姐希望把它截下来……”

东方亚菱接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表妹绝代才慧，设计了篷车机关图，自然不能轻易落入人手，何况，取此篷车机关图的人，又是一个莫可预测的神秘组合，此图一旦落入他们手中，只怕要对武林同道构成极大的威胁。”

东方亚菱道：“区区一幅篷车机关图，怎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表姐太过夸奖小妹了。”

南宫玉真道：“只要表妹愿置身事外，表姐就可以放手施为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我如是不同意，你真的可能改变吗？”

南宫玉真道：“表妹，有一件事，我希望你能绝对相信我，你最好不要反对，这不是我们姐妹间的事，而是关系着整个江湖大局，武林道上的安危，千百条人命的生死。”

东方亚菱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道：“你们打吧！不过！表姐，这些兵刃中藏的毒水，形如喷泉，表姐要多注意一下了。”

南宫玉真道：“多谢表妹了，表姐虽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相信，应付这几个人，还不会有什么困难。”

东方亚菱道：“小妹有幸，瞻仰一下表姐的绝世武功。”

南宫玉真道：“表妹夸奖了。”

这时，四个黑衣人高举兵刃对着南宫玉真。南宫玉真一挥手，道：“闪开！”

江海、高山、崔方、铁不化应声向后退开五步。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目光转到了四个黑衣人身上，道：“四位可以出手了。”

南宫玉真脸上带着人皮面具，任何人，都无法看出她的美丽。

但那楚楚动人的风韵，仍是叫人难以忘记。

左首黑衣人冷冷一笑，道：“南宫姑娘，咱们四人，毒水一齐喷身，你武功再高强，也是无法闪避过去。”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那是我的事了，不用你们烦心。”

四个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突然一按机簧，一片毒水忽然间，喷了出来。

像一片骤雨，像一片浓烟。

但见南宫玉真的身子，突然开始了快速的转动。

一股疾风，由南宫玉真疾转的身子上，散发出来。

那是一股强大绝伦的力量，那一片乌云砸顶而下的毒水，被那一股强大的力量，忽然间，四下溅飞，反向四个黑衣人飞了过去。

这大大出了四个黑衣人的意料之外，一时间，闪避不及。

但闻四个人发出了一声惨叫，齐齐倒了下去。

南宫玉真旋转的身影，突然间停了下来。

又现出那窈窕的身影。

东方亚菱望望那四具尸体，摇摇头，道：“这是苗疆的毒蛛水，中人立刻死亡。”

南宫玉真道：“果然是奇毒无比之物，用此毒物的人，死而无憾。”

东方亚菱道：“表姐果然是武功高明得很，小妹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

南宫玉真道：“我这一点武功，比起表妹山藏海纳的才慧，那是小巫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咱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小妹不会武功，只好在书本上下些功夫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我可以收回他们身上的机关篷车图吧？”

东方亚菱道：“自然是可以了，我把图送给了别人，那就是别人所有，如是表姐杀死了别人，由别人手中取得，自然是表姐所有了。”

南宫玉真缓步行了过去，捡起了篷车机关图。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要如何处置这张篷车图？”

南宫玉真道：“这就要看表妹的意思了，如是你还要收回，表姐就交还给你。”

东方亚菱道：“小妹不收回呢？”

南宫玉真道：“不收回，表姐就要把它毁去了，不管落在何人手中，都会造成一种劫难。”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那么，表姐请动手吧！”

南宫玉真道：“表妹在篷车图上，花了不少的心血，不觉得毁去太可惜吗？”

东方亚菱道：“可惜是有点可惜，不过，东西已为表姐所有，应该如何处置，这要表姐决定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东西虽然很有价值，但留着它总是坏事，我已决心把它毁去了。”

东方亚菱道：“不要紧，表姐尽管请便，小妹能在一两个时辰之内，再绘出一套完整的篷车机关设计图。”

南宫玉真道：“哦？”

东方亚菱道：“表姐就算毁去这幅篷车机关图，也无法使这机关篷车图，永绝于世，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我也杀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说笑了，谁敢对表妹无礼，第一个，我这个作表姐的就不饶恕他。”

口中说话，双手却已把篷车图毁去。

东方亚菱静静的看着南宫玉真把图毁去，化作飞灰，洒落了一地。

但见东方雁大步行了过来，道：“妹妹，你已经交出了篷车图，履行了约言，咱们到后面坐坐吧！”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哥哥，表姐杀了取篷车图的人，他们会不会再来报复？”

东方雁道：“大概会吧！”

东方亚菱道：“我想，他们又会立刻展开了一场快攻。”

东方雁道：“打仗搏杀的事，不用妹妹帮忙，所以……”

东方亚菱接道：“所以，要把我送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南宫玉真道：“不敢欺骗表妹，前面已经动上了手。”

东方亚菱道：“会不会打进来？”

南宫玉真道：“他们很希望打进来，但能不能打进来，那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份能力了。”

东方亚菱忽然叹息一声，表姐，如若这一场搏杀，非常凌厉，那岂不是要死去很多的人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表妹，这一战可能要死去很多的人！”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玉真表姐，这一场搏杀干戈，是不是因我而起？”

南宫玉真道：“不要自责太深，表妹，就算咱们把篷车机关图交给他们，他们也一样会打进来。”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应该如何呢？”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表妹，你请回去休息吧！我们要去前面看看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对小妹没有误会吧？”

南宫玉真道：“表妹说的哪里话，我对你爱护还来不及，怎会有什么误会呢？”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表姐，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瞧瞧吗？”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好！咱们一起去，不过，表妹要记着，有一件很重要的事，你不能离开我太远。”

东方亚菱道：“小妹记下了。”

南宫玉真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说道：“表妹，记着，站在我身侧。”

伸手牵起了东方亚菱，缓步向前行去。

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潜龙江海、卧虎高山四个人，抢先一步在前面开道。

追风、摘星紧追在南宫玉真的身后护驾。

穿过两重庭院，耳际间，已响起了兵刃相击的声音。

南宫玉真停下了脚步，道：“江海、高山，你们出去瞧瞧看，来的是什么人？”

江海、高山应了一声，大步行了过去。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低声道：“表妹，表姐有几句话，说

出来，希望你不要生气。”

东方亚菱道：“小妹不敢。”

南宫玉真道：“你可要听听吗？”

东方亚菱道：“小妹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对秋飞花伤害很深。”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表姐，我没有……”

南宫玉真道：“亚菱，这不是你我的口舌之争，而是真真正正的事。”

东方亚菱道：“我怎么伤害了他？”

只听两声惨叫，传入耳际。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道：“听说他见过你？”

东方亚菱道：“我正在绘制那篷车机关图时，他去看我。”

南宫玉真道：“你使他很难堪？”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没有。”

南宫玉真道：“唉！表妹，听表姐劝你几句话，好吗？”

东方亚菱道：“表姐请说……”

只听一阵激烈的兵刃相击之声，传入耳际，一门之隔，外面打得十分激烈，里面却低声细语，清谈男情女爱。只见人影一闪，神剑崔方，快步奔了进来。

南宫玉真道：“情势如何？”

崔方道：“一群黑衣剑士，攻得十分猛烈，咱们的伤亡很大，铁兄、江海、高山，都已加入动手，局面暂时稳了下来。”

南宫玉真道：“去吧！只要把他们挡住，能够不伤人命，就尽量避免伤害人命。”

崔方点点头，转身一跃而去。

南宫玉真牵着东方亚菱，道：“表妹，你有着绝世的才慧，表姐自知不如你甚远，但你缺少的是江湖历练”。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表姐，爹也常常告诉我一些江湖上的事情……”语声一顿，接道：“表姐，有一件事，小妹想不明白，请教表姐。”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表姐为何不出手，小妹虽然不会武功，但我瞧得出表姐是武功最高的一个，你如出手，立刻可以打得他们落花流水。”

南宫玉真道：“表妹，我不能出手，因为我不愿伤人……”

东方亚菱接道：“可是，他们会伤害你的人，小妹不知，咱们这样等下去，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结果。”

南宫玉真道：“等他们的首脑人物出来。”

东方亚菱道：“表姐觉着他一定会出来吗？”

南宫玉真道：“亚菱表妹，我不知那些是什么人，但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有一个领导的人。”

东方亚菱道：“表姐的意思是，对方如若不是领导的人物出面，表姐也不肯出面了。”

南宫玉真道：“那倒不是，只是要借这个机会，好好和表妹谈一谈。”

第三十四回 青衣老人

东方亚菱道：“表姐要说什么？小妹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表妹，目下的情势，已经很明显，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的人力，已经很单薄，要借仗表妹这份力量，才能够度过难关。”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表姐，我们如何合作呢？”

南宫玉真道：“自然是希望你能主持调兵遣将的大任。”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表姐太过分看重我了，小妹虽然是有点才慧，但我太缺乏江湖经验，如何能主持大局呢？”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不要太过谦虚了，以你表妹的才慧，只要肯用些心思，表姐相信你会有杰出的成就。”

东方亚菱道：“表姐对我如此器重，倒叫小妹有些失措了。”

南宫玉真叹息一声，道：“表妹，表姐想求你一件事，不知你是否肯同意？”

东方亚菱道：“表姐请说。”

南宫玉真道：“表妹，不论发生了什么不欢愉的事情，我都希望表妹要顾识大体，不要以个人的喜怒，影响武林大局的变化。”

东方亚菱沉吟一阵，道：“表姐，你是说秋飞花吗？”

南宫玉真道：“唉！表妹，我自知在才慧之上，很难和表妹相提并论，但对男女间事情的看法上，表姐年长几岁，也许和表

妹有些不同。”

东方亚菱道：“表姐的看法是什么？”

南宫玉真道：“秋飞花在表妹的心中，印象如何？”

东方亚菱道：“在没有见到表姐之前，我对他确然有些喜爱，但见过了表姐之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你们才是最理想的一对侠侣，你们都会武功，而且，也有着很对衬的才貌，表姐，我告诉过秋飞花，你们才是一对并骑千里、行踪四海的侠侣，我只是一只柳树枝下的小燕儿罢了。”

南宫玉真道：“我和秋飞花，只谈过几次话罢了，我们之间，并无私情存在。”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秋飞花对你十分敬重，怨小妹说句不当之言，但也是内心的话，那时，我还觉着咱们表姐妹之间，可能会有些不同，但我见过表姐之后，这希望就完全破碎了。”

南宫玉真道：“怎么说？”

东方亚菱凄凉一笑，道：“表姐，我也许少不更事，但我听得出秋飞花心中对你的情意……”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表姐，你一直在劝我，但小妹也要劝你几句话。”

但闻不绝于耳的兵刃交击之声，传了过来，想是外面的打斗，更为激烈。

南宫玉真很镇定，凝神听了片刻，道：“表姐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别辜负秋飞花对你的一片情意，表姐，你瞒不过我的，你对他一样有情，决不在小妹之下。”

南宫玉真道：“贼不打三年自招，小表妹，承认了你对秋飞花有情，是吗？”

东方亚菱忍不住为之莞尔，道：“五十步笑百步，表姐，你自己，又能强小妹好多？”

南宫玉真吁一口气，道：“表妹，我原认为你是很难相处的人，但现在看来，表姐错了。”

东方亚菱道：“现在，你看法如何？”

南宫玉真道：“现在，表姐觉着，我好需要这样一个妹妹，为公为私，为个人为武林，表姐都舍不得再离开你。”

话说充满着情意，但却有画龙点睛之妙。

东方亚菱沉思片刻，狡黠一笑，道：“表姐，还是要我走的好。”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不怕我抢走了你的秋飞花吗？”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越说越不像话了，秋飞花并不是表姐所有啊！”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我了解你的用心，也很感谢你小表妹这份关怀，小妹一向主张是人定胜天，但如今想来，很多事确难由人。”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又有什么感慨？”

东方亚菱黯然一笑，道：“表姐，这世间，人与人有着很多纵横关系，亲情、朋友，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决心，表姐，我也许有些任性，但我不会做出太过份的事。”

南宫玉真伸出手去，缓缓把东方亚菱揽入怀中，道：“小表妹，难得你这么顾识大体，咱们表姐妹，一见投缘，有一件事表

姐不得不告诉你。”

东方亚菱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表姐，有事但请吩咐，小妹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表妹，博鉴群籍，但不知对相术一道的研究如何？”

东方亚菱道：“小妹稍有涉猎，但我自知对此道，研究不深。”

南宫玉真道：“表姐不懂相法，我只是直接对人观察，就我所见，秋飞花是一个麻烦很多的人。”

东方亚菱怔了一怔，道：“表姐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觉着秋飞花这个人有点靠不住，但不知小妹对他看法如何？”

门外面，搏杀激烈，两人却在谈其秋飞花。

举手理一下飘落的散发，东方亚菱缓缓说道：“表姐，指他哪一方面说？”

南宫玉真道：“我看他一对眼睛，水汪汪的靠不住。”

东方亚菱道：“表姐说的是桃花眼，不过，秋飞花不是桃花眼，只是他的相貌刚中带媚，正是女孩子最喜爱的人物，说他为人风流，可能是冤了他，但他会在这方面找上不少麻烦。”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果然是具有高见，这番话论事深刻，表姐好生佩服，我也看他并不像风流之人，但他那一对眼睛……”

东方亚菱道：“那是丹凤眼，看起来，很像是桃花眼……”

这时，突闻一声大喝，传了过来，道：“住手。”

紧接着人影一闪，魔刀铁不化冲了进来，道：“姑娘，有人出了面，喝住敌人，停下了攻势。”

南宫玉真道：“什么样的人？”

铁不化道：“一个穿着青色长袍的老人。”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咱们一起去瞧瞧吧！”

铁不化道：“属下带路。”

举步向前行去。

双方搏杀之处，距离两人，不过一房之隔，一足踏出大门，立刻可以见到现场景物。

但见数具尸体，横阵地上，有穿着黑衣的大汉，也有南宫世家的门下。

这一场搏杀，虽然十分激烈，但因双方武功的水平相若，所以，伤亡还不算太大。

东方亚菱转头四顾，只见这一片七八丈大小的广场，三四十个黑衣人，集于一处。

一个身着青衣的老人，赤手空拳，站在场中。

南宫玉真微微一拱手，道：“晚进南宫玉真，老前辈怎么称呼？”

青衣老人微微一顿，道：“昔年老夫和令尊，有过一面之识，想不到，二十年后，又能见到故识后人……”

南宫玉真道：“原来，老前辈乃先父故友，晚进失敬了。”

青衫老人道：“姑娘如此重言，倒叫老夫有些惭愧了。”

口中说话，双目却不停地在南宫玉真的脸上打量。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老前辈，先父故世之后，留下了一本名册，记载了不少英雄豪杰，老前辈如肯以姓名见告……”

青衫老人摇摇头，道：“姑娘，很抱歉，老夫和令尊昔年交往时，相处的不错，如是令尊真的有了交待，在下说出了姓名，

岂不是一件尴尬的事情？”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执意如此，晚辈恭敬不如从命了，前辈有什么吩咐，晚辈洗耳恭听。”

青衫老人道：“老夫奉命而来，希望问明一件事情！”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情？”

青衫老人道：“敝上派了四个人来，取那篷车机关图，不知可曾取到？”

南宫玉真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道：“东方姑娘是一位很讲信义的人，把图案交给了他们，但又被我夺了回来。”

青衫老人道：“取图的人呢？被姑娘杀了？”

南宫玉真道：“也可以这么说，不过，他们是死在自己的手中。”

青衫老人道：“这话怎么说呢？”

南宫玉真道：“他们兵刃之中，藏有毒水，喷了出来，不幸的是，没有伤害到我，却伤害到了他们自己。”

青衫老人怔了一怔，道：“姑娘用什么方法，伤了他们。”

南宫玉真道：“内力反震，毒水反喷，伤到了自己。”

青衫老人道：“四个人全数死了？”

南宫玉真道：“是！他们全数死了，那是一种奇烈无比之毒，中人之后，立刻死亡。”

青衫老人哦了一声，道：“那张篷车机关图呢？”

南宫玉真道：“毁去了。”

青衫老人呆了一呆，道：“什么人毁去了？”

南宫玉真道：“自然也是我了。”

青衫老人叹息一声，道：“姑娘，你准备怎么办？”

南宫玉真道：“这要看老前辈了。”

青衫老人道：“姑娘，老夫是身不由己。”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老前辈不用心存歉疚，应该如何，老前辈尽可公事公办。”

青衫老人道：“姑娘，你故意把事情揽到了你的身上，那是想证明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青衫老人道：“证明你姑娘不怕事，武功高强，对吗？”

南宫玉真道：“晚辈不敢有这等狂妄的想法，不过，事实上，确也如此，事情临头之后，晚进也不太怕事。”

青衫老人双手互搓了一下，道：“姑娘，老朽奉令就是要取回那幅篷车机关图。”

南宫玉真道：“可惜的是，图已被毁去，晚进不会画，只怕我这位小表妹，也不肯再用心思画一幅了。”

青衫老人道：“这个么？真是有点麻烦了。”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也不用为难，你应该怎么作，就怎么作！”

青衫老人道：“图已被姑娘毁去，自然是取不回来了，如是东方姑娘能和老夫同去一趟，我想也可以。”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小表妹不会去，我也不能让她去。”

青衫老人脸色一变，道：“姑娘这么大包大揽，那是存心和老夫过不去？”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不用生气，咱们是站在敌对立场啊！”

青衫老人道：“那很好，老夫如是一定要带她走呢？”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何不带我？”

青衫老人道：“姑娘，你这么步步逼压，是迫我出手？”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老前辈，你如不出手，又如何回去覆命？”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言重了，晚进的意思是老前辈如若不出手，只怕很难交代。”

青衫老人点点头，举步向前行来。南宫玉真也举步向前行去。

两人一往一来，很快地碰上了头。

南宫玉真停下了脚步，笑道：“老前辈，请出手吧！”

青衫老人原本很平和的目光，突然间，暴射出两道冷厉的目光，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盯了一阵，道：“姑娘，你真的是南宫玉真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老前辈可是觉着我不是南宫玉真？”

青衫老人道：“南宫兄生相俊雅，有美男子之誉，姑娘怎的……”

南宫玉真接道：“南宫世家有南宫世家武功的手法，只要老前辈知晓南宫世家的武功手法，一试就知晓晚进是真的，或是假的了？”

青衫老人道：“好吧！那就请姑娘小心了。”

突然一侧身子，向前冲去。

南宫玉真娇躯横移，拦住了青衫老人，同时右掌一抬，五指半屈半伸，指向了青衫老人的前胸穴道。

如果那青衫老人不及时停下身子，尖厉的五指，就会刺中了那老人的穴道。

但青衫老人并没有停下身子，右手斜挥，扣向南宫玉真的腕

脉。

南宫玉真右手一沉，避开青衫老人的闪击，左掌飞快的拍了出去。

青衫老人轻挥左掌，出指一点。

两人掌指交击，近身相搏，片刻之间，已然动手了十余招。

青衫老人连攻了十余招，仍未能冲过南宫玉真的围堵。

一吸气，陡然间，向后退了三步。

南宫玉真收住了攻势，缓缓说道：“老前辈好凌厉的掌指攻势。”

青衫老人脸一红，道：“姑娘的掌法变化，不在区区之下。”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是有意相让……”

青衫老人道：“姑娘不用客气了，老夫已全力施为。”

南宫玉真轻吸一口气，道：“老前辈，可以覆命了吗？”

青衫老人接道：“因为，老夫还没有落败。”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老前辈的意思是，咱们一定要分个胜败了？”

青衫老人道：“不错，姑娘，老夫是一位用剑的高手。”

南宫玉真道：“很巧合，晚辈也是用剑。”

青衫老人道：“那很好，姑娘请亮剑吧！”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也伸手从怀中抽出一把短剑。

那是一把带鞘的短剑，金色的剑柄，耀眼生辉。

连鞘算上，这一把短剑，也不过有一尺六寸左右。

青衫老人手中的软剑，却有三尺六寸左右长度，右手一震，软软垂下的长剑，忽然间抖得笔直。

那是一种其薄如纸，锋利无匹的缅甸软剑。

青衫老人直起的长剑，忽然间，开始自行伸缩，剑尖处，微微一卷，指向了南宫玉真的前胸。

一声轻微的兵刃相击的声音封开了那青衫老人的长剑。

青衫老人冷笑一声，道：“姑娘，兵刃相搏，不似拳掌，只要稍有一些失误，都可能造成伤亡。”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但请全力施为，伤了晚辈之后，你能回去覆命。”

青衫老人道：“还有一个办法，也可使老夫回去覆命，那就是，你伤了老夫。”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老前辈先请吧！晚进也不会手下留情。”

口中说话，右手长剑挥洒而出，立刻间，幻起了一片剑影，直罩过去，但见寒芒闪起，重重叠叠，南宫玉真右手短剑，吞吐如电，封挡那绕身剑光。

重起的剑影，有如云封雾锁，把南宫玉真，完全包在一片寒光之中，但却一直无法伤得南宫玉真。

她手中的带鞘短剑，灵动迅捷，总能及时封开那近身的剑势，就这样，过了数十招，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表面上看去，南宫玉真困在一片剑影之中，左冲右突，一直无法破围而出。

忽然间，那重重卷起的寒芒之中，闪起了一点银芒。

南宫玉真手中的短剑出鞘了。

但见银光流转，片刻间，由小而大，闪起了一片光圈。

那青衫老人，也开始了全力的猛攻，软剑带起了强烈的金风破空之声。

南宫玉真却似全力突出那绕身重起的剑影寒芒，搏斗已到了激烈绝伦的境地。双方恶斗了数十回合，仍然是保持了一个不胜不败的局面。

南宫玉真突然长啸一声，人剑合一，直向外面冲去。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那重起的寒影光圈，突然间，破一个大孔，南宫玉真已破围而出，落在一丈开外。

她的剑鞘，早已收起，手中却各执着一把短剑。

原来，那是一把双股剑。

淡淡一笑，南宫玉真缓缓说道：“老前辈，咱们这算不算已经分出了胜负？”

青衫老人叹口气道：“姑娘剑上造诣，如此精深，实叫老夫有些意外，是否已分出胜败，咱们可以不谈，老夫已全力施为了。”缓缓收起软剑，转身而去。

南宫玉真也合剑入鞘，望着那青衫老人的背影，默然不语。

东方亚菱缓步行了过来，道：“表姐，他认输了，是吗？”

南宫玉真道：“好像是如此，不过，他没有真正落败，至少他还有再战之能。”

东方亚菱道：“他已全力施为，没有胜你，认败也是应该的事了。”

南宫玉真笑道：“菱表妹，他不能胜我，我也一样的不能胜他。”

东方亚菱道：“唉！表姐，我忽然发觉了，你是个很谦虚的人。”

南宫玉真道：“我说的是真话，那青衫老人，在剑道上的造诣，相当的精深……”

东方亚菱接道：“但他仍然败在了表姐的手中……”笑一笑，接道：“表姐，小妹不会武功，但至少，我能看出来两人搏斗的结果，谁胜谁败，现在，咱们应该如何？是否要离开此地？”

南宫玉真道：“表妹的看法呢？”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可是诚心要考我吗？”

南宫玉真道：“表姐只是想听一听菱表妹的高见。”

东方亚菱笑道：“表姐一定要小妹献丑，我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举手理一理鬓边散发，缓缓说道：“那青衫老人虽然认输了，但我相信，他们仍然不放咱们离开，不过，小妹无法断言，他们会再遣高手攻过来呢？还是在这村落之外，布下了重重的陷阱对付咱们？”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两者都有可能。”

东方亚菱道：“小妹不解敌势如何，但我觉着，至少，咱们应该掌握主动，改变形势。”

南宫玉真道：“对！但不知如何才能掌握主动，改变攻势？”

东方亚菱道：“表姐这座村落之中，还有多少存粮？”

南宫玉真道：“存粮很丰，至少，可以用上三个月。”

东方亚菱道：“如是咱们要突围而去，行向何处？”

南宫玉真笑道：“这个么？有两条路走，一是回南宫世家；第二条路是到我经营的另一处隐秘村落中去，但这两条可行之路，都不是最完美的路。退回南宫世家，暴露了南宫世家息隐之地；移师另一处隐秘的村落中去，也算暴露了南宫世家的部分实力。”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你究竟经营了几处村寨？隐藏

了多少实力？”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不敢相瞒表妹，南宫世家，一共经营了三处隐秘村寨，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两处，未为人知……”

目光凝注在东方亚菱的脸上，黯然一笑，接道：“小表妹，南宫世家和东方世家，有一个很大不同之处：东方世家是以人和处世，南宫世家，却是以武功处世，我们家传的武学，都以诡异见称，讲究的是快速杀人手法。”

东方亚菱道：“武林五大家，各以武功传世，但每人的手法，却是完全不同，单以武功手法而言，以南宫世家为最，所以，你们也成了江湖上黑道的克星，恩怨牵绳，南宫世家也变成了他们心中最痛恨的人了。”

南宫玉真道：“先祖、家父，都成了武林正邪火并的牺牲者，就算连几个正大门派，也对我们颇有微词，不予谅解总是说我们杀人太多，但南宫世家呢，却付出无比的惨重代价，很少有活过五十岁的男人。二十五岁死亡之数，三代之间，不下十余位。目下的南宫世家，留下了一门寡妇，但这传统的家风，却又一直无法改变，直到先父和家祖，两代全都故世之后，我太祖母，才觉事态严重，脱离了南阳故居，隐于山林之中……”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这么说来，岂不是要由此而绝了吗？”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我们都在担心这件事……”

东方亚菱道：“担心这件事，为什么呢？难道还有……”

南宫玉真低声道：“表妹不是外人，姐姐可以相告，但此事，请千万要代我守秘。”

东方亚菱道：“如是确有不便启口之处，那就不要说了。”

南宫玉真道：“我还有一位表弟，今不过七岁，先叔死亡之

日，他还是一个遗腹子，我们老幼四代，日夜焚香祈祷，总算生下一个男童，他先天很虚弱，但他是南宫世家的骨血，唯一能承继南宫世家香火的人，他受到了最严密的保护。”

东方亚菱道：“练了武功没有？”

南宫玉真道：“本来，不想要他练武，但后来，看他身体太弱，又开始传授他武功，只是一般的强身吐纳之术，南宫世家的武功精华，十八招快速杀人手法，决不再传授于他。”

东方亚菱道：“要他远离江湖，不再卷入江湖的恩怨仇杀之中。”

南宫玉真道：“究竟应该如何，还没有完全决定，太祖母，不愿再传他武功，连我现在也不太明白。”

东方亚菱道：“你们的牺牲太大了，但却没有收回应得的补偿。”

东方亚菱道：“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奇奥难测，死的自然都是对方的人，想想看，有多少人，死在了你们手中，玉真表姐，江湖上宵小之辈，虽然很多，但在南宫世家的快速杀人手法之下，误杀的好人，也不会太少，这些人谁无几个朋友，所以，南宫世家的仇人，就越来越多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表妹，你说的也许有理，南宫世家处世的态度，也应该改一改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心有此想，那真是南宫世家之福了。”

南宫玉真苦笑一下，道：“小表妹，和你谈了这一席话，使我生出了很大的感慨，我感觉到了南宫世家的缺点很多，我们习练的武功，太过凶残。一个人，久年在这等武功陶冶之下，会变得很冷漠，那是一种出于内心的冷漠，带着一种凛凛的杀机。”

东方亚菱道：“不错，表姐，人贵自知，如是你能因此改变了南宫世家的作风，那真是武林中一大福音了。”

南宫玉真道：“福音在出现之前，可能先会有一段暗无天日的时刻，目下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知道武林同道能不能度力量过这一阵风暴了？”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那个神秘大组合，是怎样的一个组织呢？”

南宫玉真道：“这个，表姐也不清楚了，不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组合，具有了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且，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是保持着相当的神秘。”

东方亚菱道：“表姐，这一个组合有些什么目的呢？”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像你这样智慧的人，难道还瞧不出来他们的用心吗？”

东方亚菱道：“小妹江湖上的经验不足，内心之中，完全没有准备，对江湖中事，了解的太少，所以，对这件事，小妹无法擅作论断。”

南宫玉真道：“表姐的看法是，这些人有一个特定的目的，那就是霸主江湖。”

东方亚菱道：“表姐看法精阔，小妹也有同感，但不知他们为什么仍处在隐秘之中，按兵不动？”

南宫玉真道：“这个表姐就知道了。”

东方亚菱道：“小妹对此事，倒有一个看法。”

南宫玉真道：“什么看法？”

东方亚菱道：“他们似乎是有一种畏惧……”

南宫玉真道：“畏惧？他们畏惧什么？”

东方亚菱神情肃然地说道：“他们在畏惧什么？小妹也无法说明，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件东西，总之，那是一种威胁他们不敢擅动的力量。”

南宫玉真道：“哦！”

东方亚菱道：“一旦他们找到了那个人，或者是那件东西，他们就无所畏惧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这么一提，倒叫人不能不信。”

东方亚菱道：“我只是这么猜想，但我相信，这猜想不会相差很远。”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咱们可有对策？”

东方亚菱道：“对策非常的简单，咱们也去找那件东西，谁先找到了，谁就掌握了这一场斗智竞力的胜机。”

南宫玉真道：“唉！咱们如何去找呢？那又究竟是什么？”

东方亚菱道：“不知道是什么？这是凭仗才慧判断的事。”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咱们竞争是差了一些，至少，他们知道在找什么，咱们却不知道。”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咱们吃了很大的亏。”

东方亚菱道：“现在如此，但咱们要想法子扭转这种形势。”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这要你来主持其事了。”

东方亚菱道：“当仁不让，表姐肯信任我，小妹自当全力以赴，不过……”

南宫玉真道：“不过什么？”

东方亚菱道：“在咱们和强敌的竞争过程之中，只怕是一场很剧烈的搏斗，而且，要一段很长的时间。”

南宫玉真道：“就人力而言，我们少一些，不过，我相信，咱

们可以找一些人来。”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现小妹会全力设计出一些器机来，以增强些实力。”

这时，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转头望去，只见四个五旬老者，鱼贯而至。这四人穿着一样的衣服，手中也拿着一样的兵刃，神情是一片冷漠，四个老人，迈着一样的步子。这不像活生生的人，简直像是一个机械做成的木偶，在同一个机关操纵下，作着一样的动作。

南宫玉真一皱眉头，回顾了崔方和铁不化一眼，道：“两位认识他们吗？”

崔方道：“好像是辰州言家门的四长老。”

东方亚菱道：“辰州言家门，练的是僵死功。看来这四人，都有了相当的功力，连走路，也有点腿、臂僵直。”

崔方道：“姑娘，他们虽然练的是僵死功，但那要运气行功时，才有这样的征象，这四人，可能是别有原因。”

南宫玉真道：“什么原因？”

东方亚菱道：“你可是说他们中了毒？”

江海道：“他们好像是属下听说过的毒人。”

南宫玉真道：“毒人？什么毒人。”

江海道：“属下只是听说过，总坛之下，训练有一批毒人，这些人，每日所食，都是一种奇毒的药物，可以使一个人慢慢中毒，渗入了肌肤，那是一种特别调制药物，份量、毒性，都经过特别调配，循序渐进，份量也愈来愈大，逐渐把他们培养成毒人。”

南宫玉真道：“毒人之说，我也听过，想不到，今天会叫咱们碰上了。”

崔方道：“就算他们是毒人，又为何不能解去他们身上之毒？”

江海道：“详细的情形，在下也不清楚，不过，我听人说过，那毒人，每食必有一定的毒药，如是吃下别的东西，内腑极不舒服，那就可能激发起他们的野性，暴狂发作，全力拼命，岂不是弄巧成拙了。”

崔方道：“姑娘，在下先出手，试试他们的武功如何？”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他们未出手，咱们先不用招惹他们。”

目光转注到东方亚菱的身上，道：“表妹，有何高见？”

东方亚菱两道清澈的目光，投注在四个老人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他们确实中毒很深。”

南宫玉真道：“要不要解他们身上之毒？”

东方亚菱道：“虽然他们中毒很深，但我相信，我仍有解去之能，但解去之后，是些什么反应，小妹就无法控制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他们举动僵木，神色冷漠，似乎是已经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对吗？”

东方亚菱道：“毒性不但深入了他们的内体，也深入了脑际，伤害了他们的大脑，他们已经不能算人，只是几具行尸走肉罢了。”

南宫玉真道：“这要如何对付他们才好呢？”

东方亚菱道：“这要姐姐决定了，小妹没有意见。”

南宫玉真道：“崔方，这些毒人最大的威力何在？”

崔方道：“最大的威力，就是他们身上的毒性散发出来，化入了掌力之中，浸入肌胃，伤人之命。”

东方亚菱道：“那是说，他们把毒物已经完全混入内力之

中？”

崔方道：“不错。”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真到如此境界，那毒人之称，确也名副其实了。”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如若掌力能够伤人，诸位最好是离开一些。”

东方亚菱道：“表姐要一人出手吗？”

南宫玉真道：“是……”提高了声音，接道：“诸位都请退到一丈开外。”

东方亚菱无限关怀，道：“表姐，你一人之能，同时抗拒四人，不会觉着吃力吗？”

南宫玉真道：“试试看吧！我会抢占先机。”

举步行近了四个毒人，一拱手，道：“四位，请出手吧！”

四个毒人八只眼睛，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呆呆的瞧着，人却站着不动。

南宫玉真已暗提聚真气，全身满布罡力，冷冷说道：“四位被奇毒浸入了内腑，难道也被毒了口舌，全被毒住了么？”

四个毒人八道目光，呆呆的望着南宫玉真，仍然是一语不发。

这一下，倒把南宫玉真呆住了，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小表妹，这是怎么回事？”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他们可能听命于一种特殊的音响，到了毒人的境界，一切，都已经不能自己作主了。”

但见寒芒一闪，四个人，四把吴钩剑，疾如流星一般，攻向南宫玉真。

南宫玉真双剑疾起，快如飘风一般，划出两圈弧形剑芒。

这是快剑手法，两道剑芒，在四柄三尺八寸的吴钩剑威力还未发挥出来之前，已然封住了四人的攻势。

一阵金铁交鸣的连绵响声之后，双剑已抢先攻向两个人。

哪知四毒人，手中的长剑被封开之后，突然一扬左手，四掌一齐攻向南宫玉真举起的手掌，完全成了紫黑颜色。

南宫玉真的短剑，已然触到了两个毒人的身上。

但两个毒人，却如完全不觉一般，仍然攻出极猛烈的掌力。

南宫玉真短剑疾送，刺入了两个毒人的心中。

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实效快速，果然招招都攻向致命所在，完全脱离了常规变化。

但四个毒人的掌势内力，却击中了南宫玉真。

她存心速战速决，不得不涉险取敌。

南宫玉真被四人掌势内力一震，借势向后退开了五步。

但她一退疾上，双剑分取另外两个人前胸。

双方距离在数步左右，却不料南宫玉真双手一松，双剑脱手而出。

锋利的寒芒剑尖，笔直的刺入了两个毒人的心中，直没及柄。

四个毒人，转眼之间，都倒毙在南宫玉真的手下。

但却没有流出很多的血。

所谓血，也和常人不同，是一种紫黑色的浓血，而且很少很少。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好利害的杀人手法，小妹今天算开了眼界。”

南宫玉真道：“我也觉着这些手法太过恶毒，很少施用，但这四个毒人，不能够留下来，只好施用杀手。”

东方亚菱道：“这种手段，虽然凌厉无匹，不过，对防护的力量，却是不能兼顾。”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表妹，这你就不懂了。凡是快速的杀人手法，都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本身也带有很大的危险。”

四具毒人的尸体，倒卧在地上。

随来的敌人，除了重伤、死亡之外，全都撤走。

江海、高山，望着地上的尸体，呆呆出神，他们似是被南宫玉真的凌厉杀人手法所震慑，呆在当地望着四具毒人的尸体在出神。

南宫玉真回顾了一眼，道：“方老、化老，要他们把尸体埋起来，再安排一下防守的阵势……”

回头望了东方亚菱一眼，接道：“小表妹，咱们回房中去，我还有事请教。”

两个人行到了南宫玉真的卧室回头掩上房门。这是南宫玉真临时的闺房，布置的很雅致，两个人对面而坐。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笑道：“有什么事，这么神秘，连你那两个贴身女婢也被拒于门外。”

南宫玉真神情严肃，道：“小表妹，我好像是中了毒。”

东方亚菱呆了一呆，道：“中了毒？”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四个毒人，发出的掌力，带有着奇毒，透入肌肤。”

东方亚菱道：“表姐毫无准备，怎的竟然敢接对方的掌力。”

南宫玉真道：“我已练成了护身罡气，一般的掌力，毒性也伤不了我，想不到，这四个毒人的掌力很怪异。”

东方亚菱道：“武功一道，小妹不通，不妄言，但不知表姐怎知自己中了毒？”

南宫玉真道：“我运气相试，感觉到自己中了毒。”

东方亚菱道：“很厉害吗？”

南宫玉真道：“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毒性？”

东方亚菱道：“什么样的感觉？”

南宫玉真道：“毒性被逼入左臂，现在有着麻木之感了。”

东方亚菱吃了一惊，道：“这是混合之毒，最难医治，表姐，请先服一粒丹药。”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张，只有左臂被毒性渗入，我已经闭气封住了左臂的经脉，大不了斩下一条左臂。”

东方亚菱身上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一粒丹丸，道：

“玉真表姐，快请服下，皇天赋予你一副绝世容貌，怎能够轻易把左臂斩去，那岂不变成了独臂美人，再说表姐就算真有勇气斩下一条左臂，秋飞花也舍不得让你斩下来。”

南宫玉真接过丹丸吞了下去，笑道：“小表妹，你好像一时一刻都忘不了他，连替表姐治伤，也要提提他的名子。”

东方亚菱缓缓行了过来，一面查看南宫玉真的伤势，一面说道：“表姐，秋飞花是不是很伤心？”

南宫玉真道：“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你伤了他的心……”

东方亚菱接道：“我无意如此。”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你的无意，但伤了他的心，总是事实，等一会，我派人请他过来，你把事情解说一下。”

东方亚菱道：“他应该明白我不是故意的……”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表妹，你这是什么药物？”

东方亚菱道：“表姐，有什么不对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别往坏处想，这药物太好了，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毒性渐消。”

东方亚菱道：“真的吗？”

南宫玉真道：“表妹，这等事，我还会骗你吗。”

东方亚菱道：“那真是恭喜表姐了，老实说，小妹心中实无把握，因为你中的毒性太怪异，小妹一直在担心着。”

南宫玉真叹口气，道：“小表妹，我心中好感激东方表弟，不是他把你引出来，老实说，表姐也想去一趟东方世家，请你出山帮忙，表妹，没有见到你之前，我想不到，一个人的智慧，竟然有着如此的能力。对南宫世家和整个江湖的前途，我已经完全没有信心，但表妹的出现，却给我很大的力量，也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我真有这能力？”

南宫玉真道：“我们表姐妹，全力合作，希望在江湖上闯出一番局面。”

这当儿，门外铜环，突然叮叮咚咚的响了起来。

南宫玉真缓缓站起身，打开木门。

只见女婢追风，当门而立。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秋相公来了吗？”

追风道：“来了，现在门外候命。”

南宫玉真缓步行出门去，只见秋飞花肃立在室外，脸上是一片尴尬、奇怪的神色。

行近了秋飞花的身侧，南宫玉真才缓缓说道：“秋兄，请入室中坐吧！”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房中有客人？”

南宫玉真道：“不是外人，秋兄请进！”

妙的是南宫玉真也不点明，硬把秋飞花给让了进去。

南宫玉真随后而入，关上了房门。东方亚菱微微一欠身，道：“秋兄，小妹见礼。”

秋飞花急急一抱拳，道：“不敢当，在下给东方姑娘见礼。”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一路叫我亚菱的，为什么又改称了东方姑娘？”

秋飞花道：“在下觉着，我叫东方姑娘，应该是更礼貌一些。”

东方亚菱道：“秋兄为什么不说，这称呼听起来，生疏了很多。”

秋飞花道：“在下觉得咱们之间确也有一段距离。”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这距离是秋兄蓄意造成的，还是小妹造成？”

秋飞花道：“你是东方世家中的千金小姐，秋某人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江湖的汉子，咱们家世不同，秋某人又怎么能够高攀你东方姑娘这样一位朋友呢？”

东方亚菱一皱柳眉儿，道：“秋兄，看起来，你对小妹的误会很深。”

秋飞花道：“不敢当，东方姑娘，我秋飞花怎么敢对你东方姑娘误会，在下只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

南宫玉真接道：“够了，秋兄，亚菱已对你再三示歉，难道你要她向你求饶不成？”

秋飞花道：“在下不敢。”

南宫玉真道：“请坐吧！秋兄，我们要研商一下江湖大计。”

秋飞花道：“在下学疏才浅，只怕很难和两位共商大计。”

南宫玉真心中暗道：“这人表面随和，但如是固执起来，倒是很难说服。”

她恐怕娇生惯养、满胸才华、一身傲骨的东方亚菱受不了这等冷嘲热讽，会突然发作起来，正想开口制止，东方亚菱已离座起身，欠身一礼，道：“秋兄，小妹如有什么开罪之处，还望秋兄能够原谅，小妹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不知江湖礼数……”

秋飞花但觉脸上一热，急急抱拳一礼，道：“姑娘，折刹在下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好啦！坐下去，经过一番小误会，倒也别有情趣……”

东方亚菱脸红欲言又止。

三个人团团围在了一桌坐下。

南宫玉真望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小表妹，你先说吧！目下咱们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论天下大事，还要表姐说明，小妹可以提供些愚见。”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如若咱们把武林大局视为己任，认真的研讨武林形势，应把天虚子傅东扬和倪万里等三位老前辈请来此地，他们见多识广，对江湖大局了解较多。”

东方亚菱道：“道、僧、书、剑、弓二十年前剿灭魔刀会，为江湖上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五个人一向是同来同往，怎么突然间，少了僧、剑两位呢？”

南宫玉真道：“这要问秋兄了。”

秋飞花叹口气，道：“觉元师伯和李师姑之间，似乎是有些误会，李师姑负气而去，觉元师伯追了过去……”

东方亚菱接道：“秋兄，僧、剑二位之间，可是牵上了情怨？”

秋飞花道：“这个，大概是吧！但在下并不太了然详情，上一辈恩、债，都不喜欢晚一辈们知晓太多。”

第三十五回 班门弄斧

东方亚菱道：“千百年来，以情字误人最深，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都无法逃过此关。”

南宫玉真道：“表妹，千古恨事唯铸情，大都伤在不能忍之下，如是都能忍让一步，我相信，可减少天下不少恨事……”

举手理了一理鬓边的散发，接道：“咱们本来是研商应对武林大局之策，这一扯又扯到别处去了，我这就派人去请他们三位来此。”

片刻之后，天虚子、傅东阳、倪万里鱼贯而来。

对三位武林前辈，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都保持了相当的尊重，齐齐欠身，礼让入席位。

三人刚刚落座，东方雁也适时而至。

南宫玉真先说明了和敌人动手经过，接道：“目下江湖情形，八方风起云涌，平静了十几年的江湖，似是又开始了大动乱。不幸的是，诸位和南宫世家，一开始就卷入了这场混乱之中，目下的处境是，咱们正面对着这么一个庞大的神秘组合……”

沉吟了一阵，道：“敌我双方之间，处境似极微妙，他们不像是全力对付咱们，但却处处和咱们接触、对抗，真叫人想不出他们的用心何在？……”目光转注到书剑秀才傅东扬的身上，又道：“傅前辈见多识广，对此等晦暗不明的局势，有什么看法？”

傅东扬笑一笑道：“有东方姑娘在座，要我傅某人评论天下大事，岂不是要我班门弄斧吗？”

东方亚菱一欠身，道：“老前辈，言重了，晚辈一直匿居，坐井观天，对江湖中的事务，了解的太少，这方面，还要老前辈指点一二了。”

傅东扬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接道：“就在下所知，江湖上的情势、变化，目前应该还未到爆发的时间，所有心存争夺武林霸业的组合，似乎是都有一种顾虑，因此，它们组合的名称，尚未公开于江湖之上。”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老前辈所见甚是。”

南宫玉真道：“既是还未到爆发的时机，他们为什么又提前发动呢？”

傅东扬道：“就在下所见，似乎是事因于鹰图、玉珮……”，南宫玉真凝目沉思了片刻，接道：“那鹰图不知是何人所留，但却牵扯到整个江湖，鹰图之秘，已为晚辈揭穿了……”

东方亚菱接道：“表姐，图中留的什么？”

南宫玉真道：“武功！很多种完全不同的武功。”

傅东扬点点头，道：“这么说来，有一幅武功秘本，藏在鹰图之中了。”

南宫玉真道：“不是一种，而是七种，大都是绝传之学；有几种，只要具有武功基础的人，很快可以练成。”

东方亚菱道：“表姐练成了几种？”

南宫玉真道：“四种，分由四个方面的成就，第一是两招剑式，第二是一招指法，第三是一招闪避的身法。”

东方亚菱道：“还有三招又是什么绝学呢？”

南宫玉真道：“那是一招剑式，一招腿法，和一招拳法。”

东方亚菱道：“表姐，一共是三招剑式，一指、一掌、一腿法，再加上一式闪避身法，合计七招，对吗？”

南宫玉真道：“不错，只有七招，不过，小表妹，这七招却是完全不同的武功，由完全不同的人留了下来，所以，剑招虽是三招，却是互不关连。”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那虽然是一种绝学，七人留下的，但它却不知花费了前人多少心血，才研究出这样一招剑式。”

东方亚菱道：“咳！看来，如武功一道，也是深博得很，如是没有一点基础，听起来也是有些困难了。”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小表妹，我倒希望你能够把你的绝世智慧，用一点在武功之上。”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表姐如若有这个需要，小妹倒也愿意在这方面费点精神。”

南宫玉真道：“日后如有疑难，我会向表妹请教……”

目光一掠傅东扬、天虚子、倪万里，道：“三位老前辈对江湖上目下局势……有什么高见，我们又如何自处，希望能给晚辈一点指示。”

傅东扬笑一笑，道：“道兄，你潜居南阳玄妙观，默查天下变化二十年，对此情势了解的最为深刻，此刻可以把你的高见发表一下了。”

天虚子轻轻咳了一声，道：“不要听秀才的话，贫道二十年潜居南阳，很少在江湖上走动，对天下事务，了解的不多，但老叫化没有闲着，二十年来，不停的奔走，对江湖上的事务了解之

深，很少有人及得……”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但贫道，也有一得之愚，愿意提供诸位为参考。”

南宫玉真道：“晚进等洗耳恭听。”

天虚子道：“自魔刀会出现于江湖之后，武林中开始了暗杀的行动，贫道等联合了九大门派中人，展开对付魔刀会的行动，百场搏杀，费尽了心机，才算把魔刀会剿灭，但在消灭魔刀会后，贫道就发觉了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天虚子道：“贫道发觉了所谓魔刀会，只不过是一个外围组合，真正的主持人，却是隐在幕后。所以，贫道一直在担心很快会有一个魔刀会出现江湖，但事隔如此之久，才萌出乱象，倒是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可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拖延如此之久么？”

天虚子道：“这个，贫道倒是不太清楚了。”

东方亚菱道：“晚辈的看法是，这些神秘的组合。都在寻找一样东西，那时候的目标，可能是鹰图、玉珮，但晚辈行入江湖之后，又发觉了一件奇怪的事。”

天虚子道：“姑娘可否说个明白呢？”

东方亚菱道：“晚进发觉了江湖上这些神秘的组合，不但是追求玉珮、鹰图，而且，他们在追求一样更重要的东西。”

南宫玉真道：“那是什么东西？”

东方亚菱道：“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我相信，给我一些时间，我会把它找出来。”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有把握能够找出来吗？”

东方亚菱道：“有！至多一年，少则三个月，我就可以找出来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听你说得如此有把握，好像已经胸有成竹了，是否可以先告诉我们一二眉目。”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很抱歉，小妹无法答应你，因为，到目前为止，小妹还是一张白纸，我唯一的资料，就是一张图画，我相信这张画，牵动了很多人人事事，必须从这张画上找出来他们的来龙去脉。”

南宫玉真道：“一张画，就能有这样大的力量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小妹只是这样猜想，我大胆的说一句，这些猜想应该是不会有错，不过中间的隐秘太多，没有足够的时间，小妹实无法找出线索。”

傅东扬突然接口说道：“东方姑娘，我想到了一件事情请教姑娘。”

东方亚菱道：“不敢当，老前辈请吩咐！”

傅东扬道：“目下纷乱，是很多个同一的组合所构成，一幅画，能够代表那么多人人事事吗？”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不觉得他们有很多相同之处吗？所以，我想乱象纷至，很可能是同出一源。”

傅东扬道：“姑娘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来自同一个缘起之处？”

东方亚菱道：“不错！晚进是这样想，因为他们顾虑的都是一个东西。”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这么说，在下倒有着茅塞顿开的

感觉。”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咱们见到了很多人，但他们是不是一个组合呢？”

傅东扬微微一怔道：“这个，这个，很难说了。”

东方亚菱道：“至少，目下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不论有多少组合，但有一个特别庞大的组合，这个组合，在一个人领导之下，他们有着足够的力量，可以争雄江湖上。但他们却一直潜伏不动，一是他们可以继续不动声色的扩展实力，二则是他们一直在寻找一件东西，这东西，对他们的影响很大，也使他们一直不敢出面争雄江湖。”

傅东扬道：“目前局面，咱们应该如何应付？”

东方亚菱道：“我想，那个神秘的组合，还不会全力应付咱们，因为，他们还不愿意在目下暴露出他们全部的野心。”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不错，他们不敢全力对付咱们的原因，是还不愿暴露他们的身份和实力。”

东方亚菱接道：“还有一点是，咱们目前武功高强得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认为派了四毒人来，就可以使我们全部击败，或是让我们屈服在他们威胁之下，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千辛万苦训练的四个毒人竟然被表姐轻轻松松的杀死，而且，表姐还没有中毒。”

南宫玉真道：“表妹，谢谢你的灵丹和精湛医术，如非小表妹在此，只怕此刻，我尸骨已寒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的功力深厚，小妹纵有灵丹，只怕也无法救表姐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小表妹，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应付

目下的局面，还望小表妹出个主意。”

东方亚菱道：“表姐，目下咱们没有主意好出，一切要等候别人发动了，咱们只有等。”

南宫玉真道：“咱们自己又应该如何行动呢？”

东方亚菱道：“尽量把人手集中，我想，他们重来此地的机会不大！”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因为，他们发觉咱们不是好惹之人，除非，他们决心合力和咱们一决胜负，使大家知难而退了。”

南宫玉真道：“咱们集中了所有的人手，又作什么呢？”

东方亚菱道：“你传授他们武功，让他们的武功增进，多一份对敌的能力，我传授他们一种阵法，让他们能把力量集中起来，一旦遇到强敌，也可以自保。”

秋飞花突然接口道：“菱姑娘，练一种阵势，就可以自保吗？”

东方亚菱一笑道：“秋兄，那阵势，只能把若干人的力量，集中于一处，至少可以把威力增强三倍；一个人的武功，能够在陡然之间增加了三倍，自然可以对付强他们三倍的敌人，如是敌人的力量强出太多，自然就无法可拒了。”

南宫玉真道：“这要几个人编成一组？”

东方亚菱道：“五个人。”

南宫玉真道：“那叫什么阵势？”

东方亚菱道：“五行阵，按金、木、水、火、土的方位，编排而成，这阵法的玄妙处，就在那移动的步法，要快速绝伦，而且，要五个人配合得恰到好处。”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好！我立刻把他们集中起来，有

劳表妹了。”

东方亚菱道：“现在，咱们只有等候几日，以观动静。也借此机会，你传授他们一点武功，练成阵势，然后，再设法应付各种变化。”

南宫玉真道：“那是说，咱们在这里等候变化了。”

东方亚菱道：“正是如此，敌人来势如何，咱们无法预料，而且，咱们也无法找得到他们。”

南宫玉真笑道：“那是说咱们只有等别人来打咱们了？”

东方亚菱道：“目下情况，也只有如此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咱们在此地还要住好多时间？”

东方亚菱道：“那主要的是，把他们教会阵法要多少时间，那要看你属下的才慧如何了，一般来说，大约有个四五天的时间，大概可以学会了。”

南宫玉真还未来及答话，摘星疾奔而至，道：“启禀姑娘，有人求见。”

东方亚菱道：“什么人？”

摘星道：“一个穿着黑衣的中年大汉，指名求见秋飞花。”

东方亚菱道：“没有佩带兵刃吗？”

摘星道：“没有。”

东方亚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道：“表姐，要他进来吧！”

南宫玉真道：“摘星，搜过他的身上之后，要他进来！”

摘星应了一声，片刻之后，带了一个全身黑衣的人，缓步行了过来。

那人手中执着一封书信，大步行入厅中。

南宫玉真冷冷道：“你干什么的？”

那黑衣人道：“送信来的！”

南宫玉真道：“送给什么人？”

黑衣人道：“秋飞花，这封信，我必须亲手交给秋飞花。”

秋飞花缓缓站起身子，道：“你认识秋飞花吗？”

黑衣人摇摇头，道：“不认识，不过，看起来，你有点像。”

秋飞花道：“你的眼光不错，看得很接近，在下正是秋飞花。”

黑衣人从身上摸出一封书信，道：“这封书信，奉交阁下。”

秋飞花接过书信，只见信封上字迹娟秀，乃是出自女人的手笔，不禁一皱眉头，道：“这是什么人的信？”

黑衣人道：“在下只是送信而来，送给了秋飞花，阁下收到了，在下事情就完了。”

秋飞花道：“好！你请走吧！”

黑衣人未再多言，转身而去。

秋飞花目睹那黑衣人的背影离去之后，缓缓把书信放入了手掌之中。

东方亚菱目光一掠秋飞花，本想讽刺他几句，忽然想到傅东扬还在此地，当下口气一变，道：“三位老前辈，还有什么高见吗？”

傅东扬站起身子道：“和姑娘一次晤谈，胜读过十年诗书，秀才告辞了。”

东方亚菱、南宫玉真，同时一欠身，道：“晚辈不送。”

倪万里也站了起来，道：“牛鼻老道，咱们也该走了吧？”

天虚子笑一笑起身向外行去。

秋飞花也随着站起身子，举步向外走去。

东方亚菱低声道：“表姐，要他留下。”

南宫玉真双目中闪掠过一抹羞意，低声道：“秋兄，请留步片刻。”

秋飞花已随天虚子的身后，行出厅门，闻言止步。

回头说道：“姑娘有事吩咐？”

南宫玉真道：“口气太重了！是有事商量。”

秋飞花又行了过来，在原位坐下。

南宫玉真一时间，还真是想不出要说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表姐，瞧瞧他那封信，好吗？”

南宫玉真道：“这个，这个不太好吧！”

秋飞花取出袋中书信，笑道：“我也想不出是什么人写的，两位先瞧瞧！”

南宫玉真伸手接过，道：“好秀气的字。”

东方亚菱接道：“一定是女人手笔。”

南宫玉真道：“秋兄，这是哪一位红粉知己的手书……”

秋飞花摇摇头，接道：“不知道，真不知道，两位何不打开瞧瞧呢？”

东方亚菱道：“表姐，秋兄既然这么大方，表姐，何不拆开瞧瞧呢？”

南宫玉真道：“真的要拆吗？”

一面答话，一面动手拆开了信封。

东方亚菱没有把眼光投注在南宫玉真手中的信封之上，但却把目光投注秋飞花的身上，希望看出秋飞花的神情。

南宫玉真的神情很严肃，似是那信上所述之事，十分严重。

东方亚菱目光回顾到南宫玉真的身上，才发觉情形不对，一皱柳眉儿，道：“表姐，信上说些什么？”

南宫玉真道：“表妹自己瞧瞧吧！”

缓缓把信递了过去。

东方亚菱伸手接过信笺，展开看去，只见上面写道：“书奉秋兄尊鉴：“敝上飘然而来，匆匆而去，临行责令小妹，不惜代价、手段，以取秋兄之命……”

看到此处，东方亚菱突然一撇小嘴巴，冷冷说道：“她应该恨我才是，为什么恨秋兄呢？”

秋飞花笑道：“什么人的信啊？”

南宫玉真道：“连雪吟，认不认识这个人？”

秋飞花道：“认识，是一位什么旗主的身份。”

南宫玉真道：“这位连姑娘，似乎是十分关心你。”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她好像对我不错，说是关心我，似是言重了。”

东方亚菱已看完信，笑一笑道：“何止是关心，而且是十分关心，秋兄请自己瞧瞧吧！”

秋飞花接过书信，看了一遍，道：“两位可相信她的话吗？”

东方亚菱道：“就字里行间看，应该是说得十分真实。”

秋飞花道：“如果她说的很真实，那倒是一桩——”

东方亚菱道：“麻烦倒不用怕，问题是，咱准备如何对付这件事，秋兄是否觉得有负那位红颜知己？”

秋飞花苦笑一下，道：“连雪吟只不过和在下见过数面，实在谈不上知己二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她信上说得很明白，不择手段对付咱们，那就是说，他们已经改变方法。准备在途中暗杀咱们！”

秋飞花道：“他们准备暗杀区区吗？”

东方亚菱道：“不错，问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选择秋兄作为第一个对付的人呢？”

秋飞花道：“在下怎的竟如此荣幸？”

他说的很轻松，但南宫玉真却是听得一脸严肃，缓缓说道：“表妹，……我相信那位连姑娘不会欺骗咱们，这件事，只怕是经过了一场会商决定的。”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南宫姑娘，他们必欲去我而后快，在下确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南宫玉真摇摇头道：“秋兄，事情不这么简单，他们一定有一种计划，现在，咱们要把这件事的内情查出来。”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事情很简单，他们把秋兄列为首要对付的人，自然是别有用心，不过，小妹觉着，原因不用追究，咱们只要想出个对付的办法就行了。”

南宫玉真道：“什么办法？”

东方亚菱道：“他们要杀秋飞花，咱们就多造几个秋飞花出来，叫他们难分真假！”

南宫玉真道：“这办法不错。”

东方亚菱道：“我们也不能太低估敌人，……”沉吟了一阵，突然改口，道：“表姐这地方能不能找到巧手铁匠，和手术精湛的木工？”

南宫玉真道：“表妹要干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想再制造几辆篷车，以保护咱们的安全。”

南宫玉真道：“要多少时间能够造成？”

东方亚菱道：“如是铁匠、木工、都是巧妙的高手，大约有七天时间就可以了。”

南宫玉真道：“当真是不可思议啊！只要七天时间，就可以作成了吗？”

东方亚菱道：“我们用十天时间，把速成的武功，传授给你的属下，也在十天内造成十辆篷车。”

南宫玉真道：“表妹，能够办得了吗？”

东方亚菱道：“东西如若很顺利，我想十天之内，定然可以完成。”

南宫玉真道：“好！就这么决定，表妹要些什么东西，写出来，我要他们尽快去办！”

东方亚菱站起身子，道：“秋兄，你也不能闲着，把你的武功，也设法传给他们一些。”

秋飞花微微一笑，道：“在下这点武功，也能够传人吗？”

东方亚菱道：“秋兄不要妄自菲薄。”

秋飞花点点头，道：“姑娘觉着在下这点武功，能够传人，在下是无不从命了。”

一切在东方亚菱的计划中进行，十日时间，如期完成了十辆篷车。

而且南宫玉真的这一批属下，也学会了五剑合搏的阵法。

这十天中，东方亚菱展露了无比的才华，她不但监造了十辆篷车，而且，也现出了她胸藏的广博。

她把南宫玉真世家中的人，分成了两级，分编为五人刀阵，三人剑阵，组成了南宫世家中一批坚强的刀手，剑客。

南宫玉真眼看着自己的属下，变成了一股很坚强的力量，内心中高兴万分，低声说道：“表妹，我这个作表姐的实在太佩服你了，短短十日工夫，等于我这个表姐数年之功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不用这样夸奖我，这些成就，都是他们的基础好，小妹只不过把他们组合起来罢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表姐，咱们今日休息一天，明日离开此地。”

南宫玉真道：“这些人呢？是不是要带他们一道离开？”

东方亚菱道：“一起走，这地方隐秘已浅，小妹的感觉中，此地实已无再保有的价值了。”

南宫玉真道：“好！表姐也有同感，这片基业，能够保留下来，全是占了隐秘二字，如今隐秘已泄，表姐准备一把火，烧光了这片房舍。”

东方亚菱道：“很好，一把火烧它个不留痕迹，要他们找不出一点迹象出来。”

突然身子一栽，向前倒去。

南宫玉真一伸手，抓住了东方亚菱道：“小表妹，你怎么了？”

东方亚菱举手理了理散发，道：“没有事的，也许是这几天我太累了，我该去休息一下。”

挣脱了手腕，直向室中行去。

兰兰、秀秀紧随身后相护，直入内室。

南宫玉真望着东方亚菱的背影，没有阻拦，也没有多问。

直待东方亚菱行入内室之后，才缓缓对秋飞花道：“秋兄，过一会，去看看亚菱表妹，我看她真的是很累了。”

秋飞花点点头道：“先让她休息一下，过一会，我再去看她。”

兰兰伸手扶着东方亚菱，缓步行到了床前，低声道：“姑娘，你太累了，好好睡一觉吧！”

东方亚菱叹一口气道：“我真的很累了，你们去吧！我要好

好地睡一觉。”

这一觉睡得甜，醒来时，已是近掌灯的时分。

缓缓睁开双目，只见南宫玉真坐在床前一张木椅之上。

她取了人皮面具，娇美脸儿上，笼罩着淡淡的忧愁。

东方亚菱突然坐起了身子道：“表姐，你几时来的？”

南宫玉真道：“我来了一会，表妹，这几日真苦了你，听兰兰说，你三个晚上没有睡觉，真把你累坏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虽然累一些，但我很快乐。”

南宫玉真道：“表妹，秋飞花来看你两次，你都没有醒，他不便进来。”

东方亚菱道：“我想一定是表姐告诉他的。”

南宫玉真道：“男人们粗心一些，这倒是表姐提醒他的，不过，另一件事，倒是秋兄自己的主意。”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南宫玉真道：“他告诉我说，你这几天累坏了，受不起颠簸之苦，何不多休息两天再走？”

东方亚菱目光转动，看房中只有自己和南宫玉真两个人，笑一笑道：“表姐，你好像为小妹作媒来的！”

南宫玉真笑道：“这话是不错，你丫头心太野，如是不用根绳把你套起来，只怕你会失去了控制，所以，表姐非要把这个媒作成不可。”

东方亚菱道：“原来表姐在和小妹动心机……”

南宫玉真道：“别说心机，小表妹，如论心机，你大概可以把我卖了……”

举手理理鬓发，嫣然一笑，接道：“我来探望你，一则是想

知道你是否真的有病，是不是休息两天再走，对你决定的事，表姐不敢随意更改，我担心坏了你的计划。”

东方亚菱双目盯注在南宫玉真的脸上，只见南宫玉真颊上泛起一片红晕。

轻咬银牙儿，南宫玉真微带薄嗔，接道：“瞧什么？我又不是秋飞花。”

东方亚菱似叹息似感慨的呼了一口气道：“表姐，我发觉你好美，表姐是属于那种愈看愈美的人。”

南宫玉真道：“亚菱，我在和你谈正经事，怎么赞美我起来？”

东方亚菱缓缓下了木榻道：“表姐，不能改日期，我三夜没有睡觉，仔细的看了那幅图，花了我不少的心血，但也被我瞧出了一些蛛丝马迹。”

南宫玉真道：“亚菱，能不能告诉我一些内情？”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可以告诉表姐，但表姐要答应我一件事，我还未了解全部内情，不能轻易讲出去。”

南宫玉真道：“我答应。”

东方亚菱道：“一座花树林中，落了鹰，表姐，世间有这么一处地方吗？”

南宫玉真沉吟一阵道：“没有听说过，不过表妹，树是死的，鹰却是活的，今天落在这里，明天可能落在别处。”

东方亚菱道：“那是不飞走的鹰，不论它飞了多远，仍然会飞回来，除非它死了。”

南宫玉真道：“菱表妹，听你的话浅显易懂，但如仔细的想一想，又好像语含玄机，表姐自负不是太笨的人，但遇上了表妹你之后，我才发觉自己的见识是那么微小，天地是那么广大，菱

表妹，你干脆说明白，别给我打哑谜了。”

东方亚菱道：“就图面上推演，我可以了解到十之七八，但我想不通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整个的情形，我无法推算出来，表姐。照常情而论，鹰大都会栖息古树、颓枝上，为什么会落在花树林中？”

南宫玉真道：“说的是啊！花树上怎么落满了鹰？”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说的不错，这好像不能以常情推判，这里面含有玄机。”

南宫玉真还未来得及接口，兰兰已快步奔了进来道：“姑娘，秋相公来探望姑娘。”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

兰兰道：“秋相公已经来过三次了，姑娘都好梦未醒，婢子不敢惊动姑娘，只好挡驾了。”

东方亚菱道：“请他进来吧！”

兰兰应一声，转身而去。

东方亚菱忽然转过头去道：“表姐，秋飞花，代表着什么？”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你是不是读书读的太多了……”

东方亚菱接道：“秋天的飞花，代表着一种萧索、凄凉，对吗？”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在胡说些什么？”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我是有感而言，很多事太巧了。”

谈话之间，秋飞花已大步行了过来。

南宫玉真道：“你们谈谈吧！我还要去准备一下……”

秋飞花接道：“准备什么？”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决定了，明天要如期登程。”

秋飞花道：“家师和天虚师伯、倪师叔，都很挂念姑娘的病情，要我代候一声。”

东方亚菱道：“三位老前辈如此垂青，见面时我要谢他们一声才是。”

南宫玉真说完就走，两人谈话时，她已经转身行了出去。房中只余下了秋飞花和东方亚菱。

秋飞花很想说话，但几度开口，欲言又止。

他想不出说些什么话，才会恰到好处。

还是东方亚菱先开了口道：“秋兄，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秋飞花道：“其实，关心你姑娘的，又何止在下一人，凡是身在此地的人，又有哪一个不关心你。”

东方亚菱道：“别人是否关心我，都不太重要，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关心我？”

秋飞花道：“自然是真的关心了，难道姑娘对在下的关心，心中存疑吗？”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是否感觉着，咱们之间，有了一些隔阂？”

秋飞花道：“东方姑娘觉得……”

东方亚菱接道：“秋兄，至少小妹觉得秋兄不似初见时那样洒脱了。”

秋飞花道：“哦！”

东方亚菱道：“秋兄，是不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记恨小妹？”

秋飞花道：“这个，在下并未存有此心。”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是我得罪了你，不过，秋兄，那是

出于无心之过。”

秋飞花道：“亚菱，言重了，这如何能够怪到你的头上呢？”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那天我心情不好，得罪了你……”

秋飞花道：“谈不上开罪我，而是在下有些不知所措了，实在说，我不知该讲些什么才好？”

东方亚菱两道清澈的目光，盯注在秋飞花的脸上道：“秋兄，是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想，那一天，我如是不太忙，我就不会得罪秋兄了。……”

语音突然间转得很低沉道：“秋兄，我相信以后，再不会发生这些事了，我要变得很温柔，我不是那种隐藏自己的女孩子，玉真表姐说的对，太过矫情，那会替自己造成痛苦。”

她说的很大方，但双颊上，仍然飞起了两片红晕。

显然，这一番话，她用了很大的气力才说出口来。

秋飞花双目凝注在东方亚菱的脸上，神情间是一片凄迷。缓缓说道：“亚菱，我好像有很多话说，但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怕说错了，会得罪你……”，东方亚菱摇摇头道：“过去都是我的错，现在我都知道了。”

秋飞花笑一笑道：“其实，在下也有错。”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风雨江湖，武林道上，正面临着—场大浩劫，我们如果能把这场浩劫消灭于无形之中，那岂不是一件大大的功德。表姐的鼓励，激起了我一番雄心壮志，我要以女儿之身，斗斗这些江湖高人。”

秋飞花道：“姑娘有此存心，在下敬佩不已，也是武林同道之福了。”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不过，强煞了，我也是个女孩

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害怕，我担心的是自己心灵脆弱。也许我太快乐了，生长在东方世家，三代同堂，受尽了娇宠、惯养，族中长辈、同年，也都对我礼让三分，这就使我变得很任性，也养成了我气度很狭小，不太能容让别人，以后，我会尽量的改正自己。”

秋飞花道：“姑娘，这么就叫在下有些惭愧了。”

东方亚菱道：“秋兄，又叫我姑娘了，不觉得太过分吗？”

秋飞花道：“亚菱，我有些……”

东方亚菱摇摇头，接道：“秋兄，不要说下去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们之间很平衡，秋兄，我希望你能够自负一些，希望你扬名武林，是人人敬重的大英雄，玉真表姐和我，都会全力帮助你。”

秋飞花道：“只怕在下没有这份才智。”

东方亚菱道：“人过于自负，也不太好，但也不要太过自谦了，秋兄，我希望你振作。”

秋飞花眉宇间，飞扬起一股神采道：“亚菱，我会全力以赴。”

东方亚菱脸上升起了一片圣洁的光辉道：“秋兄，我虽然不会武功，但我会看；我哥哥的武功，在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中，应该算是好手中的高手，但我看我哥哥的武功，比起你秋兄来，要相距一段很大的距离。”

秋飞花道：“其实，我们的武功，相差不远，但我受过傅恩师、无难翁一宵传授之后，似乎是增进了不少。”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你够聪明，而且，有一副天生的练武好骨骼，我觉得，你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

秋飞花笑一笑道：“我会尽我之力……”；轻轻叹息一声，接

道：“亚菱，我担心你的身体，如何能承受这个重担？”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秋兄，有你这一句话，小妹就可以撑下去了。”

秋飞花忽然间发觉了东方亚菱眉宇间，透出隐隐的倦意。

轻轻叹一口气道：“亚菱，你好像疲倦未消，如是你想休息，咱们晚一天再走如何？”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不用了，决定的事，不要更改，再说，我在篷车上，也可以休息。”

秋飞花道：“身体要紧，亚菱，别太累着了。”

只是两句平平淡淡的话，但却表示出了无限的关心。

东方亚菱脸上泛起欢愉的笑意，那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举手理一理鬓边的散发，缓缓说道：“秋兄，我虽然有些累，但心中好快乐啊！”

两人又谈了一会，秋飞花告辞而去。

十辆篷车，鱼贯离开了小村。

每一辆篷车，都用四长程健马拉着。

但南宫玉真在这片隐秘的基业中，留置人手太多，经过了东方亚菱淘弱留强，遗弃了一批人手之外，余下编作十组，每组五人。

每一辆篷车上，训练了一个控制机关的掌车人。

浩荡的车队，行入了江湖。

十辆篷车，都以装载食粮和东方亚菱等主要人物为主，六组剑手，可乘三十匹快马，追随在篷车后面。

开道的一辆篷车，由神剑崔方和魔刀铁不化，及潜龙江海，卧虎高山四人乘坐，只有一个控制篷车中机关的人，再加上一个

赶车的车夫。

篷车行了五里之后，那片小村中，起了一片大火，熊熊火势，把南宫玉真经营的一片基业，尽化灰烬。

开道篷车，是经过东方亚菱特殊的设计，也由她亲自监造，不但转动的灵活，而且，行速奇快，和车队保持六七丈的距离。

自然，这也是东方亚菱的主意。

她才慧过人，无事不能，不但精研机关消息之学，而且，对医道、星卜和行兵布阵，似是都有着很高的才能。第一天，平安度过。

第二天中午时分，行到了一处山道之中。

山势不高，但官道却由山中通过，两侧都是高过三丈的峭壁，似由巨斧劈下一般，整整齐齐，形势十分险要，而且绵连百余丈，形如一道狭谷。

两侧的山壁上，长满了杂树乱草。

东方亚菱乘坐在第二辆篷车中，突然一按车上的机簧，一支响箭，破空而出。

开道篷车，已进入狭口丈余，闻声停车。

车帘启动，神剑、魔刀当先飞下了篷车。

浩荡车马大队，全都停了下来。

南宫玉真就坐在东方亚菱的身侧，低声说道：“表妹，为何停车不进？”

东方亚菱道：“表姐看到了狭道形势吗？其势如谷，如是车马行入，两头被人堵截，再施火攻，咱们必然有很大的伤亡。”

南宫玉真道：“不错，这谷中形势，对我们的危害很大，可是，咱们又应如何应付呢？”

东方亚菱道：“派一批人手，由两个悬崖上搜索过去。”

南宫玉真道：“什么人去呢？”

东方亚菱道：“这要表姐决定了，不过，什么人都可以去，只是秋兄不能去。”

南宫玉真道：“派他去了，又如何？”

东方亚菱道：“他们如若在这狭谷中，设了埋伏，用心也就在对付秋飞花，如是他一露面，立刻会引起他们全力的攻击。”

南宫玉真道：“好吧！那就要神剑、魔力、潜龙、卧虎四个人去搜查一下如何？”

东方亚菱道：“好吧！那就请他们出动吧！”

南宫玉真点点头，传下了令谕。

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潜龙江海、卧虎高山，四个人立刻出动。

四人奉到了令谕之后，立刻跳下了篷车。

四条人影，分由两侧，登上了悬崖。

第二批十个剑手，又奉到了令谕，分由两面登上了浅山。

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这一场很严密的搜索，十四个人，深入了浅山叶林之中。

那是荒草蔓延，杂木丛生的树林，足可容纳数十百人之多。

东方亚菱的推断不错，崔方和铁不化搜查入不足十丈，已然觉出异征。

高可及人的乱草、杂树，使得这搜寻的工作，变得十分凶险。

崔方发觉了异征之后，立刻停下了脚步，高声叫道：“诸位小心，前面可能有敌人的埋伏。”

他和魔刀铁不化走在一起，江海和高山则走在一起。

崔方这一叫，使得三人同时提高了警觉。

也停下了向前行进的身子。

铁不化冷笑一声，道：“朋友，既然被咱们找出来了，似乎是用不着再藏首藏尾了，再说，诸位藏在那深草丛中，不觉着很难过吗？”

深草丛中，没有人回答，但却突然间飞出来三点寒芒。

忽然之间，已到了铁不化的前胸。

铁不化单刀一挥，闪起了一片寒芒，金铁交鸣声中，击落了
三枝瓦面镖。

这时，两组剑手，也已经赶到。

南宫世家的属下，自得东方亚菱传授了合搏之术，及南宫玉真及群豪等武功上的指点，立刻具有了一股剽悍之气，高喊一声，向前冲去。

神剑崔方大声喝道：“站住，不可轻易出手。”

向前冲奔的两组剑队，突然停了下来。

魔刀铁不化哈哈一笑，道：“朋友，是好汉站出来，咱们一刀一枪的打个胜败出来。”

但见人影一闪，草丛中突然飞起来三条人影，直升起两丈多高，有如鹰隼下扑一般，直落谷底。

是三个身着青衣的人。

居中一人，年约五十上下，手中执着一柄厚背开山刀。

左右二人，都在四旬以上，手中执着同样的兵刃。

铁不化道：“老崔，你认识他们三个人吗？”

崔方道：“剑门三怪，又名中原三刀，说起来吗，也算是武林道上大有名望的人物了。”

铁不化道：“想不到吧！中原三把刀，竟然也变成人家的奴才。”

居中而立的青衫老者，冷笑一声，道：“神剑、魔刀，你们在南宫世家中是何身份，如若咱们是奴才，两位比咱们兄弟，也高不了好多。”

铁不化对崔方一招手，当先飞跃而下，落足之处，正好和中原三刀对面而立。

崔方回顾了身后的一组剑手一眼，道：“你们小心一些监视着草丛中的人。”

五个剑手应了一声，各执兵刃，蓄势戒备。

崔方飞身而下，和铁不化并肩而立。

居中青衣老者一举手中开山刀，左、右两侧的青衣人，各自横移两步。

崔方冷笑一声道：“如是崔某人没有记错，你老大好像是王波？”

居中青衣老者道：“难得啊！崔兄还能记得老夫。”

崔方道：“中原三刀，在江湖道上也是第一等的人物，崔某人自然是记得很清楚了。”

王波道：“神剑就是神剑，比起魔刀老铁，高明了。”

铁不化冷笑一声，道：“王老夫，你想听好听的，是吗？琵琶丝弦很好听，可是没有人给你弹。”

王波回顾左右一眼，道：“铁不化，你该知道，咱们等三个和人动手，不论对方有多少人，咱们三个一起上。”

铁不化道：“这个骇不住人。老崔，咱们联手对敌呢？还是我先出手。”

崔方道：“他们三个人，咱们两个联手，也不算以众凌寡，对吗？”

铁不化哈哈一笑，道：“老崔，三个比两个，还多了一个，是吗？”

王波脸色一变道：“两位不用冷风热嘲，咱们干脆手底下分个胜败出来。”

王波怒喝一声，挥刀攻去，左右两个青衣人，也突然挥刀攻了过去。

三把开山刀，一前两后，幻起了一片刀光，涌了过去。

铁不化突然向前踏进一步，挥刀一封，挡开了王波的刀势。

两把大刀相触，金铁交鸣声中，闪起了一溜火光。

这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五个成名江湖的高手，展开了一场合搏、群殴。

中原三刀，并非是浪得虚名，三把刀合聚成一片冷厉的刀幕，有如结合的一个整体，不停的扩大、展布。

但神剑崔方，魔刀铁不化，合手的刀剑，有如一道强力的铁钳，不停地向里面迫压，而中原三刀，那一片刀幕，聚成了一片强烈的光影，双方造成了一种不胜不败的局面。

不大工夫，双方已斗了百回合左右。

这时，潜龙江海和卧虎高山，已经和山崖上的人，动上了手。

南宫世家中两组刀手，也加入了战斗。

双方已成混战局面，战斗激烈绝伦。

对方在山崖上埋伏了人手很多，南宫世家中两组刀手，虽然豪勇异常，但因在山壁上搏斗，使得东方亚菱传授的阵法，无法施展出来。

第三十六回 南宫玉真

南宫玉真眼看形成了混战的局面，不禁一皱眉头，道：“小表妹，现在咱们应该如何，是否要大开杀戒？”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表姐，目下的情形已很明显，他们准备暗算失败，而仍然不肯撤退，那说明了，这是他们布下的一步死棋。”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一步死棋？”

东方亚菱道：“是的，一步死棋，他们已不准备把人撤走了。”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他们不准备把这些人撤走了？”

东方亚菱道：“是的！小妹是这样的看法。”

南宫玉真道：“他们准备把这些人，完全牺牲了吗？”

东方亚菱道：“看情形是如此了。”

南宫玉真道：“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做？”

东方亚菱道：“因为，这些人手撤走，可能泄漏他们的行踪。”

南宫玉真道：“亚菱，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两个办法！”

南宫玉真道：“请教？”

东方亚菱道：“他们希望以这些人的死亡，测验一下我们这几日的成就和实力，咱们一个是出动高手，把他们全数杀死；第二是不让他们趁心如意，放这些人离开此地。”

南宫玉真道：“哪一个为上策？”

东方亚菱道：“自然放走他们最好，不过，他们既敢布下这一步死棋，我想，他们一定会有一种严密的控制力量，咱们有意逐散这一批人手，必须先解除那种控制他们的力量。”

南宫玉真道：“我看过了他们的武功，杀死这批人，并不太难，但要解除控制他们的力量，那就有些不容易了。”

东方亚菱缓缓下了篷车，道：“表姐，你先派一批人手增援上来，不要放手伤害对方太多的人，但最重要的是，咱们不能有太大的伤亡，需知咱们的人手，得来不易；小妹想一个法子，把他们先行困住。”

南宫玉真道：“什么方法？”

东方亚菱道：“我已经查看过这里的地理形势……”下面的话，声音很低，低得只有两个人可以听到。

南宫玉真不住的点头，然后，派了追风、摘星各带了一组刀手，增援上去。

东方亚菱也带着兰兰、秀秀开始了部署。

追风、摘星各带一组刀手上去之后，立刻把阵势稳住。

对方强烈的攻势，立刻受到了阻止。

追风、摘星暗传令谕，要各组刀手，先求自保，然后，准备撤退。

江海、高山两人已搏杀了十余人，听令谕之后，心中大感奇怪，因为，南宫世家的属下，虽在强敌猛烈的围攻之下，仍未露出败象。

但追风、摘星传达了南宫玉真的令谕之后，江海、高山自然是不敢违抗。

于是，南宫世家的人手开始缓缓向后撤退，边战边退。

埋伏在两旁崖壁草丛中的人手不下百人之多，伤亡了二十余人之后，仍然有七八十人之多。

这些人，紧追着南宫世家中向后撤退的人，步步迫进。

追风、摘星早已得到了南宫玉真的指示，带着两组刀手，退入了东方亚菱布置的阵势之中。

地方不太大，但已足够容纳百人以上。

南宫世家中人，分成两组，缓缓退下了崖壁。

追风、摘星，带着两组刀手，退入了狭谷之中。

紧追而来的强敌，还有六七十人之多，一拥而进凹谷。

篷车向后撤退了十余丈，三组刀手，护守在篷车前面。

兰兰、秀秀，早已在凹谷中守候，把追风、摘星、江海、高山及两组刀手，带出了凹谷。

但追入凹谷的敌人，在进入了凹谷之后，却突然迷失了方向。

那及膝的杂草，忽然间分出了一片高耸的林木，进入凹谷中人，有如隐身于无际森林的感觉。

失去了敌人，也失了方向。

但在凹谷外面的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只见几十个人，在一片凹谷中，行来，奔去，明明走到了谷口处，却又转了回去。

只看得南宫玉真等个个惊奇不已。

秋飞花是早已见过了五行奇阵的厉害，还没有异样之感，但南宫玉真等，却是看得大感惊异，目瞪口呆，轻轻吁一口气，道：“想不到啊！几根竹竿、木枝，竟有这样大的威力，想来，实在是不可思议，咱们练了十几年的武功，还抵不过几只竹竿、木枝

的作用。”

南宫玉真抬头望去，只见那几十个陷入阵中的人，左冲、右突，互相撞击，有如无头苍蝇一般，就是出不了那片凹谷，心中更是惊慕不已。

东方亚菱低声道：“表姐，咱们可以通过这片狭道了。”

南宫玉真道：“神剑崔方和铁不化，还在和强敌搏杀。”

东方亚菱道：“表姐，尽快想办法把对方三人制服，咱们要争取时间。”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这就要看表姐的手段了。”

篷车又开始向前行去。

直到崔方等搏杀之处才停了下来。

南宫玉真缓缓行下篷车，走到了动手之处，道：“崔方，对方实力如何？”

崔方道：“中原三刀，名非虚传，但我和老铁决不会败在他们的手中，只怕还要二百回合以上，才能分出胜败。”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你们闪开。”

崔方、铁不化应了一声，快步向后退去。

南宫玉真快步行了过去，冷冷说道：“你们就是中原三刀吗？”

王波道：“咱们三兄弟，正是被人称作中原三刀，姑娘是……”

南宫玉真接道：“我叫南宫玉真，后生晚进，只怕三位不认识我。”

王波道：“你是南宫世家中人？”

南宫玉真道：“不错。”

王波道：“姑娘对咱们兄弟，有什么吩咐，请说在当面。”

南宫世家的十八招杀人手法，早已在江湖之上，威名显赫，江湖中人，无不对南宫世家有着很大的顾忌。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三位请退走吧！你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也都被困了起来。”

王波一皱眉头，道：“姑娘，咱们兄弟是奉命而来。”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你们是自不为己，我才要放走你们。”

王波忽然一躬身，道：“多谢姑娘。”

转身大步而去。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亚菱，可要放他们离去？”

东方亚菱道：“南宫世家的威名，在江湖之上，果然是非同小可……”语声一顿，道：“放得对，咱们上路吧！”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小表妹，那些人会出来吗？”

东方亚菱人已登上篷车，回头笑道：“表姐，一行奇术，虽然奥妙，但却无法抗拒天然的灾变，一阵大风，可能会吹倒一根竹竿，那就整个的破坏了五行奇阵的变化。”

南宫玉真道：“阵外的人，能不能破坏这座阵势的变化呢？”

东方亚菱道：“能！只要稍懂五行奇术变化的人，很容易就可以破去这座阵势，他们有这些人才，咱们离去之后，他们很快就要被人救出来，但是否能够留下性命，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南宫玉真也登上了篷车，篷车又开始向前行去。篷车又行了两天，沿途上，出奇的平静，未发生一点事故。

但行进的路线，一直是东方亚菱所安排的。

两日之后，到了一处很荒凉的地方。

前面是一片突起的山坡，已然前无去路。

向后望去，只见重山叠翠，是一片很大的高山。

东方亚菱设计的篷车，同样无法爬山坡。

车队停了下来。

神剑崔方急上行到南宫玉真的座车之旁，说道：“回姑娘的话，山坡拦道，前无去路。”

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南宫玉真低声说道：“表妹，车子无法走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这地方的名字？”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崔方，问问看，有没有人知道这地方的地名？”

崔方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崔方去而复返道：“回姑娘的话，这地方叫作飞龙坡。”

东方亚菱轻启车帘，站在篷车之上，回顾了一阵，缓缓说道：“这地方很荒凉，不过，看起来，山态形势，确有点卧龙欲飞的样子。”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说这山势像一条飞龙，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东方亚菱道：“表姐，不能单从这一座山坡中看，要连起那些后面的大山看。”

南宫玉真抬头望了一眼道：“嗯！不错！连起后面看，确是像一条龙。”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的目力好，能不能找出一对龙眼睛。”

南宫玉真道：“还有龙眼睛吗？要如何一个看法？”

东方亚菱道：“表姐，这只能从形象处着眼，如若有点像，那就告诉我。”

南宫玉真运足的目力，向前望去。

只见重山叠起，连上下面的山坡，果然很像一条抬头欲飞的卧龙。

重岩叠障中，有两道大山谷，似乎是像两只眼睛。

轻轻的吁一口气，南宫玉真道：“表妹，看来那两条大山沟，似乎是两只眼睛。”

东方亚菱道：“有两只眼睛就行，咱们到那两只眼睛中瞧瞧去。”

南宫玉真怔了怔道：“小表妹，我本来不该问的，但我忍不住，你是不是在找这么一处地方？”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不错，我是在找这么一处地方，有飞龙眼的地方！”

南宫玉真点点头，一脸庄肃之色，缓缓说道：“小表妹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飞龙眼，怎会找上此地来？”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我找到此地，一半是由那幅图上猜出来，一半是运气，所以，我事先没有告诉过表姐。”

南宫玉真道：“你没有把握？”

东方亚菱道：“没有，所以，我不敢告诉你们。”

南宫玉真道：“表妹，如若这真是你要找的地方，表姐实在佩服你了，……天地之辽阔，世界之广大，你竟然能够这样容易找到。”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表姐，实不相瞒，到现在为止，我心中还是没有把握，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找到了？”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亚菱，如何才能证明，这是你要找的地方呢？”

东方亚菱道：“没有取巧的办法，必须要行入龙眼中瞧瞧。”

南宫玉真打量了山势形态一眼，道：“登上那龙眼之处，并非太难，不过，表妹要坐个二人抬才行。”

东方亚菱道：“表姐，咱们还要防备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防备强敌的攻击，需知咱们真的找到了这地方，并非是福。”

南宫玉真道：“菱表妹言中之意是……”

东方亚菱道：“如是我猜得不错，他们会随后追来，这地方，会展开一场凶猛绝伦的恶战。”

南宫玉真道：“表妹，咱们和他们已交手数次，至少，还没有遇上不可克服的强敌。”

东方亚菱道：“表姐，当他们如若知晓了咱们找出了他们的隐秘，势必尽出精锐，和咱们一决胜负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能不能告诉表姐，为什么他们要在此地和我们拼命？”

东方亚菱道：“因为，咱们找到了他们重要所在，所以，他们非拼命不可。”

南宫玉真道：“亚菱，咱们在找什么？他们又要找什么？”

东方亚菱道：“他们要找的是来处根源，我们要找的是对付他们的办法。”

南宫玉真道：“亚菱，是不是你说的那张图和此有关。”

东方亚菱道：“是！鹰图、玉珮似乎是也牵入了这场恩怨之

中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看来，江湖上所有的混乱，似乎是都起于一源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可能被你说对了，武林中这近十年的平静，并非是真的平静，而是有一个更大的风暴，这些风暴的起源，可能是来自一个奇妙的安排。”

南宫玉真道：“奇妙的安排，这是什么意思？”

东方亚菱道：“表姐，如若这些祸乱之源，同出一辙，那就是有个人，故意作这么奇妙的安排，这像一条根，发出了很多、很多的枝芽，表面上看起来，各不相干，事实上，它是生长在一条根上。”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亚菱表妹，你这么一解说，我似乎是有些了解了，不过，我还有很多不太明白的地方。”

东方亚菱道：“哪些地方？”

南宫玉真道：“譬如说，那些人是什么人？他们作些什么事？怎么留下了这样一个后果？”

东方亚菱道：“目下为止，小妹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也无法知道他们作的什么事？查出什么人，我想并不太难，至于他们做的什么事，现在，咱们正在求证。”

这时，已经准备好了滑竿，崔方轻声禀告道：“姑娘，滑竿已经准备好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你下令吧！咱们一起上去呢，还是留些人下来？”

东方亚菱指定了每辆篷车停下的位置，又用竹竿、木枝，布下了一座奇阵，道：“不用去太多人，你和秋兄再加上我哥哥及

天虚子、傅东扬两位前辈，兰兰和青青替我抬着滑竿，此地的事，交由倪老前辈负责，他见多识广，必可应付变化。”

南宫玉真道：“我带着追风、摘星两人同行如何？”

东方亚菱道：“应该如此，小妹忘了。”

她为人细心，又和倪万重谈好了联络的信号，才坐上滑竿。

天虚子、傅东扬相视一笑，道：“东方姑娘，咱们两个请命开道如何？”

东方亚菱道：“有劳两位前辈。”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老道士，咱们走吧！”飞身一跃，当先向前奔去。

天虚子袍袖一拂，紧追在傅东扬的身后而去。

东方亚菱低声道：“哥哥，途中可能有凶险，你在我身边保护我。”

东方雁嗯了一声，没有答话。

南宫玉真低声吩咐了追风、摘星数言，紧追在傅东扬身后而去。

秋飞花四顾了一眼，却追在东方亚菱的滑竿之后。

且说傅东扬一马当先，一口气跑出了数百丈，翻过两座山坡，才停下脚步。

天虚子道袍飘风，紧追而至。

两人还未来得及说一句话，南宫玉真如一缕轻烟般，到了身前。问道：“两位怎的停步不进进了？”

傅东扬伸手一指，道：“姑娘请看。”

南宫玉真转头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处，树着一面木牌，木牌上画着四面小旗。

这就要比江湖经验了，南宫玉真眼看那四面小旗子，却不懂是怎么回事？

不禁一皱眉头，道：“那木牌是……”

傅东扬道：“木牌不奇怪，奇怪的是那木牌上四面小旗子。”

南宫玉真道：“小旗，代表些什么？”

傅东扬道：“姑娘听过四煞夺魂旗吗？”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隐隐记得，似是听家父说过，不过，时间太久了，我已经记不清了。”

傅东扬道：“有四个人，武功诡异，一度在江湖上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但却消失江湖二十年，如今在这荒山中出现了他们的标帜。”

南宫玉真道：“那是说，他们四个人，早已到此。”

傅东扬道：“如若在下的看法不错，夺魂四煞，至少在这里停留了五天左右。”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咱们要不要先去瞧瞧？”

傅东扬道：“姑娘，愚意不如等东方姑娘到来之后，再作定夺。”

南宫玉真回目望去，仍然不见那东方亚菱的滑竿，笑一笑，道：“老前辈，那木牌的意思，是不是不准咱们进入禁区？”

傅东扬道：“四煞夺魂牌出现的时间内，不准人擅越雷池一步，违规者死。”

南宫玉真嫣然一笑，道：“老前辈，这事当真吗？”

傅东扬道：“江湖上传言如此。”

南宫玉真道：“晚进倒是有些不信。”

一面说话，一面举步向前行去。

傅东扬沉声道：“姑娘不可！”

南宫玉真呆一呆，停下了脚步，脸上是一片羞意，道：“晚辈少不更事，童心未脱，如非老前辈喝止，晚进很可能造成错过了。”

傅东扬笑道：“事情不会如姑娘说的严重，但如先和夺魂四煞冲突起来，很可能会毁去很多征象，影响到东方姑娘的推断了。”

南宫玉真道：“晚进明白。”

傅东扬笑道：“夺魂四煞还有一个规矩，那就是不进入他们禁区，他们决不会多管闲事，他们会视而不见。”

南宫玉真道：“原来如此。”

谈话之间，东方亚菱的滑竿，也已赶到。

行近到木牌前面，滑竿停下，东方亚菱缓缓行下来。

望了木牌一眼，目光转到了傅东扬的身上，道：“老前辈，这木牌代表了什么？”

傅东扬道：“夺魂四煞的标帜——夺魂旗。”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我低估了他们。”

南宫玉真道：“低估了什么人？”

东方亚菱道：“低估了那个庞大、神秘的组合，至少，他们早我们五天前，找到了这个地方。”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咱们可是来晚了？”

东方亚菱神情严肃地说道：“目下还不知道，不过，咱们进入那龙眼之区，要经过更多的困难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至少，他们还没有完全成功。”

南宫玉真道：“对一个极具才慧的人，五天时间，不算太短。”

东方亚菱道：“如若他们已竟全动，不会留下这些痕迹。”

南宫玉真道：“咱们目下应该有何行动？”

东方亚菱道：“闯进去。”

南宫玉真道：“好！表妹请在此等候，我去瞧瞧。”

傅东扬道：“姑娘，让在下和老道士进去……”

秋飞花快步行了过去，接道：“弟子开道。”

抢先向前行去。

傅东扬笑道：“让他多历练一下，老道士，你在后面挡阵。”

天虚子哦了一声，停下脚步。

秋飞花缓步越过了木牌。

天虚子高声说道：“飞花，小心一些，夺魂四煞一向是突起施袭，不会事先招呼。”

秋飞花应了一声，道：“弟子知道，多谢师伯。”

凝目望去，只见面前是一片山坡，都是突岩、矮松，瞧不出夺魂四煞隐藏于何处。

那木牌耸立在一片大岩之前，把一片山城，分成了两个世界。

一面可任意行动，另一面却充满着凶险。

行近木牌时，秋飞花已经运气戒备，大踏步越过木牌。

超越过木牌三步，耳际间，突然响起了一个森冷的声音，道：“站住，年轻人，再往前走一步，立刻就要你横尸当地。”

秋飞花冷冷说道：“阁下可以现身了，用不着这么鬼鬼祟祟的躲起来。”

一株枝叶浓密的矮松上，突然飞起了一条人影，笔直的落到了秋飞花的身前。

不知他练的什么轻功，落在地上，有如一个挺直的僵尸一般。

秋飞花自得无难翁传授之后，艺业大进，人也变的十分沉着，抬头打量了来人两眼，才缓缓说道：“你是夺魂四煞中人？”

那是一个穿着一个黑布长衫的人，骨瘦如柴，全身上下，只怕也很难找出四两多余的肉来。

黑衣人两道冷电一般的目光，盯在秋飞花脸上望了一阵，道：“不错，老夫正是夺魂四煞中人，排行老四，人称黑煞焦鹏。”

秋飞花道：“听说夺魂四煞一向是同出同进，很少分开。”

焦鹏道：“不错，咱们四兄弟一向同出同进……”轻咳一声接道：“你既知咱们的夺魂四煞，想必知道咱们四兄弟的规矩了？”

秋飞花道：“在下倒是听说一些，但阁下最好能再重述一遍。”

焦鹏道：“咱们四兄弟的四煞夺魂旗，代表咱们的标帜，擅闯者，只有一条路走，那就是死。”

死字出口，右手已递了出去，一把抓向秋飞花的前胸。

这一击，势道快速，有如闪电，余音未绝，掌招已然递到了秋飞花的前胸。

秋飞花如若没有准备，若想避开这一击，必然十分困难。

但秋飞花早已有了准备，一吸气，向后退避三尺。

任是秋飞花闪避得够快，但依然感觉到前胸处，被一股强力扫中，隐隐作痛。

秋飞花心头暗生凛骇，忖道：夺魂四煞之名，果非虚传。

心中念转，人已快步行上，双手齐出，展开反击。

傅东扬凝神观战，只见秋飞花攻出的掌法，大部分是自己传授的武功，但其间加杂着一些很奇异招术，那是和他完全无关的武功了。

天虚子接道：“我看他有很多的武功招术，连你秀才也不一定会。”

傅东扬道：“这就是徒儿的聪明，师父的本领。我不会的武功，能把徒弟教会，你说，这不是本领，是什么？”

天虚子道：“秀才，我瞧你也不用给自己脸上抹粉了，飞花是不是另得了高人指点？”

傅东扬笑道：“你老道士博知天下武功，看看他用的什么武功？”

天虚子道：“如若老道士没有看错，我看他几招攻势，颇似传言中的无难门武功，事实上，无难门，一向单传，目下就只有无难翁一个人，飞花怎会和无难翁扯在了一起？”

傅东扬道：“这个么？你道士问秀才，秀才去问什么人？”

天虚子道：“飞花不是那样的人，他如跟了无难学武功，一定会告诉你。”

傅东扬道：“这倒不错，飞花告诉我了，无难翁要他拜无难门下，承继他的衣钵，不过，以后又取消了……”

两人谈话之间，秋飞花和焦鹏已然动手到百回合以上。

双方的搏杀，激烈绝伦，但仍然是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东方亚菱看过了双方搏杀之后，缓缓说道：“表姐，他们还要再打多久？”

南宫玉真道：“大约还要五十回合，才能分出胜败。”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

南宫玉真道：“因为，这百回合之后，已到了他们分出胜负的时候，除非有人插手，否则，很快会分出胜败了。”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百回合之后，哪一个人败？”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只管放心，五十回合后，败的不是那位秋相公，而是焦鹏。”

谈话之间。

秋飞花已和焦鹏打到生死关头。

双方拳掌搏斗的激烈，已到了将分生死的境界，指掌交错，自然无法分出敌我。

搏斗之间，突闻三声砰然大震。

两条交错的人影突然分开。

但见焦鹏身子，摇了几摇，似是要倒摔而下，但终于支撑了下来。

这时，秋飞花如若再趁机一掌，立刻可取焦鹏之命。

但秋飞花并未下手。

焦鹏吐出了一口鲜血，缓缓说道：“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焦鹏道：“你这个年纪，竟然能胜过老夫，老夫死不瞑目。”说完一句话，砰然一声，倒摔在地上。

焦鹏倒下的同时，三条人影，疾如流失一般，由岩后矮树中，激射而出。

秋飞花目光转动，只见三人穿着同样的黑色长袍，脸色也一样的阴沉，年龄虽然不同，但也在五十至六十之间。

三个人手中都已亮出同样的兵刃。

三把黑色的小旗，上面绣着一个白色的骷髅头。

旗竿是铁制的，上面有一个三角型的尖锥，有如毒蛇之头。

傅东扬高声说道：“飞花，不要托大，快亮兵刃，那是追魂旗。旗竿和旗上，都有奇毒。”

秋飞花依言亮出了兵刃。

傅东扬道：“飞花记着，你面对的是江湖第一流凶厉的高手，不得丝毫大意，任何一个细微的疏忽，就可能丢了你的性命。”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看来，傅前辈很爱惜他的弟子。”

南宫玉真道：“衣钵相授，自然要很爱惜了。”

三个黑衣人现身之后，有意无意间，分布成一个三角阵势，把秋飞花围了起来。

东方亚菱叹息一声，低声道：“表姐，他一个人，要对付三个人，是不是很危险呢？”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小表妹，要不要我替他担下来？”

东方亚菱道：“你的武功胜过秋飞花很多吗？”

南宫玉真道：“看在你的份上，表姐决不藏私，除了南宫世家的十八招杀人手法之外，我会找一些精奇的武功，传授给他。”

东方亚菱道：“不用表姐出手，但他们三打一，总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对三人。”

南宫玉真道：“表妹的意思呢？”

东方亚菱还未来及答话，正东方位上的黑衣人，已冷冷说道：“你杀了焦老四……”

秋飞花接道：“他如是真的死了，自然是在下杀的。”

原来，焦鹏气息未绝，前胸处，还轻微起伏。

三个黑人，望望躺在地上的焦鹏，冷笑一声，道：“阁下是

一个人和咱们三个人动手呢？还是再找两个帮手来。”

秋飞花道：“在下一个人试试吧，不过，在下也有一个条件。”

站在东方面的黑衣人，道：“好！阁下请说。”

秋飞花道：“我想请教一下，三位的姓名。”

居东而立的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夺魂四煞，在江湖上走了数十年，虽然也遭逢过一些挫折，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四兄弟的完整，想不到，竟然折在你小子的手中，今日，咱们三个作兄长的，如若不能替老四报仇，也不愿偷生人世了……” 接着：“老三、老二，说出姓名。”

站正北方的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三煞边城。”

正方位的黑衣人道：“二煞索超。”

正东南方位的黑衣人，一摸长须，道：“在下四煞之首，自煞洪天。”

秋飞花抱元守一，长剑平胸，冷笑一声，道：“三位准备好一齐出手呢？还是一个一个的和在下单打独斗？”

血煞洪天，道：“你最好也找两个人来，咱们三对三的一决生死。”

秋飞花道：“不用了，在下杀了诸位的四弟，一命偿一命，血煞还是由在下一人对付三位了。”

血煞洪天冷笑一声，道：“年轻人，你认识我们手中的兵刃吗？”

秋飞花摇摇头道：“不认识？”

洪天道：“夺魂四煞，杀人虽多，但咱们一宗好处，那就是凡事先把话说清楚，叫人死而无怨。”

秋飞花道：“在下洗耳恭听。”

洪天道：“我这兵刃，叫做夺魂旗，旗上可以射出毒针，中人必死。”

秋飞花心头一震，道：“好歹毒的兵刃。”

洪天道：“除了可以射出的毒针之外，旗上也淬有奇毒，只要扫中肌肤，立刻开始溃烂，除了我们兄弟的独门解药之外，别无可救之药。”

秋飞花点点头，道：“多承指教。”

南宫玉真缓缓行到东方亚菱面前，低声道：“我会及时接应他，你准备替他疗治毒伤。”

东方亚菱一皱眉头，道：“夺魂四煞的夺魂旗上之毒，需独门解药，只怕我也无能解得。”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夺魂四煞身上有解药，只要你能够辨识解药就行了。”

就是谈几句话的功夫，双方已打了起来。

这是一场武林中极为罕见的激烈搏斗，三面夺魂旗，幻起了一片乌云似的黑影，团团把秋飞花围了起来。

一缕白芒，在浓墨的旗影中闪动，忽隐忽现。

一开始，双方都似是全力施为，三面夺魂旗卷住了秋飞花的剑光人影。

外面看去，只能见一片旗影，和那偶尔行破旗影的剑光，可以想得到，双方仍然在展开激烈的搏杀。

至少，单独从外面看去，秋飞花落于下风，只看得东方亚菱心情大为紧张。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缓缓说道：“表姐，中了毒的人，可以找到解毒的解药，如是被人杀死了，那就无法救活了，是吗？”

南宫玉真笑道：“秋飞花如不落败，我上去反而会招致他的不快。”东方亚菱转头望去，只见天虚子和傅东扬，都看得全神贯注。

由两人紧张的神情中，可以看出来，两人对这次搏杀的激烈，也有着惊心动魄的感觉。

忽然间，旗影分裂，响起了一声闷哼。

紧接着，是一阵兵刃交击的金铁之声，和漫空闪动的银芒。

旗影收起，人影乍分。

只见秋飞花身躯摇动，用手中长剑支撑着身体，未倒下去。

夺魂三煞，仍然分布成三角形站着。

四个人，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相持约片刻工夫，二煞、三煞，突然前胸中冒出一股鲜血，倒了下去。

血煞洪天，却举起右手，指着秋飞花，道：“无难门的四绝剑，不过，你小子，也活不了，但你够光荣了，一个人，换了我们四条命。”

言罢，前胸处喷出一道血泉，身躯缓缓倒了下去。

秋飞花脸上闪起了一抹凄苦的笑容，似是想说什么，但却没有说出口，人就倒了下去。

傅东扬、南宫玉真同时发动，两条人影，疾如流星一般，扑入场中。

比起来，南宫玉真快了一步，一伸手，抱起了秋飞花。

只见他脸色铁青，眉宇间，隐隐泛起了一层黑气。

傅东扬眼看南宫玉真抱起了秋飞花，只好背手站在一侧。

东方亚菱、天虚子、追风、摘星鱼贯行了过去，团团把秋飞

花给围了起来。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道：“他中了夺魂四煞的旗上毒针。”

天虚子道：“这是一种奇毒之物，必须要对症下药。”

东方亚菱道：“兰兰、秀秀，搜他们身上的解药。”

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个玉瓶，倒出了两粒解药，道：“表姐，先给他服下稳住毒伤不要恶化。”

南宫玉真对东方亚菱疗毒之能，充满着信心，但此刻眼见她下令从四煞身上搜查解药，不禁心头一凉，急急把手中丹丸，送入了秋飞花的口中。兰兰和秀秀动作很快，片刻间，由四煞身上，搜出很多玉瓶。

一打开瓶塞，倒出了药物。

计算药丸共有三种完全不同的颜色。

东方亚菱怔住了，望着三种大小相同，颜色各异的药物出神。

她无法决定，哪一种颜色的药物，才是解药。

再看夺魂四煞，都气绝而亡。

傅东扬大步行了过来，低声说道：“姑娘，可是没有法子分出解药？”

东方亚菱道：“往常我有，但现在没有了分辨的能力。”

傅东扬道：“哦！”

伸手接过了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

仔细看了一眼，傅东扬选了一种红色的药丸，道：“姑娘，如若秀才猜对了，这红色的药丸是解药。”

东方亚菱没有说话，伸手接过一粒红色的药丸，二指加力，把药丸捏碎，放在口中尝了一下。

这是个很冒险的举动，如若那红色药丸不是解药，而是毒药，东方亚菱这舍命尝毒之举，很可能会丢了性命。

只见东方亚菱点点头，道：“不错，这红色药丸是解药，……晚进也有同感，只是不敢肯定罢了，老前辈这一判断，晚辈也增加了不少的信心。”

蹲下身子，把两粒红色药丸，塞入了秋飞花的口中。

南宫玉真右掌按在秋飞花的前胸之上，送入了一股真力。

这一股强劲的内力，化作了一股热流，帮助秋飞花化解吞入腹中的药丸。

对症之药，神效立见，只听秋飞花长长吁一口气，缓缓坐起了身子。

东方亚菱道：“秋兄，你觉着哪里不适？”

秋飞花道：“我觉着前胸，和脸上有几处地方麻疼。”

东方亚菱道：“夺魂旗上的毒针？”

南宫玉真从怀中摸出一磁铁，道：“表妹，用磁铁试试看。”

东方亚菱道：“请表姐动手吧。”

南宫玉真右手执着磁铁，在秋飞花的脸上，来回移动。

片刻之后，磁铁上，吸出了三根细如牛毛的毒针。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好恶毒的暗器，就算去毒，如此细小的牛毛针，也可能随着血液流动，穿入心脏之中……”

接着从前胸处又吸出了九枚毒针。

咬咬下唇儿，东方亚菱缓缓说道：“老前辈，问问他，还有什么地方受伤？”

秋飞花闭目运气一试，道：“好了，多谢师父和两位姑娘，只有前胸和脸上受到针伤。”

一面说话，一面站起了身子。

这时，秋飞花脸上的铁青之色，已然消退了很多，隐隐可见血色。

南宫玉真走到飞花跟前，笑道：“秋兄，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秋飞花道：“在下洗耳恭听。”

南宫玉真道：“你杀死了夺魂四煞，是在身中毒针之前，还是在中了毒针之后？”

秋飞花道：“他们毒针还没有发出之前，在下就用出了四绝剑。”

南宫玉真道：“无难门的四绝剑，果然威力非凡。”目光一掠东方亚菱，接道：“小师妹，咱们是否要休息一下？”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秋兄请走在后面。”

傅东扬道：“还是由秀才和老道士开路吧。”

南宫玉真道：“不敢再有劳两位前辈了，追风、摘星何在？”

追风、摘星一躬身，道：“婢子在此。”

南宫玉真道：“你们开路，遇上了什么可疑之处，不可逞强妄动。”

二婢应了一声，转身向前行去。

行约百丈之后，到了一处劈立如削的山崖前面。

这一道悬崖，有如斧劈一般，数十丈的光滑石壁，寸草不生，直向两侧伸延过去。

但在峭壁之间，却有着一道缺口，宽约五尺，可容三个人并肩而过。

除了这一道缺口之外，目力能及处，再无可行之路。

缺口前面，并肩坐着两个身着青衣的人，正好把缺口堵满。

两个青衣人，一胖一瘦，胖的前面放着一柄大铡刀，瘦的面前，放了一对判官笔。

追风、摘星直行到两人身前丈余处，两人仍然视若不见，望也未望二婢一眼。

摘星低声说道：“姐姐，这里只有一条通路，却被这两人堵住了。”

追风道：“两人面前，放着兵刃，分明是守这条谷道的人。”

摘星道：“我去问问他们？”

追风一把抓住摘星道：“这两人生具奇相，不可妄动，还是等姑娘到了再说。”

摘星道：“他们两个人，咱们也是两姐妹，敌势并不强大，事事都等姑娘，岂不是太过麻烦姑娘了？”

追风也是年轻好胜的人，听得摘星一激，立刻动心，笑一笑，道：“妹妹说的也是，咱们在姑娘到来之前，先把两个人给杀了！”

摘星道：“好，咱们一出手，就用旋风七剑，能在七招之内，杀了两人更好。”

二女计议妥当，举步向谷口行去。

两个青衣大汉突然停止了谈话，四道目光，突然投注到二女身上。

胖的大汉一伸手，抓起了面前的大铡刀，冷笑一声，道：“兄弟，你瞧出来没有？”

瘦子道：“瞧出什么？”

胖子道：“这两个小妞儿，心腹很坏，准备要暗中算计咱们。”

他人虽又高又胖，但却是个很有心计的人。

瘦子道：“我不明白，这两个小妞儿，看起来又白又嫩，为什么心眼那么坏呢？”

口中说话，却伸手捡起了面前的判官笔。

摘星道：“姐姐，我瞧那大胖子，握刀的手法，似乎是杀人的大行家，咱们倒是不可轻视他们了。”

追风道：“这么说来，咱们倒是不去招惹他们的好。”

但为时已晚，一胖一瘦，两个人已经站起身子。

那大胖子突然把目光转注到追风和摘星的身上，哈哈一笑，道：“女娃儿，你可知道我们哥俩的规矩吗？”

追风道：“什么规矩？”

胖子道：“不论什么人，只要站在距离咱们兄弟一丈开外，不论他如何骂咱们兄弟，咱们都不会计较，如是进入了一丈的距离之内，只要谈到我们兄弟一句话，咱们就不会放过他们。”

追风道：“哦！”

胖子道：“很不幸的是两位姑娘却谈了我们兄弟很多事情。”

一面说话，一面对两人行了过来。

追风才发觉那胖子的威武，高大的身躯，足足九尺以上，腰大十围，臂粗如碗，手中的大铡刀，长过六尺，宽过一尺二寸。

那瘦子跟在胖子的身边，头顶还不到胖子的前胸。

胖子如庞然大物，瘦子却瘦的可怜，全身称起来，只怕难有十斤净肉，那胖子一条腿，也会比瘦子重了很多。

这两人走在一起，怎么看，怎么不舒服，也给人一种诡异莫测的感觉。

那胖子人高马大，步子很开阔，每走一步，瘦子要连走三步，才赶得上。

只见那胖子大行几步，人已到了追风和摘星的面前。

追风一横手中长剑，摆出了拒敌的剑式。

胖子哈哈一笑道：“你们这两个女娃儿可是准备和我动手吗？”

追风冷笑一声，道：“你不过个子大一些，气力强一些，但武功一道，讲的是劲巧，一大把死气力，也未必有用？”

胖子哈哈一笑，道：“当今武林之世，还没有人能硬接下我三招，你们两个女娃儿，只要每人能接下我一招，我就放你们过去。”

追风道：“这话当真吗？”

胖子道：“不错，乾坤二奇，几时说过谎言了。”

追风呆了一呆，道：“你们两位就是乾坤二奇？”

胖子道：“怎么？难道还有别的人冒充我们不成。”

第三十七回 顶天立地

原来追风久在南宫世家，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少，听过乾坤二奇的名号，骇然向后退了五步。追风急急叫道：“摘星，快退开。”

摘星已准备出手，听得呼叫之言，立刻也向后退了五步。

胖子哈哈一笑，道：“女娃儿，你们跑不了的，除非不犯老夫的禁忌，犯了那就别想逃走……”

瘦子突然笑一笑，道：“女娃儿，你不跑，还有活命的机会，犯了他的禁忌，却又存逃跑之心，那是自寻死路了。”

摘星心中不服，冷冷说道：“他身高力壮，我们比气力也许比不过他，但武功一道，玄妙无方也不是气力大的人，就一定能够得胜。”

瘦子笑一笑，道：“我那老大的武功如何，你们女娃儿最好不要出身相犯，找两个臭男人，试试他的手段……”

胖子怒声接道：“老二，我也是男人啊！什么臭男人、臭男人的，岂不是连我也给骂进去了？”

瘦子笑一笑，道：“你是大男人，世上很少有像你这样高的大男人，别的不是大男人，自然是臭男人了！”

胖子道：“这还差不多。”

两人这几句玄谈之言，只听得追风、摘星心中惊奇不已。摘星横移两步，到了追风的身侧，道：“姐姐，你听出语病没有？”

追风道：“什么语病？”

摘星道：“听那瘦子的口气，好像说，他是女的？”

追风道：“乾、坤二奇，一乾一坤，自然是有一个女的了。”

摘星道：“女的？那胖子不是女的，唯一的可能，就是那位瘦子了，但我怎么看，他也不像是个女子？”

只听那瘦子高声说道：“喂！女娃儿，你们在说什么？可是在讨论我老人家吗。”

追风道：“是！我们在猜你老人家的身份？”

瘦子道：“有什么好猜的，我们是号称乾坤二奇，他是乾，我是坤，他是男人，我是女的，这有什么不对？”

追风道：“很对！很对！我们也在猜你老人家是女的。”

瘦子道：“不过，我们老大，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女人看！”

追风道：“这么说来，你老人家真是女的了？”

瘦子道：“怎么？难道我连一点女人的味道也没有吗？”

摘星道：“老前辈如若要我们说实话，你老人家确然瞧不出女人味道。”

追风道：“我想，这和你老人家整天穿着男人的衣服有关！”

瘦子突然叹息一声，道：“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追风道：“我叫追风，她叫摘星……”

胖子突然大声喝道：“老二，你和他们罗罗嗦嗦的说些什么？老夫要出手了。”

瘦子道：“不行，我要和她们谈谈。”

胖子道：“你要和她们谈什么？”

瘦子道：“谈我们的事，和你无关！”

胖子道：“但你不能耽误了我杀人的事。”

瘦子道：“这两个人你不能杀。”

胖子道：“为什么？”

瘦子道：“因为她们是女子，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能杀女人？”

胖子道：“老夫不管，犯了我订下规戒的人，不论男女，我都要杀。”

瘦子道：“你如一定要杀，我就只好帮助她们了。”

胖子道：“老二，咱们相处了几十年，难道，还比不上你和这两个女娃初见面的交情？”

瘦子道：“你如还记得咱们相处了数十年，为什么不肯给我一点面子？”

胖子道：“老二，就算把你也算上，还是打不过我。”

瘦子道：“我知道，但我至少可以挡你三招。”

胖子脸色一变，道：“好吧！老二，我不杀她们就是，不过，我如不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只怕她们心中不服。”

谈话之间，东方亚菱和南宫玉真等大队人马，已然赶到。

追风和摘星，互相望了一眼，突然转身一跃，飞落到南宫玉真的身侧，低声说明乾坤二奇的身份。

对于乾、坤二奇，南宫玉真不敢有丝毫轻视之心，立刻现出了凝重之色。

秀秀、兰兰放下了肩上滑竿，东方亚菱缓缓走了下来。

胖子打量着南宫玉真等一行人，默然不语。

南宫玉真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低声说道：“想不到乾坤二奇这样的人，竟然也被他们罗致手下，而且，又甘愿作为马前卒，那首脑人物，的确是不可轻视了。”

东方亚菱道：“听说乾、坤二奇，一生中未遇过敌手，一柄大铡刀，杀人无算。”

南宫玉真道：“奇怪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那位乾公顶天立地，为人自负得很，为什么会甘愿为人爪牙？”

东方亚菱道：“乾公、坤婆，都是武林中一代奇人，怎么甘愿为人所用，这其中定然也别有原因了。”

南宫玉真道：“表妹，我去会会他们吧！”

傅东扬道：“姑娘，乾公的大铡刀，以刚猛取胜，刀重七十二斤，双臂铡力，重过千斤，一刀之力，开门破石，姑娘练的是巧劲，不可和他们硬打硬接。”

南宫玉真道：“多谢前辈指点。”

东方亚菱道：“坤婆练的小巧软骨功，以招术诡异取胜。”

傅东扬道：“不错，看来姑娘对江湖上的事物，了解很多。”

东方亚菱道：“晚进只是听家父提示一二罢了。”

这时，天虚子道袍飘飘的行了过来，道：“姑娘，这一阵让给贫道如何？”

南宫玉真道：“道长你，……”

天虚子接道：“让贫道试试吧！当年贫道曾败在乾公的铡刀之下，不到三招，就被震飞了手中之剑。”

南宫玉真低声道：“老前辈，有把握吗？”

天虚子摇摇头道：“没有，不过，贫道为此，下了二十余年的工夫。”

一面说话，一面举步向前行去。

南宫玉真没有再行拦阻。

天虚子缓步行到了乾公身前，一合掌，道：“久违了，乾公。”

胖子冷然一笑，道：“牛鼻子老道士，咱们二十多年不见了，你还没有死啊？”

天虚子道：“贫道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阎王不下令，小鬼不来拿，你叫贫道怎么一个死法？”

胖子道：“你二十多年前，逃过了老夫的铡刀，想不到二十年之后，又找上门来。”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乾公，先不说贫道的生死之事，贫道想先请教一件事？”

胖子道：“你说吧！”

天虚子道：“以你乾公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怎么竟甘为人所用？”

胖子道：“这是老夫的事，和你牛鼻老道何干？”

天虚子道：“但贫道觉得奇怪。”

胖子道：“你有什么好奇怪的？老夫的事，用不着告诉你老道士，你亮剑吧！”

天虚子伸手拔出了长剑，笑一笑道：“咱们要打几招？”

乾公道：“接下了老夫三招，那就饶你不死。”

天虚子道：“乾公，不觉得这条件太苛了一些吗？”

乾公冷笑一声，道：“好吧！条件由你提吧！”

天虚子道：“如若贫道幸接下你连环三刀，你就要回答贫道一问。”

乾公想也未想地说道：“就此一言为定。”

扬起手中的大铡刀，一刀劈了下来。

他身躯高大，铡刀沉重，这一刀下来，带起了一股破空之声。

乾公铡刀又宽又长，笼罩的范围很大，如想凭仗灵巧的身法

闪避他的刀，实非易事。

但天虚子曾破解连环三刀，想了二十年，自有独到之处，乾公铡刀劈下，天虚子人向一侧闪去，看似让这一刀，但长剑却突然翻起利用滑字诀，把那泰山压顶一般的大刀，滑落一侧。

乾公一挫腕，收回了铡刀，道：“好！老道士，看来你用了不少心思，使老夫这连环三刀，无法再具连环攻敌的威势。”

天虚子笑一笑，道：“贫道想了二十年，才想出破解你这连环三刀的威势，可谓用心良苦了。”

乾公冷冷说道：“这二十年来，老夫的铡刀上，也有了不少修正变化，只怕你白费心机了。”

天虚子道：“试试看吧！”

乾公大铡刀缓缓扬起，呼的一声，兜头劈下。

这一刀威势凄厉，有如泰山压顶一样，直劈而下。

但刀到中途，忽然间变了路子，由直劈变成了横断。

铡刀宽大，这一击，笼罩了数尺方圆，把天虚子整个人，完全罩在铡刀之下。

天虚子早已提聚了真气戒备，立刻一封。

但闻砰然一声大震，天虚子手中的长剑，正好迎住了乾公的宽大铡刀之上。

那铡刀重过数十斤，天虚子竟然硬接一击，想象之中，这一刀必会把天虚子手中的长剑震飞，能够不伤人，那已经是很难得的事了。”

哪知刀剑相触之下，天虚子的宝剑，有如黏住了那大铡刀上一般，人随着长剑，一齐飞了起来，被摔到一丈开外。

天虚子没有受伤，轻飘飘的落在了实地之上，笑一笑道：

“这是第二招了，还有一招。”

乾公冷哼一声，道：“牛鼻子老道，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的工夫，老夫这第三刀，如是杀你不死，就算老夫输了，对吗？”

东方亚菱察言观色，发觉乾公的脸上，满布杀机，心知他这一刀，必将是凌厉无比的一击。

立刻说道：“老前辈，你输了，只不过是回答他一个问题，但你如把天虚道长杀了，那是一条人命。”

乾公道：“老夫这一生中，杀了不少的人，多杀上一两个人，也不会放在心上。”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如此轻贱人命，不觉太过残酷吗？”

乾公道：“老夫如若心存仁慈，被这老道士逃过三招，岂不是伤了老夫一世的英名！”

语声甫落，人已飞腾而起，手中大铡刀挥动之间，幻化出一片冷厉的刀芒，有如一片刀网般，兜头罩了下来。

天虚子心头一震，飘身向一侧退去。

这一刀，完全不是连环三刀中的招数，而是乾公毕生功力所聚、刀中的精髓奇学。

一条人影，疾如闪光一般，直向那一片刀影中射出。

是南宫玉真。

天虚子也运集了全身的功力，长剑疾举，在头顶之上，凝聚了一片护身剑光。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刀光消失，人影重现。

场中出现了三个人，乾公、南宫玉真和天虚子。

乾公手执大铡刀，刀尖触地，手扶在刀柄上，似乎是十分疲倦。

南宫玉真一脸冷肃之色，手中执着两柄短剑。

天虚子脸色一片铁青，汗珠儿滚滚而下。

场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声音。

沉寂了足足一刻工夫之久，乾公才缓缓把目光转到南宫玉真的身上，道：“你是谁？”

南宫玉真道：“南宫玉真。”

乾公道：“你救了老道士。”

南宫玉真道：“你用的不是连环三刀中的招数，我才插手。”

乾公道：“老夫不追究这个，而是惊奇你这点年纪，能化了老夫这‘天罗一刀’。”

南宫玉真道：“你算是胜了，还是败了？”

乾公道：“应该是不胜不败两局，至少老夫还是有再战之能。”

半晌未讲话的坤婆，突然开了口，冷冷说道：“你们两个打一个，不公平，就算我们老大败了，那也不能算。”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两位是武林中成名多年的人，受尽了天下武林同道的敬重，为什么竟甘愿为人所用？”

乾公说道：“小丫头，你可是南宫世家中人？”

南宫玉真道：“不错，我来自南宫世家。”

乾公道：“南宫世家中没有那一招剑法。”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的武功可以精进，南宫世家的武功，也可以日新月异。”

乾公道：“女娃儿，你不用骗我，那不是南宫世家的招数。”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就算不是南宫世家的招数，但却是晚进施用出手，似乎用不着找它的来龙去脉了。”

坤婆冷冷说道：“老大，咱们几十年的感情了，遇到了这等节骨眼上，我应该帮助你了，咱们联手出战。”

南宫玉真道：“我们人手多，如若展开了群殴群攻，还是我们占先。”

乾公道：“人多未必有用！小丫头，你们为什么跑到这僻乡荒野中来？”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又为何到此？”

乾公道：“老夫受人之命，不得不过来。”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当今武林之世，有何人能够令谕老前辈？”

乾公道：“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话。”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不敢欺瞒老前辈，晚辈一行到此，和两位老前辈的目的不一样。”

乾公道：“老夫瞧不出这地方有什么神奇之处……”

南宫玉真道：“那么老前辈为什么来此？”

乾公道：“老夫奉命把守此地，不准任何人通过这条峡谷。”

东方亚菱突然说道：“这地方，可是叫作一线谷？”

乾公怔了一怔，道：“像一条线，可惜老夫不知道它的名字。”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已经尽了心力，目下可以不管了。”

乾公道：“不行，老夫不能让你们过去。”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我们非要过去不可。”

乾公道：“那只有杀了老夫才行。”

东方亚菱道：“动刀拼命，手沾血腥，晚辈素所不喜，咱们换一种方式，比试比试别的如何？”

乾公道：“在江湖上走动的人，如若不动手相搏，那要比试

什么？”

东方亚菱道：“咱们比比心机如何？”

乾公道：“哼！你不要觉着老夫身躯高大，没有心机，老夫走了这几十年江湖，也比你吃的面多，你想和老夫比心机，难道老夫怕你不成？”

东方亚菱：“老前辈说的是啊！你过的桥比我走的路多，我是晚辈，题目由我出。”

乾公道：“好！老夫倒要见识一下，你要出些什么花样？”

东方亚菱道：“兰兰，去折二十八根木棍儿来。”

乾公道：“要木棍干什么？”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比心机呀。”

乾公冷冷一笑，道：“第一阵的比试，由你出题目，这第二阵呢？由老夫出题目了。”

东方亚菱道：“那是自然。”

谈话之间，兰兰已折取了二十八根木棍儿。

那是长约二尺，粗如大拇指的木棍。

乾公望了那些木棍一眼道：“老夫想不出，这些木棍儿作何用途？”

东方亚菱道：“这比试谈不上什么高深奥妙，一定要守规矩才行，你是一代武学大家，自然是信义君子，说出的话，一定要奉行不渝。”

乾公道：“这个自然，人无信不立，老夫这一生之中，从未有过不守信约的事。”

东方亚菱道：“咱们比试的题目，叫做《作茧自缚》……”

乾公一皱眉头，接道：“什么《作茧自缚》，老夫这把年纪了，

怎的还玩这等游戏？”

东方亚菱道：“别小看这二十八只木棍儿，可以困住一位像你乾公这样的英雄人物，不过，困君子不困小人，所以，比试之前，咱们一定要有很严格的立法。”

乾公道：“哦！有这等事，你说说吧！”

东方亚菱道：“先说立法，这木棍儿只不过两尺左右，你乾公的武功，大迈一步，就可以跳过去了……所以，这立法第一条，就是脚不能离地。”

乾公点点头道：“好！第二条是什么？”

东方亚菱道：“你掌力雄浑，力逾千斤，这样细的木棍儿，自然受不住你弹指一击，所以，立法第二条是，不许伤到这些木棍儿。”

乾公道：“嗯！还有什么？”

东方亚菱道：“只有这两条规约，但绝不能稍有违犯。”

乾公道：“你能作到的，老夫都可以做到，说说看，怎么一个玩法？”

东方亚菱把手中的二十八根木棍儿，分给乾公一十四根，道：“老前辈，咱们把十四根木棍儿插在地上，不过，你一定要学我的样子，距离不能有丝毫错误。”

乾公道：“然后呢？”

东方亚菱道：“没有然后，插完这十四根木棍儿，就算你胜了。”

乾公怒道：“这样简单的事也和老夫打赌吗？”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试试看吧！也许晚辈不会输呢？”

乾公道：“你输定了。”

东方亚菱已开始插下了第一根木棍。

乾公立刻照着插下了第一根木棍。

东方亚菱左进右退，前行后转，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变得很复杂，害得乾公不得不全神贯注在东方亚菱身法上跟着转动。

手中十四根木棍儿，片刻间插完。

东方亚菱拍拍手，道：“老前辈，晚辈们可以通过峡谷么？”

乾公道：“不行，老夫奉命，把守此地，任何人未得到老夫同意之前，均不许通过这条峡谷。”

他想拦住东方亚菱的去路，但目光转动，才发觉自己竟然陷入那木棍的围困之中。

乾公轻轻吁一口气，道：“女娃儿，这是怎么回事，老夫瞧着你的步法、手法，插下这十四根木棍儿，为什么，你不会困在其中，却把老夫困住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有一条可以走出的空隙，可惜的是晚辈不能告诉你，你老人家慢慢的试着走吧！我们要先行一步了。”

乾公道：“站住，老夫火起来，我就一掌劈碎这些木棍儿。”

东方亚菱道：“你老人家一言九鼎，在下相信你老人家不会背守信约。”

乾公道：“我，我。……”

我了半晌，我不出个所以然来。

这时，瘦瘦矮矮的坤婆，突然一挺胸，拦住了去路，道：“小丫头，你关起来我们老大，却把我给忘了，我也一样可以挡住你们。”

一分手中判官笔，接道：“哪一个，来试试我的判官笔？”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真的，我把你阁下给忽略了，晚辈不喜动手，老前辈心早知晓了，咱们再打个赌儿如何？”

坤婆笑一笑，道：“你这小丫头，又想重施故伎吗？我老人家不会再上你这个当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咱们不赌这个了，赌个别的如何？”

坤婆道：“赌什么？”

东方亚菱道：“这一次赌的更容易，谁胜谁败，全凭运气了。”

坤婆道：“如若是只赌运气，我倒可和你赌一赌了。”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凡是赌，都有规矩，所以，一定要言而有信的人，才能赌。”

坤婆道：“怎么，你可说是我言而无信？”

东方亚菱道：“晚辈的意思是说，咱们要赌，一定要守规矩。”

坤婆道：“赌不赌还不一定，你先说说看，咱们赌什么？”

东方亚菱道：“抢东西。”

坤婆哈哈大笑起来。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笑什么？”

坤婆道：“这是三岁孩子们玩的东西，你要拿出来和我老人家玩？”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别看这样简单的事，真的作起来，并不容易。”

坤婆道：“我老人家不信，咱们试试看吧！”

乾公高声叫道：“老二，这丫头鬼计多端，别相信她的话。”

东方亚菱望了坤婆一眼笑道：“赌不赌？”

坤婆冷冷说道：“赌！告诉我怎么一个赌法？”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东西由我放，规矩是不许飞跃，一

声令下，咱们一齐走过去，谁先把东西捡回来，就算谁胜了。”

坤婆道：“捡什么东西？”

东方亚菱伸手由怀中取出了两匹小玉马，道：“老前辈，这两匹玉马如何？”

坤婆点点头，道：“好！”

东方亚菱道：“这两匹玉马中的一匹，已为前辈所有，只要你能捡取到手。”

两匹玉马，一匹青翠欲滴，一匹白如雪。

掂着手中的小玉马，东方亚菱接道：“老前辈请记着，玉马未捡到手中之前，不得分心他顾，也不能作别的事情。”

坤婆冷笑一声，道：“我知道，我如捡不到玉马，决不拦住你们进入峡谷。”

东方亚菱手中捧着两匹小玉马，向前行去。

只见东方亚菱一面走，一面伸手移动着地上的石头。

她早已选择好地方，一面移动石块，一面顺手捡起地上的枯枝、竹竿，插在地上。

行约三丈左右，停了下来，放下了两匹小玉马，立刻转回来。

坤婆两道目光，一直盯注在东方亚菱移动的石块、木枝上。

但她左看右瞧，瞧不出什么特别之处。

东方亚菱走回原处，道：“老前辈，咱们走吧！”

坤婆说：“好！”

举步一跨，人已到了七八尺外。

东方亚菱莲步细碎，向前行去。

如以速度而言，坤婆走十个来回，东方亚菱只怕还未走到那玉马存放之处。

但事情就是那么奇怪，坤婆跨了两三步，人已到了那玉马旁侧，就是那么几尺远，走不到玉马跟前。

东方亚菱虽然慢，但却很轻松，伸手捡起了那匹玉马，道：“表姐，咱们走吧！”

坤婆果然也很守信用，未取到翠玉马，也未阻止几人。

天虚子、傅东扬抢前一步，走到了东方亚菱的前面。

兰兰、青青、急步行过来，放下肩头上的滑竿。

东方亚菱似是有些累，掏出一面绢帕，擦擦脸上的汗儿，登上滑竿。

南宫玉真行前了一步，低声道：“表妹，胜得干净俐落，不带一点血腥气。”

东方亚菱道：“乾公、坤婆号称武林二奇，他们都是声誉卓著的人，所以，他们才会遵守约定，如是遇上了不讲信用的人，小妹这一套骗术，就无法施展了。”

南宫玉真道：“你用的什么方法，那样简单，却把当今之世，两个身负绝技的人给困住了，如非亲眼所见，几乎是叫人难信了。”

东方亚菱笑道：“表姐，雕虫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表姐别见笑。”

天虚子和傅东扬，已然进入了峡谷之中。

这是一条很险恶的山谷，两侧崖壁之间的距离，最远的也不过是四五尺，狭窄处，只勉强可由一个人通过。

崖壁上光滑，寸草不生。

这真是一片空山恶谷，石壁的颜色，都是紫黑的颜色，看起来，有一种阴森的感觉。

傅东扬神情凝重，一面低声说道：“如若在这谷中有什么埋伏，再强的武功，只怕也无法施展了。”

天虚子道：“秀才，如是被你料中了，咱们就不该进来了。”

傅东扬还未来得及答话，耳际传入了一声冷笑，道：“书剑秀才之名，果非虚传，被你猜对了，……这道峡谷中，不但有埋伏，而且还有着很利害的埋伏，一旦发动，不但人难以逃避，就是飞鸟也无法逃过这些埋伏的威力。”

傅东扬轻声道：“老道士，看来，咱们得耍些手段！”

天虚子道：“好，阁下如肯见告，在下倒是可以听听。”

那人道：“由进入峡谷开始，咱们都在山崖之上，设下了滚木雷石，千斤以上的巨石，在一瞬间，可以把整个峡谷，完全封死。”

这时，东方亚菱已下了滑竿，快步行了过来，低声道：“老前辈，问问他们的条件？”

她神色镇静，脸上还带着微笑，似乎是对这场凶险事，早已在预料之中。

傅东扬高声说道：“在下洗耳恭听，阁下可以见告了。”

突然压低了声音，道：“姑娘，情势很危恶，咱们要如何应付？”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虽然咱们处境很危险，但他们并没有杀咱们的决心。”

傅东扬略一沉吟，道：“姑娘说的是……”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但在下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下手对付咱们？追魂四煞，和乾、坤二奇，都非平常人物，咱们能闯过这些关，他们也应该心存警惕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我想，他们可能是遇上了什么困难，需要咱们帮忙。”

傅东扬恍然大悟，道：“是了，他们需要姑娘帮忙，对吗？”

东方亚菱道：“大概是吧！老前辈心中有了底子，和他们交谈之时，也可有个分寸了。”

傅东扬点点头，道：“秀才尽力而为。”

南宫玉真也在和秋飞花、东方雁低声商量。

这削壁虽然险恶，但有一处低凹处，只有十丈高，如若全力攀登，亦非是全无机会。

只听傅东扬高声说道：“阁下可否把姓名见告？”

那人冷笑一声，道：“在下罗一山。”

傅东扬道：“原来是铁算盘罗兄，想来，这些布置，也是你罗兄弟的安排了？”

罗一山道：“不敢，不敢，兄弟做生意，从未亏过本，这一次，遇上了你傅秀才，这生意只怕是很难谈了。”

傅东扬道：“罗兄，彼此闻名数十年，咱们却一直未碰遇……”

罗一山哈哈一笑，接道：“我想咱们这一辈子碰不上了……谁知山不转路转，竟然在半百之后，咱们会碰上了头，傅兄，你准备怎么和兄弟谈，你知道，亏本生意，兄弟一向不做。”

傅东扬道：“罗兄，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何况，我这个秀才，还在江湖上打过转的，罗兄少赚一些，兄弟少亏一些，咱们这笔生意，还有谈头——如是罗兄要狮子大开口，咱们这一票生意是吹定了。”

罗一山一笑，道：“秀才，这一线谷天险之地，区区推下滚

木雷石，诸位就算是身怀绝世武功，也要被打得粉身碎骨，如是一个人，连命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亏本赚钱？”

傅东扬道：“如非咱们处境如此，秀才绝不会甘愿吃亏，不过，你罗兄愿和兄弟谈，那就说明了你罗兄没有权下令推下那些滚木雷石。”

罗一山沉吟了一阵子道：“秀才，至少，在下可以下令要他们放下滚木雷石，至于，兄弟是否有这个权，这是兄弟个人的事了。”

傅东扬低声对东方亚菱道：“这家伙难缠得很，只怕要大费一番心机了。”

东方亚菱道：“先问他是什么条件，再思对策。”

傅东扬点点头，低声说道：“铁算盘，你先开个价钱过来；作生意漫天讨价，就地还钱，兄弟自会还个价钱给你。”

罗一山道：“咱们放下去一个竹篮，诸位请坐在竹篮中，兄弟把你们拖上山来……”

傅东扬道：“好生意，除了你罗兄之外，只怕别人也想不出来。”

罗一山道：“夸奖，夸奖……”哈哈一笑，接道：“每次只能一个人，那竹篮太小，绳索也不牢，人一多，恐怕会压断绳索。”

傅东扬嗯了一声，道：“而且，什么人先上去，还得你罗兄指定。”

罗一山道：“果然高明啊！秀才兄可知道，兄弟要指定哪一位先上。”

傅东扬道：“东方亚菱姑娘，对吗？”

罗一山道：“看起来，你那一肚子书，果然没白读。”

傅东扬道：“接上了东方姑娘之后，罗兄的目的已达，然后，可以下令属下推落滚木雷石，把咱们余下的人，全部砸死在这山谷中了。”

罗一山笑道：“这个，是你傅兄多虑了，兄弟从来不作赶尽杀绝的事。”

傅东扬道：“那么，罗兄准备如何处置咱们这些人呢？”

罗一山道：“一个是困死谷中，一个是留下武功。”

傅东扬道：“很宽大啊！留下武功，咱们自然也无法活着出去了。”

罗一山道：“这个傅兄放心，兄弟是一言如山，留下武功，决不会再取诸位的性命。”

东方亚菱低声道：“果然，他们遇上了困难。”

傅东扬道：“罗一山是江湖上有名的厉害人物，咱们要如何应付？”

但闻罗一山的声音，又传了下来，道：“秀才兄，兄弟推下滚木雷石，虽然可以把你们困在，但却未必会把诸位全都砸死，……所以，兄弟又替诸位准备了数百捆桐油浸过的木柴，如有命长的，不被滚木雷石砸死，兄弟只好用火把他烧死了。”

这真是一个恶毒无比的法子，如此峡谷，如若把两头封死，用桐油浸过的木柴，放起火来，就算不烧死人，也会把人活活呛死。

东方亚菱道：“告诉他，咱们想一想，再回复他。”

傅东扬在一般武林人物之中，也是足智多谋的人物，但遇上了这位绝世才女，傅东扬也只有传话的份了。

吁一口气，高声说道：“罗兄，这件事兄弟一个人作不了主，

得和他们商量一下。”

罗一山道：“行，但别让我等得太久了，兄弟的耐性不大。”

这时东方亚菱已经把南宫玉真等全都召集过来。

南宫玉真低声道：“表妹，我们如何应付？”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他们遇上了什么难题，无法解决，想把我先接上去，表姐，你冒充我先上去，不过，最好先别和他们动手。”

南宫玉真道：“如是他们发觉了我不是你，难道会坐视不管吗？”

东方亚菱道：“他们发觉上了当，那只好将错就错，再等下去。”

突然附耳低言数语。

南宫玉真点点头，笑道：“表妹，不但智略无双，而且，对人性的缺失，也有很深的了解。”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傅前辈，要你作一次失信人了。”

傅东扬道：“铁算盘罗一山，一辈子都在骗人，秀才骗他一下，也不算什么大事。”

提高了声音，接道：“罗兄，咱们商量好了！”

罗一山道：“秀才果然是识时务的人，但不知是否答应了兄弟的条件？”

傅东扬道：“咱们如是不答应，只怕罗兄要推下滚木雷石了。”

重重咳了一声，接道：“罗兄，东方姑娘不会武功，你们要小心一些。”

罗一山道：“这个秀才兄请放心，兄弟要他们小心从事。”

话声微微一顿，接道：“傅兄，咱们话要说明白，只要第一次上来的是东方姑娘，兄弟决不会对不起你傅兄，如是你傅兄鱼目混珠，换了别人，那可别怪兄弟我下手毒辣了。”

傅东扬冷冷说道：“罗兄如是不相信，咱们就不用谈了。”

罗一山哈哈一笑，道：“相信，相信，咱们放下竹篮子了。”

果然，一面山壁上，放下了一个竹篮子来。

南宫玉真早已和东方亚菱换了外衣，莲步细碎的行了过去，坐入竹篮之中。

罗一山探首一望，高声说道：“是东方姑娘吗？”

南宫玉真缓缓抬头，望了崖壁一望，却没有回答。

罗一山高声说道：“姑娘，你听着，你若不是东方姑娘，最好别坐上竹篮子，一旦被咱们发觉了，只怕你上来也下不去了。”

南宫玉真冷哼一声，仍然没有答话。

罗一山一挥手，道：“拉上来。”

南宫玉真暗暗吸一口气，纳入丹田，准备迎战。

竹篮子突然向上升去。

上升的速度很快，片刻间，已然登上崖壁。

南宫玉真已然取下了脸上的面具，故意地侧着半个脸儿。

罗一山没有见过东方亚菱，但他知道东方亚菱很漂亮。

南宫玉真取下了人皮面具，也是第一流的美。

南宫玉真很沉着，一直坐着不动，等他们把竹篮放在了一块青石板上，才缓缓行出了竹篮。

抬头看去，只见崖壁顶上两丈方圆的平地上，站着五个人。

一个身着青衫的中年人，留着山羊胡子。

另外四个人，穿着密扣对襟劲装，分佩着不同的兵刃，年龄

都在三十和四十之间。

青衫人一拱手，道：“在下罗一山，……”

南宫玉真回顾了青衫人一眼，接道：“你就是人称铁算盘的罗一山？”

罗一山道：“不敢，不敢，江湖朋友们随便叫出来的绰号，姑娘见笑了。”

南宫玉真道：“听说你一向不做亏本的生意。”

罗一山道：“兄弟有这么一个习惯，毛病不太好。”

南宫玉真道：“只可惜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这一次，你亏定了。”

罗一山笑道：“东方姑娘之能，自是人人望尘莫及，在下这点才慧，如若败在姑娘手中，那也是理所当然了。”

南宫玉真道：“问题在，我不是东方亚菱。”

罗一山呆了一呆，道：“不是东方亚菱，你是谁？”

南宫玉真道：“南宫玉真，罗兄是否听人说过？”

罗一山吁一口气，道：“在下，早该想到的！”

南宫玉真道：“这就是棋差一着，满盘皆输。”

罗一山道：“姑娘，我只是输了第一步，罗某人如若没有三五步退路，怎会被人称作铁算盘。”

南宫玉真道：“你有四个从人，叫他们联手而上吧！”

罗一山道：“姑娘既然敢上来，孤身涉险，想必是早有所恃了。”

南宫玉真道：“我相信我这身武功，你阁下如有兴致，不妨你们五个联手一试。”

罗一山道：“在下只要传下一道令谕，立时可以把这条一线

谷完全封死。”

南宫玉真道：“你赌一赌吧！封死这条狭谷，你要付出多大代价？”

罗一山道：“在下的本钱不多，太大的赌注，我不会押。”

南宫玉真道：“只怕由不得你了。”

罗一山突然向后退了三步，一挥手，道：“给我围起来。”

四大汉应了一声，各自拔出兵刃，把南宫玉真围在中间。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罗一山，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这做法，就是不识时务了。”

罗一山哈哈一笑，道：“傅秀才，你骗了我铁算盘，……”

傅东扬道：“兵不厌诈，你阁下和秀才非亲非故，而且是敌对相处，想听秀才说实话，岂不是白日作梦。”

罗一山道：“傅秀才，你少得意，这两面山壁上，最少有四支伏兵，姓罗的只要一声令下，你们仍然死路一条。”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罗一山，你没有机会传出令谕，也别怪傅前辈欺骗你，须知你声名狼藉，一向是十言九虚……”

一面说话，一面摆出了攻敌的姿势。

那是南宫世家中十八招杀人手法中最凌厉的一招‘十指搜魂’。

罗一山知道厉害，神色微微一变，凝神戒备，一面右手轻挥，四个劲装大汉，突然挥动兵刃，围了上来。

南宫玉真突然出手，但见寒芒闪动，一道冷虹，疾向四个人卷了过去。

她未施展南宫世家杀人手法，但却用出了一招奇幻无比的剑法。

这是由鹰图参悟出的一招剑法，攻势凌厉无匹。

罗一山随身四个助手，拔出了兵刃，未及对挡，人就倒了下去。

好厉害！

快速的一剑，四个人，全都被刺中了咽喉。

鲜血进射，溅到罗一山的衣服上。

罗一山脸色大变，缓缓说道：“好凶恶的一剑！”

南宫玉真一剑击杀了四个人，剑又回鞘，举手理一理鬓边秀发，笑道：“罗大英雄，要不要试试运气？”

罗一山道：“什么运气？”

南宫玉真道：“你是聪明人，拨一拨你的算盘珠儿，是暂时和我们合作呢，还是一定要听你那位主子的令谕行事？”

罗一山道：“哦？”

南宫玉真道：“我知道，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如若没一套制服你的办法，你决不会伏首听命。”

罗一山道：“嗯！是又怎么样？”

南宫玉真道：“这就好算了，你如和在下动手，可能立刻被杀，血淋淋的事实，你大概应该信了，所以，肯和我们合作，至少目下可以不死，违背了你那位主人，死是以后的事，你算算这笔帐应该怎么样？”

罗一山沉吟了一阵，道：“要在下如何合作？”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说实话，这两面的崖壁之上，你还有好多的埋伏？”

罗一山道：“两面埋伏，共分四处，除了本人这一处之外，还有三处。”

南宫玉真道：“我杀了你四个从人，别处埋伏的人，想来，都已经看到了。”

罗一山道：“这个组合中，规矩如铁，非常严格，如若没有在下呼喝，就算他们瞧到了，也不敢轻易出手。”

南宫玉真道：“看来，你果然是诚心合作了。”

语声微顿，接着道：“现在，你把竹篮放下去。”

罗一山道：“这一次，上来的是否东方姑娘。”

南宫玉真道：“这个，不用罗兄担心了。”

罗一山放下竹篮，这一次，上来了两个人，是南宫玉真的奴婢，追风和摘星。

南宫玉真监视着罗一山，追风和摘星放下竹篮，片刻工夫，峡谷中人，全都登上了崖壁。

罗一山很守诺言，一直站着未动。

南宫玉真轻挥玉手，道：“多谢罗兄的合作，现在，罗一山是准备和我们继续合作下去呢，还是到此为止？”

罗一山道：“在下可否听听内情，再作抉择？”

南宫玉真道：“可以，罗兄，如愿意和我们继续合作，那就请替我们带路，如若罗兄不愿再和我们合作，那就请便了。”

罗一山苦笑一下，道：“南宫姑娘，在下可以奉告姑娘一句话……”

南宫玉真道：“小妹洗耳恭听。”

罗一山道：“我如帮助诸位，是死路一条；不帮助两位，也是一条死路。”

南宫玉真道：“此话怎说？”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他身上有禁制。”

罗一山目光转动，望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姑娘，你是……”

东方亚菱道：“我就是东方亚菱。”

罗一山苦笑一下，道：“姑娘能否看出来我身上受的什么禁制？”

东方亚菱道：“不是中毒。”

罗一山微微一笑道：“很高明，只可惜还没有说出什么禁制。”

东方亚菱道：“这个，我确实无法猜了，因为，除了中毒之外，别的禁制，根本就没有法子猜，还是请罗兄说出来身受的禁制。”

罗一山摇摇头，道：“不太可能，不说也罢。”

东方亚菱道：“只要你能说出来，我自信就有办法帮你解除！”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罗兄，反正你死定了，说说有何不可？”

罗一山道：“其实说出来，也不要紧，我被他们点了一处穴道，子不见午，午不见子，每六个时辰，一定要经过一次解救手法。”

东方亚菱道：“如不解救呢？”

罗一山道：“如不解救，全身筋肌收缩，行血回集内腑，痛苦无比，超过了一个人可能的忍受之力……”

东方亚菱沉吟了一阵，道：“罗兄，他点在什么穴道上？”

罗一山道：“不太清楚，到伤势发作之时，才会知道。”

东方亚菱道：“这确实把我难住了……”

抬头望望天色，接道：“下一次，伤势发作在什么时间？”

罗一山道：“深夜子时。”

东方亚菱道：“子时之前，我想可以告诉你解救之法。”

罗一山淡淡一笑，道：“姑娘，我不做亏本生意，如是我自知无法解救时，子时之前，我会自绝而死。”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会为你好好的想想这件事。”

第三十八回 血本无归

罗一山道：“不管怎样，姑娘这份心意，在下十分感激。”

东方亚菱话题一转，道：“罗兄，他们遇上什么困难？”

罗一山道：“好像在找一件东西，但却一直找不到。”

东方亚菱：“带我去吧！”

罗一山道：“姑娘，他们有很多人集中在那里。”

东方亚菱道：“能不能告诉我，领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罗一山呆了一呆，道：“姑娘这么一问，倒是真把我问住了，场中有三个人在下令指挥，但我看得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首脑。”

东方亚菱道：“以罗兄的观察入微，定然可以瞧出那个首脑人物，隐藏于何处了？”

罗一山苦笑一下，道：“惭愧，惭愧，这一次，在下没有瞧到，事实上，也不允许我左顾右盼的四下乱瞧。”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罗兄，你一向不做亏本生意，看来，这两次的生意都不够顺利。”

罗一山苦笑一下，道：“这两年的运气不好，这两趟生意，都亏损很大。”

傅东扬笑一笑，道：“罗兄，看来是人算不如天算了。”

罗一山苦笑一下，道：“对方陷住了我全部的本钱，南宫姑娘收了我全部的利息，看样子，我罗某人这次生意，要闹得血本

无归了。”

傅东扬道：“和咱们交往，生意未必会赚钱，买卖不成仁义在，至少，咱们还有点交往的情意。”

罗一山苦笑一下，道：“傅兄，在下这条命，还能活得多久，连自己也不清楚……”

东方亚菱突然接口说道：“罗一山，只要你诚心和我们合作，我保证你可以活下去。”

罗一山哈哈一笑，道：“姑娘，别把话说满了，我已存必死之心，但你一旦再点起我生命的火焰，那就使我活得很痛苦了。”

东方亚菱道：“我虽是女儿之身，但我一向不作诳语，我答应了你，那就绝无更改，除非你没有和我们合作的诚意。”

罗一山说话间，转眼望望四具倒毙在地上的从属尸体，摇摇头，道：“久闻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今日在下算长了次见识，那快如闪电的一剑，一招四命。”

南宫玉真道：“这些人可都是跟你多年的旧属吗？”

罗一山道：“罗某人一向是独来独往，这些人可以说是罗某的从人，但也是监视在下的人。”转过话题道：“在下带路。”

转身向前行去。群豪鱼贯相随。

东方亚菱身躯娇弱，不胜山中崎岖，仍然乘坐滑竿。

沿崖壁行约十余里，景物又是一变。

但见山花繁锦，绿草如茵，行到了一处盆地之中。

这片盆地，足足有百亩大小，四面山峰环抱，在群山叠嶂中，自成一片景色。

罗一山停下了脚步。

东方亚菱下了滑竿，道：“怎么不走了？”

罗一山道：“在下一路行来，觉得还是告诉姑娘的好！”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罗一山道：“这地方花香芬芳，但却充满着凶险。”

傅东扬四顾一眼，道：“花不过膝，草不掩径，如是埋伏的有人，咱们早就瞧到了。”

东方亚菱道：“罗兄，你既能提出来，自然该知道这地方凶险的原因何在了？”

罗一山笑一笑道：“以姑娘的绝世才慧，自然可以瞧出来了，想来，也用不着在下多言。”

东方亚菱道：“罗兄，可是要考考小妹吗？”

罗一山道：“不错，也可以这么说。”

东方亚菱四顾一眼道：“罗兄，如是小妹没有看错，这片草地中的荒草，大部分不是自然生长的！”

罗一山道：“姑娘明察了。”

东方亚菱道：“但这些荒草，也不是人造成了的。”

傅东扬道：“姑娘之意，可是说，这里的荒草，是由别处移植而来？”

东方亚菱道：“正是如此。”

傅东扬道：“就算是别处移植于此的花草，也不能变成机关埋伏……”

东方亚菱道：“自然不能，但天然的花草，用来作为阻敌之用，所具有的力量，只怕是比人造的机关埋伏，还要厉害十倍！”

南宫玉真道：“表妹，可是这些花草上，都含有奇绝之毒吗？”

东方亚菱道：“这世界上生有不少毒花毒草，不过，我相信他们不会用花中之毒、草内之毒对付咱们。”

罗一山道：“姑娘，果然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但不知姑娘是否能够猜出来真实内情？”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这些花草的奇异香味，大概可以招引来很多的奇异之物。”

罗一山不能不服了，点点头，道：“姑娘实在高明。”

东方亚菱道：“罗兄，还要小妹猜下去吗？”

罗一山道：“姑娘已经猜出了大半内情，自然也用不着再猜下去，这些花草的异香奇味，可以招来很多的异种毒蜂，这种毒蜂，恶毒无比，只要螫人一下，就也能会要人之命。”

东方亚菱道：“毒峰？”

罗一山道：“在最靠山壁处的草叶之中隐藏十笼毒蜂，每一笼在千只以上，十笼毒蜂，在万只以上，诸位如何去防那些毒蜂？”

东方亚菱道：“我们无法防止，但罗兄呢？又有什么方法，防止毒蜂侵害？”

罗一山笑一笑道：“所以说，诸位很可能会先被困在这片荒地之中。”

东方亚菱道：“除了毒蜂之外，还有些什么毒虫？”

罗一山道：“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一种毒蜂。”

东方亚菱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道：“表姐，咱们要如何对付毒蜂？”

南宫玉真回顾了一眼，道：“如若只有一种毒峰，也许可以对付！”

东方亚菱道：“罗兄，能不能把那毒蜂的形状，告诉小妹一声？”

罗一山道：“那毒峰，在下倒是见过，大的长过一寸，双翼展开，似比蜻蜓还要大一些，小的也有七八分长，全身如墨。”

东方亚菱道：“可能是南疆的追命毒蜂？”

南宫玉真道：“傅老前辈，见多识广，但不知对这南疆追命毒蜂，知晓好多？”

傅东扬道：“秀才倒是听人说过，南疆有一种为人所培养的毒蜂，但是不是叫做追命毒蜂，在下就不知道了。”

南宫玉真道：“不管是不是南疆毒蜂，咱们都得闯这一阵毒蜂阵。”

傅东扬道：“就在下所知，对付毒蜂的法子，用衣服和汗巾最好，诸位索上力道强劲的，可以用左手执着衣衫，右手用掌力对付毒蜂，如是兵刃有把握的那就右手使用兵刃，不过左手一定要拿着衣服。”

群豪各自运气，男的大都脱了衣服，女的撕破衣衫，或是解下腰中的汗巾。

罗一山叹息一声，道：“那毒蜂成千累万，遮地盖天而来，凭兵刃和手中的衣服，如何能够抗拒那千万只疾扑而来的毒蜂呢？”

南宫玉真道：“罗兄，那毒蜂诚然利害，但我相信，合力抗衡，大概可以对付，请带路吧！”

傅东扬早已暗中分配了人手，南宫玉真有真气护身，当先开路，傅东扬和天虚子断后而行，秋飞花、东方雁守在左侧，追风、摘星守右侧，秀秀、兰兰居中，手中执的用细竹和藤条合成的束把。

这该是对付毒蜂最好的兵刃。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圆周，把东方亚菱圈在中间。

东方亚菱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倒出药物，每人分了一粒，道：“这是祛毒丹丸，各位请含在口中，一旦被毒蜂蛰中，那就立刻咬碎吞下，这虽非对症之药，但也可以除去一些毒性。”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秀才走了大半辈子的江湖，和各种各样的人动过手，也对付毒蛇猛兽，但人和蜂斗，还是第一次大开眼界了。”

罗一山当先带路，群豪鱼贯相随身后。

他走的很慢，东方亚菱等一行人走的更慢。

这片花地虽然很广大，但也不过花了一顿饭时光，便走完了全程。

奇怪的是，途中竟然是一片平静，未见一只毒蜂，也未见一人现身。

行过了一片花地，傅东扬笑道：“罗兄，他们为什么不放毒蜂？”

罗一山道：“也许看到诸位准备很周到，所以，没有施放毒蜂。”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他们希望我能够平平安安的行过这片花地，所以，他们没有施放毒蜂。”

罗一山道：“姑娘，你相信我的话吗？”

东方亚菱道：“小妹信而不疑。”

罗一山叹口气，道：“这里真藏有十笼毒蜂，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未放出来。”

话未说完，忽见人影闪动，一个山弯之处，突然转出十个手执雁翎的大汉。

那十个人年纪都在三十以下，穿着一色的疾服劲装。

手中的雁翎刀，也是长短一样，大小相若。

一见即知，这是经过严格训练的年轻刀手。

罗一山轻轻吁一口气，闪身退到一侧。

人影分开，缓步行出一个全身红衣的中年妇人。

这妇人头挽宫髻，耳附金环，红裙红衫，十分耀眼。

只见她举起纤巧的右手，理一理鬓发，道：“我要见东方姑娘。”

南宫玉真让到一侧，东方亚菱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我就是东方亚菱。”

红衣妇人一拱手，道：“姑娘的才名满江湖，想不到人也长的这样标致。”

东方亚菱道：“你太夸奖了，夫人见我，有何见教？”

红衣妇人道：“我是接姑娘的。”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接我？”

红衣妇人道：“不错，这地方步步凶险，像你姑娘这样娇美的人，怎能涉险而过，所以，我特地备了一顶小轿来接姑娘。”

东方亚菱道：“夫人是以什么身份来接我？”

红衣妇人道：“贱号人称天英夫人，不知姑娘是否听人说过？”

东方亚菱道：“听人说过。”

天英夫人道：“凭我这身份，够不够接待姑娘？”

东方亚菱道：“够是够了，不过……”

天英夫人道：“不过什么？”

东方亚菱道：“不过，我可以不接受夫人这份好意。”

天英夫人格格一笑，道：“姑娘，我是好意……”

东方亚菱道：“好意心领，我们结伴而来，自然也要结伴同行，除非夫人能够把我们全都接过去，否则，咱们只有各行其是。”

天英夫人道：“姑娘，看来，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可惜的是，我只带来了一顶小轿，也就是只能带你一个人走！”

东方亚菱道：“在下多谢夫人，如若只能带走我一个人，在下只有谢绝了。”

天英夫人笑一笑，道：“东方姑娘，不要考虑一下吗？”

东方亚菱道：“夫人，我已经考虑很久了，用不着再多想了。”

天英夫人道：“姑娘，我想先让你看一件事，你再作决定如何？”

东方亚菱道：“夫人如有什么要我长见识的，那就施出来给我开开眼界。”

天英夫人道：“姑娘，以你的才慧，想来普通的事物，自然也不会放在你的眼中了。”

东方亚菱道：“是！所以，夫人最好给我见识一下比较惊人的事物。”

天英夫人道：“姑娘想见识一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想先知道，我能有几次机会说出我想见识的东西。”

天英夫人道：“两次。”

东方亚菱道：“不论我提出什么，你都能够答应吗？”

天英夫人道：“这个话，我倒不敢夸口，不过，只要姑娘提出的条件很合理，我相信，大概我们都可以作到。”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想先见识一下夫人武功的成就。”

天英夫人微微一笑，道：“姑娘，别指定见识我的武功，那未免太过狭小，不过，我一定可以让你见识一下武功。”

突然举手互击一掌，高声说道：“四剑童何在？”

四个年轻童子，应声而出。

四个人，都穿着疾服劲装，身佩长剑。

年纪都在十五六岁左右。

四个童子齐对天英夫人欠身一礼。

道：“夫人有何吩咐？”

天英夫人道：“东方姑娘，希望见识一下剑术，你们表演给东方姑娘瞧瞧吧！”

四剑童一欠身，目光转注到东方亚菱身上，齐声道：“姑娘指教。”

突然一抬右腕，四柄长剑一齐出鞘。

寒光闪动，四个人一齐出手。

但见一团剑光，四个人混在了一处。

似乎是四个人忽然间结合在一起，四把剑也溶成一剑。

剑气凝结成一道剑网，疾如流星一般，直向东方亚菱射了过去。

守护在东方亚菱身前的追风、摘星，突然拔出长剑一挥，闪起了两道冷电一般的寒芒。

寒芒卷起，在东方亚菱的身前，布成了一道剑墙。

但闻一声金铁相击之声，追风、摘星被四位剑童合组的剑光一撞，身不由己的退向两侧。

这四位剑童，合成的一股剑气，力道竟然如此强大无比。

南宫玉真娇喝一声：“鼠辈敢尔！”

寒芒如电，飞卷而至。

就在南宫玉真双剑出手的同时，那四位剑童合组的剑气，突然向后退去。

天英夫人冷冷说道：“你们胆大至极，竟然冒犯东方姑娘。”

四剑童已收回了长剑，齐齐欠身说道：“我等只是要东方姑娘见识一下我们剑上的造诣，决无冒犯东方姑娘之心。”

天英夫人冷冷说道：“胡说，东方姑娘是教主的贵宾，你们竟然冒犯，那是必死之罪。”

四剑童悚然颤栗，拜伏于地。

天英夫人冷冷说道：“你们自绝了吧！免得受烈焰烧身之苦。”

四个清秀的童子，十五六岁的年纪，剑术都有了极深的造诣，却一语不敢辩说，各自举剑，刺入前胸，鲜血溅飞，尸体摔倒。

天虚子、傅东扬，平生经历战阵，见过了不少惨烈搏杀的恶斗，也见过很多的死亡。

但却从来没见过这样残忍的事，不禁一呆。

以杀人手法见称的南宫玉真，也不禁为之一怔。

东方亚菱摇摇头，叹息一声，道：“好残忍的惩罚，夫人，你想证明什么？”

天英夫人笑一笑，道：“我要他们表演剑术，给东方姑娘看，但他们竟然擅自冒犯东方姑娘，那是死有余辜了。”

东方亚菱道：“夫人，你让四个成长中的生命，就这样自绝而死，对你有什么好处？”

天英夫人道：“我们这个组合太庞大，统率着三山五岳的人物，这里面，有不少凶悍的绿林恶匪，也有不少桀骜不驯的人物，如若没有一些言出如山的严厉规则，那要如何统率这么一个复杂、庞大的组合？”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傅前辈，你看看这四位剑童，剑上的造诣，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达此境界？”

傅东扬道：“至少需要十年以上。”

东方亚菱道：“夫人，训练这一批剑手不易，用不着只为了让我一开眼界，就要他们引剑自绝。”

天英夫人道：“姑娘，这些小事，用不着姑娘烦心，我只是表示出一番诚意罢了。”

东方亚菱道：“用不着这些血淋淋的……”

天英夫人接道：“姑娘，你还有一个提议，希望看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嗯，我希望夫人能够亲自表演出一些什么？给我见识一下。”

天英夫人笑道：“姑娘这么吩咐，我只好遵命了。”

又出乎人的意料，任何人都会想，她必会借故推拖，但却没想到她竟然一口答应了下来。

只见那天英夫人，缓缓向前行了两步，道：“姑娘，老身献丑，希望姑娘指点。”

闭目而坐，双手轻轻互搓。

没有人看她用的是什么武功。

也没有看出双手互搓的作用何在？

忽然间，天英夫人摊开了双手。

任是东方亚菱才慧过人，也是想不出其原因何在。

但南宫玉真却是看得全神贯注。

只见那天英夫人一双雪白、纤巧的玉手，变成了血红之色。

东方亚菱也注意到了，但以她的博学强记，竟然看不出这是什么武功。

这使她感觉到，很多事，并不是单凭学问可以了解的。

天英夫人一双手由红变紫，最后，变成了紫黑色。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夫人好深厚的功力。”

天英夫人道：“见笑，见笑。”

说话之间，一双黑色的玉手，又变回了雪白的颜色。

天英夫人轻轻一挥双手，道：“东方姑娘，对妾身这点武功，有何指教？”

东方亚菱道：“夫人的武功很精深。”

天英夫人道：“姑娘夸奖了……”语声一顿，接道：“姑娘，你要见识的，妾身都已满足了姑娘，但姑娘能否答应妾身的条件呢？”

东方亚菱道：“答应什么？”

天英夫人道：“答应乘坐我替姑娘准备好的小轿，度过重重难关？”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夫人，不论是什么人，都是一条命，我不能弃我这些朋友不顾，夫人的盛情，我只有心领了。”

天英夫人叹息一声，道：“我费了很多的心机，想不到仍然不能取得姑娘的信任。”

东方亚菱道：“夫人，实在说，我很信任你，我也相信，乘坐那顶小轿，绝对安全的可以通行过那些危险，不过，可惜那顶小轿，只能乘坐我一人，如是有一顶轿子，使我们全都坐下，那

就好了。”

天英夫人脸色微变，但只不过一瞬间，立刻又恢复了镇静，笑一笑道：“姑娘，我已经尽到了心意，姑娘执着不允，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东方亚菱道：“不管如何，我对夫人这份心意，感谢得很。”

天英夫人道：“那倒不用了。”

转过身子，快步而去。

从行之人，也随着天英夫人，疾步而去。

片刻之间，走得一个不剩。

傅东扬道：“姑娘，天英夫人的用心何在？”

东方亚菱道：“她们很需要这段时间，所以，明明知道我不会答应坐她的小轿，故意来了这一段表演。”

傅东扬道：“原来如此。”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晚进有一点不解之处，想请教老前辈？”

傅东扬道：“什么事，姑娘请说。”

东方亚菱道：“那天英夫人，刚才表现的武功，是什么武功？”

傅东扬道：“火焰掌和寒魄掌。”

东方亚菱道：“火焰掌，似是一种含有热毒的武功？”

傅东扬道：“不错。”

东方亚菱道：“寒魄掌呢？”

傅东扬道：“寒魄掌是很阴毒的武功。”

东方亚菱道：“一个人，练成了极寒、极热，两种完全不同的武功？”

南宫玉真道：“可怕的也就在此了，就武功而言，这是两个

完全不能混合的极端，但她练成了。”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火焰掌，是一种很霸道的奇功……”

南宫玉真道：“寒魄掌也是，据说掌力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掌力中含蕴着一种奇寒之毒，中人之后，全身的血气，都受寒毒所侵，人立刻会僵硬过去。”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表姐，他们还有一个作用！”

南宫玉真道：“显示出他们的武功高强？”

东方亚菱沉吟一阵，道：“对！傅前辈，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傅东扬笑一笑，道：“不论这峡谷中有多少危险，目下都不会对咱们发动。”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走吧！”

傅东扬预测的不错，一路行去，果然不见再有任何拦阻。

又行约十余里，到了一座断崖之前，已然前无去路。

断崖前有一片数十丈方圆的平地，环生着十余株巨松。

一松特高，宛如撑伞，余荫了两三丈方圆一片草地。

枝叶浓密，看不到树上的景物。

只听一声长笑，由巨松上传了下来，道：“东方姑娘，到了，就是这地方。”

随着那说话之声，枝叶密茂的巨松上，飘落下四个人来。

那巨松距离宝地，大约三四丈高，四个人落下来的时候，似乎是被一种力量提着，飘飘荡荡的落了下来。

傅东扬微微一笑，道：“好一手落萍飘风的身法。”

四个人穿着一色银灰色的长衫，年纪都在三十左右。

四个人都未带兵刃，但腰中却微微隆起，显然，都佩带着软兵刃，被长衫掩遮。

四个一样高低的身材，落着实地之后，立刻布成了一座方形阵势。

四个人，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冷冷的站着。

只待四位站好了之后，巨松上突然飘落下一张虎皮金蛟椅来。

四个银衣人，一齐伸出手去，接住了那疾落而下的虎皮金蛟椅的四只椅脚，轻轻的放在地上。

金蛟椅上坐着一个五旬左右的人，身着银色长袍，头戴银色的皮帽。

接的是那么轻描淡写，似乎是全不费力。

放好了金蛟椅后，四个银衣人，立刻一字排开，站到了金蛟椅后。

银帽人轻轻一推脸上的帽子，说道：“东方姑娘，这是尽处。”

东方亚菱道：“我看到了，前无去路，后退无门。”

银帽人轻捋颔下花白长髯，道：“姑娘好口才。”

东方亚菱道：“阁下太夸奖。”

银帽人道：“姑娘，认识这个地方吗？”

东方亚菱回顾瞧了一阵，道：“龙眼心。”

银帽人道：“姑娘，你来此作甚？”

东方亚菱道：“你们来这里，又作什么？”

银帽人道：“我们来这里寻找一些东西。”

东方亚菱道：“寻找什么？”

银帽人道：“一种东西，也可能是一座山窟的秘室。”

东方亚菱道：“诸位，到此有多少时间了？”

银帽人道：“大约有三四天了。”

东方亚菱道：“三四天的时间，不算太长，但也不算太短，至少，诸位应该找出一点线索了。”

银帽人道：“很抱歉，姑娘，目下为止，咱们还没有找出一点线索来。”

东方亚菱道：“所以，你们很客气的把我接来？”

银帽人道：“不错，我们把姑娘接来此地，希望姑娘合作。”

东方亚菱道：“合作一定要有条件。”

银帽人道：“姑娘请说。”

东方亚菱道：“我是东方亚菱，你相不相信？”

银帽人道：“相信，在下虽然未见过姑娘，但我听人描述的很仔细，所以，在下一眼之下，就可以看出来，你是东方姑娘。”

东方亚菱道：“你已证实了我的身份，现在，应该要证实一下你的身份了！”

银帽人道：“好！在下是副教主的身份，教主不在此地，我这个副教主的身份，大概是最高了！”

东方亚菱道：“你是副教主？”

银帽人道：“除了教主之外，在下坐了第二把交椅，这个身份不低吧！”

东方亚菱道：“你决定的事，教主是否可以否决？”

银帽人道：“当今之世，也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如此。”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只好和你们的教主谈了。”

银帽人道：“我说过，敝教主不在此地。”

东方亚菱道：“那就想法子把他找来。”

银帽人怔了一怔，道：“姑娘，敝教主不在此地，在下就有全权决定这件事情。”

东方亚菱道：“好吧！说出你的名字来。”

银帽人冷冷说道：“东方亚菱，你敢对老夫如此无礼吗？”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你神气什么？你是奉命办事，我可以拒绝和你合作。”

银帽人冷哼一声，道：“老夫天罡手华一坤。”

东方亚菱微微一怔。

南宫玉真、傅东扬等，却是听得脸色大变。

这人纵横江湖五十年，失踪二十载，算年龄该有百岁了，但看上去，不过是五十许人。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缓缓说道：“原来是天罡手华老前辈，晚辈失敬了。”

华一坤笑一笑道：“姑娘，华某人这个身份，你能否相信得过？”

东方亚菱道：“晚进心中奇怪，以华老前辈的身份，竟然会屈任副教主，那位教主的身份，自非小可了。”

华一坤道：“姑娘说的也是，当今武林之世，能够让老朽屈就做他副手的，实也选不出几人，东方姑娘也不用把智慧耗费在这方面了。”

东方亚菱道：“晚进确也想不出来。”

华一坤道：“姑娘，咱们可以合作了吗？”

东方亚菱道：“可以，不过，我想先知道咱们合作些什么事？”

华一坤道：“姑娘真不知道这件事吗？”

东方亚菱道：“不太清楚。”

华一坤道：“不论姑娘是否知道，但老夫愿意说一遍。”

东方亚菱道：“晚进洗耳恭听。”

华一坤道：“在这片荒凉的山谷之中，有一座很隐秘的古屋，但不知姑娘能否助我们找出来。”

东方亚菱呆了一呆，道：“古屋？”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姑娘，看来，你不是装作了？”

东方亚菱道：“我本来就不是装作的人。”

华一坤道：“据在下所知，在若干年前可能是二百年，也许是更久一些，这地方，有一座古堡，山川变形，洪流淹没，那一座古堡，就这样消失了。”

东方亚菱四顾了一眼道：“这几株古松至少都在三百年以上，理应以此古松为标帜，去找那古堡，否则就不太易找到那古堡的地方了。”

华一坤道：“奇怪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

东方亚菱道：“有什么奇怪之处吗？”

华一坤道：“那图上的显示，古堡就在这古松附近，为什么，这古松仍然挺立依旧，古堡却消失无踪了？”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能看到那幅图，也许能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华一坤道：“可以，我们请姑娘来帮忙，自然要给姑娘详细的资料，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让姑娘帮忙。”

东方亚菱道：“你们想付点代价？”

华一坤道：“是……姑娘希望什么？要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你们能付什么？”

华一坤道：“只要别人能付的，我们都能付。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所以，我们希望姑娘能开个价钱出来？”

东方亚菱道：“我想先知道，你们在找什么？”

华一坤道：“那古堡中，有一笔很大的财富。”

东方亚菱道：“这么吧！江湖同道，福祸与共，那古堡中的存物，我们一方一半如何？”

华一坤道：“传言并不可靠，万一那古堡中并无存货，就算找到了，姑娘岂不是白忙一场吗？所以，这一点，我们不愿考虑！”

东方亚菱道：“我们如是开出了条件，岂不是有讹诈之嫌？”

华一坤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就这么一言为定，找出来的东西，大家各占一半。”

东方亚菱道：“华前辈，请把地图拿出来吧！”

华一坤道：“好！”

伸手入怀，取出一幅绢图来。

东方亚菱伸手接过，就地展开，仔细查看。

那是一幅绘制得很简单的图，一座古堡，环围着几株古松。图上的山形势，与目下的形势大致相同，只是不见了那座古堡。

轻轻吁一口气，东方亚菱说道：“如是这幅图，没有画错，这古堡就在我停身的地方。”

华一坤点点头，道：“高明，我们找了很多相地有术的人，算了半天，才把这个地方算出来。但姑娘一眼之间，就能看出古堡的位置。”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不见了古堡？”

华一坤道：“咱们才找姑娘合作。”

东方亚菱道：“这幅图不可靠，因为，就图上墨迹而言，不会超过两年。”

华一坤道：“也不错，这幅图是一位丹青妙手，在一幅古图

上描下来的。”

东方亚菱道：“没有描错吗？”

华一坤道：“老夫亲自核对数次，自然是不会错了。”

东方亚菱道：“原图可在你的身上？”

华一坤道：“不在，那原图在教主的身上，而且，是一幅很大的画，这只是其中一部分。”

东方亚菱道：“很可惜，如若我能看原图，我就更能确定一些。”

华一坤道：“姑娘，这上面一笔一画，都是原图上描下来的，不会有任何错误。”

东方亚菱道：“唯一的错误，是你们没有把那幅原图带来。”

华一坤道：“东方姑娘，老朽想不明白，为什么你无法相信老朽讲的事？”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晚进不是不信，而是那幅图，可能别有影射，所以，我希望看到那张图，那张图上，可能会留下线索。”

华一坤道：“这个，姑娘，你把我给难住了，那原图确实不在我的身上。”

东方亚菱道：“好吧！如是一定没有，那就需要多一些时间了。”

华一坤道：“姑娘，要多少时间？”

东方亚菱道：“三天。”

华一坤道：“太久了，可不可以缩短一些？”

东方亚菱道：“你给我多少时间？”

华一坤道：“一天如何？”

东方亚菱道：“很大方，就是一天吧！”

华一坤道：“姑娘，你好大的虚头。”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一天的时间，不算长，也不太短，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吃一点东西。”

华一坤道：“哦！”

东方亚菱道：“要吃得丰富一些，鸡、鸭、鱼、肉，样样俱全。”

华一坤点点头，道：“这个，不算太难，还有什么条件？”

东方亚菱道：“有！我要你的人手撤离此地百丈，不许有人偷觑、窥听。”

华一坤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没有理由，就算有理由，我也不愿说，只要你答应这件事情。”

华一坤道：“好吧！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老夫似乎是求姑娘，只好照办了。”

东方亚菱道：“就此一言为定。”

华一坤道：“好！我们走了。”

伸手轻轻一拍木椅。

四个青衣人，动作一致的伸出手去，抬起了木椅。

华一坤道：“这地方只有我和几个从人，我也会下令，百丈内没有人偷觑、窥听，一个时辰之后，我会送来食用之物。”

东方亚菱道：“华前辈，我是很细心的人。”

华一坤道：“姑娘但请放心，酒菜之中，不会有毒。”

东方亚菱道：“但愿如此。”

华一坤一挥手，四个青衣人如飞而去。

望着华一坤背影消失不见，傅东扬才轻轻吁一口气，道：“姑娘，一个古堡，怎会平白无故的消失了呢？”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的看法如何呢？”

傅东扬道：“根本就没有那座古堡。”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那位教主虽聪明，但他却迷了一环。”

南宫玉真奇道：“表妹，真的没有这座古堡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自然是真的了，表姐，你想想看，如若真有一座古堡，怎会突然失踪了呢？”

南宫玉真道：“会不会被人拆了？”

东方亚菱道：“如是被人拆了，应该留下痕迹，但这里没有痕迹。”

南宫玉真道：“这么说来，这是一个骗局了。”

东方亚菱道：“华一坤岂是等闲人物，那位教主比他更高明十倍，如若他们找不出真正的证据，怎会轻易相信？”

南宫玉真道：“这就把我闹糊涂了。”

东方亚菱目光转到傅东扬的身上，道：“老前辈，有何看法？”

傅东扬道：“姑娘，那古堡二字，可能是影射什么？”

东方亚菱道：“这个，晚进的看法不同！”

傅东扬道：“姑娘见解，极卓绝，在下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晚进觉着，古堡可能是一种形象。”

傅东扬道：“一种形象？”

东方亚菱道：“是！一种映现的形象！”

东方雁道：“妹妹，你不用再卖关子了，什么是映现的形象，快些说出来吧！”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总是沉不住气，人家秋兄一点就不

急。”

四下张望了一眼，接道：“我不愿很快说出来的原因，事实上，我也是毫无把握，山川变形，地壳流动，也可能会影响了我的推断。”

傅东扬道：“姑娘当真高明，如非姑娘提示，在下绝对想不出来。”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想出来了，那就说给他们听听吧！”

傅东扬道：“秀才也许还未完全领悟，说错的地方，还请姑娘指明。”

东方亚菱道：“不妨事，老前辈大约已完全领悟了。”

傅东扬道：“在某一种日光、月华映照之下，这地方，会出现一种古堡的形状。”

东方亚菱道：“不错。”

傅东扬道：“问题是在哪一个时辰中才会出现。”

东方亚菱道：“除了时间的因素之外，另外，还应该有个原因！”

傅东扬道：“这个秀才又想不通了！”

东方亚菱道：“华一坤是何等智谋的人物，守在此地，等候了数日之久，如若映像之中，有一座古堡，岂能逃过华一坤的双目？”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说的是。”

东方亚菱道：“除了时辰之外，还可能需要找出一个角度。”

傅东扬点点头，道：“是！需要一个角度，这就是大学问了。”

回顾了一眼，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若在下，能够早几年遇到姑娘，在下，也可以多长了不少的见识……”

语音一顿，接道：“姑娘是否早已经胸有成竹了？”

东方亚菱道：“这一点，我相信不难找到，问题是，咱们的行动，一定会在华一坤和他的人手监视之下，很快会发现了这件隐秘。”

傅东扬道：“这倒是一个很大的顾虑。”

东方亚菱缓缓说道：“天下没有真正的困难，只要一个人，肯真的用点心思。”

傅东扬道：“这件事，姑娘似是也已经想出了应付办法？”

东方亚菱道：“想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但还要诸位相助才行。”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究竟要用什么办法？”

东方亚菱笑一笑，说出了一套办法来。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这办法很高明。”

东方亚菱道：“除非天不助我，下上一阵雨，或是乌云遮去了星月，咱们有十二个时辰，应该够了。”

突然放低了声音，道：“由现在开始，咱们不能放弃每一刻的映像变化，诸位各自注意一个方位。”

当下，把各人观察的方位，很仔细的分配了一下。

群豪各自盘膝而坐。

暗中却各自监视着分配的地区。

但隐身在百丈以外的华一坤，却看得皱眉头，不知这些人在闹什么把戏，难道真的是坐以待饭。

他目光虽然过人，但百丈的距离，也只能看到一个人大体的活动，无法察及细节。

但东方亚菱等人，各自分开，盘坐在不同的地方。

这些人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似是老僧入定一般，完全没有什么举动。

华一坤看了足足有一个时辰之久，却看不出一点名堂，心中暗暗奇怪，一皱眉头，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是怎么回事？他们一个个都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一下。”

站在身侧的四个青衣人，靠左首的一个，突然接口说道：“主人，要不要小的下去问问他们？”

华一坤摇摇头，道：“不用了，东方亚菱这做法，必有作用，我如若想不出他们的用心何在，自然不能去见她了。”

青衣人啊了一声，不敢再多接口。

华一坤按时派人送上酒饭，几个人吃过之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

落日西沉，夜幕低垂，夜空中，出现了一片星光。

不论华一坤有多好的目力，也无法看到东方亚菱的举动。

这一夜，天气晴朗，二更时分，东方天际，升出来一轮明月。

华一坤在四周，布下了很多的人，都以目光，投注在东方亚菱等人的身上。

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在月光下看出东方亚菱等一行人的举动。

华一坤焦急的等了一夜，却没有任何回报。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些人，静静的坐了一夜，没有任何人离去。

十二时辰过去了，天色又近中午。

东方亚菱等一行人，云集在一株古柏之下。

华一坤仍坐着那张虎皮金蛟椅，四个青衣人分抱着四个椅

角，疾奔而至。

挥挥手，四个青衣人放下了金蛟椅。

华一坤缓缓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姑娘，老朽是一位很守信诺的人，等足了十二个时辰，才敢如约来见姑娘。”

东方亚菱举手理一理发边的秀发，缓缓说道：“老前辈言重了，你送来的酒菜不错。”

华一坤笑一笑，道：“深山绝谷，炉火不佳，只怕口味不好。”他究竟是久经世道的老江湖，有着人所难及的修养。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老前辈，关于那座古堡的事……”

华一坤接道：“怎么？姑娘找出了一点眉目没有？”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老前辈想想看，晚进是否能够找出来呢？”

华一坤道：“以姑娘的才华，自然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出来了。”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老前辈太夸奖了。”

华一坤道：“姑娘的意思是没有找到了？”

东方亚菱道：“只能有点眉目，时间上，恐怕还得延迟一些了。”

华一坤道：“姑娘神情开朗，不像是未找出头绪的样子。”

东方亚菱道：“我是找出头绪了，只不过，还无法肯定。”

华一坤道：“还要多少时间，姑娘才能肯定呢？”

东方亚菱道：“这个，恕我无法作任何保证了，也许三天，也许要五天，但至多不会超过七天。”

华一坤道：“姑娘，老朽瞧你的身体不好，如若你七日夜不

眠不休的工作，只怕姑娘受不了这份劳累。”

东方亚菱道：“是的！要在这深谷之中休息一下，不过，还要麻烦你华老一件事？”

华一坤道：“请说吧！我能够办到的，决不推托。”

东方亚菱道：“我要一座帐篷。”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姑娘，老朽一向敬重有才华的人，姑娘说出的事，老朽自然答应。”

东方亚菱道：“看来老前辈，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

华一坤道：“你姑娘这样才华的人，老朽由衷地敬重。”

东方亚菱道：“这样，咱们就一言为定？”

华一坤哈哈一笑，答非所问的道：“姑娘，我可否留在这里和你聊聊？”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只怕是很抱歉了，我们不能留你下来。”

华一坤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虽找出了一点蛛丝马迹，但要尽心机去想。”

华一坤道：“想什么？”

东方亚菱道：“想一想，那古堡为何会突然失去了踪迹。”

华一坤一听话入正题，立刻接口说道：“姑娘，是否觉着，这地方真的有一座古堡？”

东方亚菱道：“不太可能。”

华一坤道：“对啊！老朽也有这样的感觉，好好一座古堡，怎么会突然没有了影儿，而且，连一点痕迹也未留下。”

东方亚菱道：“三天后再来吧！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回答。”

华一坤笑一笑，道：“姑娘既然坚持要老朽离去，老朽这就告别了。”

东方亚菱道：“前辈好走，恕我不送了。”

华一坤缓缓退回到金蛟椅上，四个青衣人立刻抬了金蛟椅，疾如流星而去。

望着华一坤的背影，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华一坤想套点什么去，但他很失望。”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究竟找到了什么没有？”

东方亚菱道：“表姐看出了什么？”

南宫玉真道：“老实话，我没有看出什么，只看到了那些摇曳不定的树影。”

东方亚菱道：“表姐，那还不够吗？”

南宫玉真呆了一呆，忽然笑道：“好聪明的小表妹。”

傅东扬道：“姑娘，这树影交错成一座形如古堡图案，难道，那藏珍就在地下？”

东方亚菱道：“照那图上所示，及这树影交错的图案，藏珍确实就在此地。”

傅东扬道：“姑娘，就算如此，咱们也无法动手挖掘。”

东方亚菱似是想说什么，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傅东扬淡淡一笑，又道：“姑娘，华一坤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如若咱们住在这里几天不走，华一坤一定可以瞧出一些内情。”

第三十九回 登峰造极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对！咱们骗不过华一坤，不过，他也只能瞧出一些形象罢了。”

姑娘的话中有话，但她没有再接下去。

傅东扬听出了一点眉目，所以，也未再问下去。

南宫玉真却笑一笑，道：“亚菱，一旦，华一坤发觉了此地藏珍，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东方亚菱道：“至少，华一坤不会莽撞从事，得不着藏珍的确讯，他不会和咱们翻脸；但如一旦找到了确实的藏珍，那就很可能形成兵刃相见的局面。”

南宫玉真道：“一旦动上手，表妹猜看看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呢？”

东方亚菱道：“武功一道，小妹不知，但我看表姐一身成就，似是已到了另一种境界，至于能否胜过华一坤，小妹就无法预料了。”

南宫玉真道：“华一坤，成名江湖数十年，武功上，确有常人难及的成就，就我所知，江湖上似乎是没有听说他打过败仗，但他竟然肯屈就副教主的职位，那位教主是什么样子的物，实是难以预测了。”

东方亚菱道：“小妹最担心的是，他们早已安排了陷阱，把咱们困在谷中。”

秋飞花回顾了一眼，道：“这确是一片险地，四面都是削壁断崖，都有着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气势。”

东方亚菱道：“他只要断了咱们食水，就会把咱们困死于此。”

秋飞花道：“既然咱们早知道了他们的用心，为什么不防患于未然，早作策划？”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所以，咱们就要早作准备，我要一个帐篷，一方面男女有别，可以有个分隔；那里面可以收藏些食用之物和饮水，我们尽力多做一些准备。”

傅东扬低声道：“姑娘，是否还要求证一些什么？”

东方亚菱笑道：“老前辈高见。”

傅东扬道：“姑娘的算法，咱们还要留在这里几天？”

东方亚菱道：“三天。”

三日时光，匆匆而过。

华一坤很有耐心，三日夜的时间，没再来打扰过一次。

酒饭和施用之物，都按时送上。

第四天中午时分，华一坤一个人缓步而来。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副教主，今天怎么没有坐你那虎皮金蛟椅来？”

华一坤道：“为了表示一番诚心，在下是步行而来。”

东方亚菱道：“副教主言重了。”

华一坤道：“在下打扰姑娘，只是想请教一事。”

东方亚菱道：“什么事？”

华一坤道：“这几天来，姑娘是否已找出了一点眉目？”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我很细心研究过那张图，想了几天，如

是华老早来一天，只怕，我还没有想出一个结果来。”

华一坤道：“这么说来，老朽是来得巧了。”

东方亚菱道：“是！华老算得很准确，刚好，我今天才想出来，你就及时而至。”

华一坤微微一笑道：“敝教主曾经告诉过我一句话，那就是，当今武林之中，只有一个人，可以解开这中间的隐秘……”

东方亚菱接道：“那个人，就是我？”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不错，那个人，就是姑娘。”

东方亚菱道：“你们教主，果然有知人之能。”

华一坤道：“敝教主传下来一道令谕，他要我问问姑娘这里情形如何？”

东方亚菱答非所问，道：“贵教主现在何处？”

华一坤道：“远在千里之外……”语声一顿，接道：“敝教驭下一向严厉，请姑娘给在下一个指点，我该如何向敝教主回复？”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华老虽然是副教主的身份，但我相信你对贵教主，也不敢有任何欺骗的行为？”

华一坤道：“是！所以，姑娘告诉我什么，我就原原本本的转告敝教主。”

东方亚菱道：“那你就据实而言吧。”

华一坤道：“叫在下据实说些什么？”

东方亚菱道：“我不是已告诉过华老了吗？”

华一坤道：“不过，你告诉我的话，都是不太具体的事，我又如何一个说法呢？”

东方亚菱道：“这样吧！你告诉他，我已经找出了一点眉目，不过，还需要三天时间，这总算很具体了吧！”

华一坤道：“好吧！我就照姑娘的话，原文照转了。”

东方亚菱道：“别说错了，我想你们教主是一位很多疑的人！”

华一坤道：“不能这么说，敝教主是一位很精明的人，他可以细微不漏，任何欺骗他的行动，都会被他拆穿。”

东方亚菱道：“所以你不敢？”

对华一坤这样身份的人，说出这样的话，自然是很重、很重的了。

但对东方亚菱，华一坤却有着过人的修养，淡淡一笑，道：“姑娘，我也用不着欺骗他。”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姑娘如是只有这几句话，在下可以告别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我想请教您一件事？”

华一坤道：“姑娘吩咐？”

东方亚菱道：“最好，你把包围我们的人，一齐撤退。”

华一坤微微一笑，道：“姑娘的意思是……”

东方亚菱接着道：“华老，其实，你们也需要时间，多一天时间，你们就多一天布置，布置越精密，我们离去的机会就越少了。”

华一坤道：“姑娘多虑，敝教主对姑娘才华，非常赏识，绝不会伤害姑娘。”

秋飞花冷笑一声，道：“那是说除了东方姑娘之外，我们都可能受到伤害？”

华一坤对东方亚菱虽然很客气，但对秋飞花却是丝毫不假辞色，冷笑一声，道：“这位年轻人，是什么身份？”

秋飞花道：“在下秋飞花。”

华一坤道：“秋飞花，这个名字陌生得很，老夫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秋飞花道：“现在，阁下听到了。”

华一坤道：“听到了和没有听到，并无不同。”

秋飞花道：“至少，你听到了秋飞花这个名字。”

华一坤道：“东方姑娘，这个年轻人对老人如此无礼，我要教训他一顿，不知姑娘的意下如何？”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华老，好像，我没有听到他对你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

华一坤道：“姑娘，当今武林之世，对老夫如此说话的人实在不多……”

东方亚菱接道：“至少，华老对我表现出了长者的风度。”

华一坤道：“你不同，你是敝教的贵宾，敝教主最敬重的才女，就算对老夫无礼一些，老夫也可以忍受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可不可以看在我的面上……”

目光转注秋飞花的身上，住口不言。

她忽然觉着，这句话，可能伤害到秋飞花的尊严，讲了一半，不敢再讲。

秋飞花这一次，却表现了很意外的风度，笑一笑，道：“姑娘，给在下讲个情吧，华前辈的武功，已到登峰造极之境，如是一不小心，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华一坤冷哼一声，道：“年轻人，你说对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我还没有找出那古堡所在，最好别伤了咱们之间的和气。”

傅东扬也不停以目光阻止秋飞花，不让他再说下去。

华一坤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姑娘替他担下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你看晚进有这个能耐吗？”

华一坤道：“有，姑娘一句话，老朽也不再追究了。”

东方亚菱道：“这么说，晚进承情了。”

华一坤一拱手，道：“告辞。”

东方亚菱一躬身，道：“好走！”

目睹华一坤背影消失之后，东方亚菱才缓缓吁一口气，道：“这头老狐狸气坏了。”

南宫玉真道：“他有什么好气的？”

东方亚菱道：“他对我再三忍让，内心中已然充满了怒火，一直想找个机会发泄一下，我看出他眼神中充满着杀机，……但他又不得不忍下去，这份痛苦，还不够他受吗？”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其实，咱们也应该试试他的武功如何？”

东方亚菱道：“表姐说的也是，不过，华一坤享誉五十年，岂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用和他动手，应该对他的武功有点知晓，动手相试，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对咱们的坏处更大。”

南宫玉真道：“这话怎么说？”

东方亚菱道：“如是那华一坤真如传言中的武功，动手一击，只怕定然会分出生死了，咱们人手少，不能有伤亡。”

南宫玉真道：“表妹可是觉着咱们一定会败吗？”

东方亚菱道：“我想不会。”

南宫玉真道：“既然不会败，为什么不试试他？”

东方亚菱道：“这有如剑之双锋，能够伤人，也可以伤己，一试之下，固然可以试出那华一坤的实力，但一样也可以暴露出自

己的实力。”

南宫玉真道：“表妹说的是，咱们了解华一坤时，他也了解了咱们。”

傅东扬道：“姑娘，照老朽的看法，咱们想平安离此的机会，已经不大了。”

南宫玉真道：“亚菱，咱们留此多一天的时间，对方反而多了一分准备，为什么，我们不早一点走呢？”

东方亚菱道：“事实上，人家早都有了很充分的准备，我们就算到此就向外突围，也未必能保证安然脱困。”

傅东扬笑一笑道：“姑娘似乎是早已胸有成竹了？”

东方亚菱道：“唉！目下的办法，只有一途，那就是骗他们确定了藏宝之处，然后，想办法使他们相信，藏宝不在此地，让他们带咱们离开这里。”

傅东扬道：“这个，他们会上当吗？”

东方亚菱道：“自然，咱们不能把那地方说的太远……”

南宫玉真道：“如若说的地方太近，自然，不会脱离他们的包围了。”

东方亚菱道：“我知道，就算走出个一段距离，也无法脱离他们的包围，不过，他们的一切布置，都是针对此地，只要咱们能够离开此地，就算脱离了他们的布置中心，虽然没有办法一举脱离他们的围困，但至少，可以使他们的布置，失去了很多的作用。”

傅东扬道：“目下情形，似乎也只有如此了。”

东方亚菱道：“华一坤老奸巨猾，咱们如若不早作安排，只怕他不肯上当。”

傅东扬道：“姑娘是不是早有构思？”

东方亚菱道：“想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不过，是否适用，还要诸位共同合作。”

傅东扬道：“姑娘请吩咐吧！我们遵照实行就是。”

山谷中突然间紧张起来，傅东扬等分别交头接耳，不停的奔走，不停的四下张望。

隐身在山壁草叶中的华一坤，看得十分仔细。

但他却无法辨出些人在忙什么？强自忍耐了一天，仍是忍耐不住，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山谷之中。

这一次，仍然是一个人来，没有坐他的金蛟椅。

华一坤保持了相当的风度，一直守在门口等候了一刻工夫之久，东方亚菱才缓缓行了出来，道：“有劳老前辈久候了。”

华一坤淡淡一笑道：“不敢当，姑娘，老朽已照姑娘的吩咐，把覆言报了上去，但敝教主，对此特别关心，今晨，又收到了敝教主一份指令。”

东方亚菱道：“啊！想必又给你出一个难题了？”

华一坤道：“姑娘猜对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请说吧！”

华一坤道：“敝教主第二道指令上，要我和姑娘再说明一件事情。”

东方亚菱道：“我洗耳恭听。”

华一坤道：“敝教主希望姑娘，能够尽快找出那古堡所在，他也曾想到了姑娘可能会怀疑说出古堡所在之后，我们不会轻易的放过姑娘，所以，敝教主给我一个指令，要我们保障姑娘的安全。”

东方亚菱道：“你们准备怎么样保障我们？”

华一坤道：“老夫想先知道，那座古堡，姑娘是否已经找了出来？”

东方亚菱道：“找出来了。”

华一坤道：“在哪里？”

东方亚菱道：“华老，我不会告诉你们，因为，我们还是没有保障。”

华一坤点点头，道：“姑娘，如若真的找出了那古堡所在，咱们就先把姑娘送离此地。

东方亚菱道：“好！现在，华老可以把我们送出此地。”

华一坤道：“高明啊！高明，古堡在哪里？”

东方亚菱道：“华老，你希望我现在说出来吗？”

华一坤呵呵一笑，道：“也许是老夫太兴奋了，姑娘的才慧，确是令人佩服。”

东方亚菱道：“华老，现在，可以送我们走了，到了我们指定的地方，我会告诉你古堡的所在。”

华一坤道：“姑娘，这是不是太过分了，如是我们把姑娘送到了你指定的地方，姑娘不肯说出古堡的所在，那将如何是好？”

东方亚菱道：“这个，华老，我们都有着很大的顾虑，我如是得不到很安全的保障，我不会说出那古堡所在。”

华一坤道：“这就有些麻烦了。”

东方亚菱道：“所在，大家只好多想想了。”

华一坤道：“这样吧！老朽想一个折衷办法……”

东方亚菱道：“什么办法？”

华一坤道：“姑娘把那古堡所在之地，绘成一幅图，把一半

交给在下，另一半姑娘带上，然后，咱们把姑娘送到你指定的地方，姑娘再交了另一半。”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华老，办法听起来是不错，不过，事实上，我太吃亏。”

华一坤道：“这个，老夫觉着很公平，怎么姑娘会吃了亏呢？”

东方亚菱道：“我如把古堡所在之处，绘成一幅图，交给阁下一半，以华老的才慧，很快就会看出另一半在什么地方了。”

华一坤道：“姑娘，你不觉着太过虑吗？”

东方亚菱道：“不是我过虑，而是很真实的事实，以贵教人才之多，只要一眼，就可以瞧出那地方了……”

华一坤道：“姑娘，这就难说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你不觉着这句话说的太快了吗？”

华一坤道：“姑娘交出一半图，还是老夫为你担待，如若瞧实情而论，我们用不着再和你姑娘谈什么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的意思是……”

华一坤道：“姑娘如若不肯说出古堡位置，那就很麻烦了，因为一个人，如是有了什么不幸，就那……”

东方亚菱格格一笑，接道：“华老，这是不是威胁？”

华一坤道：“姑娘如若觉着这是威胁，那就算是威胁吧！”

东方亚菱道：“华老，请上复贵教主，就说我东方亚菱，不吃这个。”

华一坤笑一笑，道：“我们很守信的，百丈之内，绝无人侵入，但百丈之外，我们有耳目，对诸位各种行动，都看得很清楚，如若真有古堡，我们猜也猜得差不多了。”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华老，百丈外有人监视，自然也早

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不过，你有你的法，我有我的计，华老如是觉着自己占了便宜，那就是痴人说梦了。”

华一坤脸色微微一变，但立刻又恢复了笑容，道：“姑娘说的也是，像你姑娘这样的才慧，老夫是万难及得了。”

东方亚菱神情凝重，道：“华老，我想这荒谷中，埋伏着贵帮不少的高手，这是‘司马昭的用心’，路人皆知了。”

华一坤道：“姑娘，老夫觉着，咱们用不着这样针锋相对了，干脆，你准备怎么办，说个明白就是了。”

东方亚菱道：“我的条件很清楚，你把我们送出这道深谷，然后，我告诉你们，那古堡的所在。”

华一坤沉吟了一阵，道：“这件事，老夫作不了主，容老夫请教过本教的教主再说。”

东方亚菱冷冷说道：“华老，你在武林之中，是很有身份的人，我想你不会对我们施用拖延之计了。”

华一坤笑一笑，道：“老夫尽力而为。”

话说完，转身而去。

目睹华一坤的背影远去之后，东方亚菱缓缓说道：“咱们准备一下……”

傅东扬接道：“准备什么？”

东方亚菱道：“准备离开此地。”

傅东扬道：“为什么要这样急促？”

东方亚菱道：“如是我的看法不错，华一坤已决心把我们困在此地了。”

傅东扬道：“姑娘怎会有此看法？”

东方亚菱道：“道理很明显，华一坤认定了咱们已找出古堡

所在，咱们如若不交出古堡所在，他宁可让咱们死在此地，也不愿让咱们离开此地。”

傅东扬一掌拍在大腿上，道：“不错啊！他如若相信咱们找到了古堡所在，而又不肯交出时，只有把咱们杀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这就是华一坤的用心了。”

傅东扬道：“姑娘，咱们何不来一个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的意思是……”

傅东扬接道：“在下的意思很明显，他预料咱们要走，咱们也装出一付要走的样子，但事实上给他来个按兵不动。”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这峡谷中不是安身之地，早晚都要走，为什么不早一点走呢？”

傅东扬道：“我知道，你仔细看看这四周的形势，外貌平和，内藏奸恶，如若咱们一定要走，只有东西两条路可以走，他们只要封锁那两条路，这座山谷，就变成了一条死谷。”

南宫玉真道：“两侧悬崖，都为矮松、杂草所掩，咱们如若利用松草掩护，也许可以悄然登上。”

傅东扬道：“没有机会，在下已查过那两侧悬崖，虽然生有矮松杂草，但那松草掩护之下，却是草立壁削，险要异常，这座山谷，表面上看青松、绿草、红花遍生，事实上，却是一条死谷。”

东方亚菱似是突然间想起来什么重大要事，原地坐了下去，凝目沉思起来。

傅东扬摇摇头，示意南宫玉真等，不要惊扰东方亚菱。

群豪缓缓散布开去，在东方亚菱的四周，布成了一道防护圈。

需知此刻，华一坤等随时可以用强弓长箭，在深草掩护的山

壁之中，予以偷袭。

这些偷袭，对别人自然构不成威胁，但对东方亚菱，却是莫大的危险，一箭偷袭，很可能会要了东方亚菱的命。

所以，群豪早已暗中约定，对东方亚菱，予以全力保护。

东方亚菱的天赋才慧，果然是有过人之处，但她思索事情的神意集中，也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

这一阵苦思，足足有一个时辰之久。

只见东方亚菱原本红中透白的脸色，经过这一个时辰的苦思，竟已累得脸色苍白。

举手轻挥一下额上的汗水，东方亚菱才缓缓抬起头来，轻轻吁一口气，道：“傅前辈，多谢你啦。”

傅东扬听得微微一呆，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道：“如非老前辈一语提醒，晚进几乎误了大事。”

傅东扬道：“姑娘，这个在下就想不明白了。”

东方亚菱道：“这地方真有一座古堡……”

傅东扬道：“树影倒射，形如古堡？”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不！是一座真的古堡。”

南宫玉真笑道：“表妹，你是说这地方，真有一座古堡？”

东方亚菱道：“是的，表姐，不过，我还没有办法证实罢了，但我会全力求证。”

傅东扬道：“姑娘，那画图山影，已然构成了一座古堡的形状，似是很适合姑娘的推断，为什么，又觉着此地突然会真有一座古堡呢？”

东方亚菱道：“我仔细的想过了这件事，如若能诱使武林中大部份高人，如醉如狂追求的事物，绝不会那样轻松，在地上挖

个洞，就把它埋了。”

傅东扬道：“说的也是。”

东方亚菱道：“如非华一坤那一句话启发，我也不会想到了这件事……”

南宫玉真笑接道：“小表妹，这和华一坤也有关系吗？”

东方亚菱道：“表姐，咱们大家坐着不动，四下查看，华一坤不是太笨的人，但早该看出我们失常的举动，我们坐看树影变化之事，如若落在了华一坤的眼中，他岂有不明白的道理，就算是一个普通的人，也会知晓了，何况是华一坤。”

南宫玉真道：“太容易了！”

东方亚菱道：“是！那藏宝于此的人，岂是简单的人物。”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是啊！如若只是扒个坑，把它埋在地下，那也未免太过简单了。”

东方亚菱道：“所以，我越想越觉着不对。”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又有了什么新的看法，我们能否听听？”

东方亚菱道：“那山影树形，只是给人一个启示，帮助你去寻得一些线索，这只是一个形象，不是实体。”

南宫玉真道：“由这个形象中，得到实体？”

东方亚菱道：“不是，由这个形象中，去追寻一个实体。”

南宫玉真道：“一定能够追得到吗？”

东方亚菱道：“这就要靠一个人的智慧了，如是人人都可以找到那个实体，那就不足为奇了。”

南宫玉真道：“这真是很难的事，看来，一个人，想通一些事，比学成一件武功，还要困难了。”

东方亚菱道：“表姐太谦虚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是否你已经想出了线索？”

东方亚菱道：“我有了两个推想，今夜中，希望能给我一片明月，再设法求证一下，大概就可以决定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一定要有月亮才能求证？”

东方亚菱道：“是！”

傅东扬道：“太阳成吗？”

东方亚菱道：“每天都会有太阳出来，除非是下雨的时分，但月亮不同了，月有圆缺，而且，深山之中，夜晚时，云雾太多，月光常为乌云遮住，何况，光线柔和，看起来也比较方便。”

傅东扬道：“这么说来咱们还得等一夜了？”

东方亚菱道：“只有多多委屈了。”

这本是有月亮的晚上，但太阳下山时，来了一阵风雨。

好大的风雨，掩去了明月，也在这山谷中积了不少的水。

幸好的是二更时分，乌云开散，晴空立现。

东方亚菱坐在一张松木竹枝编成的高椅子上，流目四顾。

傅东扬轻轻吁一口气，道：“南宫姑娘，咱们要严密戒备……”

南宫玉真道：“你是说，他们会伤了小表妹？”

傅东扬道：“不会伤她，但可能掳走了她。”

南宫玉真道：“华一坤还未找到那古堡所在，如若伤了小表妹，什么人替他们找寻那座古堡？”

傅东扬道：“江湖中事，很奇怪，武功越高的人，名气越重的人，都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想法。”

南宫玉真道：“哦……”

傅东扬道：“如若他们感觉到没有办法掳去东方姑娘时，很可能会施下毒手，取东方姑娘之命。”

南宫玉真道：“这就麻烦了，东方表妹不会武功，任何一件暗器，都可能伤害到她的性命。”

傅东扬缓缓说：“是的，咱们如何保护东方姑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南宫玉真道：“咱们要如何保护她，才能使她安全无恙？”

傅东扬道：“秀才想过了这件事，也觉得很难有一个安全之策。”

南宫玉真道：“此事重大，不可轻心。”

秋飞花低声道：“眼下办法，只有咱们散布得远一些，监视着他们的举动，姑娘请守在身侧，一有警兆，咱们立刻传讯过来，姑娘也好早作措施。”

南宫玉真道：“这办法不够安全。”

秋飞花道：“我也觉着不够安全，但有什么办法呢？”

南宫玉真道：“傅前辈，咱们布守在哪样的距离处，才会安全？”

傅东扬道：“如若他们派有弓箭手，守在草叶之中，十丈的距离，可以射中东方姑娘；照此地的形势而言，北面的距离最危险，以直径计算，最近的山坡，不到十丈，可以用强弓长箭射中东方姑娘。”

南宫玉真道：“那是说东、西、南、三方面都很安全了？”

傅东扬道：“应该是很安全了，这三方面最近的距离，也有二十丈以上，除非用特制的强弓之外，任何一般的强弓，也射不到这么远的距离。”

南宫玉真道：“单是防范近北一个方位，我相信，可以应付得了。”

傅东扬沉吟了一阵，道：“姑娘，除了暗器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目下就很难说了。”

南宫玉真道：“如若他们施用人攻，咱们倒是可以对付得了。”

傅东扬道：“如是他们突然间，分由四面八方的攻了过来，咱们又如何应付呢？”

南宫玉真道：“咱们可以施用暗器，阻挡一下他们的攻势，然后，集中在五丈之外，便于接应。”

安排了保护东方亚菱的阵势，群豪各就方位。

山中气候，变化极快，一阵乌云过后，天色又恢复了晴朗，但见蓝天如洗，星月争光，好一片皎洁的夜色美景。

东方亚菱坐在高脚椅上，目光却盯注在一片树梢倒射的阴影上瞧着。

一阵山风吹来，地上的树影摇动；明月中天，已是三更过后时分。

忽然间，正东山峰上出现一条黑影，直向山谷中泻下。群豪都在全神戒备，立刻生出警觉。

但见那黑影直向东方亚菱的停身之处落去。

这时，群豪已可看得清楚，那是一双奇大的飞鸟。

傅东扬高声说道：“小心，鸟背之上有人。”

喝声中，当先飞身而起。

东方亚菱的高脚椅，大约有九尺以上，但傅东扬距离那高脚椅，还有四五丈的距离，傅东扬一跃之下，竟然未能截住飞鸟。

南宫玉真距离东方亚菱最近，看准那飞鸟的距离，突然飞身而起。

就在飞鸟距离东方亚菱两丈左右时，南宫玉真已到了鸟身之前。

长剑挥舞出一片寒光，挡住了飞鸟的去路。

但见鸟背上，飞起一道寒光，直向那片剑光中迎击过去。

但闻一阵金铁相击之声，那飞鸟突然间敛翼而下。

原来，南宫玉真一剑劈出之后，却未料到那鸟背上的人，武功也高强得很，手中长剑击出，竟然把南宫玉真的剑势震退开去。

那巨鸟也非常的灵活，似是已到了通灵的境界。升落之势，快速无比。

南宫玉真虽然有一身精纯绝伦的武功，但在空中转动，总是不如飞鸟灵活。

但坐在木椅上的东方亚菱，却是聪明绝伦，而且勇气百倍，眼看南宫玉真一击未能拦住强敌，突然一闭眼睛，夺身向下跳去。

她似是早已看准了四周的方位，奋身跳下，正是秋飞花防守的方位。

所有的人，在那飞鸟扑击东方亚菱之时，都已经提高了警觉。

秋飞花自然更加小心，南宫玉真跃起身子的同时，秋飞花已飞身而起，直扑向东方亚菱。

东方亚菱只管闭眼一跳，跳向秋飞花守护的方位。

她内心之中，似是充满着信心，相信秋飞花一定能把她接

住。

但她根本不会武功，这一跳，跳的距离太近。

秋飞花距离还有一丈多远，无论如何是无法接住东方亚菱了。

八九尺的距离，对一个会武功的人，虽然是不太高，但对东方亚菱而言，一个完全不会武功的人，却是一个相当可怕的高度。

这一跤可能把东方亚菱摔死，也可能把东方亚菱跌成重伤。无论如何，不能让东方亚菱摔下来。

心中火急之下，却急出了一个主意，忽然一提真气，身子如弩箭一样，直射下去，抢先那么一步，落在了东方亚菱的身躯之下。

但闻砰然一声，秋飞花先着实地。

他硬施千斤坠，把急如流星的身，硬生生的摔在地上。

这是完全无法控制的一摔，只摔得秋飞花全身腰酸背痛。

但秋飞花强忍着自已的伤疼，双手一抬，托住了东方亚菱的身躯。

双方的动作，都快如闪电一般。那鸟背上的人，眼看已无法生擒东方亚菱，立时一探手臂长剑疾扫而下，斩向了东方亚菱。

秋飞花眼看剑势落下，急急一个转身，把自己的身躯，护住了东方亚菱。

剑芒扫过，击在秋飞花的后背之上。

衣衫破裂，鲜血喷出。

巨鸟背上之人，来不及挥出第二剑，南宫玉真已然电射而至。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紧接着响起了一声惨叫。

一声凄厉的鸟啸，混入了惨叫声中，巨鸟双翼疾展，仰首直上，很快的升起了四五丈高。

草地上落下了一条手臂，和一片带血的羽毛。

这些事情，发生得有如闪电一般，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

这不是一场很激烈的搏斗，但却是速度和机智混合武功的一场决斗。

来如闪电，去如飘风，一瞬间，巨鸟已飞过山峰。

群豪很快的围了起来。

兰兰、秀秀伸手扶起了东方亚菱。

幸好，东方亚菱未受伤。

但秋飞花伤得不轻，背上一道剑伤，长过五寸。

血水染红了背上的衣衫。

好的是，秋飞花背上的伤势，长而不深。

东方亚菱挣脱了兰兰、秀秀，低声道：“秋兄，伤得很重吗？”

秋飞花一挺而起，淡淡一笑，道：“还好，不太重。”

南宫玉真苦笑一下，道：“秋兄，我大意了一些，使你受了这样重的伤。”

口中说的是自谦自责之词，但脸上却是一片怜惜之色。

强忍着伤疼，秋飞花挤出一脸笑容，道：“还好，只不过是些皮肉之伤罢了。”

东方亚菱弹弹身上的灰尘，道：“秋兄，躺下去，我替你敷药。”

其实，天虚子、傅东扬，都对秋飞花的伤势，十分关心，但因南宫玉真和东方亚菱关心过切，两人反而不便围上去了。

秋飞花那一摔，再加上这一剑，一时之间，无法提聚真气，抗拒伤势，疼得很利害，但他仍勉强忍受，未叫出一声疼来。

南宫玉真回顾一下东方亚菱一眼，低声道：“小表妹，你伤着没有？”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没有。”

目光转到了秋飞花的身上，接道：“秋兄，快些趴下去，你受伤不轻。”

秋飞花笑一笑，伏下身子。

东方亚菱坐下去，取出白色的绢帕，拭去了秋飞花背上的血迹，低声道：“很疼吧！”

声音中，含着无限关心情意。

秋飞花道：“有一点疼。”

东方亚菱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叹口气，道：“我如是稍为会一点武功，也不会连累你了。”

秋飞花道：“在下救援不及，几乎摔倒了姑娘，说来惭愧。”

东方亚菱道：“表姐，伤口太大了我瓶中的药物太少。”

南宫玉真道：“只要药物能够疗治伤势，把药物敷上试试吧！”

东方亚菱道：“这是万应八宝散，在疗治外伤的药物中，应该是最好的药物了，只是药量少了一些。”

南宫玉真道：“试试看吧，敷药总比不敷药好一些。”

东方亚菱点点头，把一瓶药物，全敷倒在了秋飞花的伤处。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表妹，听说这万应八宝散，是疗伤圣药，得来不易，你这样一下把一瓶药物用完，也不觉着心疼吗？”

东方亚菱只觉脸上一热，道：“我还有一瓶。”名动江湖的疗

伤圣品，果然是有着惊人的神效。药到伤处，立刻间，伤势大见好转。

南宫玉真眼看秋飞花的脸色已然好转，心中逐渐的放开，缓缓说道：“这药物很灵，秋兄的脸色已经好多了。”

东方亚菱道：“这样灵应？”

秋飞花缓缓坐了起来，道：“一点皮肉之伤，如此劳动诸位，叫在下心中不安得很。”

东方亚菱低声道：“表姐，秋兄要休息多少时间，才能够复原呢？”

南宫玉真道：“大概总要一两天的时间吧。”

东方亚菱哦了一声，道：“那咱们就再等两天吧！”

秋飞花道：“不用了，在下现在已经觉着，伤势大致好了。”

傅东扬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如若时间很重要，那就不用等下去了，飞花的伤势，要完全康复，大概需要个五六天的时间，我看他还未伤到筋骨，如是现在行动，也无大碍。”

秋飞花道：“我师父说的不错，我自己已无痛苦的感觉了。”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你不会骗我吧？”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姑娘，我可以骗别人，但却骗不过你姑娘。”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听说万应八宝散，对疗治外伤，有着无与伦比的神效。”

傅东扬道：“姑娘心中早明白了。”

东方亚菱红着脸，低声道：“我已找出了古堡所在，现在，咱们可离开此地了。”

南宫玉真道：“突围？”

东方亚菱道：“这个，小妹就不太清楚了，咱们是否有突围的希望？”

傅东扬道：“姑娘，实在说，机会不大。”

东方亚菱道：“完全无望吗？”

傅东扬道：“九死一生。”

东方亚菱道：“那要如何才能破围而出？”

傅东扬道：“要破围，智谋重过武功！”

东方亚菱道：“要用智计？”

傅东扬道：“姑娘，就算是咱们能脱围而去，也必有很大的伤亡。”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傅前辈，照你的看法，咱们之中，有几个人，能够破围而出？”

傅东扬道：“一个。”

东方亚菱道：“哪一个？”

傅东扬道：“南宫玉真，咱们这些人中，只有南宫姑娘一个人，有机会安全脱离此地。”

东方亚菱道：“秋飞花呢？”

傅东扬摇摇头，道：“他的机会不大。”

东方亚菱神情肃然地说道：“这古堡很重要，而且，我相信，他们找不到那个地方……”

目光转到南宫玉真的身上，接道：“表姐，我告诉你古堡的位置，如若我们都不幸死了，你要好好的藏着这份隐秘，然后，想法子找到古堡。”

南宫玉真怔了一怔，道：“小表妹，你这是什么意思？”

东方亚菱轻轻吁一口气，道：“表姐，小声一些，我从来没

有做过这样没有把握的事。”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在说些什么，我越听越不懂了？”

东方亚菱淡淡一笑，道：“表姐，咱们隐身的绝谷，目下已成了杀机四伏的死谷，老实说，我们生离此地的机会不大。”

南宫玉真沉吟了一阵，道：“也许无法避免一场血战，不过，像表妹说的这样严重，我倒是有些不信。”

东方亚菱道：“表姐，你幼怀孤恨，苦心练武，天赋、决心再加上上一辈的苦心培育，南宫世家的玄奇武功，使你有了很大的成就，也使你充满着信心，你收服了神剑、魔刀，更增强了你的信心，也增加了你的声势，表姐，自出世以来，可算得无往不胜……”

南宫玉真道：“不敢欺瞒表妹，表姐对武功，虽然下过了一番苦心，但我真正能突破某一层限制到另一重境界，还是由那鹰图夹层中找出来的几种武功图解。”

东方亚菱道：“表姐找到那武功图解，距此有多少时间了？”

南宫玉真道：“不过数月时间。”

东方亚菱道：“短短数月，就能有如此过人的成就吗？”

南宫玉真道：“本来是不该有的，但那鹰图夹层中，留下的武功，竟然与我习练的武功路子相同，这就如渠成水到，顺理成章，很快的便有了成就。”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南宫玉真道：“因此，我怀疑，那鹰图，可能和南宫世家，早具有什么渊源了。”

东方亚菱道：“只要小妹能见鹰图，我相信不难解得此中之秘，只可惜，小妹，很难有这个机会了。”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你可觉着咱们没有离开此地的机会了？”

东方亚菱道：“古堡之秘，很难参透，浪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给了他们很从容的布置机会，目下这绝谷四周，已全是死亡陷阱了。”

南宫玉真秀眉耸动，星月放光，缓缓说道：“在场之人，无一不是江湖高手，只要我们合心同力，也许能冲出一条血路。”

东方亚菱道：“除了表姐之外，在场之人，再难有脱身的机会了。”

南宫玉真道：“这样严重吗？”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小妹心中早有此想，又得前辈予以证实，大概是不会错了。”

脸色一整，缓缓接道：“表姐，小妹希望能说服你，答应我们一件事！”

南宫玉真道：“请说吧！”

东方亚菱道：“咱们的突围之战，一旦陷入绝境，表姐要单人先行独去，一则是，你武功高，他们拦阻不易，再者小妹留下，分了他们不少的心，以表姐超凡拔俗的武功成就，自有成功的机会……”

南宫玉真接道：“表妹，这不是陷我于不仁不义、斩情灭性的境地吗？”

东方亚菱道：“骤然间听起来，确是如此，但事实上，这是执大义不拘小节的作法，表姐，那古堡一定和这个神秘组合，有着很大的关系，所以，他们虽然有了足以和江湖上各大门派抗衡之力，但却一直隐忍不发，一旦，他们找到了那座古堡，找到了

他们要找的东西，那就是江湖乱局开始之日，表姐，那是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的惨局，咱们怎能够坐视不理？”

南宫玉真道：“说的是啊！但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表妹，你的才慧，就是那座青山。”

东方亚菱叹口气，道：“我不是山，就是山也有被夷为平地的一天，表姐，也许我们有脱身的机会，但我们不能不作最坏的打算！”

南宫玉真有些黯然的点点头，道：“表妹，咱们的处境，当真如此严重吗？”

东方亚菱道：“千真万确。”

南宫玉真道：“好吧！真要如此，我就只好从命了。”

东方亚菱低声说出了古堡的方位，又约定了要她只身突围的暗记。

南宫玉真道：“亚菱，这只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不想用上，除非没有别的路，表妹，你交给我这么重的责任，那是看得起我，我会尽最大的力量，不让你失望，但我不希望你骗我，能有别的办法，最好别用此策。”

东方亚菱道：“表姐，我了解你的心情，我会用全部心力，和他们一较智谋。”

南宫玉真道：“亚菱，勇敢些，自从咱们相遇之后，我这个作表姐的，也被你激起了万丈雄心，准备在江湖上，做出一番事业，人活百岁，也是难免一死，能和世间绝顶高手，搏杀一阵，虽死无憾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表姐这等豪壮之气，也激起了小妹好胜之心，咱们表姐妹联手合作……”

回顾了秋飞花一眼，微微一笑，接道：“斗斗这些武林高手，也好替咱们女人出一口气。”

南宫玉真低声道：“小声点，别让秋飞花听到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接道：“我也怕伤了他，有时间，我也不敢太过锋芒毕露，我怕他不快乐。”

南宫玉真道：“也难怪的，小表妹，他武功虽然很杰出……”

东方亚菱接道：“但却被你压了下去。”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你的才慧，如当空明月，使他心有畏惧，以他生具有刚烈之性，难免会生自惭形秽之心。”

东方亚菱道：“有一件事，我想先得你的同意？”

南宫玉真道：“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能够脱过了今日之危，我会想办法，助他在武功上，进入大成之境。”

南宫玉真道：“好极了，那不但会使他振起雄心，也使他增强自信……”

东方亚菱笑一笑，接道：“齐大非偶，你在武功上的成就，强过他太多了，他不敢要你。”

南宫玉真不甘示弱，嫣然一笑，道：“我的好表妹，你太聪明，有如灵台明镜，照澈了人心，谁敢娶你作媳妇？”

月光下，只见她脸色苍白，眉宇间，却隐隐透着倦容。

南宫玉真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你脸色不太好……”

东方亚菱由怀中取出一个玉瓶，由瓶中倒出一粒丹丸，吞入口中，道：“老毛病，不碍事的，多劳表姐关心了。”

留下了秀秀、兰兰两人警戒，其余的人，全都盘膝静坐，运

气调息。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左右，正北的方位上，突然出现了七个佩剑白衣人。

兰兰看群豪正在运气紧要关头，心中大为紧张。

兰兰急急叫道：“有人施袭。”

白衣人看来未见奔行，但来势却快速至极，一眨眼间，已到了群豪坐息之处。

群豪坐息的阵势，形如方桶，分坐四周，把东方亚菱围在中间。

面对着北方而坐的，正是东方雁和南宫玉真的从婢摘星。

兰兰不见群豪中有人站起，立刻一横身，拦住了七个白衣人，道：“站住。”

当先一个白衣人，神情冷肃，缓缓行向兰兰，冷冷说道：“闪开。”

突然伸手，拍出一掌。

这一掌势快速如电，兰兰明明看到他一掌拍出，就是无法闪避。

手中的长剑刚抽出一半，左臂已中了一掌。

兰兰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三步。

白衣人不但脸色冷肃，而且手段也冷酷无比，兰兰虽然被一掌震退，但他仍然不肯放过，右手一抬，寒光闪动，长剑已斩向兰兰的柳腰。

第四十回 古堡之秘

他剑势快速，兰兰长剑还未出鞘，无论如何是避不开这一剑。就在长剑将要击中兰兰的同时，忽然寒光一闪，一只剑伸了过来，架开了白衣人的剑势。

当的一声，金铁交鸣，白衣人的长剑，被横里伸来一剑，封闭开去。

是东方雁。

人已闪到了兰兰的身前，冷冷说道：“对付一个女孩子，算不得什么本领。”

白衣人道：“你是男子汉，你来试试吧。”

忽然一剑，斩了过去。

这剑快速绝伦，东方雁被迫得向后退了两步。

白衣人身随剑进，刷刷刷进攻了三剑。

东方雁疾退一步之后，已然横剑戒备，白衣人再度出剑时，东方雁已及时出剑封架。

白衣人三剑连环攻出，东方雁却长剑三挥，也把三剑给封挡开去。

封开过白衣人三剑之后，东方雁展开了还击。

东方世家中剑招精萃，十二追风剑招，连绵出手。

这十二剑招，并非是一套剑中的招术，而是采取天下剑法中精招奇学，经过一番研化而成。

武林中四大世家，所以能和天下各大门派并立不倒，自是各有特长，东方世家在四大世家之中，最能融会别家武功。武功的博杂，在四大世家中，名列第一。

那白衣人，本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杀手，剑路迅速、辛辣，不尚花式，但却实惠的很，一剑就是奇妙犀利，完全是崇尚杀人的手法。

如若他们学有所宗，那是模拟南宫世家的十八招杀手法而来。

只可惜他只得其表，未得其精要变化，虽是剑路相似，但是武力却难同日而语。

东方雁的追风十二剑，招中套招，快中蕴奇的变化，顿使那白衣人，有着招架不易的感觉。

剑招演化到第八招“飞鹰搏鹏”时，那白衣人已封架不住这凌厉的攻势，被东方雁一剑，穿胸而过。

白衣人尸体栽倒，一股鲜血，喷了出来。

东方雁还未及抹去剑上血迹，两道寒光，疾如流星一般，分左右，疾飞而至。

只听一声，“鼠辈敢尔。”

傅东扬、天虚子，双剑并至，封开了两道寒芒。

原来，群豪都已坐息醒来，但却故作未理之状，准备诱敌。

余下四个白衣人一齐出手，四只剑同时攻了过来。

追风、摘星、东方雁，同时出手，三个人阻挡住四只长剑的攻势。

东方亚菱道：“他们既已发动，那就等于翻了脸，诸位不用手下留情，咱们前面的险阻正多。”

天虚子剑势速变，奇招横出，当先把一个白衣人斩毙剑下。

傅东扬哈哈一笑，道：“老道士，开杀戒了。”

突然右手长剑一变，闪起了重重寒光，也劈死一个白衣人。

东方雁也施展出东方世家的绝技，劈死了一个白衣人。

追风、摘星，各出武功绝招，也把对方斩毙于剑下。

片刻工夫，近身七个白衣人，全部被斩毙剑下。

傅东扬回顾了追风和摘星一眼，道：“两位姑娘的武功，似是又长进了很多。”

追风道：“我们近来得小姐指点很多，剑术上有了一些进境。”

傅东扬道：“很大的进境。”

摘星道：“老前辈夸奖了。”

作丫头的，都有一个特性，那就是随着主人转，她们看到南宫玉真对那傅东扬十分敬重，因此就对傅东扬特别敬重。

搏杀了七个白衣人，傅东扬回顾了东方亚菱一眼，道：“姑娘，咱们现在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道：“等一等，我想他们会再派人来。”

傅东扬道：“姑娘的意思是来一个，杀一个吗？”

东方亚菱望七具白衣尸体，道：“晚进不懂武功，不过，我觉着，这些人的剑路很确实，但他们算不上一流高手，至少，派这些人来对付咱们，华一坤心中也明白，无法讨得好去。”

傅东扬道：“对！这些人剑术虽然不错，但绝不是我们的敌手，华一坤派他们来送死事小，岂不是伤了他的面子。”

东方亚菱道：“晚进亦是心有此疑，但却想不出他们的用心何在？”

傅东扬点点头，道：“姑娘心思缜密，想的周到，在下还未想到此处。”

东方亚菱道：“猜测他们武功，不外两个作用。”

傅东扬道：“请说吧！”

东方亚菱道：“一是想确定的测出我们武功的成就，他们拒不驰援，硬生生看着七个人被我们杀死，不外是想看出各位的剑路，然后，再筹思破解之法。”

天虚子道：“贫道曾料及此处，所以，他无法得到任何收获的。”

傅东扬道：“姑娘，咱们不能在此停留太久吧？”

东方亚菱道：“不能，咱们找出了他们的用心，就向外突围。”

傅东扬道：“如若咱们无法找出他们用心呢？”

东方亚菱道：“那自然也得走！”

说话之间，又是一批白衣剑手，行了过来。

和第一批白衣剑手，穿着一样衣服，佩带着一样的兵刃，神情、举止无一不同。

傅东扬有着失望的感觉，望了东方亚菱一眼，道：“怎么又是一样的人？”

东方亚菱道：“不一样，相同的只是外貌、衣服、兵刃和身材，但事实上，他们是不同的人。”

傅东扬道：“秀才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一个等级的剑手。”

东方亚菱道：“不会的！华一坤绝不会再派同一个等级的人来……”

东方雁接道：“既非同一个等级的人，为什么他们要穿一样的衣服？”

东方亚菱道：“混淆，这恐怕也是华一坤的阴谋之一。”

天虚子道：“华一坤当年在江湖上走动之时，就以阴狠、冷酷著名，五十年息隐不出，……只怕已成了人中之精，对这么一个敌人，咱们要全力防备。”

东方亚菱还未来及答话，七个白衣人，已到了身外丈余之处。

这些白衣人，看起来，仍然是缓步而行，不见奔跑。

但行来的速度，却是快极。

但在一丈外，全部停了下来。

一样的衣服，一样的装束，年龄也差不多，甚至连面孔，也差不多，每个人，都绷着一张脸，好像是天下人都欠了他们的钱。

东方亚菱道：“傅前辈，晚辈斗胆相请，你去试他们几招？”

秋飞花一侧身，道：“东方姑娘，在下可否代师出战？”

傅东扬冷冷说道：“飞花，东方姑娘是统主全局的人，出口之言就是命令，你怎么能够自作主张呢？”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秋兄，傅前辈经验多，见识广，他会摸出这些人的底细。”

两个谈话之间，傅东扬已举步行向了白衣人。

七个白衣人一排站着，手握剑柄，不言不动。

骤然看去，像是七尊白玉雕成的人像。

东方亚菱低声道：“天虚前辈、秋兄，去替傅前辈打个接应。”

只见傅东扬一挥手，道：“诸位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七个白衣人静静的站着，一语不发。

似乎是根本没有听到傅东扬的问话。

天虚子、秋飞花，快步而上，分站在傅东扬身后。

双方保持了三尺左右的距离。

傅东扬一皱眉头，冷冷说道：“七位是哑子，还是聋子？”

七个白衣人同时一皱眉头，仍然没有答话。

不过，七个人的动作，已然表现出既非聋子，亦非哑子。

傅东扬缓缓抽出长剑，抱元守一，道：“诸位如若不愿说话，咱们只有在兵刃上分个高下了？”

七个白衣人，缓缓抽出了兵刃，长剑斜斜刺出。

傅东扬道：“七位是准备一个人和在下动手呢？还是七位联手而上？”

居中而立的一个白衣人，突然大声喝道：“一对一。”

喝声中，长剑已如闪电一般，冲了出来。

傅东扬右手疾起，当的一声，硬把一剑封开。

双方势均力敌，秋色平分。

傅东扬封开一剑之后，立刻挥剑还击。

白衣人一扬长剑，也是硬把傅东扬一剑封开。

轻兵刃动手相搏，大都是以轻灵变化为主，很少有人这样硬打硬接。

但这两人，却是以长剑互撞猛击。

但闻一连串兵刃撞击交鸣，不绝于耳。

突然间，寒光闪闪，金铁大震声中，两个人各自向后退了一步。

原来，两人这全力一击，竟然彼此都把手中的兵刃震断。

傅东扬退后三尺之后，微微一笑道：“东方姑娘，果然不出姑娘的预料，这一批白衣人，和刚才那批白衣人的武功相差很远。”

东方亚菱道：“杀了他们。”

兰兰右手一招，把长剑递了过来。

傅东扬接过长剑，冷冷说道：“阁下，再换一把长剑试试吧！”

白衣人似是未想到手中的长剑，竟会被震作两断，七个人只有七把剑，白衣人自然不可能把别人长剑借过来。

秋飞花低声道：“师伯，咱们先攻吧！”

天虚子微微一笑，道：“你先上吧！”

他已发觉了秋飞花在剑术上的成就，似乎是已超过了自己很多。

其实，秋飞花也不要天虚子出手相助，问他一句话，也不过是打个招呼罢了。

听得天虚子一句话，立刻挥剑而上。

他剑招快速，疾如闪电，寒芒一闪间，冒起了一片血光。

原来，居中那个断剑的白衣人，一只右臂，生生被齐肘切断。

秋飞花剑招快速中，不失变化，人随剑变，已冲入了人群之中。

但见寒芒连闪，响起了一阵叮叮咚咚的金铁交鸣之声。

秋飞花人和剑混在了一起，滚了过去。

由一面进，由一面出，由七个白衣人中间冲了出去。

剑光收敛，人影重现。

六个白衣人，也都拔剑出手，静静的站在原地。

忽然间，三个白衣人倒了下去，胸口和小腹间，流出了鲜血。

敢情秋飞花这挥剑而过，一举间，伤了三个白衣人。

秋飞花二度振剑攻出，攻向三个站着的白衣人。

三个白衣人，齐齐挥剑斩去。

但闻一阵兵刃相击之声，秋飞花又从三个白衣人之间，穿了过去。

一阵兵刃交击的响声过后，重又归复了平静。

三个白衣人，又倒下了两个。

只余下一个白衣人，仍然站在那里。

没有人认得出，秋飞花用的什么剑法，也没有人看得出秋飞花用的什么手法，但这一式剑招的凌厉，却是玄妙莫测。

七个白衣人倒下了六个，只余下一个人，那一个白衣人，虽然没有逃，但脸上却已泛现出惊惧之色。

显然，这些白衣人，并非是完全的悍不畏死，只要遇上了真正厉害的人，也会心生畏惧。

秋飞花一口气，放倒了六名剑手之后，脸色也显然一片苍白，看上去，这两剑也耗费了他不少的真力。

轻轻吁一口气，秋飞花缓步行到了那白衣人的身前，冷冷说道：“你是准备弃剑认输呢？还是准备和我再打一架呢？”

那白衣人摇摇头，又点点头。

秋飞花一皱眉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衣人道：“我打不过你，但我又不能不打。”

秋飞花道：“你可以弃剑投降！”

白衣人道：“那更不行，只有战死的武士，没有投降的武士。”

秋飞花道：“那么，阁下总有一个想法吧！”

白衣人道：“我们动手相搏，希望你能一剑把我杀死。”

原来，秋飞花剑下创伤的六个人，有三个还没有死，卧在地上，不停的发出呻吟之声。

点点头，秋飞花缓缓说道：“好吧！你出手。”

白衣人大喝一声，挥剑攻出。

这一剑，力道奇猛，长剑划出了一阵破空金风。

显然，这一剑，他用出了全力。

秋飞花挥剑封架，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

不容秋飞花抽剑还手，白衣人已展开了连环攻势。

但见寒光闪动，剑气漫空，白衣人的攻势，竟然是猛锐无匹。

而且每一招剑势，都指向了秋飞花的要害大穴。

秋飞花完全落处于守势之中，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摘星看得很急，低声对南宫玉真道：“姑娘，秋爷两剑，放倒了六个白衣人，气势是何等雄猛威武，为什么却被这余下的一个白衣人，迫得险象环生，还手无力？”

南宫玉真笑一笑道：“这一次两个人在比剑招，如若秋公子要杀他，只不过馭剑一击罢了。”

秋飞花和那白衣人，搏斗激烈，转眼工夫，已然打了五十余回合，仍然不分胜败。

这说明了一件事，这些白衣人在剑上的造诣，相当的精深，只不过，无法阻挡馭剑一击，如若单以剑上的变化，互相搏杀，只怕两人没有百回合的苦战，很难分出胜负。

秋飞花连换了七种剑法，苦斗了五十回合，仍然没有扳回劣势，心中暗暗震惊，忖道：如若我未得无难翁传了馭剑取敌之能力，只要对方有两个人，就可以轻易取我之生命了。

心中念转，手中剑法已变。

施出了无难翁传授的“无难十三剑”。

这是无难翁融会了天下剑术之后，独自创出的剑法，也是无

难翁剑法中的精萃之学。

第一招“天下无难事”，剑势抖然间，闪起了一片剑花。

但闻铮铮两声，白衣人绵连不绝的快剑，硬被一剑分割，攻势顿挫。

第二招“难如上青天”，剑势由下向上反击过去。

这是一个出剑极难的角度。

出剑难，防守亦难，白衣人长剑下封，但却封不住那锐利的剑招，左腿被划了一剑，人也被震得向后退了五步。

第三招“难为人上人”。

剑气如虹，穿透了白衣人的前胸。

秋飞花吸口气收回长剑，白衣人尸体微颤了一阵，倒摔在地上。

只听一低沉的声音赞道：“好剑法。”

转头望去，只见华一坤，步如行云流水般的走了过来。

看上去，他走得并不快，其实，迅如石火，一眨眼间，人已到了秋飞花的身前。

秋飞花长剑横胸，凝神待敌。

华一坤淡淡一笑，道：“你的剑路很怪异，似是出自无难门中，你是无难翁的什么人？”

秋飞花不能不佩服华一坤阅历的丰富了，嗯了一声，道：“不错，在下的武功，确有一些出自无难门，阁下好眼力。”

华一坤道“老夫四十年未见过令师了，他还好吧！”

秋飞花道：“他老人家很好，阁下和他老人家很熟吗？”

华一坤道：“见过几次面，他是个很冷僻的人，但他和老夫么，处的很好。”

秋飞花道：“原来如此。”

华一坤轻轻咳了一声，接道：“阁下请闪开路吧！我要和东方姑娘说几句话。”

秋飞花沉吟了一阵，向后退去。

华一坤望望地上横躺的白衣剑手，道：“姑娘，你杀了我们一十四位剑手，姑娘对此，准备作何交代？”

东方亚菱道：“你是兴师问罪而来？”

华一坤淡淡一笑：“这些人，在老夫手下，只不过是三流的剑手，死了不少，活着不多，谈不上兴师问罪，不过，老夫只是想听听姑娘对杀伤人命的看法罢了。”

东方亚菱道：“他们犯人不敌而死，那是罪有应得，凶手伏诛，死而何憾，但不知华老前辈，对贵属下之死，看法如何？”

华一坤淡淡一笑，道：“我也觉着他们死的应该。”

东方亚菱嗯了一声，道：“华老前辈并没有什么很新的看法。”

华一坤笑一笑，道：“老夫，只是奉告诸位几件事情。”

东方亚菱道：“晚进洗耳恭听。”

华一坤道：“姑娘也许已经真的解出了那古堡之秘，因为，敝教主告诉过我，如若东方姑娘也解不开这古堡之秘，那就不用再追查了。”

东方亚菱道：“为什么？”

华一坤道：“因为，敝教主说，如若东方姑娘无法解得个中之秘，当今之世，只怕很少有人解得开其中之秘了。”

东方亚菱道：“嗯！贵教主这么看得起我，当今叫人有些受宠若惊了。”

华一坤冷笑一声道：“可惜的是，世上之事，有利，必有弊，姑娘在此地停留了数日之久，也给咱们一个很好的机会。”

东方亚菱道：“杀我的机会？”

华一坤道：“姑娘果然是聪明得很。”

东方亚菱点点头，道：“说下去吧！”

华一坤道：“我们利用这些时间，在周围布下了陷阱，很厉害的埋伏，足可以使诸位无法突围的埋伏。”

东方亚菱道：“这么有把握吗？”

华一坤道：“有！所以，姑娘准备突围的打算，最好停下。”

东方亚菱道：“阁下的意思，是要我们坐困待毙？”

华一坤道：“目下姑娘的处境，还有选择的余地，未必一定要死。”

东方亚菱道：“请教？”

华一坤道：“姑娘可以和我们合作。”

东方亚菱道：“作你华老前辈属下从人？”

华一坤道：“这个，老夫不敢，敝教主对姑娘，器重之极，因此为姑娘留了一个职位。”

东方亚菱道：“什么样的职位？”

华一坤道：“自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教主了。”

东方亚菱微微一笑，道：“请问华老，你们贵教之中，有几个副教主？”

华一坤道：“三个。”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答应了你的条件，那是有四个副教主了？”

华一坤道：“不错，事实上，以本教之大，就算再多上三五

个副教主，也是理所当然。”

东方亚菱道：“阁下，你不觉着自己很委屈吗？”

华一坤道：“姑娘这说法，和在下的感觉，刚好相反。”

东方亚菱道：“那是说，华老很安其位了。”

华一坤道：“以老夫的武功、才略而言，在本教之中，只能当一个堂主而已。”

东方亚菱道：“难得华老如此的谦虚……”语声一顿，接道：“贵教的组合，似是十分复杂，在下可否多知道一些？”

华一坤道：“教主有令到来，尽量的满足姑娘一切问话。”

东方亚菱道：“想不到啊！贵教主竟然如此的看重我。”

华一坤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如若姑娘不具有相当的才慧，敝教主，怎会如此器重姑娘，当仁不让，姑娘也不用谦虚了。”

东方亚菱道：“你们是什么教？”

华一坤道：“万方教，取万方归来，本教皆可容纳之意，不过，这名字，也不过是一个临时的名字罢了。”

东方亚菱接道：“还有别的名字么？”

华一坤道：“我想多则五年，少则两载，本教就可以改个名称了。”

东方亚菱道：“改一个什么名字呢？”

华一坤道：“什么名字么？还言之过早，但内容大约武林是一统的含意。”

东方亚菱道：“那是说，你们早已胸有成竹，三五年内，就可以把整个江湖大道，置于一统之下了。”

华一坤道：“现下，还有两处障碍。”

东方亚菱道：“哪一处？”

华一坤道：“你东方姑娘和南宫小姐。”

南宫玉真撇撇嘴，道：“难得，你们这么看得起我。”

华一坤笑一笑，道：“听说南宫姑娘已经得到鹰图、玉珮，参悟出个中武功，所以，咱们不得不对姑娘另作一番估价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们已知武林四大世家的实力，说一句不怕两位生气的话，武林四大世家，实力不会超过当今武林中九大门派，我们既然不把九大门派放在心上，自然也不会太重视武林四大世家了。”

东方亚菱道：“看到你华老，甘愿屈居人下，我倒有些相信了。”

华一坤脸上一热，道：“但因南宫世家和东方世家，有了你们两位姑娘，所以，我们对武林四大世家，又重新有一种看法。”

东方亚菱道：“什么看法？”

华一坤道：“我们觉着，武林四大世家中，可能有一种很强大的潜力，那就是这四大世家，可能培养出很多的人才。”

东方亚菱道：“华老太看重我们了。”

华一坤道：“不过，我们看到的，目下只有你们两位，我们希望二位之后，再无其他的人才了。”

东方亚菱道：“嗯！所以，你们准备把我们置于死地。”

华一坤道：“姑娘，别说得这样难听，我们希望和两位姑娘合作。”

东方亚菱道：“华老，你很有心机，也尽极威胁之能事。”

华一坤道：“姑娘，在下的意思是，希望两位姑娘认明了内情之后，和我们合作。”

东方亚菱道：“合作的条件，就是我作副教主，但南宫姑娘呢？”

华一坤道：“南宫姑娘可以安排到副总护法的职位上。”

东方亚菱道：“那岂不是太过低了一些？”

华一坤道：“姑娘，本教中，最缺少的，就是姑娘你这种人才，所以，我们需要姑娘。至于南宫姑娘，固然武功高强，江湖罕见，但我们这个组合里，武功高强的人，太多了一些，如若一下把南宫姑娘的职位，安排得太高了，唯恐别人不服。”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华老，我们不要谈贵教主的意思，我想先知道你华老的意思。”

华一坤道：“在下的意思很简单，希望能说服你姑娘。”

东方亚菱道：“哦？！”

华一坤道：“如是姑娘不肯答允，在下就无法作主了。”

东方亚菱道：“无法作主，作何解释？”

华一坤道：“那意思就是说，姑娘如不答允，在下只有按照教主之命行事了。”

东方亚菱道：“华老，我看我们无需再谈下去了。”

华一坤道：“姑娘不再多想想吗，想想利害得失……”

东方亚菱道：“我想得很清楚了，不愿再想下去。”

华一坤道：“姑娘如此坚持，老朽告辞了。”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慢着。”

华一坤停下了脚步，道：“南宫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南宫玉真道：“华老，晚进有些自不量力。”

华一坤道：“姑娘的意思是……”

南宫玉真道：“我的意思很明显，想向华老前辈领教几招！”

华一坤道：“一定要打一架吗？”

南宫玉真道：“看来是非如此不可了。”

华一坤道：“姑娘一定要和老朽打一架吗？”

南宫玉真道：“是！就算败在华老的手中，也不算是太丢人的事。”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老朽倒得仔细的考虑一下了。”

南宫玉真道：“你考虑什么？”

华一坤道：“你就算败在老朽手中，老朽又有何面目见人？”

南宫玉真道：“以老前辈的武功，取胜晚辈，只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华一坤道：“姑娘，你取到了鹰图、玉珮，武功有了很大的进境，老朽是一位谨慎的人，我不喜欢冒险。”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有些事，非得冒险不可。”

华一坤还未答话，南宫玉真已缓步行了出来，道：“老前辈，你就赐教几招吧！”

皱着眉头，华一坤缓缓说道：“姑娘，老朽有件事想不明白。”

南宫玉真道：“咱们打完了再说不迟。”

华一坤道：“姑娘如是一定要打，老朽也只好奉陪了，不过，我觉得先把话说完了，再打不迟。”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晚进年轻，忍耐的工夫不够，你老人家，还是先动手吧！”

说完话，呼的一声，劈了出去。

她说打就打，已经不容华一坤再多考虑了。

华一坤面对着南宫世家犀利无匹的杀人手法，内心之中，也

有着很深的戒惧，右手一扬，五指反向南宫玉真的腕脉上扣去。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老前辈，你一招也不肯让啊？”

口中言笑，双手连环抢攻，眨眼之间，已然攻出了八招。

南宫世家的武功，果然招招凌厉，每一出手，无不攻向人身要害大穴。

华一坤接下八招，脸色微变，道：“姑娘，你这不是比武，简直是在拼命啊？”

原来，南宫玉真这八招连环攻势，招招都攻向要害，而且手法极怪，诡异难测。

华一坤虽然接下了八招，但却紧张得隐隐见了汗水。

但他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南宫玉真收掌而退，笑一笑，道：“老前辈该你了。”

华一坤道：“该我了？”

南宫玉真道：“晚进已攻出八招，老前辈也该还击几招才是。”

华一坤哈哈一笑，道：“姑娘公平得很啊！”

南宫玉真道：“江湖有道，晚进攻过了八招，自然应该由老前辈攻几招了。”

华一坤点点头，突然转身一跃，人已到三丈开外，一连几个起落，人已消失不见。

南宫玉真要待追赶，却被东方亚菱叫住，道：“表姐，不用追他了。”

南宫玉真道：“这个人，一世英名，怎会如此的不知爱惜？”

东方亚菱道：“表姐，别怪他，他有他的苦衷。”

南宫玉真道：“什么苦衷？”

东方亚菱道：“他不敢和你动手……”

南宫玉真道：“小表妹，如若华一坤心中真的怕了我，不但我自己不信，就是在场之人……只怕也没有几个人，可以相信了。”

东方亚菱道：“小妹不懂武功，但我想你刚才出手的几招，决不是南宫世家中的武功。”

南宫玉真道：“你怎么知道？”

东方亚菱道：“我只是这样想，南宫世家中一十八招杀人手法，固然是厉害得很，但还不足以骇跑了华一坤。”

南宫玉真微微一笑，道：“看来，你果真是聪明得很，表姐用的确然不是南宫世家中的武功。”

东方亚菱接道：“由鹰图中参悟而来。”

南宫玉真点点头，道：“确是如此。”

东方亚菱突然间，垂下头去，凝目沉思。

东方雁轻轻咳了一声，道：“妹妹，你在想什么事？”

东方亚菱道：“我在想，华一坤为什么会接你一招就跑。”

东方雁道：“妹妹，你是大处聪明，小处糊涂，他认不出玉真表姐的武功路数，自知不是敌手，才转身而去，这有什么奇怪呢？”

东方亚菱道：“小妹的看法，刚好和哥哥相反。”

东方雁道：“你有什么看法？”

东方亚菱道：“我觉着，他认出了南宫表姐的武功，所以，他才不战而退。”

东方雁道：“他如认出了表姐武功，必可知破解之法，实也用不着逃了。”

东方亚菱道：“他认出了表姐的武功，所以，他知道下面几招，凶猛绝伦，使他无法抗拒，那只好走为上策了。”

东方雁沉吟了一阵道：“倒也有理。”

南宫玉真道：“如若刚才一战，我能胜了华一坤，把他制服于手下，借他之力，咱们就可以安然脱困了。”

东方亚菱道：“华一坤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南宫玉真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东方亚菱：“这山谷之中，不能久留，但如想破围而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南宫玉真道：“表妹，现在，要你拿一个可以肯定行动的主意了。”

东方亚菱点点头，沉思了良久，道：“倒有一个办法。”

南宫玉真道：“什么办法？”

东方亚菱道：“咱们走一条路出于他们意料之外的，也许可以闯出关去。”

南宫玉真回顾了一眼，道：“咱们往哪里走？”

东方亚菱道：“我已经打量过这里形势，我们只有往东走，才有脱围的机会。”

东方雁一皱眉头，道：“往东走，东面是什么地方？”

东方亚菱道：“连绵不绝的大山，也可能是一条死路。”

东方雁道：“你知道了那是一条死路，咱们为什么要去？”

东方亚菱道：“列强才可以求生，正因为那可能是一条死路，他们的防卫之力，才会薄弱一些，咱们才有脱困的希望。”

东方雁道：“就算咱们冲过去，但也仅仅是脱离了这一条死谷，进入了另一条死谷中，冲得出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东方亚菱道：“哥哥，别人都不反对小妹，你却是处处和我为难。”

东方雁道：“人家不好意思说你，咱们是兄妹，所以，我才会说你。”

东方亚菱摇摇头，笑道：“你事实上要逼着我说些什么？小妹只好说个理由出来，给你听听了……”

语声一顿，接道：“这地方，不但是死谷绝地，而且，他们已经准备了很多天，强弓硬箭，滚木擂石，可以火攻，也可以水攻，咱们没有一点防守的凭藉，如是换个地方，至少咱们可以灭去这些威胁……”

目光一掠兰兰、秀秀，接道：“走！向东边闯。”

兰兰、秀秀抬起滑竿，东方亚菱突然从滑竿的座位上，拿起一个一尺二寸长，形如竹筒的圆状物，抱在手中。

然后，又从腰间解下了一条白绫带子，把自己绑在滑竿上。

任何人，都已经看出了东方亚菱下了决心，准备闯出绝谷。

南宫玉真快步行了过来，道：“表妹，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滑竿上？”

东方亚菱道：“这一阵，突围之战，激烈、惊险自在想象之中，小妹恐无法坐稳在这滑竿之上。”

南宫玉真口气一变，道：“亚菱，你不用客气了，我们应该如何分配，你吩咐吧！”

东方亚菱道：“哥哥和秋兄开道，天虚老前辈和傅前辈守护左翼，表姐独当右翼，余者断后。”

南宫玉真低声道：“亚菱，咱们一有行动，首先会遇上强弓疾箭，你高居滑竿之上，那是最明显的目标……”

东方亚菱接道：“若要下来走路，单是这些山坡，我就爬不上去。”

南宫玉真低声说道：“下来，我背着你走。”

东方亚菱道：“我想，他们不到完全绝望的时刻，还不会杀死我，他们会调集高手生擒我的机会大些，我高坐在滑竿之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也许不会对我施下毒手。”

南宫玉真不再多言，回头对摘星、追风说道：“你们全力照顾表妹，如是兰兰、秀秀，已有不支，立刻接替他们。”

追风、摘星一点头，道：“婢子遵命。”

秋飞花、东方雁已行在滑竿前面。

东方雁沉声说道：“兰兰、秀秀你们听着，你们只管抬好滑竿，不用分心于对敌的事。”

兰兰、秀秀齐声点头领命。秋飞花左手折扇，右手长剑，当先而行。

东方雁也握剑在手，紧追在秋飞花的身后。

果然，冲向东方的方位，大出了对方的意料之外。

秋飞花等一口气，冲到了山坡前面，仍然不见有人出手拦阻。

但已登上山坡，局面立刻有了变化。

先是一阵弩箭，疾如流星一般迎面而至。

秋飞花、东方雁，长剑齐挥，闪起了一片剑光。

天虚子、傅东扬，也一起行动，兵刃，掌力，交相击出。

弩箭过后，是一排白衣剑手，横里拦住了去路。

一排八人，各执长剑。

同时，两面山峰上，人影闪动，有很多人，奔向正东方位来。

显然，正东方很薄弱，华一坤正调人手堵击。

东方亚菱如预料不错，那些弩箭，都是在人肩以下，显然，没有射伤东方亚菱的企图。

秋飞花长剑摇曳，击落了一支弩箭，左手折扇，急急示意兰兰和秀秀停下。

原来，正东方位上，这片小坡，虽非断崖、峭壁，但却无路可行，尤其是八个白衣人防守在一个四五尺高的陡坡，就算比兰、秀秀武功再高一些的人，也无法一面闪避对方剑势，一面登上陡坡。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白衣剑士手中的长剑，伸动之间，正好是攻向高坐滑竿之上的东方亚菱。

因此，秋飞花示意要他们停了下来。

南宫玉真低声道：“放下滑竿。”

兰兰、秀秀依言放下滑竿。

没有人吩咐什么，群豪很自然的布成了一个扇面阵式，把东方亚菱圈在了中间。

南宫玉真低声道：“傅前辈，请费神保护亚菱，我去助秋兄杀开一条血路。”

傅东扬道：“南宫姑娘，不用急着出手，叫他们把人手集于此地……”

南宫玉真奇道：“为什么？”

傅东扬道：“东方姑娘判断的不错，这正方位上，他们设伏不多，所以，只有调集一部人手赶来阻拦，咱们在混战中杀出去，比对付其他强弓长箭、毒针暗器，似是比较容易一些。”

南宫玉真悄然一悟，笑道：“傅前辈，想的究竟是比较晚辈周到。”

这时，秋飞花已飞身而起，冲向山坡。

两个白衣人长剑操出，刺了下来。

秋飞花右手长剑“行灵流水”，一剑横击，当的一声，震开了长剑。

双足向悬崖上踏去。

另外两支长剑，左右刺了过来。

秋飞花一吸小腹，一支剑掠过小腹而过，另一支剑，却被秋飞花左手折扇一挥封了开去。

这八个白衣人手中长剑配合得极是佳妙，秋飞花虽在一瞬间，封开了四支长剑，但另有两支长剑，却疾如流星一般，点向小腹。

秋飞花手中的折扇长剑，都已走了招数，双足还未踏落实地，变招不易，被第三度攻来的剑招，生生给逼落下来。

东方雁紧随着飞身而起，挥剑攻出。

但见寒芒闪动，三支长剑，交织成一片剑网直压而下。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东方雁也被那交错的剑网，生生给压了下来。

落着实地之后，东方雁长长吁一口气，道：“秋兄，这几人配合得不错，交叉剑网，汇成了一股很强大的压力，咱们想硬冲上去，只怕也不是容易的事。”

秋飞花早已听到傅东扬、南宫玉真的谈话，笑一笑，道：“等他们后援将至时……咱们冲上去，杀得也可以热闹一些。”

放低了声音接道：“只和他们近身相搏，逼他们让出一条路来，不要杀得他们望风而逃。”

东方雁也是聪明人。

聪明人一点就透。

心中暗暗忖道：“这法子当真是妙绝得很，这般人如若不死，他们就会不停的拼命缠斗，比他们武功更高的人，无法插进手来，就算是插手进来，也有着碍手碍脚的感觉，无法把凌厉的杀招施展出手。这些人不退开，混战一处，埋伏的弓箭手，也无法施弩箭、毒针一类的暗器。”

想通了个中的道理，东方雁不禁微微一笑，道：“好主意。”

秋飞花突然长啸一声，振袂而起。

这一次，只飞起了两丈多高，折扇护身，长剑攻敌，头下脚上的飞落而下。

白衣剑手，齐齐举起了手中的长剑，幻起了一片剑影，迎了上去。

秋飞花长剑上满蓄真力，荡开了了一片剑影，落着实地。

一支长剑，蓄势待发，直到秋飞花落着实地时，才刷的一剑，刺了过来。

秋飞花折扇微侧，轻轻一拨，把一剑来势，拨向一侧，长剑却伸缩、吞吐，一连攻出了八剑。

环围身侧的白衣剑手，被这迅如电火的剑势，生生给逼了开去，让出了一片空地。

东方雁及时而上，挥剑接住了两剑攻势。

秋飞花剑风如轮只把强敌逼退开去，却未下煞手伤人。

东方雁也有了默契，剑势以守为主，逼住敌人剑势，不让他们攻势近身。

南宫玉真早已安排好了进攻手法，娇叱一声，飞身而上，手拍指点，逼退了四人。

兰兰、秀秀在傅东扬等护持之下，也登上了陡崖。

群豪开始向前冲去，秋飞花和东方雁的双剑气，给逼退开去。

东方亚菱用绶带把自己已绑在了座椅上。

摘星飞身而上，把身躯挡在了东方亚菱的身前。

看上去，刀光、剑影，打得热闹非凡，但却没有一个人受伤。

这时，赶到的援手，不下二十余位，一拥而上，希望拼搏住秋飞花等。

但他们失望了，秋飞花、东方雁，开道忽紧忽慢，只把拦路敌人，逼得向后退，却不肯伤人。

华一坤调集了不少弩箭手，但因双方混战一处，无法下令射出。

距离岭脊，不过有数十丈的距离，群豪一阵急攻，已然踏上岭脊。

东方亚菱乘坐的滑竿四周，围满了人，兵刃交错，寒光闪闪，看上去很激烈，但却是有惊无险。

华一坤亲自也带着了一批人手赶到。

但群豪已然脱出了埋伏地区。

傅东扬高声说道：“飞花，下手逼开他们，看样子，前面已无埋伏。”

他口说得虽然客气，事实上，却无异招呼秋飞花施下毒手。这些人紧追蛮缠，如若不施下毒手，实在很难摆脱他们。

傅东扬一声令下，秋飞花剑势突变，无难门精奇的招数，连绵出手。

但闻惨叫之声，不绝于耳，挟着断脚残臂，横飞血肉。

东方雁也施出了东方世家中的家传快剑，配合了秋飞花的剑招，痛下杀手。

南宫玉真连兵刃也未亮出来，指风、掌力，尽都指向了人身要害。

天虚子低吟了一声，无量寿佛。

剑招也变得十分辛辣，片刻时，连伤了数人。

这一阵，群豪大开杀戒，奇招绵连，随行围攻的剑手，片刻间，已然伤亡了大半。

余下的目睹惨状，不敢再向滑竿逼近，纷纷向后退去。

兰兰、秀秀，加快了速度，很快的越过了山脊，脱出围困。

秋飞花也从开道而行，转成了断后。

事实上，群豪整个队形，完全改变，东方雁、天虚子、南宫玉真加上秋飞花，四个人一排横立，拥阻了追兵。

这时，追兵已然云集了有四五十人之多，各执兵刃，一拥而上。

南宫玉真冷冷说道：“诸位，刚才，我们是手下留情，如若诸位还不知进退，苦苦逼迫，那是自找苦吃了。”

口中说话，双掌已急疾如流星般，攻了出去。

她杀机已动，出手掌力，全都是阴柔之劲，中人之后，才会吐出内力，伤人内腑。

但闻几声闷哼，传了过来，两个当先攻上的大汉，口中鲜血涌出，倒地死去。

秋飞花、天虚子、东方雁，全都展开凌厉的攻势。

但见剑气纵横，尽都是快剑杀手，双手搏斗得激烈绝伦。

秋飞花剑发如电，片刻间，已然杀伤四人。

他心中仁慈，虽然下了杀手，但还留了一份仁慈，剑招只刺中对方的右腕、右臂，使对方无法再行还手。

天虚子、东方雁也都痛下杀手，片刻工夫，已然杀伤了十余人。

南宫玉真虽是赤手空拳，但她的杀人手法，最为凌厉。

这些人虽然是悍不畏死，但他们眼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也不禁为之心中震动起来，竟然不敢对南宫玉真出手。

秋飞花、天虚子、东方雁，都是初次见到南宫世家的杀人手法，那真是招招见血，掌掌夺魂的武功。

出手一招，必伤一命。

只听一阵尖厉的哨音，传了过来，围攻群豪的匪众，全都退了回去。

这些人，攻来时，有如狂风暴雨，退走时，亦如狂飚飞扬。眨眼之间，已走得一个不剩。

东方亚菱并未远去，停在那里，眼看攻上来的人，全都退了开去。

秋飞花已回顾了南宫玉真一眼，道：“姑娘，咱们要不要追上去？”

东方亚菱接道：“不用追了。”

东方雁轻轻吁一口气，道：“妹妹，好像咱们很容易就闯出了埋伏。”

东方亚菱道：“这是一条通往山区的绝地，他们想不到咱们会走这条路，所以，这里没有埋伏。”

东方亚菱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也许会艰苦一些，路途遥远一些，咱们总会走出去的。”

东方亚菱道：“哥哥，你过来瞧瞧吧！”

东方雁快步行上峰面，凝目望去，只见前面，重峰叠翠，峭壁如切。别说是人走了，就算是山猿越渡，也非易事。

秋飞花轻轻吁一口气，道：“亚菱姑娘，咱们要穿越过这起伏重山吗？”

东方亚菱摇摇头，道：“如若这地方，有一条可通之路，他们就不会这样轻松放咱们过关了。”

秋飞花道：“咱们现在要到何处？”

东方亚菱道：“就是下面那一道深谷之中。”

秋飞花低头看去，只见那条深谷，和停身的山谷，大小相若，不禁一皱眉头，道：“那道山谷和这座山谷，有什么不同呢？”

东方亚菱道：“至少有一个地方不同，这座山谷中，没有看守咱们的人……”

她似是言未尽意，但却一笑而止。

事实上，任何人心中，都有着一个很奇怪的想法，觉着东方亚菱由对面搬过来，并无什么作用。

东方亚菱目光由群豪的脸上掠过，道：“兰兰、秀秀，走慢一些。”

兰兰、秀秀应了一声，抬起滑竿，向下行去。

东方亚菱高坐滑竿之上，目光不停的转动，四下打量。

这也是一片荒地绝谷，谷中长满了高可及人的杂草，简直是，密无容足之处。

就目光观望所及，这片谷底贫地，比起另一面谷中的地方，似乎是小了一些，但却比另一面更荒凉。

那一片谷底中，有着小溪流水，如茵草地，这一片谷底中，

都是高可掩人的荒草，完全无法瞧出谷底的形势。

群豪心中都有些不满，但却为了保持对那东方亚菱的信任，没有人提出什么。

但每人脸上都泛现出奇异和不安之色。

东方雁轻轻吟了一声，道：“妹妹，你没有想到吧！这面山谷中，都是荒草。”

东方亚菱没有理会东方雁，全心全意在四下观察。

忽然间，东方亚菱喝令停下了滑竿，解开了缚在滑竿上的绶带，缓缓行了下来，闭上双目，口中不停数着数字，三七二十一，五七三十五。

谁都不知她在算些什么？也没有人用心去听。

东方亚菱自言自语的算了一阵，重又登上滑竿，向前行去。

傅东扬看出了全场中人，都有着茫然无从之色，轻轻吁一口气，道：“诸位，东方姑娘带咱们深入荒地绝谷，必有她的用心，诸位且不可等闲视之。”

只听东方亚菱细音袅袅的传了过来，道：“傅前辈，请过来，助晚辈查证一件事情。”

傅东扬缓步行了过去，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东方亚菱脸上透着倦色，淡淡一笑，道：“老前辈左行一百五十步至两百步……找找看，有没有一根石桩。”

傅东扬道：“什么样的石桩？”

东方亚菱道：“不一定是石桩，也许是铁的，或者是坚硬的木桩。”

傅东扬道：“秀才明白了。”

这时，几人已然快近到谷底之地，傅东扬行过十余步，人已

为长草淹没。

但见草稍摇动，傅东扬愈入愈深了，逐渐的也看不出草稍慢动。

傅东扬去了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才行了回来。

只见他满身灰尘，脸上却带着微微的笑意。

东方亚菱脸上是一片紧张之色，急急说道：“找到没有？”

傅东扬道：“找到了，但不是石桩，也非铁桩、木桩。”

东方亚菱道：“那是什么桩？”

傅东扬道：“难出人意料，是一根乌金的桩子，乌金本为金中罕见之物，那金桩粗如小碗，高过一尺，入土好多，秀才没有量过，但是那根金桩的价值，就值不匪了。”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道：“有点眉目了。”

身子突然一颤，向地上栽去。

不知菱姑娘是早有准备呢？还是事情碰巧，倒下去的方位，正是秋飞花的方位。

秋飞花急急上前一步，伸手抱住了东方亚菱。

四周的人全都围了过来。

只见她脸儿苍白，口目紧闭，顶门上隐隐间现出汗水。

东方雁心中大急，叫道：“妹妹，你怎么了？”

伸手抓向东方亚菱的双肩。

南宫玉真突然用手一隔，封开了东方雁的双手，道：“表弟，别惊扰了她，要她好好的休息一下。”

东方雁道：“妹妹好像晕过去了？”

南宫玉真道：“以往，她有过这样的毛病吗？”

东方雁摇摇头，道：“没有。”

南宫玉真道：“这就有点严重了。”

傅东扬道：“菱姑娘太累了，咱们用手、她用心，不知她如何能算出这地方应该有根桩子。”

天虚子道：“这真是一件为难的事，完全没有脉络可寻，想不到，难为她怎会算得出来。”

秋飞花急急说道：“师父，东方姑娘的病势，似是很厉害，师父精通岐黄之术，要不要给菱姑娘一点药物？”

傅东扬笑一笑，道：“你师父这点医道，比起东方姑娘来，有如小巫大巫之别……”

轻轻吁一口气，接道：“她体质太弱，这一次耗费的心血也太多了，她是个很自知的人，等她清醒过来再说吧！”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她要几时才能清醒过来？”

傅东扬道：“这个很难说了，不过，不会太久。”

天虚子道：“华一坤来了。”

转头看去，只见华一坤，带着十二个身穿青色短衫，青色长裤，身佩长剑的剑手，站在五丈之外。

南宫玉真道：“傅老前辈，你们照顾东方姑娘，我去会会华一坤。”

傅东扬摇摇头，道：“姑娘，不用去了，华一坤只是想了解一下咱们的行踪罢了。”

南宫玉真道：“如若不把他们击退，他们一直追着咱们而来，那将如何？”

傅东扬道：“姑娘可以带着几个人去防备一下。”

南宫玉真点点头，带了追风、摘星、天虚子转身向前行了一丈，双方保持了对局相峙。

这时，倒在秋飞花怀中的东方亚菱，仍然没有清醒过来。

傅东扬表面上，保持着镇静，内心中，也是焦虑异常，生恐华一坤真的带人冲了过来，不论形势上，人手上，都吃亏很大。

他相信华一坤带来的十二个人，都将是选出来的高手，一旦动手，必将是惨烈异常。

东方亚菱一直晕迷不醒，理应是个很大的威胁。

正当心中焦急之际，东方亚菱突然睁开了双目，道：“傅前辈。”

傅东扬笑一笑，道：“姑娘你太累了。”

东方亚菱道：“唉！我的身体真是没有用，就这样累了一下，人就晕了过去。”

傅东扬道：“姑娘现在清醒了，总算是时犹未晚。”

东方亚菱吁一口气，笑道：“老前辈，告诉我表姐，别和华一坤动手。”

傅东扬道：“为什么？”

东方亚菱低声道：“因为，我可能已找到了那座古堡，咱们进入那座古堡之后，就可能得到暂时的安全。”

傅东扬道：“姑娘，真有一座古堡吗？”

东方亚菱道：“我想是的，老前辈找到了那座乌金桩，更证明了我的推断不错，这一切都是真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把向上建筑的古堡，改成向下，掩埋在荒草之中。”

傅东扬呆了一呆，道：“姑娘是说，真的有一人，建了一座古堡，埋在地下。”

东方亚菱道：“如若我的推断没错，那座古堡的建筑，一切都是向下发展，整个的设计，都是倒立的，甚至连那座古堡中的

布置，都是倒立的设计。”

傅东扬道：“那真是一件很浩大的工程。”

东方亚菱道：“简单的说，就是一座修建得很好的古堡，把它倒过来，埋入地下。”

傅东扬道：“那是说，整个的古堡，倒立式建筑在地下。”

东方亚菱道：“晚进只是这样想想，我还无法确定。”

傅东扬道：“已然发现了乌金桩，看来姑娘的想法，不会错。”

东方亚菱回顾望了一眼，只见华一坤已带着人手，回头而去，心中安定了不少，笑一笑，道：“如非老前辈的广博经验，精细查询，只怕，晚进也无法证实所想的事。”

傅东扬道：“那乌金桩子，又经涂色，看上去，很像石头，所以，不留心的人，很难看得出来。”

东方亚菱道：“这一点，晚辈亦会想到，所以，才敢麻烦老前辈。”

傅东扬道：“姑娘，那古堡可是很重要吗？”

东方亚菱道：“应该是很重要，晚进前一次，断事错误，几乎把诸位陷入绝境，所以，我也不敢很有自信了，希望这一次，没有差错。”

傅东扬道：“姑娘，你不要谦让了，滔滔江湖，秀才从没有见过一个才慧如姑娘的人。”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傅前辈给晚进一点鼓励，使晚辈增加了不少的勇气，我就斗胆放言了。”

傅东扬道：“姑娘请说，在下洗耳恭听。”

东方亚菱道：“如若晚进没有猜错，我想，咱们找的一座古堡，关系着目下江湖形势，武林命运。”傅东扬点点头。

此刻，他内心之中，对这位身体柔弱的少女，已然佩服得五体投地。

东方亚菱接道：“目下江湖的乱源，起源一个神秘的组合，这组合，已有足够的庞大势力，但却按兵未动，而且是纷乱四起，非只一处，这使晚辈觉着，有些大背常情，他们在等什么？怎会无声无息的在江湖上，崛起了那么多的神奇组合……”

沉吟了一阵，接道：“老前辈，记得吗？那只想把我抓走的鹰。”

傅东扬道：“多亏了南宫姑娘，那奇大的怪鹰，飞行迅速，力量奇大，背上三人，武功又极高强，老实说，除了南宫姑娘之外，只怕很少有人能够救你。”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晚进的意思是说，哪来的那样大的鹰，而且扑击进退，是都受过了很严格的训练，这是否有些奇怪呢？”

傅东扬道：“深山大泽之中，有很多奇鸟怪兽，过往江湖上，也有驯鸟役兽的人。”

东方亚菱道：“老前辈，晚辈的看法，和老前辈略有不同。”

傅东扬道：“姑娘有什么高见？”

东方亚菱道：“晚进觉着，巨鹰都是经过人培养、训练而成，而那像鹰的巨鸟，可绝不是大自然生长之物，而是人为之构造。”谈话之间，南宫玉真等已行了回来。

南宫玉真等都听到了东方亚菱与傅东扬的谈话，但还未完全了解两人谈的什么？也许是怕解释起来，有些困难，东方亚菱突然改变了话题，道：“那古堡门户，可能就在那金桩附近，有劳前辈带我去找找看了。”

傅东扬点点头，道：“金桩距离，大约有十丈左右。”

兰兰、秀秀一伏身，抬起了滑竿。

东方亚菱道：“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站起身子，追着傅东扬身后行去。

这一带坡度虽然不大，但崎岖不平，走起来，十分吃力。

兰兰伸出手来，扶住了东方亚菱的右臂。

轻轻一挥手，示意兰兰退下，东方亚菱回头对南宫玉真说道：“表姐，华一坤可能已经动了疑心，所以，你要全心监视着他。”

南宫玉真道：“表妹，我不知道，你发现了什么，难道这片荒草绝谷，就是咱们的久居之地吗？”

东方亚菱笑一笑道：“至多一个时辰，小妹就可以给表姐一个明确的答案了，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别让华一坤已然调动了人手，把这座荒谷围了起来，此地狭小，只有咱们来时一条出路，易守难攻，而且，咱们食用之物，已然用完，就算华一坤不攻过来，咱们也无法支撑过三天。小妹也了解我们的处境，如若小妹的推断有误，只有仗凭表姐的武功，趁那华一坤还未布置完整，突围而去。”

说完，举步行入了荒草之中。

东方雁苦笑一下，道：“我这位妹妹，太聪明了，也太相信自己。”

南宫玉真淡淡一笑，道：“雁表弟，亚菱表妹，才慧绝世，她的一举一动，自非我们所能够完全了解，不过，这片荒地绝谷之中，就算真有一个古堡，那也是很多年的事了，想来，那古堡之中，绝不会存放着食用之物。”

秋飞花低声道：“华一坤逼得太紧，其实，咱们进入了这座

山谷之后，就陷身绝地之中，两面山谷中，虽然形象不同，但处境则一。”

天虚子拂髯一笑，道：“南宫姑娘，贫道的看法是，东方姑娘正在和对方斗智……”

南宫玉真哦了一声，道：“老前辈，可否说得清楚一些？”

天虚子道：“咱们耳闻、目睹，对东方姑娘的作为，就有着莫测高深的感觉，对方看在眼里，自然是更难明白了，也许就因为这一点，华一坤才对咱们再三的忍让，不肯施下毒手，也可能就是为此所惑了。”

南宫玉真微微一怔，道：“老前辈说得是，咱们跟在她的身侧，就被她闹得迷三倒四，华一坤遥遥相望，更是莫测高深了。”

天虚子叹息一声，道：“姑娘，你认为华一坤，真的是没有法子对付咱们吗？”

南宫玉真道：“晚辈也觉着，他们没有真下毒手之心。”

天虚子道：“因为，他们不愿伤到东方姑娘。”

南宫玉真道：“老前辈，但咱们长守于此，亦非良策。”

天虚子道：“傅秀才，在我们几人之中，素以才智见称，他对东方姑娘的才慧，有着敬如神明的感觉。贫道觉着，他们已可能真的发现了什么？姑娘，请静下心来，咱们已陷身绝地，如想单靠武功，破围而出，机会不大，只有仰仗东方姑娘的智慧了。”

南宫玉真道：“多谢前辈的指教，晚辈几乎躁急误事了。”

且说傅东扬和东方亚菱行入了草丛之中，傅东扬停下脚步，直等到东方亚菱行到身侧，才低声说道：“姑娘，还有一段路，深草过人，行动不便，我扶着你走吧！”

东方亚菱道：“正要借重前辈。”伸手扶着傅东扬的肩头，缓

步向前行去。

一面说道：“老前辈，这等荒凉的山谷绝地，有那么一道金桩，自然是有些奇异了。”

傅东扬道：“秀才仔细的看过那根金桩，那是用来固定一件物体之用。”